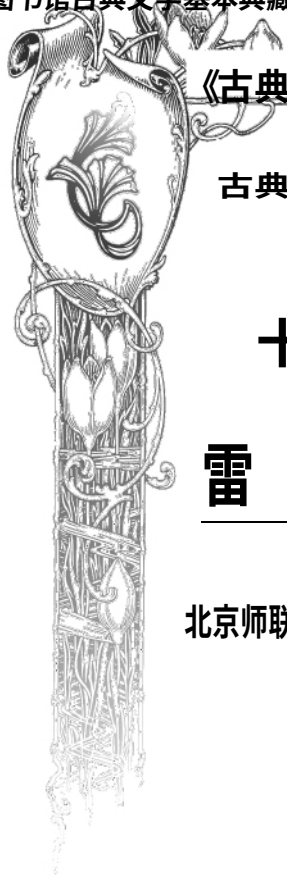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⑥

(配图)

十大悲剧

(六)

雷 峰 塔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2 - 0

I. 古… II. 北… III. 古典戏曲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745 号

(笺图)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715 千字

印 张 104.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176 - 022 - 0

定 价 全 11 册 291.50 元 (册均 26.50 元)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出版说明

本书编撰的宗旨和原则有两点：

一是作为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典藏图书，本书以确认、规范、建设和丰富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收藏方面的基本内容为目标。因此，内容选择上以历史上确认的，具有历时性和普适性影响的著名作品为标准，这些作品曾经滋养哺育了一代代伟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人文文化的结晶和集中体现。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这些图书是必需的、基本的，其作用在于使青少年读者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认知和把握。

二是以解读为方针和特色，其目的是拓展阅读量和深化阅读理解层次，这正是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解读指导设计上也较灵活，有插图，有笺图，有配图，有注释，有讲解，有评析，有白话翻译，有故事情节讲述。根据具体作品的解读指导需要，各适其用。

本书的编辑方针和基本体例：

适应基本典藏和解读的要求，本大系仍按传统认可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为四大类（而目前可见的青少年古典文学名著读本之类实际只有小说、诗歌、散文有一点，但不系统，更不完整，戏剧是根本没有的）。具体体例如下：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笺图) 古诗观止

按时代分体裁，包括诗、词、曲三大体裁及其中小体裁（如宫词、花鼓词、竹枝词等）。主要是选精品、作注解、分析评价、作家介绍、流派风格分析、写法分析等，并仿古诗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①先秦诗观止 | ②两汉诗观止 |
| ③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上) | ④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下) |
| ⑤隋唐五代诗观止(上) | ⑥隋唐五代诗观止(下) |
| ⑦唐五代词观止(上) | ⑧唐五代词观止(中) |
| ⑨唐五代词观止(下) | ⑩宋诗观止(上) |
| ⑪宋诗观止(下) | ⑫宋词观止(上) |
| ⑬宋词观止(下) | ⑭辽金元诗词观止 |
| ⑮元词曲观止 | ⑯明诗词观止(上) |
| ⑰明诗词观止(下) | ⑱清诗词观止(上) |
| ⑲清诗词观止(中) | ⑳清诗词观止(下) |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笺图) 古文观止(正、续编)

历史上编定的古文观止和续古文观止全文。有注释、解析、白话、作者说明，文风写法分析、点评，并仿古文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 ①古文观止(上)
<u>周文·秦文</u> | ②古文观止(中)
<u>汉文·唐文</u> | ③古文观止(下)
<u>唐宋文·明文</u> |
| ④续古文观止(一)
<u>先秦文·秦汉文</u> | ⑤续古文观止(二)
<u>魏晋六朝文·唐文</u> | ⑥续古文观止(三)
<u>宋文·元文</u> |
| ⑦续古文观止(四)
<u>明文</u> | ⑧续古文观止(五)
<u>清文(上)</u> | ⑨续古文观止(六)
<u>清文(下)</u> |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绣像) 四大名著

绣像图本，内含 1400 余幅全真绣像，古人绘制，原汁原味，古典情趣，有注释、点评。

- | | |
|----------------|----------------|
| ①(绣像)《三国演义》(一) | ②(绣像)《三国演义》(二) |
| ③(绣像)《三国演义》(三) | ④(绣像)《三国演义》(四) |
| ⑤(绣像)《三国演义》(五) | ⑥(绣像)《水浒传》(一) |

- | | |
|----------------|----------------|
| ⑦ (绣像)《水浒传》(二) | ⑧ (绣像)《水浒传》(三) |
| ⑨ (绣像)《水浒传》(四) | ⑩ (绣像)《水浒传》(五) |
| ⑪ (绣像)《红楼梦》(一) | ⑫ (绣像)《红楼梦》(二) |
| ⑬ (绣像)《红楼梦》(三) | ⑭ (绣像)《红楼梦》(四) |
| ⑮ (绣像)《红楼梦》(五) | ⑯ (绣像)《西游记》(一) |
| ⑰ (绣像)《西游记》(二) | ⑱ (绣像)《西游记》(三) |
| ⑲ (绣像)《西游记》(四) | ⑳ (绣像)《西游记》(五) |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配图) 十大悲、喜剧

古典情节,现代配图,悲剧、喜剧两列,有剧情说明、作者介绍、作品分析、白话剧情故事,并配有说明剧情的插图。

- | | |
|--------------------------------|--------------------------------|
| ①《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一)
窦娥冤·精忠旗 | ②《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二)
长生殿·赵氏孤儿 |
| ③《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三)
桃花扇 | ④《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四)
汉宫秋·娇红记 |
| ⑤《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五)
琵琶记·清忠谱 | ⑥《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六)
雷峰塔 |
| ⑦《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七)
牡丹亭 | ⑧《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一)
西厢记 |
| ⑨《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二)
救风尘·看钱奴·风筝误 | ⑩《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三)
墙头马上·绿牡丹·玉簪记 |
| ⑪《中国古代十大喜剧》(四)
中山狼·李逵负荆·幽闺记 | |

以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用以精致的结构、巧妙的关目、

动人的场面、优美的曲词构筑而成的高超的艺术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美的享受。她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对历史事件的写照、对神话故事的渲染、对人间真情的抒发,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她用对忠臣、烈女、孝妇、情郎的褒奖和赞颂,对奸臣贼子、不义之徒等人间丑类的砭刺和鞭挞,给人们提供了一本明辨是非曲直的教材。

因此,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都被人们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她们都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元杂剧,因为有极强的群众基础作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开创了我国戏曲史上的新纪元。至今仍保存在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的元代泰定年间的一幅彩色壁画,就真实地展现了元杂剧在当时盛行的情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戏曲慢慢地在人们面前变得陌生起来,越来越“古典”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遥远的方言俗语,有碍于读者接触、认识、欣赏,成了我们接受古代优秀文化的两大拦路之虎。

人类要发展,要进步,不可能离开借鉴与继承。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之一,我们理应了解、继承,以丰富、发展、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回答。

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从题材内容的性质角度看,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悲喜剧(正剧)。我国近代戏曲研究的创始人王国维是运用国外悲喜剧理论衡量评价我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人。解放后,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王季思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鉴别和比较,选出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最优秀的十大悲剧和十大喜

剧,并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工作。我们编录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中的悲喜剧原作,便是沿用了王先生的选择。十大喜剧有《救风尘》、《墙头马上》、《西厢记》、《李逵负荆》、《看钱奴》、《幽闺记》、《中山狼》、《玉簪记》、《绿牡丹》、《风筝误》;十大悲剧有《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娇红记》、《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锋塔》。

我们之所以同时将改编的悲、喜剧白话故事作为我们这两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赶走前面提到的那“两只虎”。由浅而深,从形式到内容,这是人们接受事物的一般规律,我们愿为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这样的方便。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也借鉴、参考了许多同仁时贤的一些成果,在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们也为在此无法一一注明深表歉意。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除了上述的戏剧原文和改编的白话故事两部分外,每个剧目的最前面安排一个剧情简介,每个戏剧原文前列有剧作者小传,以满足读者朋友的多种需求。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读剧须知”,放在正文之前,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的小常识,让大家在读剧之前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式有一个初步的大概的了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虽然既不属于纯粹的悲剧,也不属于纯粹的喜剧,但因为它是明代传奇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把它附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后,以飨读者。

在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尽力想把事情做好,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朋友、先学同仁们不吝赐教。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个人研究资料,在此谨致谢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特殊字如“象”

与“像”、“作”与“做”的规范用法问题。由于语境的复杂性和原作原译的个人历史性、特殊性,因此,对不太明显的不规范用法,未作大的改动。谨请读者注意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6 年 1 月

读剧须知

中国传统戏剧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戏曲则可分为杂剧与传奇。

奇剧 盛行于元,以北曲为基础发展起来,因此,作家亦皆北方人,如关汉卿、马致远等。

形式短小,分为四折,一折限用一宫调的套曲组成。惟主角可唱,配角只说不唱。

“末本”是指男主角独唱的剧本,如《汉宫秋》;“旦本”即女主角的唱本,如《窦娥冤》。

风格慷慨昂扬,元杂剧最为本色当行。

传奇 由南戏(戏文)发展而成,盛行于明清。

传奇是长篇,一本都在三四十出以上。曲调以江南之音为主,一出不限一套曲子,也不限一个宫调。而且所有角色都可以唱,独唱、接唱、合唱等技巧多有使用,使表演丰富生动。

科 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指示,如“笑科”、“打科”等。传奇剧本作“介”。

白 元剧称一人独白为“白”,二人对说为“宾”。

合 即合唱。

楔子 元剧一本四折,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楔子作序幕,或加在折与折中间当过场戏。

题目正名 元杂剧剧本结尾处总括全剧情节的对句,一联或两联。

衬字 曲词中依调谱所定填入的字句称“正字”,自由增加的字句称“衬字”。衬字作用在利于歌唱、行文,但绝不可因衬字影响原文意义。

末 元杂剧中扮演男性主要人物的角色。有正末（男主角）、外末、小末（青少年男子）、冲末（副末）等。

旦 杂剧、传奇之主要女性角色。正旦是女主角，次有外旦、贴旦（简称贴，多扮丫鬟）、花旦（多扮演烟花粉黛）等。

生 明、清戏剧中之男性角色，冠生多扮帝王、官吏、巾生多为爱情剧之男主角。

副净、副末 杂剧中负责插科打诨、闹笑料的人物。传奇作“付”。

卜儿 元戏曲中的老年妇女角色。

大面 即“净”，有红面、黑面，如扮关公、尉迟恭等之角色。

李老 元戏曲中老年男子之俗称。

曲牌 元代以下曲调之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叨叨令〕等。曲牌都各有固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平仄，可据以填写新词。

引子 戏曲中重要角色登场时所用的第一个曲子，大都介绍剧中的规定情境。

尾声 杂剧、传奇中即套曲最末一曲之泛称。大型戏剧中为末一幕后的场戏，用以交代剧中人的归宿、情节发展的远景，或表达作者的愿望。

过曲 南曲曲牌除引子、尾声外皆为过曲。

么篇 北曲中连续使用同一曲牌时，后面各曲不再标示曲牌名，而作〔么篇〕或〔么〕。南曲中称〔前腔〕。

换头 连续使用同一曲牌，但后曲首句与头曲首句字数有别时，后曲称〔前腔换头〕或〔换头〕。



雷 峰 塔

剧情简介	(1)
剧作者小传	(5)
戏剧原文	(7)
第一出 开宗	(7)
第二出 付钵	(8)
第三出 出山	(10)
第四出 上冢	(13)
第五出 收青	(14)
第六出 舟遇	(15)
第七出 订盟	(19)
第八出 避吴	(22)
第九出 设邸	(25)
第十出 获赃	(26)
第十一出 远访	(30)
第十二出 开行	(34)
第十三出 夜话	(37)
第十四出 赠符	(39)





第十五出	逐道	(42)
第十六出	端阳	(44)
第十七出	求草	(48)
第十八出	疗惊	(52)
第十九出	虎阜	(53)
第二十出	审配	(56)
第二十一出	再访	(58)
第二十二出	楼诱	(62)
第二十三出	化香	(64)
第二十四出	谒禅	(67)
第二十五出	水斗	(68)
第二十六出	断桥	(74)
第二十七出	腹婚	(77)
第二十八出	重谒	(80)
第二十九出	炼塔	(81)
第三十出	归真	(84)
第三十一出	塔叙	(85)
第三十二出	祭塔	(87)
第三十三出	捷婚	(90)
第三十四出	佛圆	(91)
白话故事		(95)
一、仙姑下凡, 小青侍左右		(95)
二、许宣落魄, 李仁留妻弟		(104)
三、西湖相遇, 私自订终身		(110)
四、赠银惹祸, 亡命逃苏州		(125)
五、苏州成亲, 暗慕徒伤悲		(135)
六、夫妻开店, 害人反遭逐		(148)
七、险象环生, 救夫盗仙草		(161)





雷峰塔·目录

· 3 ·

八、虎丘赏桂，宝巾埋隐患	(171)
九、千里寻夫，员外起歹心	(179)
十、许宣薄情，娘子斗法海	(191)
十一、断桥相会，母子两分离	(200)
十二、孝子救母，享尽天伦乐	(216)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剧 情 简 介

蛇仙白云仙姑，原在西池蟠桃园潜身修炼，后又到了峨眉山连环洞，养成气候，道术无穷。但因有恋红尘，便不顾道兄黑风仙的劝阻，径自去了临安。闻知临安双茶坊巷有所空房，原是裘王府宅院，现被青蛇精占据，白云仙姑前去将其收伏，青蛇自愿变成侍婢，名唤青儿，两人一同居住。

清明佳节，两人同游西湖，白云仙姑见船上有一青年，风流俊雅，道骨非凡，心中暗喜。便唤来风雨，小船只好靠岸避雨。白云仙姑和青儿借机搭船。那船上青年名叫许宣，父母双亡，因家贫尚未婚娶，现在一家生药店当伙计。他殷勤让她们上船，青儿介绍说，小姐是前任白太守之女，丈夫亡归，今日也是扫墓而归。船到草桥门，雨仍在下着，许宣上岸将寄在朋友处的雨伞借与她们，并提出明日亲自去她们府上取伞。

第二天早上，许宣来到裘王府，青儿已在门口等候，她问许宣是否愿意与白娘娘结成夫妻，许宣说家贫无力迎娶。待见了白娘娘后，经小青在旁撮合，许宣终于同意与白娘娘结成百年之好。白娘娘取出两锭银子给许宣，让他回去央媒说合，早成美事。

许宣回家，将这段奇缘讲给姐姐，姐姐听了很高兴。一会儿，在钱塘县衙做捕快的姐夫李君甫回来，见了白娘娘拿出来的银锭，大吃一惊。因为最近库银失窃四十锭元宝，官府限他三日之内破案，而许宣手中的银锭上有字号钤记，正是那赃





银。许宣告知银锭来历，并求姐夫救他一命。李君甫让许宣赶快去苏州躲避，自己带了衙役直奔裘王府，开出门来，果然有两位女子，正要捉拿，突然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昏了过去，待醒来，已不见她们的踪影，只有一只箱笼在。李君甫让人把箱笼抬回去，里面藏的正是所失库银，县令便决定不再查究此事。

再说许宣来到苏州，便投奔了姐夫的故交，在吉利桥开小饭店的王敬溪。白娘娘听说后，忙与青儿去苏州寻访。而许宣因已接姐夫书信，知道白氏系妖精所变，所以见了白娘娘后，不禁惊魂飘荡。白娘娘便解释说，那银子是前夫留下的，她并不知道来历，那日官府抓人，她和青儿躲在厢楼之内，才逃脱罗网。说罢，白娘娘呜呜哭了起来。王敬溪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做主让许宣和她即日完婚。许宣也相信了，于是就与白娘娘拜了天地，暂借王敬溪的空房住下。

婚后不久，白娘娘出资翻造了租住的旧屋，开了一片生药店，生意兴隆，许宣非常高兴。四月十四日，正逢纯阳老祖圣诞。许宣备下香烛，高高兴兴到庙中敬香，道人魏飞霞请许宣过来，告诉他额上有一道黑气，一定被妖怪缠住，许宣本来对白氏存有疑心，听了此话，便源源本本地把白娘娘的事讲了出来。道人就给了许宣两道灵符，让他一道藏在发中，一道烧了哄那妖怪服下。许宣回到家中，白娘娘早已识破道人诡计，当即服下那道烧化的灵符，并无变化。青儿也把那道道人捉来，一顿痛打，亏得许宣在旁求情，才放道人离去。道人化道白光而去，许宣才相信道人是妖，错怪了妻子和青儿，赶忙请她们宽恕。夫妇从此更加恩爱，不觉已到端阳佳节，许宣预备了酒菜，准备与娘子庆赏。青儿自知根基浅，专怕午时辰，便出去躲避。许宣请娘子饮酒，白娘娘推说身子不快，许宣便为她诊脉，发现她已怀孕，非常开心，执意要她吃下这杯喜酒，白娘娘实在推辞不了，只好与他对饮一杯雄黄酒。酒一入肚，白娘





娘便坐卧不宁，就先上床休息。许宣煎了好茶来请娘子喝，掀开帐子只见一条巨蟒在床上，当即吓昏过去。此时午时已过，青儿回得家来，白娘娘也刚苏醒，见许宣昏倒在地，呼喊不醒，无奈，只好让青儿照顾许宣，自己奔向嵩山南极仙翁处，求他的九死还魂仙草来救郎君性命。

白娘娘来到嵩山，看守仙草的鹤童不理她的哀求，两人发生争斗，鹤童战败，忙向师父南极仙翁禀告，鹿云西、东方朔轮番来战，都大败而归，最后南极仙翁亲率众神将出战，抓住了白娘娘。白娘娘请南极仙翁发发慈悲，南极仙翁知道许宣是世尊座前一捧钵侍者，看在世尊面上，给了白娘娘一茎仙草，放她下山。白娘娘回家赶紧将仙草煎了，把药汤给许宣灌了，一会儿许宣就苏醒了。

秋季来临，虎邱丹桂飘香，许宣穿戴上白娘娘为他准备的新衣和八宝明珠巾，前去虎邱游玩，谁知碰上几位捕快，见他戴的八宝明珠巾与萧太师府中失窃的那条别无两样，便将他抓去见上司总捕老爷，那总捕老爷就是曾审理过库银失窃案的钱塘县令，他听了许宣的陈述，忙去捉拿白娘娘与青儿，两人早已不知去向。许宣被从宽发落，暂配镇江为民。王敬溪写了封信给镇江的亲戚何员外，托他照顾许宣，许宣到镇江后就住在何家。

白娘娘和青儿跟踪来到何家，许宣非但不认，还出语奚落，白娘娘和青儿百般解释，最后白娘娘欲投江自尽，许宣才动了感情，又经何员外劝说，终于夫妻相认。夫妇俩和青儿都住在何家。何员外见白娘娘貌美，不禁意乱心迷，便诱他上望江楼看江景，想乘机非礼。白娘娘变成一个大头青胖鬼，结果把何员外吓个半死。

金山寺法海和尚来向许宣化取一块一百余斤重的檀香，许宣答应第二日送去。白娘娘不允，许宣执意要去，第二天早已





有人接应，把他带到讲堂见法海。白娘娘和青儿赶到金山寺，软硬兼施，要求放回许宣，法海非但不答应，还召来护法神收伏白娘娘，白娘娘大怒，指挥蟹、虾、龟、蛙出战，顿时水势大作，漫过金山，但被法海用袈裟罩住山头，水势逐渐退去，护法神用钵盂来罩白娘娘，幸被文曲星托住。法海知白娘娘腹中有孕，不能收服，便送许宣去临安，与白娘娘了此孽缘。

白娘娘和青儿借水逃脱，来到临安。因白娘娘腹中疼痛，两人便在断桥亭内休息。此时许宣也到了临安，双方相遇，许宣把责任全部推在法海身上，白娘娘心软，原谅了他。他们一起投奔到许宣姐姐家，白娘娘不久产下了男儿。半月后，许宣去净慈寺见法海，法海让许宣将钵带回，许宣不忍下此毒手，法海决定亲自收取。

第二天清晨，许宣将姐姐姐夫引开，自己去服侍白娘娘梳妆，法海带了二揭谛神来到，白娘娘被收入钵内，化为蛇身。青儿进来欲救，被法海拦住。青儿大骂许宣忘情负义，并扑过去要杀他报仇。揭谛神上前将其收服，锁在七宝池边。许宣自觉负心，顿时省悟，愿随法海出家。法海将白蛇埋在雷峰塔底，永远镇压。护法韦驮奉佛旨接引许宣登天。

十六年后，白娘娘之子许士麟得中状元，佛怜他一片孝心，特令揭谛神放他们母子相见一面。许士麟正在塔前拈香哭拜，白蛇现身。许士麟见娘大哭不止，白娘娘叮嘱儿子千万别学他父亲薄幸。又过了几年，白蛇灾限已满，法海奉佛之命，将白蛇赦了，并饶了青蛇，最后天女引领白云仙姑和青儿一同去忉利天宫。





剧作者小传

方成培字仰松，岫云词逸，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乾隆年间根据黄图珌的传奇《雷峰塔》和陈嘉言父女的传奇《雷峰塔》改编成传奇《雷峰塔》，它是诸种雷峰塔传奇中比较完整、优秀的一个本子。





戏剧原文



第一出 开宗

【临江仙】〔末上〕西子湖光如镜净，几番秋月春风。今来古往夕阳中，江山依旧在，塔影自凌空。多少神仙幽怪，相传故老儿童。休疑《艳异》类《齐东》，妄言姑妄听，聊效坡公。〔问答照常〕

【沁园春】再世菩提，白蛇妖孽，宿有根源。恰附舟巧合，两相心许；赠金陡起，官事颠连。逃避姑苏，蛾眉俯就，旅邸花筵遂宿缘。神仙庙，笑书符相赠，道者违躔。原形醉露床前，急惊死良人实可怜。觅嵩山仙草，艰难救转；宝巾遗祸，遭捕谁愆。铁盒此离，金山水斗，一钵妖光不复燃。雷峰祭，感佛恩超度，千古永留传。

觅配偶的白云姑多情吃苦，了宿缘的许晋贤薄幸抛家，

施法力的海禅师风雷炼塔，感孝行的慈悲佛忏度妖蛇。





第二出 付钵

〔仙吕·忆帝京〕〔杂十六尊者上〕灵鹫岵嶢耸碧霄，雨天花旃檀共飘。〔伏虎尊者引虎上〕笑指牛衰化，还悟轮回道。〔众〕试看那宝莲台高，谈说深微妙，无忧树下任逍遥，鹞子三车会了，说甚风幡动与摇。〔龙舞上，降龙尊者上，收龙介〕。〔众〕妙呵，禅心不把毒龙饶。香清功德水，玉磬静中敲。〔净释迦文佛，李天王，韦驮随上。〕

〔点绛唇〕鹞岭庄严，千花五叶靡穷尽。好悟三身，示汝恒河性。〔众拜介〕

〔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要知非色非空，须观第一义谛。谁识无文无字，是为不二法门。吾乃释迦牟尼文佛是也。于毗岚后，现清净身；自无始来，出广长舌。扬法舸，救迷津，腾汉廷而皎梦；持慧灯，灿长夜，照东域以流慈。珠纓大士，常登护法之筵；金杵神王，每夹降魔之座。今日慧眼照得震旦峨嵋山，有一白蛇，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园中，潜身修炼，被他窃食蟠桃，遂悟苦修，迄今千载。不意这妖孽，不肯皈依清净，翻自堕落轮回，与临安许宣，缔成婚媾。那许宣原系我座前一捧钵侍者，因与此妖旧有宿缘，致令增此一番孽案。但恐他逗入迷途，忘却本来面目。吾当命法海下凡，委曲收服妖邪，永镇雷峰宝塔，接引许宣，同归极乐。法海何在？〔外应上〕

〔点绛唇〕四忍三空，刹那彼岸功夫到。极乐逍遥，早悟拈花笑。

弟子法海参拜，有何金旨？〔净〕我这空门广大，法力无





边，初归香阜，只须虔念弥陀；静发慧根，何难立登般若。今有捧钵侍者许宣，业以宿缘，遭彼白蛇，迷其真性。汝今可往东土，速指归元，毋教堕落！〔外〕领法旨。

〔油葫芦〕吾佛慈悲惠泽饶，慧眼的开垂照。许宣呵，你可也戒了贪嗔除烦恼，无边苦海回头早，急忙里诵弥陀把罪孽消，守清规将因缘觉。笑人间是非颠倒，做尽了南柯梦里空欢笑，须索听晨鸡唱罢暮钟敲。

〔天下乐〕我想那白蛇呵，可惜他千载焚修也那一旦抛，多也波姣本是妖。这的是人妖宿有苗，却如何恋尘嚣，直恁的甘堕落，何不去悟真空，及早换皮毛。

〔鹊踏枝〕〔净〕并不是为传衣降碧霄，了前因醉绛桃。这粉骷髅幻是神妖，那孽菩提宿有情苗，才走出火轮车脱离苦恼，又撞入黑罡风吹落皮毛。

〔净〕护法神，将我钵盂，付与法海者。〔杂应介〕〔净〕你看我这钵盂，外周四际，能结万缘。贮于水中，即成甘露。将此拿妖，原形立现。

〔哪吒令〕愿焚修念牢，感优昙梦绕，把邪魔顿消。拂尘埃果苗，有缘士未觉。这法钵因付托，觑着他似月千江照，用不尽的妙理中包。

我有宝塔一座，高不盈尺，中奉万佛，孽妖见之，无不战栗。今付于汝。〔外〕领佛旨。

〔寄生草〕顶礼浮图下，遥瞻云影高。望莲台不散的香风绕，观法相无限的金光罩。听钟鸣早把那妖氛扫。正如龙似象，法力果然豪，皈依莫待轮回到。

〔净〕这妖蛇虽然不守清规，却因许宣原有宿缘，故令汝前去。待他们孽缘完满之日，点悟许宣，奉我法宝，收伏此妖，锁于雷峰塔底，永镇妖氛。再将许宣点悟大道，引他同归净土，以成正果。〔外〕谨依法旨。〔净〕去罢。〔外〕弟子





就此拜辞去也。〔净、众吹打下〕

〔煞尾〕〔外〕看俺才离紫极霄，又踏红尘道，好把那孽案勾消，须将这真元相保。万里乾坤锡杖挑，向人间走遭，只把那小雷峰天生的妙景又重描。

醍醐法味洒何浓？（卢纶） 四钵须臾现一重。
（陆龟蒙）

若信贝多真实语，（李商隐） 禅心高卧似疏慵。
（李洞）

第三出 出山

〔仙吕·浪淘沙〕〔净〕龙虎两修持，慎守防危。空山谁为剖元机，流水花开都妙悟，卧看云飞。

夙仰真仙第一流，世间名利事悠悠。他年得预瑶池会，不枉平生励志修。贫道乃黑风仙是也。本结仙胎，心怀大道，但我虽修功行，未能列入仙班，须要忍性炼魔，久后方成正果。这也不在话下。贫道有一义妹，名曰白云仙姑，向在西池蟠桃园中，潜身修炼。今到此峨嵋山连环洞中，养成气候，道术无穷。近因他欲往尘凡，度觅有缘之士。咳，仙姑！只怕你有恋红尘，将来正果难成了。也罢，待他出来时，不免将言苦劝，阻他前往便了。

〔前腔〕〔旦〕岚影湿云扉，卧雪餐芝。偶因花落点铢衣，忽忆尘凡春色好，出岫休迟。

〔净〕仙姑。〔旦〕道兄稽首。〔净答礼介〕请坐。〔旦〕有坐。〔净〕仙姑，想你在洞府修真，坚心参悟，料不久成真矣。〔旦〕多蒙过奖。道兄在上，愚妹有一言相告。〔净〕不知仙姑有何见谕？〔旦〕愚妹睹此红尘胜景，锦绣繁华，意欲







往凡间度觅有缘之士，到此同修。今日暂别道兄前往，不知可使得否？〔净〕仙姑，听我一言分割：想你远隔凡器，久耽幽静，何必自入红尘，又遭缠扰？还请三思。〔旦〕多蒙道兄相劝，但我去意已决，断难改移。〔净〕仙姑呵！

〔绣带儿〕 觑凡尘人生能几，你修炼正当今日，为什么动着一点凡心，反撒下千载根基？〔旦〕愚妹决意要去。〔净〕你休痴，修真养性谁堪比？〔旦〕此去不过度觅有缘之士。〔净〕那凡夫如梦怎提撕？〔旦背唱〕我心儿里有宿缘未舒，难道是少机谋不能前去。

〔净〕那凡夫俗子，只晓得贪恋荣华富贵，怎肯到此修真？你一入红尘，唔，只怕有去无回，那时悔之晚矣！请细思之。

〔醉太平〕你道俗缘容易，恐后悔重聚难期。〔旦〕道兄说甚话来？〔净〕愿伊休去，你欲去吾愁不美。〔旦〕我藏形度觅有谁识？〔净〕还须三思。〔旦〕我欲行你休阻滞。我到尘寰，自解应变随机。

〔净〕我也晓得你道术非凡，随机应变。但依愚兄看来，到底是不去的是。〔旦〕承兄相劝，我意已决，不必阻我。

〔净〕既是去心难挽，请问此行何往？〔旦〕愚妹此去，只在临安。〔净〕归期何日？〔净〕多则一载便回。〔净〕仙姑，你此去须要藏形度觅，不可伤害生灵。若度得有缘之士，须早早回山。〔旦〕谨领道兄尊教。就此拜别。〔净〕愚兄也有一拜。

〔哭相思〕〔旦〕偶爱繁华往帝畿，〔净〕未知何日是归期？〔旦〕此去暂且分携耳，〔净〕我只怕一片闲云去不回。

〔旦〕道兄说那里话？请回罢。〔净〕不送了。〔旦下〕

云飞天末水空流，（刘 沧） 石室烟含古桂秋。

（李 郢）

自昔稻梁高鸟畏，（陆龟蒙） 君于此外更何求。





(元微之)

第四出 上冢

【羽调·望吾乡】〔生上〕意绪阑珊，英年滞市廛。生涯何处飞蓬转？时乖拗煞男儿愿，漫说志冲霄汉。顾行业，每自怜，辜负吾家月旦。

【朝中措】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江山信美非吾土，游玩总堪嗟。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小生姓许名宣，表字晋贤。严州桐庐人也。标森玉树，正当入洛之年；迹类转蓬，犹作依刘之客。其奈椿萱早背，家业漂零，秦晋未谐，只身无靠。只有一个姐姐，嫁与钱塘李君甫。我姐夫在县中当充马快，虽处公门，颇称好义。见我一身落魄，百事无成，荐我到铁线巷王员外生药铺中生理，虽非长策，暂且安身。今日值清明佳节，天气晴和，欲往爹娘坟上祭扫一番，少伸罔极之思，有何不可？〔行介〕

【桂枝香】柳开青眼，桃舒笑面，岁华佳到三分，人事愁边一半。灰飞作蝶，灰飞作蝶，吾生可叹！你看今日，多少人家祭扫，闻笛箫鼓，何等热闹，只我呵，影形单，显扬空有志，清宵只汗颜。

说话之间，不觉将次到了。遥望那林子，就在前面，不免趑行一步者。

清明日出万家烟，（王 表） 郊外纷纷拜古埏。

（郭 郾）

且向钱塘湖上去，（白居易） 野棠风坠小花钿。（张仁宝）





第五出 收青

【仙吕·点绛唇】〔丑上〕吐雾兴云，天生伎俩，谁能量？变化无方，大泽威名广。

上应天星秉翼精，盘身掉舌势峥嵘。衔珠画足寻常事，忙看飞腾变化成。我乃千年修炼青青是也。向居海岛，不记岁年，只因风雨大作，偶然来此西湖。此间有水族万余，俱归吾掌。日里与孩子每为伴，夜间在双茶坊巷裘王府空宅内安身。静则采取日月之精华，动则魔惑群生之元气，以图将来脱此皮毛，修成仙道。孩儿每，好生看守洞府，不得胡行，俺向外边走一遭来者。〔内应介〕呀，出得门来，你看好不热闹也。正是：红紫阵前春正好，妖魔队里我为尊。〔下〕

【南吕·懒画眉】〔旦上〕芳尘紫雾绕氛氲，细步凌空暗起云。万花如绣翠缤纷，行行遥望钱塘近。

贫道乃白云仙姑是也。为觅有缘之士，来到临安，只是无处藏身。闻得双茶坊巷，有所空房，乃裘王府的宅院，甚是幽雅，有一青青在彼，不免前去收伏，以便藏身度觅。来此已是，不免径入，果然好一所房屋也。

怎得个人儿共掩门。

〔丑上〕呔，何方孽怪，擅敢探吾巢穴么？〔旦〕我乃白云仙姑是也。汝是何妖魅，敢来问我？〔丑〕俺乃千年修炼青青是也。〔旦〕呔，你不过小小青蛇，辄敢霸住于此。速离此间，方保性命。〔丑〕泼怪休得无礼，俺来擒你也。〔战介〕〔丑跌，旦欲斩介〕〔丑〕小畜有眼不识大仙，望乞饶恕。〔旦〕既如此，姑饶汝命。〔丑起介〕请问大仙何来？〔旦〕贫道从峨嵋山到此，欲度有缘之士，只是少一随伴，你可变一





侍儿，相随前往，不知你意下如何？〔丑〕愿随侍左右。〔旦〕既如此，你且变来我看。〔丑〕待俺更变便了。〔下〕〔贴上〕欲觅有缘士，悄变有谁知。大仙，可变得好么？〔旦〕好，今后主婢相称，唤名青儿便了。你在此多年，必知何处游人最盛？〔贴〕此处湖上游人颇多。〔旦〕如此，可随我到西湖去来。〔贴〕晓得。〔旦〕〔更衣介〕

〔香柳娘〕〔合〕听檐前鸟啼，听檐前鸟啼。悄把翠裙抬起，一路上花香清细风儿递，看春云渐低，看春云渐低。杨柳绿初齐，韶光丽如此，动游人偷觑，动游人偷觑。〔旦〕有缘何处，那人来未？

〔旦〕玉面红妆本姓秦，〔宋之问〕三阳丽景早芳晨。〔玄宗皇帝〕

〔贴〕得成蝴蝶寻花树，〔元稹〕栀子同心好赠人。〔韩翃〕

第六出 舟遇

〔中吕过曲·泣颜回〕〔丑摇船随生上〕〔生〕绿柳绕回廊，无限景光骀荡。惜花心性，似游丝空际悠扬。

我许宣。今日清明佳节，往爹娘坟上，祭扫而归。你看湖光似镜，车马如云，好不可爱？为此唤小艇，慢慢地一路游玩回去。〔丑摇船，唱“杭州歌”，译介。〕

〔生〕看雕鞍骏马，会王孙贵戚多欢畅。倒金樽沉醉花前，听笙歌十里画塘。〔下〕〔贴随旦上〕〔贴〕娘娘看脚下。

〔换头〕〔旦〕轻移莲步芳心痒，急追随飞度锦塘。

青儿，我看那些游人，尽是凡夫俗子，只有方才祭扫坟墓







的那生，风流俊雅，道骨非凡，若得相遂奇缘，不枉奴家来此。〔贴〕娘娘，看他独坐在舟，我每如何得近他呢？〔旦〕不妨，待我顿摄骤雨，那生必定停舟。那时和你上前，只说附舟，你须要随机应变。〔贴〕晓得。〔旦〕〔作起风雨介〕

〔合〕千红万紫湿，清芬一时争放。〔生、丑上〕

〔丑〕好大雨呵！〔生〕阴晴无定，一霎时潇潇飒飒倾盆盎。

〔丑〕官人，这里歇船哉。〔生〕使得。〔丑〕让好带好子缆。〔贴〕船家，你每往那里去的？〔丑〕到草桥门去。

〔贴〕船家，草桥门是顺路，可搭了我每去。〔丑〕使勿得，我舱里有位官人，勿便介。〔贴〕你看这等大雨，又无处躲避，烦你对舱内官人说，望行方便则个。〔丑〕是哉。让我问看。官人，岸上有两位标致堂客，也要到草桥门去的，顺便搭子去罢。〔生〕何妨。天上人间，方便第一。快请他每下来！

〔丑〕是哉。两位娘娘，官人肯哉。等我打子扶手下船来。

〔贴〕娘娘，待青儿先上船去。

为东君了却宿缘。〔旦上船冲介，生扶，旦作羞，背唱介。〕你漫盼行云打叠停当。

〔贴〕娘娘，我每就在此间站一站罢。〔生〕二位小娘子，外边风雨甚大，请到舱中来。〔贴〕这是官人叫的宝舟，怎好有僭？〔生〕说那里话？还是请到里面坐。〔贴〕娘娘，既蒙官人美情，我每暂且进舱去。〔旦〕青儿，与我多多致谢官人。〔贴〕晓得。官人，我家娘娘多多致谢！〔生〕些须小事，何谢之有？请坐了。〔旦〕中途遇雨，幸附宝舟，得免狼狽，实荷高情。〔生〕岂敢。〔旦〕请问官人上姓？〔生〕小生姓许名宣，表字晋贤。〔旦〕尊居何处？〔生〕在铁线巷中。

〔贴〕请问宅上娘娘，今年多少年纪了？〔生〕小生只为家贫，尚未婚娶。〔贴〕聘是聘下的了？〔生〕唔，也还未。〔贴〕





娘娘，官人这等青年，还是形单影只，可怪那月下老人，太不均匀了些！〔生〕姐姐，请问你家娘娘上姓？〔贴〕我家娘娘么，是原任杭州白太守的小姐。先老爷在日，将我家娘娘招赘于此。〔生〕尊居何处？〔贴〕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生〕原来是位千金小姐，失敬了。〔旦〕不敢。〔生〕小姐，想是踏青而回？〔贴〕不是，只为祭扫我家姑爷坟墓。〔生〕咳，原来你家姑爷去世了。〔旦〕官人听禀。〔生〕愿闻。

〔黄钟·降黄龙〕〔旦〕忆昔才郎，谁料分鸳，拆散鸾凰，时时念想，〔悲介〕无限凄惶，泪雨千行。〔生〕请免愁烦。〔旦〕仓皇，春霖忽降，幸君家宝舟附往，顿教奴如承宠贐。纵无端邂逅，怎敢相忘？

〔丑〕雨止哉，待我解子缆。呀，好滑。开船哉！

〔前腔〕〔生〕听伊行教人泪汪。轻俏声儿，细诉衷肠，使我心儿悒悒。想他鸾雁孤飞，较我更凄凉。痴想，我愿把……〔贴〕官人有何说话？〔生微笑介〕〔贴〕啐！〔生背唱〕愿把誓盟深讲，怎能够双双同效鸾凰？细思之，恐伊家不允，空使我徊惶。

〔丑〕到哉！上岸罢。〔旦〕青儿，清早出门，忘带零钱，你可问许官人借应，到家奉还。〔生〕何妨。船家，二位小姐子的舟金，都在此，请收了。〔丑〕多谢官人。〔生〕请上岸罢。〔贴〕娘娘，你看雨又不止，到家尚远，怎么处？〔旦〕便是。〔生〕不妨，小生有把旧伞，寄在前面朋友人家，二位在此少待，我去取来，与二位打了回去罢。〔旦、贴〕如此甚好，只是不当。〔生〕好说。船家，我去就来，烦你暂等片时。〔丑应介〕〔生下〕〔贴〕娘娘，你看那许官人好不十分有情，他方才呵！

〔黄龙滚〕私怀暗忖量，你两下春心荡。天赐相逢，难舍多情况。真个是德容工貌，恰遇着恭俭温良。若





得一朝呵，两相当，配成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

〔生〕〔持伞上〕〔贴〕许官人来了。〔生〕正是。伞儿在此，请二位上岸罢。〔丑〕要打子扶手。〔生〕不消，有我在此。〔丑〕看仔细。〔上岸介〕〔丑先下〕〔旦〕只是种种承情，如何是好？〔生〕岂敢。〔旦〕这伞待奴明日着青儿送还罢。〔生〕不消费心，小生明日还要到府奉拜，何劳青姐贵步？〔旦〕只是那有反劳之理？〔生〕好说。〔贴〕既如此，明早我在门首等候许官人便了。〔生〕天色已晚，恕不远送，请行罢。

〔尾声〕〔生〕天仙何意从天降。〔旦、贴〕空拾得百船愁况。〔下〕

〔生〕看仔细，慢慢儿行。哈哈，妙呵！不期今日无意中遇此佳人，叙出许多衷曲，又约我明早到彼相会。阿呀，只是今夜叫我怎生睡得着也？怎捱得玉漏深沉午夜长。

况遇天仙隔锦屏，〔裴 航〕 一溪风月共清明。
〔许 坚〕

鸳鸯自解分明语，〔南溟夫人〕 何必崎岖上玉京。
〔樊夫人〕

第七出 订盟

〔贴上〕装成金屋一青衣，窈窕长同侍玉妃。只为欲成人好事，不辞团扇立朝晖。我青儿与娘娘，昨日在舟中得遇许官人，果然风流俊雅，我娘娘十分怜爱。临别之时，他说今日一定相访，只恐到来，无处寻问，为此娘娘着我门前等候。正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虚下〕

〔仙吕·玉交枝〕〔生上〕少年佳人，可喜得庞儿占





展春。他眉湾新月秋波韵，脸霞红鬓挽乌云，一似广寒仙子降凡尘，款金莲香街步稳。这相思何日勾情？害得我神魂不定。

我一路问来，此间已是双茶坊巷了，不知那一家是？〔贴上〕怎么这时候还不见来？〔作望见生介〕呀，许官人来了！〔生〕正是，来了。〔贴〕真信人也。我娘娘已等候多时，里面请坐。〔生〕青姐请。〔贴〕许官人请。昨日多承会钞，又蒙借伞而归，感谢不尽。〔生〕些须小事，何足言谢？〔贴〕许官人，我有一桩喜事要对你说。〔生〕有何喜事？〔贴〕我娘娘昨晚归家，在我面前，道及官人，十分爱慕。〔生〕嘎？〔贴〕况我娘娘独居无倚，欲把……〔住介〕〔生〕为何不说了？〔贴〕欲把终身相托，不知官人意下如何？〔生〕青姐，多谢你娘娘美意，但小生父母亡后，一身落魄，囊底萧然，虽承你娘娘雅爱，实难从命。〔贴〕许官人若说窘迫，我娘娘囊中自有，何必忧虑？只是少顷娘娘面前，不要说我是这样说的。〔生〕这个自然。〔旦内唤介〕青儿！〔贴〕娘娘，许官人在此。〔旦〕如此，何不早说？〔旦上〕百年眷属三生定，千里姻缘一线牵。许官人万福。〔生〕小姐拜揖。〔旦〕重蒙枉过，有失奉迎。〔生〕敢劳小姐玉趾。〔旦〕请坐。〔生〕有坐。〔旦〕夜来遇雨，多蒙照拂。〔生〕些须小事，何足挂齿。〔旦〕请问官人，尊庚多少？〔生〕虚度二十。〔贴〕阿呀，如此我家娘娘，倒长一岁。〔旦〕请问官人，作何生理？宅上还有何人？〔生〕不瞒小姐说，先君在日，曾为药材生理，不幸椿萱见背，只得依傍姐夫身畔，今权在铁线巷生药铺中勾当。〔旦〕咳，可怜！〔贴〕娘娘，你昨晚说，有什么言语，要对许官人讲，于今许官人在此，没说呢？说。〔旦〕奴家有一言奉告。〔生〕不知小姐有何见谕？〔旦〕只是不好后齿。〔贴〕娘娘，你的心事，就对许官人说，也不妨。〔生〕





是呵，就说何妨？〔旦〕咳！〔贴〕说啥！

〔忒忒令〕〔旦〕我吐衷肠，恐君家不从。〔生〕小生自当从命。〔旦〕爱雅量，周旋出众。念奴歌《寡鹄》，不由人悲恸。〔生〕请免愁烦。〔旦〕因妄想，托丝红；若不弃，相怜藉，愿把同心结送。

〔生〕岂敢。〔贴〕许官人，你有何说话，也对我娘娘说。

〔生〕〔小姐嘎〕

〔沉醉东风〕你气吹兰可人意中，色如玉天生娇宠，深愧我一凡庸，怎消受金屋芙蓉？

〔贴〕许官人，你既未娶，我家娘娘，又是只身，况且二人年貌相当，到不如成就百年姻眷，却不是好！〔生〕青姐，但小生呵！

憾吾生才粗闳耳。〔贴〕这是我娘娘情愿相攀，你何必踌躇？〔生〕仔细寻思，铭感在衷，只家徒四壁，实难承奉。

〔贴〕娘娘，许官人说，只为家寒，所以不肯应承。〔旦〕这个何妨？囊琴壁立，长卿盖世风流；椎髻钗荆，德耀人称雅操。何必以贫介意。〔生〕既蒙小姐不弃，小生只得颀颜从命了。〔旦〕青儿，官人想未用饭，快备早膳伺候。〔贴〕昨知官人要来，早已完备了。〔旦〕如此，看酒来。官人请坐。〔生〕请。〔贴〕官人。〔生〕怎么？〔贴〕娘娘。〔旦〕嘎？〔贴福介〕恭喜贺喜！〔旦作色，生笑介〕〔旦〕青儿，你在我箱笼内，取两锭银子出来。〔贴〕晓得。〔下〕〔旦〕官人回去，即央媒说合，早成美事。〔生〕小生到家，即央我姐姐姐夫来说合便了。

〔园林好〕〔旦〕早成全和鸣《萧雝》，休要做孤鸾只凤。喜今日《关雎》洛诵，〔生〕和乐处两融融，和乐处两融融。





【川拨棹】〔贴持银上〕多情种，官人！〔生〕哈哈。
〔贴〕你误入天台有路通。

娘娘，银子在此。〔旦〕官人，奴有白银两锭，聊以相赠。倘若欠缺，奴家还有。〔生〕既蒙娘子雅爱，使小生不胜感激。〔旦〕官人说那里话。

只因你意酲情浓，只因你意酲情浓，致挑奴琴心肯从。自今呵，喜丝萝得附乔松，愿丝萝永附乔松。

〔生〕小生就此告别。〔贴〕我每送了官人出去。

〔尾声〕〔合〕梅花玉笛声三弄，怕惊醒罗浮香梦。

〔生〕小姐嘎，早栽得你的情苗在我意中。

小姐请进去罢。〔旦〕官人慢行。〔生〕请。难得他一片好心。〔下〕〔旦目送介〕〔贴〕去远了。〔旦〕啐。〔贴〕还要看什么？〔旦〕进去罢。〔贴〕娘娘。〔旦〕怎么？〔贴〕官人回去，一定央媒说合。〔旦〕便是。〔贴〕你两人，你两人若成了亲事，哎哟哟！〔旦〕啐，胡说。〔下〕〔贴笑下〕

第八出 避吴

〔羽调引子·小蓬莱〕〔老旦上〕裙布蓬门相守，感韶光荏苒如流。连枝更念，荆花独植，使我心忧。

妾身许氏，幼适李门。我丈夫李君甫，在钱塘县中当充马快。夫妻两人，将就过活，到也罢了。我有一兄弟，名唤许宣，丈夫荐他在药铺中生理。但他年已长成，我意欲门当户对，与他觅头亲事，倘日后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绝许门后嗣。且待丈夫回来，与他商议便了。正是：婚姻天久定，亲戚自相关。〔虚下〕

〔四时花〕〔生上〕已是心盟订，何时赋好逑？因此





上特把冰人来叩。

〔见老旦介〕姐姐拜揖。〔老旦〕兄弟回来了。我正在此想你哩！今日敢是得暇，来看你姐夫么？〔生〕正是。一来看望姐夫姐姐，二来有事相商。〔老旦〕有何事？〔生〕姐姐，听你兄弟慢慢说来。前日呵！

步东风上冢归来，唤小艇一篙碧皱。河洲，忽逢着雨潇潇，有佳人附舟。〔老旦〕嘎，那女子姓什么，是何等样人家？〔生〕是前任白太守的小姐，香山后，现文君新寡风流。他携着一侍儿，也因上冢归来。〔老旦〕他说什么来？〔生〕他暗怜我，梦蝴蝶卧秋斋，西风独愁。

临别之时，借伞与他，再三嘱我次日到他家去相会。〔老旦〕你可曾去？〔生〕怎么不去？

两下里逗琴心，筵前献酬，好煞了情意双投，赠朱提良缘天凑。〔出银介〕这不是那小姐赠我的，叫我央人撮合。但恨无媒，为此来将姐姐姐夫求。

〔老旦〕妙呵，兄弟，你无意中遇此奇缘，岂可错过？你且进去少坐，我安排些酒饭与你吃，待你姐夫回来，与他商量便了。〔生〕全仗姐姐姐夫。〔老旦〕这个自然。〔生虚下〕

〔排歌〕〔副净李仁上〕咳，这是那里说起？大盗无踪，翻遭痛比，飞灾着甚来由？

〔闷坐不语介〕〔老旦〕呀，官人来了，为何今日这般愁闷？端的为甚事来？〔副净〕娘子，不要说起，只为库中封锁不动，失去元宝四十锭，本官着急，立限我缉获赃贼。我同众伙计，缉访多时，毫无踪影，方才责比回家。这等没头脑的事情，如何结案？〔老旦〕阿呀，原来如此，这怎处？〔沉吟介〕急也没法，且陪我兄弟吃杯酒暖痛，再处。〔生上〕姐夫拜揖。〔副净〕原来舅子在此。〔老旦〕我兄弟有一事，与你相商。〔副净〕何事？〔老旦〕他前日去爹娘坟上祭扫回来，遇





着前任白太守的小姐，带了侍女青儿，因雨搭船，偶然闲话，得知兄弟尚未婚娶，那小姐亦系寡居，因欲把终身相托。昨日约他到彼，以礼相待，叫他央媒说合。我兄弟因此，今日特来托你。那小姐又赠他花银百两，以为聘资。〔出银介〕你看好么？真个难得？〔副净见银惊介〕呀，娘子不好了！你兄弟性命休矣！〔老旦〕阿呀，却是为何？〔副净〕现今县主出榜缉获赃贼，捉获者赏银五十两，知情不首者，全家发边远充军。你看这元宝上，现有字号铃记，正是那赃银，如何是好？〔生慌跪介〕我那里晓得有许多缘故？于今没法，只求姐夫救我一救！〔老旦〕官人，可念骨肉之亲，商量个善策！

〔副净〕赃银现在实堪愁，欲护姻亲没半筹。吾不首，命难留，两全何处觅奇谋？〔合〕飞祸遘，相辐辏，恨杀倾城厚赠美成仇！

〔老旦〕虽然如此，还求官人搭救！〔副净想介〕那白氏现居何处？〔生〕就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副净〕嘎，这就有处了。〔生〕愿闻。〔副净〕自古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今速速暂避他方，我持此银出首，如有甚事，我自支吾。〔生〕这个使不得！〔副净〕却是为何？〔生〕此是我惹出来的事，岂可反贻累于姐夫。〔副净〕不妨。官府只要赃贼，我于今总推在白氏身上，拿得他主婢二人，你便无事了。〔生背介〕咳，那小姐待我情分不薄，只是于今也顾他不得了！〔向副净介〕这等避往何处好？〔副净〕我苏州有一相好王敬溪，现在吉利桥开张饭店，我即刻修书与你，可悄悄到他那里暂避几时。〔生〕如此甚好。〔副净写书介〕

〔浪淘沙〕敬老仁翁：浮文不叙，有舅途穷。偶缘官事，寻思暂避须良友，併与护，虔恳凭心叩，临颖神驰。李仁顿首。

书已写就，你可收好，为我多多致意。〔老旦〕一路须要





小心。(生) 兄弟就此拜辞！

【尾声】(副净、老旦) 无端官事相侵愁，(生) 急难方识姻情厚。(合) 且暂效罗鸟高飞，鲤脱钩。(生下)

(老旦) 断行哀响递相催，(崔 涂) 愁锁乡心掣不开。(白居易)

(副净) 相别欲将何计免？(姚 鹄) 相思那得梦魂来。(孟浩然)

第九出 设邸

【末上】饭抄云子白，酒压郁金香。主人能醉客，何处是他乡。老汉姓王，号敬溪，本籍苏州。在这吉利桥，开个小小饭铺，安歇四方客商。年来生意，颇有兴头。前日杭州李君甫的小舅，姓许名宣，因官事暂避于此，修书着我照看一二。我想君甫与我至交，难以推却，留他在店楼住下。我已修书回复，使彼放心，这也不在话下。怎么这时候还不收拾开店？小二贪睡了，待我唤他出来，小二那里？(丑) 来哉！勿为冷饭头，倒做热酒保。好似滚盘珠，亦象跋弗倒。阿爹，叫我做僮？(末) 我这客店左近，并无胜似我家的。(丑) 那，原勿差僮。(末) 只为你每懒惰，……(丑) 那个懒惰？(末) 以致少了许多主顾。(丑) 僮个？(末) 你看此时日高三丈，(丑) 也还不晏。(末) 莫说那些碗盏七零八落，(丑) 寻寻就是哉。(末) 桌凳东倒西歪，(丑) 拿子起来就是哉。(末) 连酒标也不撑起来，(丑) 撑子起来就是哉。(末) 地下也不打扫打扫，(丑) 扫扫就是哉。(末) 只管贪睡，(丑) 骨碌子起来就是哉。(末) 你别处去罢！(丑) 咳，我绝早就起来，何尝贪睡？阿爹，你介两日，只管寻生讨事，你也要放出些良





心呀！〔末〕呀，你说什么？〔丑〕我自从进子你介店里，勿知替你打发子多少滞货，攒子多少铜钱银子，那间腰包硬哉，做起阿爹面孔，动弗动就拿我来埋怨哉！〔末〕我这店中，件件整齐。〔丑〕要整齐呵。〔末〕色色精洁，〔丑〕要精洁呵。〔末〕怎么说是滞货？〔丑〕差也勿多，介是那里说起？清早拿我一派瞎埋怨！

〔南吕引子·大迓鼓〕〔末〕我家这店姑苏擅场，门迎驷马，座满貂裘。这些酒饭定价无虚诳，红如琥珀满杯光，白似真珠五里香。

〔前腔〕〔丑〕谁怜我走堂，添茶送酒，拣菜传汤，朝夜奔来两腿胀。奉承入骨口难张，白水红糖当酒浆。

〔末〕不要说了，快些开店！免得误了主顾。〔丑〕是哉。〔末〕十千一斗酒如油。〔丑〕还是酒来还是油？〔末〕怎么说？〔丑〕你说十千一斗酒如油，到底是酒呢还是油？我倒有点勿明白，倘有主客来买，招接差子，又要怪我哉。〔末〕蠢才，酒如油者，不过言其滋味厚也，怎生分作两样？我倒好笑。〔丑〕原来是一样个。我若勿问明白一声，几乎差到底哉。〔末〕须信古人言味厚，〔丑〕自然沽酒与伊油。〔末〕咳，还不明白，怎么了？〔丑〕我直头明白哉。〔下〕

第十出 获赃

〔南吕引子·虞美人〕〔末杂引外上〕〔外〕最忒地擅湖山美，肯负心如水？簿书何处不文章，讼少落花香，送到琴堂。

政简牛刀暇，官清马骨高。鸣弦师单父，闲坐听江潮。下官李本诚，字一庵，真定行唐县人也。两榜出身，叨蒙圣恩，





除授钱塘令。到任三载，喜得讼余多暇，民吏相安。不意前夜库中封锁不动，失去帑银四十锭，深为可异！为此一面悬挂榜文，一面比铺缉获。恰才退食私衙，又值午堂时分，不免出堂理事一番。分付开门。〔众应介〕〔副净上〕正值坐堂，不免报门。捕快李仁告进。捕快李仁叩头。〔出银介〕禀老爷，赃贼有了！〔外〕这是何人窃取？细细说来。〔副净〕爷爷听禀：

〔南吕过曲·梁州新郎〕〔梁州序〕清明时节，偶偕舅子，名唤许宣，在小的丈人坟上祭扫。归艇俄看雨至，忽逢窃窬，泥泞愿附舟回。〔外〕后来如何呢？〔副净〕水窗闲话，弱质无依。他问知许宣年少未娶，托终身愿把红丝系，诘朝约会在深闺，盟结绸缪誓不移。〔贺新郎〕只因许宣辞以家贫，他缘厚赠，襄嘉礼。央小的啊，做媒人为结成连理，因悄悄禀知此。

〔外〕那女子姓甚？是那里人氏？〔副净〕是前任白太爷的小姐，招赘寡居于此，就在裘王府隔壁。又有一侍女，名唤青儿。〔外〕这又奇了！那白太守是我年伯，他家之事，我尽知之，未闻他有女赘居于此。〔沉吟介〕莫非其中有假么？

〔奈子花〕听伊言使我心疑，绿林豪举，宦女怎能为？乐天久闻金銮逝，这疑团实难详悉。〔副净〕只求老爷将白氏青儿拿来一问，便知端的。〔外〕差你拘讯彼，莫教惊避。

〔副净〕是。〔外〕你可唤许宣来作眼，立刻同去将白氏、青儿拘来，不得迟误！〔副净〕禀老爷：小的已知白氏居址，此事不可稍迟，若待唤到许宣，恐有泄漏非便。不若小的悄悄即刻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外〕汝言甚是有理，便可速去。掩门。〔外下〕〔副净〕伙计，我每快去快去！

〔仙吕·六么令〕〔合〕火速前往，到他家拿捉窝藏。咱们手段甚高强，如虎兕，似豺狼。管教一见魂飞丧，





管教一见魂飞丧。

〔众〕来此已是双茶坊巷，这是救王府的住宅，不知那一家是？且唤地方一问，便知明白。地方那里？〔丑〕来哉！地方地方，两脚奔忙。列位大叔，有甚事务？〔众〕此处裘王府间壁，可有个姓白的女子住下？〔丑〕大叔，又来哉，我从小住在此，地方做老里哉，那里有姓白个住在此？〔副净〕就是裘王府的宅子。〔丑〕裘王府么，因有妖怪出现，渠搬到东关居住。这所房子，一向无人住哉。里面青草一人长，妖怪成团打块。前日有个叫花子，睡在屋檐底下，半夜里，〔众〕怎么样？〔丑〕挖察一声，答落肚皮里哉！〔众〕阿呀，不信有这等事。〔贴上嗽介〕〔众〕里面有人声，我每打进去！〔丑〕使勿得，让我看看。咦，竟有个堂客在里面！

〔风入松〕〔贴〕仙郎一去杳何方？我娘娘坐盼凄凉。教奴来至门前望，时刻想引凤求凰。〔众叩门介〕开门！〔贴〕但愿得共入洞房，那时节谢穹苍。

〔众〕开门了。这想就是侍女青儿，快向前拿住！〔贴下〕〔丑〕哎呀，放手放手，列位是我！〔众〕是那个？啐，侍女呢？〔丑〕不知那里去了？〔旦内唤介〕青儿，外面是什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丑〕咦，你看楼上有一个绝标致的堂客在上！〔副净〕想就是白氏了。〔众〕一定是他，我每一齐上去拿他便了！

〔急三枪〕〔合〕笑伊不忖量，忒无状，敢胡强？拿你去，受灾殃。

〔众捉各跌介〕〔旦〕住了，你每这伙歹人，为何到我内室之中，是何道理？〔众〕呔，你这贼妇，窃取库银，还要嘴硬！〔旦〕呸！

〔风入松〕伊行休得太强梁，笑徒然逞臂螳螂，波中捞月空劳攘，〔指众介〕似撼树蚍蜉伎俩，安肯与鼠





辈争强？且遁去脱罗网。（下）

〔众〕阿哟，阿哟，一霎时为甚昏迷起来？啊，白氏呢？

〔副净〕方才在这里的，料他没处藏躲，且到后房各处搜寻便了。〔众〕有理有理！

〔急三枪〕〔合〕霎时间神凄惘，昏迷障，这泼怪潜何方向？真诧异，好难详。

四下并无踪影，只有一只箱笼，内里十分沉重，我每且拾去回复老爷便了。忙将怪异事，报与老爷知。（同下）

〔大逐鼓〕〔末杂引外上〕〔外〕此案细寻思，正当考绩，干系非微。

适差捕役，前去拘拿白氏、青儿，为何还不见到？〔众上〕走走，捕役叩头。〔外〕白氏带到了么？〔副净〕小的奉爷钧旨，到双茶坊巷拿捉，见门前冷落，迥非前日所见，即唤地方细问，说此屋乃是裘王府的宅院，常有鬼怪出现，无人居住。小的每不信，同地方打将进去，遍地青草，蛛网满室，见一妇人同着个丫鬟，端坐在楼，小的每上前拿时，只听得一声响亮，便不见了。四下寻觅，并无踪影，只有一只箱笼，十分沉重，不知何物在内？小的们不敢擅开，求老爷发落。〔外〕打开来看！〔众〕禀爷：就是库中所失之银！〔外〕嘎，有这等事，哈哈，点来！〔众〕后爷：三十八锭，连那二锭，共是四十锭。〔外〕真好怪事也！我原疑是假托，果不出吾所料。

分明变幻如山鬼，今姑念国帑已无亏，也不必追寻怪魅所为。

把银上库。〔众应介〕〔外〕李仁，明日来衙中领赏。〔副净〕多谢老爷。〔外〕分付掩门。〔外同众下〕〔副净〕谢天谢地，一场没头官事，雪一般消化了。李仁、许宣，你好造化也！快回家去，报与老婆知道。





第十一出 远访

【双调·新水令】〔生上〕一簇红楼压女墙，映东风绿杨轻扬，撩人教我如何向？

我许宣，自到姑苏，多蒙王敬溪老丈款留，后来接得姐夫书信，备陈白氏妖变根由，又道赃银已得，官事已清，叫我且在苏州再住几时回去。我想白氏，那日赠金留宴，嘱托终身，我只谓盖世奇缘，谁知反惹一场飞祸？致令我生涯断梗，漂泊靡依。当此芳春，客怀寥落，好难消遣也啊！

好时光，都酝做一天愁，簇在两眉上。〔下〕

【仙吕·步步娇】〔旦、贴上〕〔合〕淡扫蛾眉遥相访，欲了风流障，难辞道路长。〔旦〕未识檀郎，别来无恙。

奴家自从那日允配许郎，赠银与他完娶，不料反惹一场是非。闻得他避往苏州，现在府前吉利桥下王主人店中安歇。为此同着青儿，特地前来寻访。〔贴〕娘娘，此去只恐官人不肯容留，这段姻缘，终成画饼，如何是好？〔旦〕不妨。

全凭舌巧胜如簧，怕不双双共入销金帐。

此间已是，你去问来。〔贴〕晓得。里面有人么？〔末上〕是那个？〔贴〕伯伯，借问一声，你店中可有位杭州来的许官人住下么？〔末〕有的。你问他怎么？〔贴〕相烦伯伯说一声，我家娘娘同一侍儿从杭州到此，特来寻访。〔末〕哎哟，如此远来，请到里边少坐，待我去请他出来。〔贴〕有劳了。〔末〕好说。〔贴〕娘娘，我每且到里边去坐坐。〔旦〕使得。〔下〕〔末〕许官人快来！〔生上〕心悬西子湖中月，梦断寒山寺里





钟。老丈有何见谕？〔末〕许官人，外面有一位小娘子，随着个丫鬟，特来寻你，可去接了他们进来，已等候久了。

〔双角·折桂令〕〔生〕呀，乍闻言好费端详，俺这里举目无亲，顾影彷徨。〔末〕一定有何瓜葛？故此前来寻访。〔生〕没来由背井离乡，孤身流落，回首情伤。又谁怜断行？悲失路亡羊。

〔末〕许官人，不妨出去一看，便知明白。〔生〕老丈，或者店中有同姓的，亦未可知。

知他是觅李投张，李代桃僵。〔末〕他说的姓字行踪，并无差误。〔生〕那处流来红叶桃花，粉艳脂香？

〔仙吕·江儿水〕空寄殷勤语，休矜浅淡妆，并无瓜葛奚相傍？〔末〕他浑如仙子月中降，何须闭户来相抗，乔作鲁男模样。

〔旦、贴上见生介〕官人别来无恙？

〔生〕我一见姣娥，不禁的惊魂飘荡。

〔贴、末〕这却为何？

〔双角·雁儿落带得胜令〕〔生〕俺不是遇鸾姐的踏月郎，又不是会秦女的吹箫将。他那里当炉妇百种情，何曾效执拂伎怀私向。

〔贴〕官人，我每受了千辛万苦，来到此间，为何反是这般光景？〔末〕许官人，娘子远来，有话请坐了讲。〔生〕老丈，快些赶他每出去！〔末〕哟，什么说话？〔旦〕官人，休要错怪了奴家，今日特来与你说明此事，以明奴一点心迹。

〔生〕追思此事太荒唐，蓦忽地相过访，分明是惑三思的素娥党，险做了陷继缲的公冶长。〔末〕许官人，请息怒。小娘子，你且坐了，待我唤老荆出来相陪。〔生〕凄惶，纵承你太多幸也；惨伤，怎还来起祸殃？

〔末〕妈妈快来！〔副净上〕忽闻老公叫，忙步出堂前。





老老，叫我出来做偻？〔末〕外边有两位小娘子，从杭州到此，寻访许官人的。来来，你去陪他一陪。〔副净〕是哉。介位就是许官人。〔末〕正是。〔生〕妈妈。〔副净〕原来是位娘娘。〔旦、贴作见介〕〔生〕妈妈，走开些，这是个妖怪，不要睬他。〔副净〕哟，是介一位标致娘娘，那说是妖怪？唔，年纪轻轻的，勿要介恶口毒舌。娘娘，许官人为偻拿唔得来是介肮脏？〔旦〕不要说起，奴家正要告诉妈妈。〔副净〕为偻事体起？

〔双调·饶饶令〕〔旦〕订盟曾赠镢，官事间鸳行。只为一诺终身终不改，到此际谁知反自伤。

〔副净〕原来如此。〔旦〕官人，奴家既把终身相托，就是我的夫主了，难道反来移害于你？〔末、副净〕是啊。

〔旦〕若说此银来历不明，理当坐罪于先夫。奴家是一寡妇，那里知道？〔生〕住了，我想那银子，或者前夫所有，亦未可知，只是我姐夫来信说道：那日差人来拿你之时，明明见您坐在楼上，及众人向前，一霎时就不见了，还说不是妖怪？噢，定、定、定是鬼了！〔旦〕气死我也。〔贴〕娘娘，不要气坏了身子。

〔双角·收江南〕〔生〕呀，休说道娇娆模样不寻常，怎生价离奇变幻这行藏？莫不是花妖月怪两相将？是夷陵女郎，是泉台客璜，向着俺那能续命的色丝长。

〔末〕许官人，有话好好的说。〔旦〕官人，奴家还有一言相告。〔生〕还有何说？〔旦〕奴家所住，本是裘王府旧宅，身边只有青儿为伴，因此空房颇多，甚是冷落。那日公差前来，皆疑有鬼。我见势头不好，只得将机就计，潜身躲在厢楼之内，为此多认我每是鬼怪，害怕不敢搜寻。见了银子，就去了，奴家才得脱离罗网。〔生点首介〕故此带了青儿，前来寻访，并讨……〔副净〕为偻勿说哉？〔贴〕啊，并讨婚姻的信





息。〔旦〕不期你心中反疑我每，也是奴命该如此！〔哭介〕
〔副净〕勿要哭。当初既许过嫁与官人的，今日心事又已辨明，难道怕他断绝了这头亲事不成？〔贴〕官人，你也不要执性，我家娘娘为了你，是吃尽艰辛哩！

〔南吕·园林好〕告官人还须主张，劝娘行休生怨怅，岂可听无端相谤，轻拆散两鸳鸯，轻拆散两鸳鸯。

〔末〕妈妈，他每既有终身之约，谁敢翻悔？也罢，待老汉选个吉日，就在此间成就了百年姻眷，如何？〔生〕这个怕使不得。〔副净〕有使不得？老老，渠两家头既然说明白哉，选使日子，唔做子男媒人，我做子女相伴，推渠两家拜拜天地就是哉！〔末〕说得有理。〔生、旦〕妈妈，这个使不得！〔副净〕啐，到害起羞来，大家来！〔末拉生，副净、贴扶旦，拜介〕

〔双角·沽美酒〕〔贴、末、副净〕〔合〕是和非已审详，假还真丢已往，并不是明月芦花两渺茫，今日似锦云中鹣鹣共翔，权把这店房中做了阳台上。

〔末〕许官人，你两下既已成亲，只是店中来往人杂，不好居住。我间壁有所空房，待我叫小二去收拾收拾，请官人娘子住下，不知意下如何？〔生〕若得如此，感谢不尽！〔副净〕使说话？我去备桌酒来，一则庆贺，二来权当合卺。〔生〕不消费心。〔末〕生成要的，失陪了。〔同下〕〔生〕小姐，小生有眼不识，一时愚昧，反多唐突，〔跪介〕望恕卑人之罪。〔贴〕该跪的。〔旦〕阿呀，官人请起，奴家失于检点，致起风波，官人幸勿介怀。〔生〕说那里话来？〔贴〕你两下都不要说了。

〔仙吕入双调·清江引〕〔合〕破疑团恩情倍往常，莫使相孤旷，安排合卺后，准备同鸳帐，五百年好风流冤孽障。





(贴) 丁宁惟恐滞吴乡，(罗 隐)
 (旦) 斜敛轻身拜玉郎。(李 绅)
 (生) 惭愧情人远相访，(僧圆观)
 人间来就楚襄王。(刘禹锡)

第十二出 开行

【越调·水底鱼儿】〔副净上〕我好快活啊，叫化逍遥，身穿破衲袄。〔丑上〕河里洗澡，羹饭吃一饱，羹饭吃一饱。

〔副净〕我里非别，乃孤老院里个头儿。〔丑〕脑儿。〔副净〕顶儿。〔丑〕尖儿。〔副净〕阿猫。〔丑〕阿狗。〔副净〕区区祖居毛家弄。〔丑〕小子新住狗衙场。〔副净〕我里老父，愿遗一片狗皮帽子店，忒煞贱，吃我一嫖嫖完哉，因此流落于此。〔丑〕阿猫，晓得我为僮也干子个贵行生意？〔副净〕勿晓得。〔丑〕我起先原摆两只碎鱼桶，在门前做生意，过日脚。〔副净〕介没唔个鱼桶，比子我个帽店差点。〔丑〕原不过拌拌猫儿饭个意思呀。〔副净〕后来为僮弗做哉？〔丑〕谁耐烦要想中状元哉！〔副净〕那说？〔丑〕郑元和哩。〔副净〕是介说起来，唔，我才是长进大细哉。〔丑〕阿猫，我今朝一走，走到吉利桥头，阿哟哟，看见闹热得势，原来是新开一班大药材店，店主人叫僮许迁。〔副净〕嘎？〔丑〕勿是，勿是，叫做许宣。好闹热生意啊！〔副净〕介没阿狗，我大家去讨点糕酒吃吃。〔丑〕好啊，好啊，我俚去呀！

〔合〕沿街厮讨，到老没烦恼。〔同下〕

【仙吕·步步娇】〔生上〕朝来喜鹊声声噪，庭前报发灵芝草。祯祥五福招，敢是吾门有些吉兆。





我许宣，自从侨住吴门，谁知白家主婢寻来，认做夫妻。我因官事已清，前盟尚在，又见他娉婷窈窕，令人可爱，只得与他成就姻缘。这也不在话下，只是前日，他向我说道：“夫妻每三口儿，借寓人家，终非长久之策，就在左近，另自租了房子，搬来居住。今早又催促我出来，辞谢了王敬溪，要自己开行。我倒好笑，只有几进空房，坍塌不堪，那里开得什么行呀？

我想漂泊借鹪鹩，一枝何处增光耀。

哎呀，我家的住房那里去了？好奇怪啊！（贴上）官人回来了。（生）青姐你为何在此？（贴）呀，这是自己家中，叫我往那里去？（生）是我家里，怎么这等簇新？（贴）今早官人出门去了，娘娘唤了许多匠人，立刻修造的。（生）有这等事，快请娘娘出来。（贴）娘娘有请。（生）这也奇怪！（旦上）翡翠逐人寻旧偶，鸳鸯和燕定新巢。官人。（生）娘子。卑人今早出门，还是破落门墙，怎么一时就如此华丽了！（旦）是奴家今早唤匠人修理，催趲完工的。（生）说那里话，就是张鲁二班，一时也来不及。（旦）只要工匠多些，何愁不快。（贴）官人，常言道得好：“有钱使得鬼推磨”耶。（生）桌儿上这些东西，要他何用？（旦）今乃黄道吉日，为此备下三牲祭品，贡献财神，即便开张店面。（生）娘子，你好周到啊！（贴）请官人娘娘拈香。

【正宫集曲·倾杯玉芙蓉】【倾杯序】（生、旦合）日逢黄道喜开张，席列财神相。一会价整整斋筵，灿灿银钗；净净仙茶，馥馥高香。【玉芙蓉】（拜介）俺这里躬身默告财源旺，必要近远行商至此行。忙稽顙，共诚心送将，愿家庭指日，和顺降祯祥。

（旦）祀神已毕，请官人用杯喜酒。（生）多谢娘子。

（旦）青儿看酒。（贴）晓得。

【普天乐犯】（合）彩虹新，高飘扬；粉牌儿，招人





望。看茏葱门户增光，觑纷纷瑞气飘扬，除危定吉祥。今朝喜值青龙向，使长源利泽无穷，通泰万事吉昌。

〔副净、丑上〕走啊。〔副净〕咦，当真新开店。〔副净、丑〕大相公发财呀，我里讨点糕酒吃吃。阿狗唱起来！〔生〕既然会唱，唱得好，自然赏你们。

〔双角·莲花落〕〔副净、丑〕〔合〕一进门来把头抬，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今年必定要大发财，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生意兴隆长旺闹如雷，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勿知勿觉送将来，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花药栏边掘出一个聚宝盘，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后园出子一窠摇钱树子不用栽，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

〔前腔〕马兰头变子一窠三节草，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萝卜干变子一窠人参栽，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狗尿变子一包山羊血，介里人人有病吃拉肚子里能个跳起来，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介位大娘子好象观自在，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时运来时三拳两脚打不开，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踢勿开打不开高抬贵手，一年四季好买卖，也么哈哈莲花落，也么哈哈莲花落。

〔生〕唱得好。〔旦〕青儿，与他们些糕酒。〔贴〕是。〔取递介〕〔副净、丑〕多谢相公娘娘。〔下〕〔生〕娘子，我想此处街道窄小，货物出入不便，怎么处？〔旦〕不妨。

〔正宫集曲·朱奴插芙蓉〕〔朱奴儿〕来朝里安排左厢，积货时须教右廊，纷纷到来休推让，只怕你还愁劳攘。〔生〕娘子辛苦了，进去少歇罢。〔合〕同欢畅，财源日长。〔玉芙蓉〕看从今客商到处把名扬。

〔生、旦先下〕〔贴吊场〕你看我娘娘，摒挡诸务，井井





有条，不独官人得内助之贤，就是我青儿，也有许多好处。官人，你好有福气也。〔下〕

第十三出 夜话

〔越调引子·霜蕉叶〕〔霜天晓角〕〔旦上〕帘波窗琐，桂影纷纷堕。〔金蕉叶〕是事芳心可可，恁无端临风感多。

〔调笑令〕罗袖，罗袖，又值清和时候。金猊小篆烟轻，闲望空阶月明。明月，明月，好似峨眉积雪。奴家自与许郎迁居之后，聊为市隐，亦足幽栖。问皋桥之遗迹，良人雅慕伯鸾；效举案之齐眉，贱妾能师孟女。彼唱我随，式歌且舞，可谓极琴瑟之欢，遂于飞之愿矣。但是记得别我道兄下山，自临安到此，经历多少风波，转瞬间不觉又是夏初天气，红尘中日子，真过得好疾也啊！〔行介〕

〔过曲·小桃红〕亲裁团扇试宫罗，又一番新妆裹也，落尽残红，茂草成窠，〔倚栏望月介〕乌兔疾如梭。俺这里浸空庭，混金波，他那里洞门边云深锁也，自别了同道哥哥，旧山中光景竟如何？

〔贴上〕茶香飘紫笋，花蔓缀金钿。呀，娘娘独自在此，官人有事，还没进来。青儿泡得绝好细茶，请娘娘先吃一盏儿。〔旦〕好。〔坐饮介〕〔贴〕娘娘，如此好天良夜，为甚徒倚回栏，若有所思，敢是有甚心事？何不说与青儿知道。

〔旦〕青儿，念我啊！

〔下山虎〕暗思掷果，好事多磨，行藏每怕人瞧破。纵欣女萝，得附乔松，尚愁折挫。





〔贴〕娘娘请放心。凡事有青儿帮衬，断不决撒。〔旦〕慢道恩情忒煞多，猛然念故我，似孤云闲涧过。一自困缘合，叶辞故柯，未识将来事则那。

〔贴〕娘娘，若不道及，青儿也不敢问。当日娘娘在峨眉山修炼多年，因何忽动红尘之念？

〔集曲·山桃红〕〔下山虎〕难道是前因后果，注定丝萝？

〔旦〕这个，我那里知道？〔贴〕难道是久静芳心簸，独眠奈何？〔旦〕胡说！〔小桃红〕〔贴〕你本不受世尘_宛。

〔旦〕果然我一向潜修，最耽幽静，后来出山，亦偶然耳。

〔贴〕又不是扑灯蛾，却怎生，反将身热闹场中躲也？

〔旦背介〕这丫头，倒也说得有理。只是一入红尘，欲罢不能，教我也无可奈何了！〔下山虎〕〔贴〕不过是出洞闲云风搅破，有甚愁无那？你试觑波，今夜里人月盈盈莫负他。

〔罗帐里坐〕〔旦〕青儿你那里知道，风流配偶，人道是情多累多，须知自古，有缘皆颇。〔贴〕古来象娘娘与官人这等奇逢，也还有么？〔旦〕天台里有两个胡麻饭熟，瑶台上有一个踏月听歌，数不尽蓝桥给饮鹊填河，那天孙仙媛，尚然各偕伉俪，况于我辈？〔贴〕是啊。〔旦〕怕什么耐守寡的孀娥笑我。

〔江头送别〕〔贴〕连环路，思胜景，云霞锦拖。〔旦〕他年那，拟双双跨凤同过，〔合〕学吹箫秦女芳声播，似仙葩并蒂绡荷。

〔生上〕娘子失陪了。〔旦〕官人，今夜因何来得恁迟？

〔生〕卑人只为店务羁身，是以来迟，得罪了。〔旦〕好说。

〔生〕娘子，你每方才说些什么？〔旦〕爱他月明如水，偶然在此闲谈。〔生〕妙啊，如此月色，岂可辜负。青姐，你去暖壶好酒，放在房中，待我与娘娘庭前步月，回来同酌。〔贴应下〕〔生〕安排共醉玉东西，芳雾空濛乐倡随。〔旦〕春动红





生双笑靥，莲开绿印小香綦。〔生〕娘子，你看冰轮皎洁，万籁无声，空中更没些儿云彩，真个好一天夜景也！〔旦〕果然好不可爱。

〔山麻秸〕〔生携旦手同行介〕〔生〕朱扉静锁，正庭际空明，行来婀娜。冷浸佳人，淡脂粉娇多。娘子！〔旦〕官人。〔生〕不要说卑人爱你，嫦娥也移花影，斜簪你云鬟低髻。玉梗香唾，斗牛私誓，缓蹴凌波。

〔铎揪儿〕这风光魂销奈何，心里没些裁夺。禁不得乜斜星眼，忍笑微睽。〔旦〕官人。〔指月介〕圆缺恨娑罗，休轮到我。〔生〕娘子，我和你与月啊，本殊科，又何须虑过。〔旦〕夜深了。〔生〕正是，夜深了。〔旦〕去罢。〔合〕好同把鸳鸯梦做。〔贴内叫介〕请官人娘娘回房罢。〔生、旦〕来了。

〔尾声〕〔旦〕文书针线都休课，〔生〕照解语娇花一朵。〔合〕更同看清影团欒枕上过。

〔旦〕重重履迹在莓苔，〔李 频〕月会深情借艳开。〔陆龟蒙〕

〔生〕酒面浮花应是喜，〔白居易〕倚风含笑向楼台。〔秦韬玉〕

第十四出 赠符

〔末法师上〕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仰首扳南斗，翻身倚北辰。暇时探月窟，静里蹑天根。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贫道乃神仙庙中主持魏飞霞便是。今四月十四日，乃孚佑真君纯阳老祖圣诞。十方檀越，善男信女，俱要来焚香还愿，志心朝礼，不免吩咐徒弟们，陈设道场，恭祝圣寿





者。〔下〕

〔生上〕万事机谋在变通，行商坐贾势尤同。若非阍内能襄赞，货殖居奇总是空。我许宣为何说此数句，只为开行以来，货物到得甚多，并无客商来贩。幸亏娘子高见，将药材行改做生药铺。感得神灵福庇，抑且泡制精良，赎药的挤捱不开，小店都来打贩。不上一月，货物尽已卖完，打发客商起身。倒余剩利银千两，此皆天地覆载之恩也。今日乃纯阳祖师寿诞，因此备下香烛，前去礼拜，并问前程则个。

〔中吕过曲·粉孩儿〕办着个志诚心前拜礼，一家儿饱暖，神灵福庇。仙都缥缈入望迷，晓烟中碧瓦凝辉。捧名香敬问元机，愿生涯美满如意。〔下〕

〔末上〕法官每何在？〔众上〕有。〔末〕可动法器，随我行香者。〔众应介〕〔末上台、众唱介〕

〔法曲〕清净自然，香烟散十方。灵风缥缈上穹苍，遍满虚空冲法界，普降普降吉祥。宝香敬熬金炉，上香，供养诸天酌桂浆。

〔末、众烧场下〕〔生上〕妙啊，果然好热闹也。

〔红芍药〕声隐隐鼓乐相催，幢幡引法侣肩随。看一霎春生街市里，抵多少蝶喧蜂挤，欣欣。那壁厢粉黛成围，这壁厢簪缨济济。已到庙中，就此叩祷，祖师在上，念弟子许宣啊，梦西冷烟水凄迷，几时个翩然归里。

那边法师行香来了，我且站过一边。〔末、众上〕〔末上台介〕呀，那边一位官人，好生奇怪！与我请过来。〔道童〕官人，法师相请。〔生〕师父呼唤，有何见谕？〔末〕贫道有一言奉告，官人若不见怪，方敢唐突。〔生〕岂敢，师父有话，但说不妨。〔末〕我看你额上有一道黑气，定被妖缠，若不早除，咦，其祸非小。〔生〕阿呀，不瞒师父说，家中妻婢二人，其实来历不明，每每生疑，今蒙法眼看出，但不知有何





妙术治之？弟子感戴不浅。〔末〕嘎，果有此事。也罢，你将往日情形，细细说来，自然有法驱除。〔生〕师父听禀：

〔会河阳〕偶踏西湖，恍逢西子，陌头一笑逗情痴。同归，早金屋装成，春宵鱼水，几惹上风流罪。〔末〕听你声音，不象这里人啊。〔生〕是临安，为官事来吴地。〔末〕尊居何处，高姓大名？〔生〕许宣，现寓在桥名吉利。

〔末〕原来就是开生药铺的许官人。〔生〕正是。〔末〕我如今与你除去此妖如何？〔生〕万望尊慈搭救。〔末〕你在临安，住什么地方？〔生〕在省城大名王界中居住。〔末〕待我画道灵符与你，可对天祷告。〔生〕是。〔拜介〕天地神祇在上，弟子许宣呵！

〔缕缕金〕乡关远，故交离，姻缘成恶梦，悔应迟。仰叩神天鉴，灾消福至，莫教妖丽紧相随，十分大欢喜，十分大欢喜。

〔末作画符介〕许官人，灵符二道，一道藏在你发中，一道将来烧化了，哄那妖服之，自有神验。〔生〕是。

〔越恁好〕〔末、众〕驱除邪祟，驱除邪祟，一纸抵千师。收藏紧密，回家去切莫漏伊知，兰房人懒更静时，茶前酒底，悄然间灌落在他柔肠内，猛然间定迸断他回肠细。

〔生〕多谢师父。我如今有了这灵符携去是：

〔红绣鞋〕冤家从此分离，分离。宁甘孤另羁栖，羁栖。凭药物，趁铢镏，又何必叹凄其。春潮动，放船归。〔下〕

〔末〕妙啊，他此去必然扫荡妖氛也。

〔尾声〕〔合〕九天法力驱妖魅，也只是仙家周济。〔末〕俺还要再熬真香叩本师。





书符解遣龙蛇走，(沈廷瑞) 剑下驱驰造化权。(伊用昌)
阳响阴滋神鬼灭，(希 道) 神仙不肯等闲传 (李 浩)

第十五出 逐道

【中吕引子·菊花新】〔旦上〕何方野道泄玄机，顿使情郎暗动疑。〔贴上〕管甚是和非，泼道啊，想此事断难饶你。

〔旦〕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奴家自与许郎迁居之后，情意相投，一向无语。不意今日纯阳祖师诞辰，许郎前往神仙庙中进香未回，奴家忽然心绪欠宁，掐指暗算，原来许郎被那庙中道人煽惑，说我是非。青儿！〔贴〕娘娘。〔旦〕可笑那道人狂妄，好难容恕。〔贴〕便是，倘官人不念夫妇恩义，听那贼道言语，将如之何？〔旦〕不妨，小小法术，何足畏惧？待许郎回时，我自有处。你一面唤齐孩儿们，到彼庙中，将那泼道擒来吊起，儆戒一番。那时略施妙术，管教官人转念，反嗔于彼，道人自不敢在此存身矣！〔贴〕如此甚好。〔旦〕只是那妖道好无知也。

【中吕过曲·尾犯带芙蓉】〔尾犯序〕恨不识时宜，无端间离，敬爱夫妻，泄我灵机，教我如何容你？若不将那道人远逐他方，怎得绝去我们后患。〔贴〕是啊，堪嗤，他顶礼纯阳祖师，敢相欺，飞天仙女。

〔生上〕数言指破姻缘恶，行到庭前骨也惊。娘子拜揖。〔旦不理介〕〔生〕哎呀，卑人向蒙相爱，为何今日如此，敢是嗔怪卑人么？〔贴〕唔，其实有些。〔旦〕我且问你：为何这时候回来？〔生〕卑人只为贪看仙观景致，故此归迟。〔贴〕归迟，归迟，只怕你听信泼道言词。〔生〕青姐，此话从何而





来？〔贴〕方才我同娘娘在门外探望，听得人说，你被那道人将言煽惑，欲害我每！〔旦〕可是有的？〔生〕娘子，卑人并无此事，休得见疑。〔旦〕还要嘴硬！〔生〕其实不曾。〔旦〕既无此事，你手中是什么东西？〔生〕没有啊。〔旦、贴〕那右手呢？〔生〕也没有啊〔旦搜介〕这不是么？〔生〕这是卑人请回的祖师圣像。〔贴〕只怕未必。〔旦〕咳，我和你相聚到今，何等恩情，你为何听信道人言语，反将我来肮脏？〔生〕娘子请息怒。待卑人告禀。〔贴〕快说！〔生〕今早到神仙庙中烧香，见彼设有醮坛，观者甚多。不期那法师说我身沾妖气，若不驱除，为害不小，赠我灵符二道，一道教我藏于头发之内，一道烧化了与娘子饮下。卑人见他说得厉害，一时听信。也罢，待我将此符扯碎了罢。〔旦〕住了，若扯碎了，汝疑心怎除，快将来烧化，待我服之，看可有应验？〔生〕娘子，不可造次！〔旦〕不妨。〔贴〕啐，只怕官人到遇了妖怪了。〔旦〕只是那泼道好生无理。青儿，你与我到彼庙中，扯那妖道来，当面辨别。〔贴〕晓得。〔下〕〔生〕娘子，不必唤他来辨别罢。〔旦〕不要你管。快将此符烧化起来！〔生〕是。〔旦〕〔接杯背作解介〕

〔旦〕你试看符水，〔玉芙蓉〕我吞将腹里，等闲般，可曾见有甚差池？

奴家已吞下多时了，怎么不见些影响？你听信妖言，把奴如此轻贱，气死我也！〔生〕哎呀，娘子请息怒，不要气坏了身子！〔同下〕

〔缕缕金〕〔贴引四鬼擒末上〕〔贴〕贼泼道，敢无知，擅把吾行触，难轻恕。奉着娘娘旨，将伊捉取，到此方别是非。管驱逐离吴地，管驱逐离吴地。

与我吊起来，汝等回避。〔四鬼应下〕〔贴〕娘娘快来！〔生、旦上〕〔旦〕敢是道人拿来了？〔贴〕正是。已被我吊





在此了。〔旦〕同去看来。〔末〕许官人！〔生〕就是他！〔旦〕你这妖道，有何法术，辄敢妖言惑众。哄骗良人？〔末〕呔，何方妖魅，擅敢将我如此戏谑？〔旦〕还敢胡言乱语，青儿与我着实打！〔贴打介〕〔末〕哎哟，哎哟，许官人救我一救！〔生〕娘子，看卑人薄面，放了他去罢。〔旦〕但恐放了他，他又诬害良人，还是送他到官治罪的好。〔生〕还求娘子饶恕！〔旦〕既是官人再三讨情，青儿，问他可再敢妖言惑众了？〔贴问介〕〔末〕再不敢了。〔旦〕既如此，放他去罢！〔放末，旦撒手吹气介，末奔下。〕〔生〕好奇怪！那道人化道白光而去，这定是个妖魔了！〔旦、贴〕官人，我每可是妖怪么？〔生〕说那里话？卑人一时昏昧，为彼所惑，望娘子恕罪。〔贴〕娘娘到罢了，只是官人以后耳朵要放硬些！〔生〕不要说了。

〔尾声〕〔生〕谗言合把青蝇比，〔旦〕恨几乎害我夫妻相弃。〔贴〕难道这一顿毒棒打他不是。

〔同下〕〔末跌上〕阿呀，好厉害的妖怪！方才只见他口出白光一道，弄得我昏迷不醒，但不知什么所在了？且住，我若再回庙中，有何面目见我徒弟，且必遭那妖毒害，也罢，不免回到茅山，炼成妙术，再来除却此妖便了。正是：是非只为多开口，难洗今朝满面羞。〔下〕

第十六出 端阳

〔黄钟引子·玩仙灯〕〔生上〕荆楚良辰，凭说向人人，莫辜他三吴风景。

竞渡流传旧，缠丝续命新。结芦同楚客，采艾货医人。我许宣，自到苏以来，不觉又是天中佳节。客





中光阴，不可辜负，已着青儿整治酒肴，与娘子庆赏，未知可曾完备？正是：相逢才记靡芜绿，又见榴花刺眼红。〔下〕

【宜春绛】【宜春令】〔旦上〕新裁白紵如银，〔贴上〕插宜男凤尾一枝黄映。

【虞美人】〔旦〕慵邀斗草闲烹茗，纤手教郎饮。芬芳直欲沁衷肠，休恋菖蒲北里别家香。窗前笑把檀郎蹴，谁道诸般毒？东家蝴蝶过西家，多恐薄情心性劣于他。青儿，我和你为着许郎，来到此间，不觉又是端阳了。〔贴〕娘娘，今早官人已置买物件，庆赏佳节，都已收拾停当。少顷宴饮之时，都是雄黄酒，你须要留神便好。〔旦〕这个我自有主张。〔贴〕如今午时将近，哎哟，我青儿难以挨过，倘被官人看破，不当稳便。〔旦〕我亦如此。我且在床少睡，只推身子不好。你过了午时，随即就来。〔贴〕晓得。只为根基浅？专怕午时辰。〔下〕〔生上〕笑将琥珀倾金盏，来向兰闺劝玉人。娘子，为何独睡在此？〔旦〕官人，奴家身子不快，故尔少睡片时。〔生〕今日乃端阳佳节，卑人备得水酒一杯，与娘子庆赏。〔旦〕我那有心情饮酒啊？〔生〕娘子，我平日见你从无不乐之容，为何今日忽有愁烦之貌，敢是卑人有甚得罪处么？〔旦〕官人说那里话来？奴家实因身子不安，官人体得见疑。〔生〕娘子请起来，略坐一坐罢。〔旦〕咳，官人执意如此，奴家只得勉强相陪便了。

〔生〕韶光如瞬，我与你弃掷，一刻千金心奚忍。

〔旦〕哎哟！〔生〕既是娘子身子不快，待卑人与你诊一诊脉气如何！〔旦〕多谢官人。〔生〕妙啊！

我爱你素手掺掺，【绛都春】笑漫比春葱春笋。还凭四诊，分明是梦兰佳兆，说与卿也应微辗。

〔旦〕脉气如何？〔生〕恭喜恭喜！〔旦〕喜从何来？





〔生〕且喜娘子，身怀六甲了！〔旦〕不信有这等事。〔生〕那《内经》上说：妇人少阴脉动甚，孕子也。正合娘子今日之脉，此酒一定要吃的！〔旦〕且慢。〔生〕娘子就当做喜酒了。〔旦〕多谢官人美意，奴家病躯，不能奉陪。〔生〕这是喜酒，一定要吃的。〔旦〕请官人自己开怀畅饮罢。〔生〕娘子若果不吃，卑人也不吃了。〔旦〕既如此，待奴家勉强饮一杯。〔生〕多谢娘子，请。〔旦〕〔饮喝介〕〔生〕干。〔旦〕哎哟，哎哟。〔生〕娘子为什么啊？

〔闹小楼〕〔闹樊楼〕〔旦〕咳，我为你多情常抱多愁分，便一盏芳醪懒尝，不使绛唇光润。跳脱金宽褪，肌玉暗消损。〔下小楼〕你试把我浮沉看准，休胡乱说道重身。

〔生〕单人诊脉，一定不差的。〔旦〕哎哟！〔生〕娘子却是为何？〔旦〕官人啊，奴家坐卧不宁，实不能相陪，要去睡了。〔生〕既如此，不必勉强，待卑人扶娘子安寝了罢。〔旦〕如此甚好。

〔鲍老滴溜〕〔鲍老催〕〔生〕一霎时花愁柳因，却缘何眉峰双黛颦？不道你妆残带病更爱煞人。

娘子，请安睡好了，待我去叫青儿煎好茶，拿与来你吃。〔旦〕多谢官人。〔生〕咳，这是什么缘故？〔下〕〔旦〕阿呀，哎哟！你看许郎已去，方才被他再三相劝，勉强饮了雄黄酒，这会儿我身子好不安宁也！

〔滴溜子〕此际难支困顿，〔浪介〕阿哟阿哟，奈他强逼奴金尊共引。哎哟哎哟，〔浪介〕咳，坐卧难宁，起无端垢衅。

阿哟。〔睡介〕〔生持杯上〕

〔滴滴双声〕〔滴滴金〕看他如痴似醉心怜悯，特把一盏香茶来问讯。





不知可曾睡熟，娘子起来请茶！（掀帐介）阿呀，惊死我也！

因何变做蟠身掉舌风流尽？

哎呀（倒介）（贴上）好了，午时已过。房中为何乱喊，待我看来，阿呀，不好了！官人为何倒在地下，气多没有了。嘎，想是娘娘醉后露出原形，把官人吓死了。待我问来，娘娘，娘娘（旦）阿哟！（贴）啐，我方才怎生嘱付你，如今弄出事了，还不快醒来！（旦欠伸介）好睡啊。（贴）好睡，好睡，只怕你要懊悔！（旦）懊悔什么来？（贴）你方才醉后露出真形！（旦）低声。（贴）把官人吓死在地，再叫不醒了。（旦）阿呀，有这等事，如今在那里？（贴）这不是。（旦）（慌抱生介）许郎，许郎！（贴）官人！（旦）许郎苏醒！

我与你是天缘宿世分，【双声子】便醉里现原身，现原身也，三生恩爱，何必太惊人？

许郎苏醒！（贴）官人醒来！阿娘娘，这便怎么处？（旦）不必惊慌，我和你且把官人扶到床上，安睡好了，再作区处。（旦、贴）阿呀官人啊！（扶生下）（贴）娘娘，怎生想个法儿，相救官人才好？（旦）青儿，我别无计策，只得往嵩山南极仙翁处，求他的九死还魂仙草到来，这便官人才有生路。（贴）如此甚好。我想南极仙翁，道行非常，况有白鹤童儿，甚是利害，娘娘此去，如何便能得此仙草？（旦）不妨。我向在西池窃食蟠桃，自有莲花护体，决不伤性命。我此去自将善言相求，你在家须小心看守，若将魂魄惊散，就难相救了。

（贴）晓得。（旦）（改道装介）（贴）但不知娘娘归期何日？

【尾声】（旦）我此行迢递难辞困，（贴）休使我眼穿还久等。（旦）青儿啊，只要你看守我的郎君一两晨。

（贴）嘎。（旦先下）

玉腮珠泪洒临岐，（曾季衡）箕帚卢郎恨已迟。（耿





玉真)

谁道五丝能续命，(万 楚) 一堪成笑一堪悲。(杨太真)

第十七出 求草

古
典
文
学
基
本
解
读

【中吕引子·粉蝶儿】〔丑上〕鹤骨松心，光采似云英化水。任逍遥，煮石芸芝。捧龙泉，持凤帚，百般伶俐，更闲时插朵山花叉髻。

【集唐】水激丹砂走素鳞，奇花好树镇长春。堂中纵有千般乐，争及仙山出世人。俺乃南极仙翁座下白鹤童儿是也。我师父已赴蟠桃大会去了，着我在山看守洞府。此时恐师父回来，只得在此伺候。你看嵩山，果然好景致也：只见郡峭摩天，萦青缭白。飞泉喷壑，漱玉跳珠。参差菌阁星罗，缥缈琼轩霞构。闲驯白鹿，衔芝草以遨游；闷看青禽，啄娇枝而漫戏。摘不尽玉李仙桃，描不出名山福地。真个碧砂洞里乾坤大，白玉壶中日月长。你看一片祥云仙乐之声，想是师尊回府，不免向前迎接。正是：辽东老鹤应慵惰，侍从皆骑白凤凰。〔下〕

【中吕过曲·摊破地锦花】〔外南极、净、副净、末引众上〕〔合〕笑归迟，洞门前竟落尽碧桃花矣。一步步儿，云程疾，回望处渐隔西池。

〔丑上〕弟子迎接师父，并众位大仙。〔外〕吾乃南极仙翁是也。〔净〕小仙鹿云西。〔末〕贫道叶法善。〔副净〕下官太中大夫东方朔。〔外〕今日因赴蟠桃大会，多承列位大仙送我还山，只是不当。〔众〕岂敢。小仙等告辞。〔外〕既到荒山，且请洞府少坐。〔众〕使得。〔外〕鹤童，我同众位大





仙在里面下棋，你在山前看守者。〔丑〕晓得。〔下〕〔外〕列位请。〔众〕请。

〔合〕一片闲心，数着残棋。有谁知，忘动静，理玄微。

〔同下〕

〔迎仙客〕〔旦上〕百忙里暗思惟，如耽阻怎调治？愿青春家内好扶持，向仙山电掣风驰，犹兀自心急恨行迟。

奴家只为许郎，来此嵩山，求取仙草，未知若何？妙啊，果然好所在也。你看：〔集唐〕峰嶂徘徊霞景新，露苗烟雨满山春。穿花渡水来相访，惟有人间炼骨人。〔丑上〕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旦〕呀，你看鹤童在那边，待我上前相见。〔丑〕何处有蟒蛇之气，待我到山前去看来。〔旦〕鹤童哥稽首。〔丑〕你是窃食蟠桃的白蛇，向在连环洞修炼，到此何干？〔旦〕鹤童哥，小道无事不敢轻犯仙山，向闻洞府有九死还魂长生仙草，特来宝山相求，鹤童哥方便些须，感激非浅！〔丑〕哇，你这孽畜好大胆！仙草乃镇山之宝，怎肯轻易与你，速离此山，方保性命。〔旦〕阿呀，我将好言相求，你怎便出口伤人？〔丑〕呔，孽畜，还敢胡言，我因念你修炼千年，不肯伤汝，若再迟延，教你性命不保！〔旦〕鹤童休得无礼，我既到此，何惧于汝，好好将仙草与我，万事全休。〔丑〕若无便怎么样？〔旦〕管教你师徒每，俱不得太平。〔丑〕孽畜，好生无理，俺来擒你也！

〔太平令〕〔丑〕那怕你当道施威，看俺学取刘邦剑一挥。〔旦〕狂言唐突真堪恨，休怪我不饶伊。

〔战介，丑败，旦追下〕〔外、众上〕透出两仪，丽于四极。号曰环中，退藏于密。〔丑上〕哎哟，师父不好了！〔外〕为何如此慌张？〔丑〕弟子奉师父之命，往山前山后巡视，不想有一白蛇，要窃山上的还魂仙草，弟子不肯与他，两下争斗，反被他一剑，伤其左臂。〔外〕有这等事，快将丹药调治





去。〔丑应下〕〔外〕列位且请少坐，待我出去看来。〔净〕仙翁，我想这孽畜有基本领，何劳仙翁自往，待小仙前去擒取此妖便了。〔外〕如此有劳。〔众〕须要小心。〔净〕请少坐，俺去就来。〔下〕〔外〕你看鹿云西已去，我等往山顶观看如何？〔众〕有理。请。

〔红芍药〕〔合〕看扰攘杀气横飞，荡芳尘未决雄雌。恐鹤梦惊回，掠山翠，发千钧鼯鼠应难避。蜿蜒只好草底驰，敢相凌道高一尺。且从容壁上观之，管教他渐渐的妖风转北。

〔好孩儿〕〔旦上〕红溅了玄裳缟衣，那怕你竖飞横飞，耸身追赶肯稽迟。

〔净上〕呔，孽畜休赶，俺来擒你也。〔旦〕呀，原来是鹿仙翁，因何到此？〔净〕你这孽畜，有基本领，辄敢有犯仙山，擅伤白鹤童儿，是何道理？〔旦〕大仙，我只为求仙草而来，百般相恳，他便出口伤人，故尔争斗。〔净〕

哇，还敢胡言，俺奉南极仙翁之命，特来擒你！

你巧言词，太无知。鹤童擅敢伤彼臂，鹤童擅敢伤彼臂。

〔杀下〕〔众〕你看鹿仙翁已退下去也。〔副净〕好恼，好恼，待我前去擒此孽畜便了。〔外〕如此甚好。〔末〕须要小心在意。〔副净〕疥癣之疾，何足道哉？〔下〕〔外〕这孽畜好生无状也！

〔榴花泣〕〔石榴花〕〔外〕潜身入草傍瑶池，蟠桃窃食犯条规，连环匿影向峨眉。今朝到此，赴壑欲何之？

〔净〕〔叟上〕〔旦、副净杀下〕〔外〕呀，叶仙翁，你看东方曼倩也被妖魔追下去了。

〔泣颜回〕东方更奇，你曾夸赅育。今何意，任么麽一味胡为。难道是没奈何他率然首尾。





〔净、副净上〕阿哟，此妖好生倔强，不能收伏。〔末〕东方大仙法力最高，为何反输与此妖？〔副净〕我何尝输与他？只为那蛇腥气冲人欲倒，是以急急回避。欲待飞剑斩之，又可怜他初得人身，有伤好生之德。〔末〕鹿仙翁又因何退避？〔净〕我因他是东方仙翁的同道，故此让他些儿罢了。〔副净嚷介〕他是妖魔，我如何与他同道？〔净〕他在瑶池窃食蟠桃一次，不是你同调，是我同调？〔众笑介〕〔副净〕阿呀，好胡说的话！〔末〕你两人休得斗口，多是没用的东西。禅家要降龙伏虎，一条小白蛇，二位大仙就没奈何？〔净、副净〕休要取笑，待我二人再去擒来就是。〔末〕不必，待贫道略施法术，处他何如？〔外、众〕愿闻。〔末〕我遣神将在山前摆一八阵，再着白鹤童儿引入伤门。我将岩前大石一指，变作雄黄山一座，轻轻将此妖压住，问他敢犯仙山，如此无状么？〔众〕叶仙翁有照妖铁镜，为何不用？〔末〕我那铁镜厉害，此妖数不当绝，故尔排阵降他，聊博诸公一笑耳。〔外〕妙啊，妙啊。鹤童你前去引他入阵者。〔丑应下〕〔末〕众神将何在？〔内应下〕来也！〔神将上，摆阵介。〕

〔驻马摘金桃〕〔驻马听〕〔合〕小小蛇儿，胆敢仙山彻探窥。那识仙家悲悯，不使神通，不肯伤伊。你便有蛇乘雾那般奇，那知吾袖里青蛇更异。试看阵云低，
 ㊀ 教他进也昏迷，退也昏迷，偏无足奔驰，便最毒也难施。

〔旦、丑杀入阵，末指压旦介。〕〔旦〕大仙饶命啊！〔外〕哇，孽畜，你不过小小妖蛇，辄敢犯我仙山，索取仙草，今已被擒，更有何说？〔旦〕哎呀，列位大仙在上，非奴敢犯仙山，只为临安许宣，大难临身，为此特到宝山拜求仙草，望大发慈悲，乞赐些须，救其一命！〔外〕原来如此。何不好好相求，辄敢无理。也罢，鹤童取一茎仙草与他，饶他去罢。〔丑应下〕〔旦〕多谢大仙！〔丑取草上，旦接





下。〕〔末〕神将速退。〔杂应下〕〔众〕仙翁，此妖既已被擒，为何反放了他去？〔外〕他丈夫许宣，乃世尊座前一捧钵待者，与此妖原有宿缘，故降生临安，了其孽案。今被他惊死，看世尊之面，理应救之。这妖日后自有法海禅师收取。

〔众〕原来如此。我等告辞。

〔红绣鞋〕〔合〕略施八阵元机，元机，指挥岩石齐飞，齐飞。压着他全在不经意。四条纵似井中时，也教魂断向鱼丽，也教魂断向鱼丽。

〔尾声〕返魂灵草非轻赐，也只为存心周济。〔外〕你诸位啊，得暇还来共下棋。请了。〔净、副净、末先下〕

〔净〕力穷难拔蜀山蛇，（李商隐）神草延年出道家。（皮日休）

〔外〕弓断阵前争日月，（灵一）为求遗镞辟魔邪。（薛能）

第十八出 疗惊

〔商调引子·三台令〕〔贴上〕娘行此去逗留，望穿家里双眸。灵药恐难求，好教人展转心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青儿，为何说此两句，只为我娘娘前日庆赏端阳，误饮雄黄酒，露出真形，把官人吓死，难以救转，只得往嵩山求取仙草，前来相救。未知此去若何？教我独自看守官人，好不耐烦人也！

〔集贤宾〕凄凉独倚小窗幽，恨无端贪酌新筍，飞祸惊心皆自取，看牙床魂魄悠悠。灯昏暗守，心惻惻数尽了谯楼更漏，娘娘啊，去已久，求仙草未知得否？

〔旦上〕冒险求仙草，忘身急奠砧。青儿开门。〔贴〕敢





是娘娘回来了？〔旦〕正是。〔贴〕仙草有了么？〔旦〕有了。

〔贴〕好啊！〔旦〕官人怎么样了？〔贴〕娘娘去后，我青儿小心看守官人。〔旦〕不妨事么？〔贴〕好生安睡在床。〔旦〕既如此，你快把仙草煎好，与官人饮下。〔贴〕晓得。〔下〕〔取炉罐上煎介〕〔旦看生介〕许郎，奴家为了你，是：

〔二郎神〕担忧，为你消瘦，心中自尤，不憚冲锋冒险求。〔贴〕娘娘啊，悔端阳滞酒。〔旦〕到今悔也靡由，我险在嵩高一命休，觑伊行不觉泪珠流。

〔贴〕娘娘，仙草已煎好了。〔旦〕如此，和你扶起官人，把药灌进便了。〔贴〕啊，官人，娘娘求取仙草在此，请起来服之。〔旦〕扶好了。官人，官人，请用一口儿^嚙！

呷一口。青儿，好了。霎时间响处，涓滴透重楼。

官人苏醒！〔生〕哎哟！〔旦〕好了！〔贴〕便是。

〔琥珀猫儿坠〕〔生〕吓得我魂飞魄散，一命料难留。〔旦〕许郎啊，奴家在此。〔生〕呵哟，战笃速的，一见真成宛转愁。〔旦〕阿呵呀！许郎！芳盟没齿结绸缪，休忧，和你恩爱夫妻，总恩情如旧。

〔扶生下介〕

药杵声中捣残梦，（李 洞）此生终不负卿卿。（油 蔚）

百年胶漆初心在，（白居易）夜半人扶强起行（无名氏）

第十九出 虎阜



〔商调过曲·猫儿坠〕〔净、外上〕官司缉匪，火急敢逗留，捕影捞风何处有？





我每吴县捕快便是。奉总捕老爷钧票，缉拿萧太师府中八宝明珠巾一案的赃贼，遍处察访，并无踪影。今已三限，如何是好？〔外〕哥啊，闻得虎邱桂花大开，不免前去走走，倘或有些消息，亦未可知。〔净〕说得有理。走啊！

〔合〕绣巾八宝是谁偷？堪愁。准备皮肤，毛板儿抽。
〔同下〕

〔生上〕〔集唐〕日带残云一片秋，故园何处此登楼。〔旦上〕相如若返临邛肆，谁羨当时万户侯？〔生〕娘子，卑人闻得虎邱桂花大放，游人甚多，意欲往彼一游，未知娘子容否？〔旦〕秋色宜人，正该游玩，待我唤青儿取衣巾，与你更换前去。青儿，你在我箱笼内，取官人的新衣服，和八宝明珠巾出来。〔贴〕晓得。〔上〕娘娘，衣服在此。敢是官人要往那里去么？〔旦〕正是，要往虎邱游玩。〔贴〕好啊。〔生〕请问娘子，此巾是那里来的？卑人从来未见。〔旦〕这巾儿么？是奴家亲手所制。这八宝明珠，是我先人遗下的。你看这般秋凉天气，正好冠带。〔生〕娘子，此巾只怕卑人戴不得。〔旦〕说那里话来？你这等青年，知书识礼，怎么说戴不得？〔贴〕官人，快请更换起来。〔旦代生穿戴介〕

〔集贤宾〕〔旦〕西风桂子香韵幽，莫虚负清秋，濯濯王恭姿胜柳，垫巾时越觉风流。〔贴〕山塘碧皱，喜正是闲游时候。〔合〕还记取，更扳折转来同嗅。

〔生〕娘子，卑人暂辞。〔旦、贴〕官人须早些回来。〔生〕晓得。〔下〕〔旦〕青儿，你看我官人打扮起来，好似潘安再世，宋玉重生，果然好齐整也。〔贴〕正是。若是官人容貌差些，你怎肯与他，与他〔旦〕胡说！〔贴笑随下〕

〔黄莺儿〕〔末杂上〕爽气四郊浮，向山塘正仲秋，绿云金粟浓如酒。〔生上〕王孙浪游，山僧倚楼，衣香一阵飘红袖。〔合〕任淹留，遗钿拾取，肠断许多愁。





〔末〕请了。虎邱桂花，十分茂盛，我们往彼一游，也不负此良辰美景。〔众〕便是，就请同行。

〔二郎神〕〔生〕权消受，澹秋容遥山碧瘦，阵阵天香云外逗。叹真娘有墓，阖闾剑去空邱，不及那宅舍珣珉钟梵奏，化城开千秋似旧。〔合〕频回首，好林泉笙歌到处勾留。

〔簇御林〕〔老旦、贴、小旦上〕新妆好，称闲游。荡湘裙，月半钩，双蛾翠夺云边岫。怪荡子相先后，骤骅骝。横波偷觑，却早又含羞。

〔贴〕你看果然好热闹也。〔众〕前面已是虎邱了。那边甚是闹热，不免上前一看。〔副净，丑上〕江湖浪荡过光阴，巧语花言无比伦。列位，我每在这里撮个戏法，与众位爷们瞧瞧。撮得好，赏我几个钱儿，如撮得不好，一个小钱儿也不要，只是列位爷请让让。常言戏法无真，黄金无假。那知戏法却有真，黄金亦有假。看的要眼快，做的要手快。〔随意撮戏法介〕〔净、外上〕〔外〕哥啊，你看那人头上戴的，有些来历。〔净〕不要管，上前一看，便知明白。〔外〕一些也不差，拿下了！〔各旦、副净、丑惊下〕〔生〕住了，为何拿起我来？〔众〕却是为何？〔净、外〕你这贼徒，好大胆，真赃现在，还要嘴硬么？〔生〕有何赃证？〔众〕你每休得要认差了人啊！〔净、外〕怎得有差？我每啊！〔众〕唔。

〔梧叶儿〕〔净、外〕承朱票，命潜搜。〔众〕所为何事？〔净、外脱衣巾介〕因萧府贼囚偷。〔众〕你把平人枉陷，律难宽宥。

〔净、外〕我每奉总捕老爷钧票，捕捉萧太师府中盗去八宝明珠巾的赃贼。现今你穿戴的，与失单无二，还有何说？

〔众〕原来如此。〔生〕列位，不要听他，此巾是我房下亲手制的，怎么说是赃物？〔净、外〕贼徒不必多讲，是不是，去





与萧府管家一看，便知端的。〔生〕哇，狗才！你每诬陷良民，当得何罪？〔净、外〕你再不走，我每要动手了。〔众〕兄既不是，同去一认何妨？

〔净、外〕实证难搜，你自去衙门辩剖。

〔拉生下〕〔末〕好奇怪，我看此生，斯文一脉，难道行此歹事？〔杂〕这是他自作自受，管他则甚？我每且到山上一游，有何不可？〔末〕使得。〔众〕请。〔行介〕

〔尾声〕〔合〕为寻秋，遭缉取，笑今日的同行我辈羞。谁教他学取狗盗鸡鸣，辜负了折桂偷花手。

第二十出 审配

〔南吕过曲·香柳娘〕〔杂解子随生上〕〔生〕恨吾生数奇，恨吾生数奇，祸来神昧，萍踪浪打知何际？〔杂〕你心中惨凄，你心中惨凄，官法屡阽危，好事成虚事。〔生〕叹今朝噬脐，叹今朝噬脐。〔合〕悔也应迟，冤家前世。

〔生〕我许宣，昨日在虎邱游赏，只道领略秋光，不意横遭飞祸。幸遇总捕李老爷，原任钱塘令，为失去库银一案，晓得白氏妖变根由，问我宝巾来历，我一一供明，不曾动刑，即刻亲领衙役，到我家中，打将进去，白氏青儿已不知去向。因此即备名帖，将宝巾送还萧府说明就里，从宽发落。又道我若在苏，再被此妖缠扰，决无生理，故此将我暂配镇江为民，一则消却宝巾之案，二来可避妖魔。限我即刻起身，不许停留。阿呀，皇天那！不想我许宣，又遭此一场是非也！〔杂〕许宣，你若不遇我老爷，性命决然休矣。〔生〕是呀。

〔前腔〕这萧墙祸奇，这萧墙祸奇，一朝三褫，不逢明镜妖难避。〔杂〕赖官星照伊，赖官星照伊，立刻辨奸





媿，不然命休矣。〔末急上〕许官人慢行，老汉在此送你，失路实堪悲，失路实堪悲，旧雨分飞，赶来相济。

〔生〕阿呀，老丈，这是那里说起？〔杂〕你两人在此少叙，我每也去收拾些行李，就在前面酒店相候，好打中伙。

〔末〕如此甚好。〔杂下〕〔末〕许官人，老汉当初只道是好女子，劝你成亲，那知是花月之妖，反遭其害，此皆老汉之过也！〔生〕说那里话？这都是我前世冤孽所招。〔末〕许官人，你寓在我家，与老汉甚相契合，后来虽是迁开，往还如亲戚一般。不想今日有此远行，如何是好？〔生〕小可在此，多蒙老丈相待，此恩此德，何日得报？〔末〕我与令姊丈是至交，休如此说。但你到镇江，举目无亲，甚为不便。老汉有一亲戚，姓何表字仲武，人皆称他做何员外，祖居在镇江府中市街。我写书荐你，凡事托渠照拂，他必然青目。〔出书介〕还有碎银几两，聊为路费，请收了。〔生〕多谢老丈，如此用心！书收下了，此银断不敢领。〔末〕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杀人。休得固辞。〔生〕如此多谢，小可就此拜别。〔末同拜介〕

〔前腔〕〔生〕谢仁人解推，谢仁人解推，悯穷嘘悴，临歧感荷多高谊。〔末〕怅匆匆远违，怅匆匆远违。飘梗欲何之，江云渺无际。〔合〕且踟蹰暂离，且踟蹰暂离。执手问前期，未知何日遂？

〔生〕老丈请回罢。〔末〕再送一程，到前面酒肆中，草酌三杯相饯。〔生〕不消了。〔末〕一定要的。〔生〕既如此，请。

〔生〕天人不可怨而尤，〔贾 岛〕去国长如不系舟。〔李 白〕

〔末〕何罪遣君居此地，〔白居易〕莫辞尊酒暂相留。〔允 融〕





第二十一出 再访

【南吕过曲·一江风】〔旦、贴上〕为情浓，谁料将他葬送。忆别心儿痛，泪珠涌。踏遍苍苔，划遍栏杆，天际秋云拥。

〔旦〕青儿，我那日一时昏昧，误将孩子们献的八宝明珠巾，与官人戴了，往虎邱游玩，谁知反贻祸于他。却幸官府从宽发落，暂配镇江。又蒙王敬溪修书，荐在何员外处安身，我方才放心。我和你竟往镇江，去寻他便了。〔贴〕娘娘，我想官人，被你几番遗害，只怕今次见面，不肯厮认，如何是好？〔旦〕不妨，到彼我自各处。〔贴〕既如此，我们作速前往便了。

〔合〕今番若再逢，今番若再逢，怕他不允从，怎撮合鸾和凤？〔同下〕

【大研鼓】〔净上〕生来命运通，杨朱学问，端木家风，罔利精求壑。只愁狮子在河东，到底还悲伯道同。

百计经营无已时，田庄广殖拥高资。癖同和峤从人笑，偏甚唐风任我为。学生姓何名斌，表德仲武，祖居镇江。所喜者，家中钱财广有；所恨者，膝下儿女全无。几回欲娶，〔看内介〕咦，嘻嘻，欲娶一妾，争奈老荆不从，如之奈何？昨日有事出外，小厮说有位姓许的从苏州来拜，捎有王敬溪书札。我拆开看时，原来那许宣被妖遗害，发配在此为民，书上再三相托，说他为人方正，要我照看一二。我想一来敬溪相荐，二来我店中乏人，正好两全其美。昨日因我未回，他在饭店中住下，我已着小厮去请，为甚还不见来？〔末上〕许官人，这里来。〔生上〕休提狼狈愁千种，且效鸛鹑借一枝。〔末〕员外，许官人来了。〔净〕呵，许兄！〔生〕员外，员





外请上，晚生有一拜。〔净〕学生也有一拜〔生〕展转风尘塞马机，他乡贤主喜相依。〔净〕人生四海皆兄弟，蓬荜生辉不我违。〔末下〕〔生〕昨日到府奉拜，值员外公出未回。〔净〕岂敢，失迎了。敬溪书上，道兄少年英俊，练达老成。今见吾兄，诚非谬矣。〔生〕不敢，晚生多蒙令亲照拂，又承修书荐拔，感激非浅。〔净〕闻得吾兄被妖遗害，乞道其详。〔生〕员外，一言难尽。〔净〕原闻。

〔南吕·古梁州〕〔生〕愁怀万种，无端罹讼，都为妖魔播弄。前生孽重，那时误被牢笼。一似芳心抽蕪，方寸无权，屡次遭他哄。因此上承荐来投也，乞望相容。〔净〕岂敢。〔生〕自当结草衔环报不穷。〔净〕好说。〔生〕提此事有余恂。

〔净〕许兄不必愁烦，还要请教，兄与那妖相处半载，可曾见是何怪魅？〔生〕虽曾见来，只是至今，也不甚明白。

〔前腔〕情丝如蛹，谁知是危机自拥？想那日端阳呵，亲睹蜿蜒神悚。〔净〕有这等事！〔生〕吓得我魂飞疑梦。〔净〕后来便怎么？〔生〕谁想他宝巾遗祸重重。〔净〕官府如何断呢？〔生〕喜得从宽暂配，又承令亲美意，赖托鱼书帡幪。〔净〕既然是知己光临，那不相尊奉。舍间安下暂相从，投契芝兰骨肉同。权屈驾，话情衷。

〔生〕多谢员外！〔末上〕员外，外边有一女子，随一侍儿，说特来求见员外的。〔净〕有甚堂客来寻我？到要出去看看。许兄失陪。〔生〕请便。〔旦、贴上〕文鸳惊浪愁相背。缺月遮云合再圆。〔净见介〕娘子拜揖。〔旦〕敢问足下，可是何员外么？〔净〕不敢，就是学生。〔旦〕闻知我官人在此。

〔净〕可是许兄？〔旦〕正是。故尔妾身特来造府。〔净〕好说，请到里面去。〔贴〕娘娘，我每进去看来。〔净〕请，请。许兄，尊阃来了！〔旦〕官人，你吃了苦了！





【集曲·太师令】 【太师引】 【生见惊介】 哎呀，见妖容，陡地心惊恐！〔贴〕 官人，娘娘是远来呵。〔净〕 真个丈二和尚，摸弗着头脑哉。〔生〕 这冤孽为甚的时时紧从？闪得我几番葬送，又来到铁瓮寻踪。

〔旦正色介〕 呵，官人，奴家此来，一则为官人抱屈，欲诉无门；一则为祖遗宝巾，消归乌有。官人已经远配，奴家又是女流，既有许多平地风波，我主婢二人，料难存活。为此不辞辛苦，涉远而来。今日得见官人，也是死而无怨的了！〔哭介〕 〔净〕 许兄，既是令正到来寻访，也是美意，为何这般光景？〔生〕 员外，不可听他！

他隐害了我剥肤憎痛，这冤苦向谁来控？〔旦〕 官人，这都是奴家命薄，以至于此。〔生〕 只带了你的巾儿便祸逢。【刮鼓令】 你二人呵，为甚的那一日官差搜捕影无踪？〔贴〕 官人，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娘娘呵，

〔前腔〕 风波意外分鸾凤，轻跋涉只为情钟。若说宝巾这种，天下物也有相同。

〔净〕 是呵，天下物尽有相同的。〔贴〕 员外，还有一说，我家官人，听信谗言，说我家娘娘是，……〔净〕 是什么？

〔贴〕 说是个妖怪，故此相疑。如今员外在此，看他可象妖怪么？〔净〕 有形有影，一点也弗象。〔旦〕 员外，那宝巾原是先人所遗，质对之时，他竟不辨别明白，就招认了，又同赃官来拿奴家。幸得邻里报知，潜身逃遁。官人那，终不然要你妻子出乖露丑，才成体面？

我为你留将体统，避含沙不教巧中。还迢递远来过从，却又把妖魔变幻错怨依。

〔净〕 老许，我听尊阍这番言语，总是你自己不好。〔生〕 怎么说我自己不好？〔净〕 你既被人诬害，他是个女流，自然潜踪隐迹，怎么听信旁人之言，把令正这般奚落？〔贴〕 员外





说得是。〔净〕许兄，你来看噻！

〔太师醉腰围〕〔太师引〕〔净〕睹娇容，似月姊祥云拥，又何曾变幻潜踪。你休要狐疑不解，负綦巾宛若惊鸿。〔醉太平〕〔贴〕笑渠言语太冬烘。

〔旦〕青儿，我和你千辛万苦，寻到此间，不想官人恁般相待，使我进退无门，俺如今还要此性命何用？罢了，不如去投江死了罢！

我拚着把残生断送〔太师引〕向阎君细诉情衷！〔哭介〕〔净〕使勿得！〔生〕青姐快劝住了。〔贴拦介〕娘娘不可如此，休得要分飞，把恩爱成空。

〔净〕娘子，自古人来投主，鸟来投林，纵然许兄得罪，还请忍耐，不可寻此短见。唔，老许，你少年心性，不可执迷，令正欲寻短见，倘弄出事来，悔之晚矣！〔生〕依员外便怎么？〔净〕依学生，上前各见一礼，从此夫妻和睦，不得再生情变。〔贴〕是阿，既蒙员外如此，来来，大家向前，相见一礼罢！〔净〕老许来呢！〔贴〕娘娘，去噻，去噻！〔拜介〕

〔带醉行春〕〔合〕从今后夫妻每恩重，似流莺对语帘栊。

〔净〕许兄，舍下房子尽有，请权且住下，倘薪水等费，缺一少二，总在学生身上。〔生、旦〕如此，恩人请上，待愚夫妇拜谢！〔净〕岂敢，岂敢。许兄，以后再不可多疑呵！〔生〕自当遵命。

〔舍〕叹前日才怨分离，喜今宵又豁幽惊。

〔净下〕〔旦哭介〕〔生〕娘子，卑人一时昏昧，有负娘子，望恕卑人之罪。〔旦不理介〕〔贴〕官人，娘娘和你是好夫妻呵，不知你怎有这许多疑虑？〔生〕青姐，总是卑人不是了！

〔醉太平〕朦胧，云掩巫山十二峰，惭愧你瑶姬芳





梦。【宜春令】〔旦〕这分明是前缘宿种，〔合〕今宵又入武陵溪洞。

〔旦〕春情不断若连环（李频）〔贴〕休话喧哗事事难。（贯 休）

〔生〕领取和鸣好风景，（李群玉）几多诗句咏关关。（薛 能）

第二十二出 楼诱

〔净上〕哈哈，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我昨日一见白娘子之后，害得我神思恍惚，意乱心迷，有心图他上手，却恨无计可施。恰好今日院君寿诞，他夫妻二人前来祝寿。留他在内厢饮酒，怎得妙计赚他上手呢？嘎，有里哉，有里哉。那秋菊小丫头，倒有点鬼画符个，等我叫渠出来商量商量看。秋菊那里？〔丑〕来哉，员外叫我出来做偌？〔净〕秋菊，我员外有件心事，搭唔商量。〔丑〕员外有偌心事搭我商量？〔净〕我自从一见白娘子，不觉的十分动火。〔丑〕勿要说员外动火，就是我秋菊见了他，也觉动火。〔净〕为此叫唔出来，替我想个一条好计策，若是到子手，我员外重重能个赏唔。〔丑〕原来如此。介有何难？呵，员外，有个妙计在此。〔净〕那道理？〔丑〕员外，你先到后边楼上躲着，待我进去，只说领他到望江楼上，看看江景，引他到来。我便寻个机会，将身卸开。你那时走出来，将善言相求，自然成其好事。此计如何？〔净〕好妙计，好妙计。我说还是唔。〔丑〕啐，这样妙策，别人也画勿出。〔净〕既是介，你就去引他来，我先到楼上去等。〔丑〕就去。〔净〕丫头阿，我眼望捷旌旗。〔丑〕员外，你耳听好消息。〔净〕你就去！





〔丑〕是哉，我就去，我就去！〔下〕〔净〕去去！哈哈，丫头此去，一定成功。老天呵，若得此女到手，不枉我有此偌大家财。来此已是，待我上去。躲在夹厢畔等他。呵呀，就到手哉！〔下〕〔丑随旦上〕〔丑〕娘娘，我和你到望江楼上，望望江景去。

〔双角·夜行船〕〔旦〕花木交加丽景光，入幽深穿过回廊。〔丑〕介里是哉，请上楼去。〔旦〕飞阁流丹，曲栏遥望，好江天，丹青难状。

〔丑〕那是大江，这是焦山，这边的是金山，那隔江就是扬州了。〔丑〕果然好派江景也。〔丑〕阿呀，勿好哉，我要撒尿哉！娘娘，我到楼下去尿尿就来。〔旦〕如此，就来呵。〔丑〕就来个。〔下〕〔旦〕妙呵！〔集唐〕高楼独上思依依，曲岛苍茫接翠微。欲识蓬莱今便是，卷帘巢燕美双飞。〔净上〕双飞个拉里哉。〔旦转介〕阿呀，原来员外在此。〔净〕多蒙娘子光顾，与老荆祝寿，只是多多简慢。〔旦〕好说。愚夫妇多蒙员外院君提携，铭刻难忘。〔净〕些须小事，何劳挂齿？〔旦行，净拦介〕娘子在上，学生有句话说奉告，〔笑介〕只是勿好说得。〔旦〕不知员外有何见谕？〔净〕学生呵！

〔前腔〕自见娇娘欲断肠，思量起不禁如痴如狂。

〔旦〕这是那里说起？〔净〕怎能勾共你相亲，与伊相傍。

〔旦〕员外不可如此，不独坏了员外的行止，妾身亦有何面目见我官人？这没廉丧耻的事，断然不可！〔净〕今日幸遇娘子，如得珍宝，若能相从，死也甘心！顾什么廉耻行止？〔旦背介〕这便怎么处？

〔净〕暂求欢胜同鸳帐。

学生跪里哉，望娘子方便！〔旦〕员外请起。〔净〕娘子允了才起来。〔旦〕起来与你说。〔净〕多谢娘子！〔旦〕此处来往人杂，倘被人知觉，不当稳便。〔净〕介里无人来





个。〔旦〕你去看看楼下，可有人？〔净〕是哉。〔下楼介〕
〔旦〕这多是那厮的奸计，哄我上楼。待我惊他一惊。〔虚下〕
〔净〕阿呀，妙呵！

〔仙吕·浆水令〕看悄无人不使龙，这机关妙不可当。我欲心似火好难降，浑身绵软，举步惊慌。心急，意忙忙，只求片刻相偎傍。娘子，我来哉！只指望，只指望彩凤求凰。〔掀帐见鬼介〕哎呀！蓦忽地，蓦忽地变成魍魉！

〔喊跌介〕〔丑上〕勿知可曾上手？让我上去看看，介是员外，为何跌倒在地上，员外，员外，为儻了？〔净〕快点扶我下去。〔丑〕嘎，为儻了？〔净〕勿好哉，勿好哉！〔丑〕儻个勿好哉？可是此女不允，故尔把你推上这一交么？〔净〕勿是，遇着子妖怪哉！〔丑〕妖怪在那里？〔净〕我方才正要欢娱，只看见一个大头青胖鬼，拿我得来一掼，亏唔来救子我，勿然一命休矣！〔丑〕员外，怪勿得前日许官人说他是妖怪，如今果应其言。待我去叫些人来，拿介妖精，打里一阵，骂里一场罢！〔净〕动也动勿得，且叫院君送渠归去，我自有道理。〔丑〕是哉。〔净〕丫头呵，我七魄去悠悠，几乎一命休。〔丑〕员外，你叫做牡丹花下死，见鬼也风流。〔净〕哎哟，哎哟！〔丑〕看仔细。〔扶下〕

第二十三出 化香

〔中吕过曲·菊花新〕〔外〕朝辞鹫岭睹华风，处处三乘有路通。火宅焰乾红，只消我慧水慈波涌。

众生如梦，大觉何人。须知四谛非他，要悟六尘无我。但使禅枝不染，自然圣果堪攀。运水搬柴，莫非妙道；黄花罩





竹，那是真如？若论青州布衫，重七斤，重八斤，连我也不知；可笑天龙指头，竖一个，竖两个，受用些什么？携瓶振锡，何异弄影劳形？竖拂拈锤，总是磨砖作镜。无有可舍，方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维摩当日，默尔无言；丰干此际，何须饶舌。谁能一口吸尽西江，老僧那时再与汝说。俺法海，自奉佛旨，命我收伏蛇妖，接引许宣。来到中华，恰好他两人都在镇江居住。俺因此卓锡金山寺中，一来要揽取江山胜概，二来好觑个机会，指引许宣。今日天气晴朗，不免下山闲走一番。（〔向内介〕慧澄，若有客来相访，但道我下山去了。

〔内应介〕〔下〕

〔中吕过曲·驻云飞〕〔末敲梆上〕喂，客货被窃，不白难明呀！货委狂风，冤苦教人何处控？怪事真难懂，说起魂惊悚。嗟，谁悯我途穷，覆盆堪痛。（〔外上〕何处梆声？聒耳禅心动，试问来人甚苦衷？

〔末〕客货被窃，不白难明呀！（〔外〕客官，你有甚不白之事，梆声如此急切？〔末〕在下姓刘名成，湖广襄阳人氏。在江湖贩卖营生，后因资本损折，坐困年余。幸里中好友，借银百两。闻得江南香料甚贵，在广中贩得数十担檀香，内有一块，约重一百余斤，发愿喜舍，欲将此香装塑观音佛像。哎呀，谁想前夜舟泊江口，舱门未开，听得一阵狂风，这数十担檀香，尽皆不见，只得鸣官追缉。（〔外〕官府便怎样问呢？〔末〕官道此香被狂风摄去，又无踪迹，难以追获，因此不准。只得身背冤单，叩求四方仁人君子，若有知风报信者还好，倘三日后仍无踪影，师父呵，老汉便一命难存了！（〔外〕嘎，原来如此。（〔背介〕我屈指算来，又被此妖窃去。孽畜呵，你又几乎害人一命。客官，你此香已被妖魔摄取，那里得知消息？〔末〕据师父说来，竟无着落了。（〔泪介〕咳，教我怎回故乡，难免一死矣！（〔外〕事已如此，且免愁烦，贫僧虽





系出家人，略资助些盘缠，使你还乡，意下如何？〔末〕我与老师素无相识，怎好累及？〔外〕说那里话。你今晚且住宝舟，明日到金山寺中，问取法海便了。〔末〕若得如此，真乃莫大洪恩，请上受我一拜。〔外〕不消。〔末拜介〕犹如久旱逢甘雨，却胜他乡遇故知。〔外〕明日早来。〔末〕多谢师父！〔外〕好说。〔末〕好了，我如今回乡有日了。〔下〕〔外〕你看这汉子，幸遇老僧，不然险丧一命。我如今就到许宣门首，抄化此香，把言语点悟他便了。

【古轮台】叹孽种，心怀毒害有谁同，终朝迷惑将人弄。红尘念重，怎不去巴蜀山中？忘却前修功用。我此去募化求通，随机打动，好把沉迷指点醒颦蒙。

你看此处妖气冲天，想就是他家门首。待我打坐于此，等许宣出来，与他抄化便了。阿弥陀佛〔生上〕忽闻持半偈，如觉万缘空。〔见外介〕长老，你从那里来，却打坐在此？〔外〕贫僧乃金山寺中法海便是。只为要化取一百余斤重的檀香一块。〔生〕将来何用？〔外〕要装塑一尊观音佛像。贫僧已抄化多时了，居士若肯喜舍，功德无量！〔生背介〕我久闻金山上有法海禅师，德行非常，我家前夜不知何处来的数十担檀香，内有一块，恰如其数。今日他就在我们门首抄化，事非偶然，但娘子再三嘱咐，不可与僧道往来，若与他说知，定不相容。也罢，待我瞒着娘子，布施与他便了。呵，长老，恰好我家有块檀香可用，情愿喜舍，但不知几时来取？〔外〕既蒙居士发此信，明日便着徒弟每来请。二月十九日，乃是观音菩萨圣诞，还要请居士早降拈香。〔生〕这个自然要来参拜。〔外〕若到荒山，贫僧还有要紧言语相告。〔生〕嘎，谨依尊命。

〔外〕你自今回鞅，才脱离苦海波红。三生石上，〔生〕正要到宝山求老师指示迷津。〔外〕我归元直指，迷





涂莫纵，感悟好相从。虔心诵，慈航接引旧家风。

〔下〕

〔生〕方才听他那番言语，一似哑谜一般，教我好生委决不下。且待那日拈香，再去问他个明白便了。正是：迹言必察须详问，远虑方能免近忧。〔下〕

第二十四出 谒禅

〔仙吕入双调·哭岐婆〕〔丑上〕胜传浮玉，江流浩浩，化城缥缈，劳生胶扰。钟声两岸送昏朝，不识何人惊欲觉。

小僧乃金山寺中一个监寺慧澄的便是。今早禅师吩咐，有个施舍檀香的居士到来，着我领他先拜过世尊，然后引进讲堂相见。不免往山门首伺候者。正是：杯浮野渡鱼龙远，锡振空山虎豹惊。〔下〕〔杂扮蟹虾鱼蚌上〕〔蟹〕通身甲冑任横行，〔虾〕国号长须跳最精，〔蚌〕腹内珠光如白昼，〔龟〕绿毛金线势峥嵘。〔众〕今早湖主有令，叫我等先住金山，暗藏水底。说要与法海和尚争斗，因此齐集前来。〔龟〕列位哥，少停若有动静，只消我的头儿一伸，背儿一躬，管教那些秃驴，都落在我喉中。〔众〕不必多言，到彼伺候便了。

〔锦上花〕〔合〕虾蟹往前跑，虾蟹往前跑，龟会拈锤，蚌善轮刀。趁江潮，趁江潮，杀贼秃，图一饱。〔同下〕

〔普贤歌〕〔生上〕名山随喜把香烧，遥望那金碧辉煌压翠涛。空际插宝塔，临江唤小舸，隔断凡尘远市嚣。





我昨晚与娘子说明，今日要往金山寺拈香，不知何故不肯？及我执意要来，临行又再三嘱咐，教我参拜之后，随即就回，不可往方丈中与和尚每说话。这也好生奇怪？我想那禅师，约我今日上山，还有要紧言语，为此特地前来，求他指示迷津。来此已是江边了，船家将船儿摇过来。〔净上〕官人，可是要到山上烧香的？〔生〕正是。〔净〕如此请下船来，看仔细。

〔步步娇〕〔生〕一棹咿哑俄来到，胜境过蓬岛。

〔净〕官人到了，请上岸罢。〔生〕有劳了。〔净〕好说。

〔下〕〔丑上〕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见生问讯介〕居士何来？〔生〕师父拜揖，法海禅师可在山上否？〔丑〕在。请问居士，可是姓许名宣么？〔生〕正是。师父何以知之？

〔丑〕禅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若居士到来，先请拜过了菩萨，然后请进讲堂相见。〔生〕既如此，烦师父指引。〔丑〕小僧引道了。

〔生〕香烟宝殿飘，我参拜了金容，念罢了三宝。回廊方丈去非遥，便拟同三笑。

〔丑〕众香天上梵仙宫，〔武元衡〕得道高僧不易逢。〔钟离权〕

〔生〕偶与游人论法要，〔韦应物〕悔将名利役疏慵。〔薛逢〕

第二十五出 水斗

〔黄钟·兆醉花阴〕〔旦上，贴摇船随上〕〔旦〕恩爱夫妻难撇掉，因此上慌忙来到。只怕他听萋菲把奴抛，枉耽着一向勤劳。





奴家只为许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不能劝止。虽经嘱咐，莫至讲堂听那法海之言，他虽允从而去，奴家到底不能放心。为此同着青儿，乘风鼓棹而来，接他回去。〔贴〕娘娘，官人的磨折，不是一次了，为何今番这般着急？〔旦〕你不知，这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法力无边，不比凡僧。许郎倘被他点悟，我终身就无结局了。〔贴〕娘娘，倘官人听信法海言语，竟不回来，怎么处？我每想个计策，好歹弄他回来才好。〔旦〕我早已安排计较，且到彼再处。〔贴〕待我将船儿掉过去。〔旦〕咳，许郎！

俺和你非关小，当面的嘱咐伊多遭，我只怕猛回头归佛教。

〔贴〕娘娘，已到金山了。〔旦〕把船儿挽住山前，你放喊叫官人出来便了。〔贴〕是。官人快些出来！娘娘在此迎接你回去，快些出来！〔丑上〕谁人山门前喊叫？原来是两位娘娘，你呵，是烧香个？〔贴〕不是。〔丑〕还愿个？〔贴〕也不是。〔丑〕介也差异哉，弗是烧香，又弗是还愿，娘娘家到和尚寺做偈？〔贴〕啐！我家官人在里面拈香，烦你快唤他出来。〔丑〕人多得极，晓得那个是你官人？〔贴〕叫许宣。〔丑〕嘎，有个。我禅师弗肯叫渠下山哉。〔旦、贴急介〕却是何为？〔丑〕禅师说：渠有甚妖怪？〔旦、贴〕呵？〔丑〕勿是，有甚白蛇青蛇缠扰渠。你官人一心要出家，勿肯归来哉，你每归去罢。〔旦〕哇，胡说！人家夫妇，怎生擅自拆散？你快去报与法海知道，若不放出官人，叫你每一寺的和尚，〔丑〕敢是有偈布施？〔旦〕俱是个死！〔丑〕哎哟，凶得紧！我去报与禅师知道。禅师有请！

〔南画眉序〕〔外引生上〕〔外〕忽听语声嘈，想是此妖前来到。

〔丑〕禅师，山门前有两个堂客，要寻许官人的，口中好





生利害。(生)此妖来了,怎么处?(外)不妨,你且躲在里面,待我去会他。(生)是。(下)(外)慧澄,取我随身的法宝来!(丑应介)(持钵盂禅杖随上)

(外)他便有毒龙般伎俩,俺只做蚯蚓相瞧。

(贴)秃驴!快唤俺官人出来!(外)唔?(旦)老禅师,快叫我官人出来回去。(外)孽畜呵,孽畜!

你爱河里欲浪滔滔,早回头免生悲悼。(旦)你若不放我官人,决不与你干休!(外)劝伊休得胡厮闹,现形时被人惊笑。

【北喜迁莺】(旦)您休把虚脾来掉,您休把虚脾来掉。(外)你丈夫已皈依三宝了。(旦)口咄咄装什么的么?(转对贴介)怎不心焦!

(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此处是庄严佛地,休得在此胡缠。

(旦)哎呀,急得我满胸中气恼,怎把俺恩爱儿夫来蔽着!

秃驴,你快还我丈夫便罢!(外)不放便怎么?(旦)你若不放我丈夫,教你性命霎时休矣!(外)你有甚道术,辄敢大言?

(旦)阿呀,心懊恼,你明欺俺道术细小。您如今自把灾招,您如今自把灾招。

【南画眉序】(外)伊慢肆咆哮,一味逞能施强暴。

(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他被你妖氛缠惹,怎不想开交?叹孽缘数尽难逃,他似梦南柯被咱推觉。(旦)快还俺官人的好。(外)自今休想仙郎面,不回头取祸非小。

(旦)秃驴这等无理,俺来擒你也。(外将拂一指介)哇!(丑暗下)护法神何在?(内应介)来也。(旦、贴作圆望,上船,疾摇下)(杂扮众神将上)禅师有何法旨?(外)今有妖





魔，在此作耗，与我速速擒来！〔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败下〕〔二神上〕后禅师，妖魔遁去也。〔内作水声介〕〔龟、蟹上，舞下〕〔旦、贴上〕秃驴，快快还我官人来！〔外〕孽畜，凭你有甚妖法，何怯于汝？我已将他皈依三宝，再不回来了。〔旦〕真个？〔外〕真个。〔旦〕果然？〔外〕果然。

〔北出队子〕〔旦〕咦，休得把胡言乱语，为了俺意中人将你命轻抛。

〔贴〕娘娘，还是好好去求他，或者肯放官人，亦未可知。〔旦〕也说得是。老禅师，你是佛门弟子，岂无菩提之心？

望您个发慈悲方便放渠曹。〔拜介〕俺这里，俺这里礼拜焚香折柳腰。

〔外〕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一一点明。他害怕，不肯与你为夫妇，你只管苦苦缠他怎的？〔旦、贴起介〕〔旦〕呵，我这般哀求，只是不肯放还。你拆散人家夫妻，天理何在？

〔外〕你这妖孽，既知天理，为何在人间害人？〔旦〕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他？你明明煽惑人心，使我夫妻离散。你既不仁，罢了，我和你誓不两立矣！〔贴〕娘娘，与这秃驴见个高下。

〔旦〕只看俺女罗刹，把您万剐凌迟，将皮来剥。

〔外〕妖孽，你这等猖狂，好生交架俺青龙禅杖者！〔丢杖介，旦接旋下〕

〔南滴溜子〕〔外、众合〕一任你，任你妖氛混绕，俺自有佛力至妙，何必向吾作耗？威风只么休，踊跃何堪消。宝杖降魔，怎肯轻饶了。

〔旦、贴上〕秃驴，你将青龙禅杖来降俺，俺岂惧汝！

〔外〕俺佛力无边。

〔北刮地风〕〔旦〕呀，您道佛力无边任逍遥，俺也





能飞度冲霄。休言大觉无穷妙，只看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您是个出家人，为什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把活泼泼好男儿坚牢闭着。把那佛道儿絮絮叨叨，我不耐吁喳喳这般烦挠。

你若放我夫妇团圆，万事全休。〔外〕我不放便怎么？

〔旦〕咳，秃驴！你若执意如此，管教您一寺尽嚎啕！〔外〕他如今似梦断方醒，〔旦〕只怕你要夜迢迢梦断魂消。

〔南滴滴金〕〔外〕劝伊行不必心焦躁，似春蚕空吐情丝自缠扰。夫妻恩爱虽非小，你丈夫呵，悟邪魔在山中藏躲着。你便是钟情年少，何须恁殷勤来细讨。掘树寻根，枉想在这遭。

〔旦〕你不还我丈夫，咦，我恨不得食汝之肉！〔外〕只管胡缠，护法神与我将风火蒲团祭起空中者！〔从〕领法旨。〔风火神上，战介，败下〕〔旦、贴上〕秃驴，你的法宝安在？〔贴〕老禅师，放还俺官人罢！〔外〕胡说！〔旦〕你这无知的秃驴呵！

〔北四门子〕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外〕你早早回头，免生后悔。〔旦〕哎唷唷，我恨恨恨恨，恁个不动摇，怪他个遮遮躲躲装圈套。怎怎怎怎，不容俺共入蛟绡。〔外〕你何苦执迷，快回峨眉修炼去罢！〔旦〕您教俺回峨眉别岫飘，把恩爱抛，便作您活弥陀也动不的俺心儿似漆胶。望您个放儿夫相会早。细思量，这牵情心肠怎掉。

〔南鲍老催〕〔外〕直恁泪浇，翻波欲海孽浪高，泥犁堪悲苦怎熬？渺茫茫多罪业难消缴，腾腾烈焰如焚燎。我把他迷途救出缘非耳少，庶不负大悲心，如来教。

〔旦〕秃驴，你执意如此，罢，说不得了。水族每！〔内





应，蟹、虾、龟、蚌上）湖主有何吩咐？〔旦〕与我把水势大作，漫过金山，救俺官人便了。〔众〕得令。

〔北水仙子〕〔合〕恨恨恨、恨佛力高，怎怎怎、怎教俺负此良宵好？悔悔悔、悔今朝放了他前来到。只只只、只为怀六甲把愿香还祷。他他他、他点破了欲海潮。俺俺俺、俺恨妖僧谗口调刁。这这这、这痴心好意枉徒劳。是是是、是他负心自把恩情剿。苦苦苦、苦的咱两眼泪珠抛。〔下〕

〔丑上〕呵呀，禅师不好了！江中水势大作，一直漫上山来了。〔外〕不妨。此乃妖魔法术，把我这袈裟，罩住山头，水势自然退去矣。〔丑应下〕〔外〕护法神，速将水族驱除者！〔二神将〕领法旨。〔追杀蟹虾龟蚌下〕〔外〕护法神，与我将此钵盂罩住此妖！〔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贴暗下。杂祭钵，净魁星上，旦遁下，净随下〕〔众〕后禅师，才祭起宝钵，忽被文曲星托住，不能罩住此妖。〔外〕嘎，原来如此。与我收回宝钵者。速退。〔众应下〕〔丑上〕如今是好了，几乎做子汤团。〔外〕请许宣出来。〔丑〕许官人有请。〔生上〕禅师，可曾收那妖孽？〔外〕这孽畜，腹中怀孕，不能收取。〔生〕他如今往那里去了？〔外〕他此去，必往临安，到你姐夫家中安身。待我送你到彼，了此孽缘。〔生〕阿呀，禅师，他此去必然怀恨于我，想此番见面，必然害我残生。弟子宁死江心，决不与他相聚的哩！〔外〕不妨。你与他宿缘未满，决无相害之心。倘有甚言语，总推在老僧身上便了。待他到家分娩之后，可于净慈寺寻我，那时我自有处。〔生〕多谢禅师。

〔双声子〕〔外〕缘未了，缘未了，同六甲立星照。休急暴，休急暴，且速往佯陪告。待分娩满月到，付伊钵将他收罩，罩此妖娆。





【尾声】〔生〕急急离了金山道，赴临安途路非遥，
幸遇禅师将缘孽惊觉。

〔生〕妖精鬼魅斗神通，〔许 碯〕云水升沉一会
中。（李商隐）

〔生〕他日愿师容一榻，〔李 洞〕满帆还有济川
功。（韩 宗）

第二十六出 断桥

【商调·山坡羊】〔旦、贴上〕〔旦〕顿然间鸳鸯折颈，
奴薄命孤鸾照命。好教我心头暗哽，怎知他一旦多
薄幸。

〔贴〕娘娘，吃了苦了。〔旦〕青儿，不想许郎，听信法
海言语，竟不下山。我和他争斗，奈他法力高强，险被擒拿。
幸借水遁，来到临安。哎呀，不然险遭一命。〔贴〕娘娘，仔
细想将起来，都是许宣那厮薄幸。若此番见面，断断不可轻
恕！〔旦〕便是。〔贴〕如今我每往那里去藏身才好？〔旦〕
我向闻许郎有一姐姐，嫁与李仁，在此居住。我和你且投奔到
彼。〔贴〕只是从未识面，倘不相留，如何是好？〔旦〕我每
到彼，再作区处。〔贴〕如此，娘娘请。〔旦行作腹痛介〕哎
哟！〔贴〕娘娘为什么呵？〔旦〕青儿，我腹中疼痛，寸步难
行，怎生捱得到彼。〔贴〕只怕要分娩了。前面已是断桥亭，
待我且扶到亭内，少坐片时，再行便了〔旦〕咳，许郎呵，
我为你恩情非小，不想你这般薄幸，阿呀，好不凄惨人也！
〔贴〕可怜。

〔旦〕歹心肠铁做成，怎不教人泪雨零。奔投无处
形怜影，细想前情气怎平？〔合〕凄清，竟不念山海





盟；伤情，更说甚共和鸣。（同下）

〔生随外上〕〔外〕许宣，你且闭着眼。

〔前腔〕一程程钱塘将近，蓦过了千山万岭。锦重重遥望层城，虚飘飘到来俄顷。

许宣，来此已是临安了。（生惊介）果然是临安了。奇啊！〔外〕你此去若见此妖，不必害怕。待他分娩之后，你可到净慈寺来，付汝法宝收取便了。（生）是。待弟子相送到彼。（外）不消。你可作速归家，方才之言不可忘了！

记此行漏言祸匪轻。（下）〔生〕前情往事重追省，只怕他怨雨愁云恨未平。萍梗，叹阝危命欲顷；伤情，痛遭魔心暗惊。

〔旦、贴内〕许宣，你好狠心也！（生跌介）阿呀，吓吓死我也。你看那边，明明是白氏青儿，哎哟，我今番性命休矣！

〔仙吕宫引·五供养〕今朝蹭蹬。（旦、贴内）许宣，你好薄情也！（生）忽听他怒喊连声，遥看妖孽到，势难撓，空叫苍天，更没处将身遮隐。怎支撑？不知拚命向前行。（奔下）

〔仙吕过曲·玉交枝〕〔贴扶旦上〕〔旦〕轻分鸾镜，那知他似狼心性，思量到此真堪恨，全不念伉俪深情。

〔贴〕娘娘，你看许宣见了我每，略不回头，潜身逃避，咦，好不可恨！〔旦〕不必多言，我和你急急赶上前去！

恶狠狠裴航翻欲绝云英，喘吁吁叹苏卿倒赶不上双渐的影。（闪介）〔贴〕娘娘看仔细。（旦）哎哟，望长堤疾急前征，顾不得绣鞋帮褪。（同下）〔生上〕阿呀！阿呀！

〔川拨棹〕真不幸，共冤家狭路行。吓得我气绝魂惊，吓得我气绝魂惊。





且住，方才禅师说：此去若遇妖邪，不必害怕。那、那、那、看他紧紧追来，如何是好？也罢，我且上前相见，生死付之天命便了！

我向前时，又不觉心中战兢。〔但、贴上〕〔旦〕谢伊家曩日多情，恨奴家平日无情。

〔见生扯住介〕许宣，你还要往那里去？你好薄幸也！〔哭介〕〔生〕阿呀娘子，为何这般狼狈？〔旦、贴〕你听信谗言，把夫妇恩情，一旦相抛，累我每受此苦楚，还来问什么？〔生〕娘子，请息怒。你且坐了，听卑人一言相告。〔贴〕那，那，他又来了。〔生〕那日上山之时，本欲就回，不想被法海那厮，将言煽惑，一时误信他言，致累娘子受此苦楚，实非话？〔贴〕我娘娘何等待你？〔生〕娘子是好的呵。〔贴〕可又来，也该念夫妻之情，亏你下得这般狠心。！〔生〕阿呀冤哉！〔贴〕于心何忍呢？〔生〕青姐，这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贴回头不理介〕〔生〕娘子，望恕卑人之罪！〔旦〕咳，许郎呵！〔贴代旦挽发介〕

〔商调集曲·金落索〕〔金梧桐〕〔旦〕我与你嗹嗹弋雁鸣，永望鸳鸯颈。不记当时，曾结三生证，如今负此情，〔东瓯令〕背前盟。〔生〕卑人怎敢？〔旦〕贝锦如簧说向卿，因何耳软轻相信？〔拭泪起唱介〕〔针线箱〕摧挫娇花任雨零，〔解三酲〕真薄幸。〔懒画眉〕你清夜扪心也自惊。〔生〕是卑人不是了。〔寄生子〕〔旦〕害得我飘泊零丁，几丧残生，怎不教人恨、恨！

〔转坐哭介〕〔贴揉旦背介〕娘娘，不要气坏了身子。

〔前腔〕〔生〕愁烦且暂停，念我诚堪悯。连理交枝，实只愿偕欢庆。风波意外生，望委曲垂情。〔旦〕你既知夫妇之情，怎么听信秃驴言语？〔生〕叵耐妖僧忒煞狠，教人怎不心儿惊。听他一割胡言，我合受惩。





〔旦〕阿哟，气死我也。〔生〕只看平日恩情呵。求容忍。
〔旦〕啐！〔贴〕这时候赔罪，可不迟了？〔生〕善言劝解全赖你娉婷，蹙眉山泪雨休零，且暂消停。

〔跪介〕〔旦〕下次可再敢如此？〔生〕再不敢了。〔旦〕起来，起来，起来耶。〔生〕多谢娘子。〔贴气介〕咳！〔旦〕只是如今我每向何处安身便好？〔生〕不妨，请娘子权且到我姐丈家中住下，再作区处。〔旦〕此去切不可说起金山之事，倘若泄漏，我与你决不干休！〔贴〕与你定不干体！〔生〕谨依尊命。青姐，我和你扶娘娘到前面去。〔贴不应介〕〔生〕娘子，你看青姐，总是怨着卑人，怎么处？〔旦〕青儿，青儿！〔贴〕娘娘〔旦〕我想此事，非关许郎之过，都是法海那厮不好，你也不要太执性了。〔贴〕娘娘，你看官人，总是假慈悲，假小心，可惜辜负娘娘一点真心。〔旦〕咳。〔生〕娘子请。〔旦〕哎哟，只是我腹中十分疼痛，寸步难行。〔生〕不妨，我和青姐且扶到前面，唤乘小轿而行便了。

〔尾声〕〔旦〕此行休似东君泄漏柳条青，〔生〕还学并蒂芙蓉交映，〔合〕再话前欢续旧盟。

〔旦〕还恐添成异日愁，〔温庭筠〕〔贴〕朝成恩爱暮仇雠〔翁 绶〕

〔生〕当年顾我长青眼，〔许 浑〕纵杀微躯未足酬。〔方 干〕

第二十七出 腹婚

〔南吕引子·临江梅〕〔临江仙〕〔副净上〕苔合蓬门三径静，怪他喜鹊连声。〔一剪梅〕〔老旦上〕山遥水远日关情，短发鬢髻，雁影飘零。





〔副净〕迅速光阴似转圆，才生一女在堂前。〔老旦〕若能骨肉重相见，犹如缺月再团圆。〔副净〕娘子，想我年将半百，尚无子息，且喜去年生有一女，待他长成之日，择一佳婿，你我亦终身有托。〔老旦〕便是。想我兄弟，自往苏州，已逾一载，不知在彼安否若何？使我好生牵挂。〔副净〕娘子不必愁烦，我前日遇一苏州朋友，问你兄弟消息。〔老旦〕可好么？〔副净〕他在彼，倒娶了一位舅母。又说去年秋间，被人陷害，发配镇江，未知果否？〔老旦〕有这等事。哎呀兄弟呵，不想你连遭颠沛，教我怎不伤心也！

〔南吕过曲·绣衣郎〕〔合〕恨当年妖女逢迎，分手匆匆避祸行。两边悲哽，盼尽云山无芳讯。叹何时抖擞归程，再相逢荆花欢并。向遥天暗祷神明，向遥天暗祷神明。

〔前腔〕〔生上〕他乡久客急归程，望见家门暗自惊。风尘双鬓，女兄乍见应难认。

此间已是姐丈门首，不免竟入。〔见介〕姐夫、姐姐。〔老旦、副净〕阿呀，兄弟回来了！〔生〕正是，回来了。〔老旦〕兄弟，则被你想杀我也！

〔合〕喜相逢骨肉家庭，痛遭冤招魂未定。忆当时心头暗哽，忆当时心头暗哽。

〔老旦〕兄弟，我和你姐夫，正在此想你。〔生〕多谢悬念。〔老旦〕兄弟，闻得你在苏，做了一头亲事，可有什么？

〔生背介〕金山之事，我且慢些说起。〔转介〕有是有的，现在门外，因未禀知，不敢轻造。〔老旦〕何不早说？待我出去迎接。〔生〕岂敢。青姐扶娘娘下轿。〔旦上〕亲戚初逢犹有觐，〔贴上〕鹤鹑堪寄且开怀。〔旦〕此二位就是姑夫、姑母么？〔生〕正是。〔旦〕姑夫、姑母请上，待奴家拜见。〔副净、老旦、生同拜介〕〔旦〕末睹尊颜，日常思念。今得侍





侧，深慰下怀。〔副净、老旦〕岂敢。久慕林风，式瞻雅范，老眼为之一快。请坐。〔旦〕告坐了。青儿过来！〔老旦〕这位是？〔旦〕小婢。〔贴〕姑爷、姑奶奶在上，青儿叩头。〔副净、老旦〕不消，请起。兄弟，你可把别后之事，说与我两人知道。〔生〕姐夫、姐姐，一言难尽：

〔宜春令〕从别后，叹伶仃，痛遭冤衷肠泪零。喜得鸳鸯相并，荆钗愧乏谐秦晋。今日里得转家门，算也是饶天之幸。若细诉别离旧衷，泪珠犹迸。

〔老旦〕闻得你在彼，又犯何事，发配镇江，果是有的么？〔旦〕姑母听禀：

〔前腔〕蒙垂问，听诉情。陡然间，夫遭祸凌。为登山玩景，萧家失物将巾认。〔老旦〕此巾何来？〔旦〕此是我先世遗留，枉冤做窝赃匪证。〔老旦〕后来怎么？〔旦〕幸赖官府廉明，配往铁瓮暂为民，幸萍踪粗定！

〔副净、老旦〕原来如此。

〔前腔〕叙郎舅，胜班荆。喜鸳鸯共返家庭。三生有幸。欢然慰我桑榆景。今日里骨肉团圆，天赐与一堂嘉庆。便话到更阑未休，有烛更秉。

〔旦〕请问姑母，几位令郎？〔老旦〕不幸乏嗣，去年生有一女，唤名玉梅。〔旦〕怎生不见？〔老旦〕今睡熟在床。〔生〕我娘子身怀六甲，今已满月，尚未临盆。〔副净、老旦〕好呵，产下麟儿，定有高门之庆。〔旦〕姑夫、姑母在上，奴家有一言相告。〔副净、老旦〕不知舅母有何见谕？〔旦〕奴家分娩在即，未知是男是女。倘若生男，意欲指腹为婚，日后两家多有倚靠，不知姑夫、姑母意下如何？〔副净、老旦〕妙呵，此言甚为有理。愚夫妇敢不从命？〔旦〕既蒙金诺，不要后悔。〔副净、老旦〕说那里话？婚姻大事，一言为定，岂有翻悔之理。〔旦〕如此，多谢姑夫、姑母，不弃寒微。〔副净、





老旦) 好说。我每一同对天拜告便了! (同拜介)

【三学士】〔合〕不用歃血立誓盟,也索对天祷告神明。镜台草草无多聘,异日身荣休变更。但愿如宾他日敬,兰和玉,喜气并。

〔副净〕娘子,你陪舅母款坐,我去着人整治酒肴,与兄弟、舅母接风。〔老旦〕晓得。〔旦〕不消费心。〔副净下〕
〔旦〕哎哟,为何一霎时腹中疼痛起来?〔贴〕定是要分娩了。
〔老旦〕既如此,快请到里面去罢。

〔刘泼帽〕〔旦〕霎时腹痛身难定,知他是那刻离经,无灾无害须轻迅。哎哟哟,〔合〕惟愿天天,早脱身安静。〔扶旦下〕

第二十八出 重谒

〔黄钟引子·玉女步瑞云〕〔传言玉女〕〔外上〕水秀山明,半偈心持忘境,〔瑞云浓〕何处着法身清静。

〔集唐〕皈依受真性,成就那罗延。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俺法海,自离金山,同许宣来到临安,我卓锡净慈寺中。因他孽缘未尽,所以教他回去。待此妖分娩之后,方可收取。今已数满,等许宣来时,付钵与他,先收此妖,再度许宣便了。

〔出队子〕〔生上〕闲中追省,月老冬烘系赤绳,姻缘怪恶误留情。因把高僧来暗请,拆散鸾凰,心得太平。

我许宣。自蒙禅师指点,方才憬悟。不想此妖到家,即时分娩。今已半月有余,我想再不驱除,终为后患,为此特地前来。此间已是净慈寺了,不免竟入,禅师拜揖。〔外〕许宣,你





来了么？〔生〕正是。此妖到家分娩，已经半月了。〔外〕既如此，你将此钵带回，不可使妖知道。到明日巳牌时分，待他梳妆之际，将此钵合在他头上，决无走脱矣。〔生〕禅师呵，此妖一时无状，水漫金山，致遭天谴，理所应该。但弟子夫妻之情，不忍下此毒手。〔外〕罪孽深重，佛法难容，也罢，待我明日巳牌时分，亲来收取便了。〔生〕谨依禅师之命。

〔滴滴金〕〔外〕叹姻缘好恶皆天定，尘世惛惛谁猛省？翻身跳出迷魂阵，更休提秦与晋。

〔生〕是。弟子告辞。明日求禅师早降。〔外〕这个自然。

〔合〕心如明镜，拂尘埃来共证。且喜从今，把孽案勾清。〔生先下〕

〔外〕日与时疏共道亲，〔白居易〕徐飞锡杖出风尘。〔杜甫〕避蛇行者今何在？〔贯休〕不奈狂夫不借身。〔元稹〕

第二十九出 炼塔

〔正宫引子·破齐阵〕〔破阵子〕〔旦抱小儿上〕桃靥娇贪结子，柳腰困欲三眠。〔齐天乐〕懒离鸳帟，斜抛凤髻，怯怯的玉肢红软。〔破阵子〕絮语芳盟天长久，母子夫妻喜笑喧，今朝遂宿缘。

奴家自被法海破我形踪，不放许郎下山，反遣揭谛神拿我，被我借水遁来到临安，谁想许郎亦自还乡。〔贴立上介〕在路相见，只得投奔他姐丈家中。我那日到此，随即分娩，喜得生下个满抱孩儿，也不枉我与他恩爱一场。〔贴〕娘娘，今早官人同姑爷、姑奶奶往亲戚人家去，不知何事，此时也该回来了。〔旦〕正是。青儿，我想自遇许郎之后，不觉一载有





余，且喜生下个宁馨孩儿，得传许门后嗣，也不枉我受许多磨难。(贴) 是呵。

【正宫过曲·渔灯儿】(旦) 俺昔日西冷畔邂逅良缘，风光好压尽桃源。同心赛双头瑞莲，打叠起鸳行留恋。两相投，胶漆更心坚。

【锦渔灯】畅道是月下名题共券，也经他几多折挫颠连。(儿啼介)(旦) 儿呵，你那知做娘的吃许多苦楚呵？想今朝佳况，虽然有万千，一似那玉梅花，风雪虐，始争妍。

(贴) 娘娘，将次已牌时分，官人怎么还不见来？(旦) 你去取我镜台衣服出来。(贴应下)(生上) 暗祝妖降归净域，又愁邪胜战心兵。昨日禅师说：今早亲来收取此妖，只得将此事与姐夫、姐姐说明。犹恐害怕，为此同他每往亲戚人家暂避，急急赶回，不免竟入。娘子！(旦) 官人回来了。怎么不同姑夫、姑母归家，反自先回？(生) 卑人因家中乏人，又恐娘子寂寞，故此先回的。(旦) 原来如此。(生) 孩儿睡熟了？(旦) 才睡着，不要惊他。(贴上) 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官人回来了？(生) 正是。(贴) 娘娘，镜台衣服在此。(旦) 放下。你抱了小官人进去安睡，到厨房下整治早膳起来。(贴) 晓得。(下)(生) 请娘子整妆，卑人伺候。(旦) 有劳。(生) 好说。

【正宫集曲·梁州序犯】【梁州序】(旦) 黄波秋静，遥山青展，晓开菱鉴相鲜。(顾生介) 水晶帘下，道书在手把闲眠。玉台斜凭，缓把春纤，卸却包头绢。(梳头介) 犀梳云半吐，月娟娟，细挽香丝堕马鬟。【贺新郎】(生) 请娘子画眉。(旦) 芙蓉靛，梨花面。画双螺隐露黄金钗，【梁州序】弹粉浣，新妆倩。

【外引二揭谛上】(外) 菩萨低眉，故自慈悲六道；金刚怒目，还须降伏四魔。呔，孽畜！俺来也！(旦惊跪介) 哎





呀，我佛慈悲〔外〕孽缘已尽，大数难逃。〔旦〕望饶奴命则个！〔外将钵合旦，旦逃介，谛拦旦，出珠打介，外接珠合旦下。持钵上，生见蛇，悲介〕〔贴上〕房中为何乱喊，待我看来，啊呀！〔跌介〕

〔朱奴插芙蓉〕〔朱奴儿〕〔贴〕娘娘呀！〔指钵哭介〕痛谁似你今朝可怜？〔抢蛇，外拦介〕〔贴〕怎生价祸生鸳伴！许宣，你好狠心也！负义忘情心不善，纵然忍把冰弦剪，也应怜免，看你孩儿曲全。〔玉芙蓉〕不由人不含冤，悲愤泪如泉。

〔朱奴带锦缠〕〔朱奴儿〕〔跪上哭拜介〕您喜孜孜地将他宗嗣绵，他恶狠狠地把连理枝割断。您前生烧了断头烟，〔毒指生介〕遭他把您来凌贱。〔锦缠道〕辜负您修炼千年，辜负您崇山冒险，辜负您望江楼雅操坚，几时再见亲儿面？罢罢，看俺与你报仇冤！

〔扑生，二谛拦介〕〔贴闪下，丑杀上〕〔外〕揭谛神，与我降伏妖魔者！〔二谛擒丑介〕〔丑〕禅师饶命！〔外〕念你修炼千年，不忍伤汝。可将他锁在七宝池边，听候佛旨便了。〔二谛应介〕〔押丑下〕〔生背介〕白氏虽系妖魔，待我恩情不薄。今日之事，目击伤情，太觉负心了些。咳！恩怨相寻，一场^魔魔罗，我于今省悟了也。〔向外介〕弟子尘心已断，愿随师父出家。〔外〕善哉，善哉。汝宿根不昧，回向西方，只要一心不乱，管教立地成功，速把家事处分，到净慈寺来，与汝同登极乐。〔生〕多谢师父。〔下〕〔外〕妖孽已除，不免将他压在雷峰塔底便了。〔行介〕

〔小普天乐〕叹妖魔，将人缠，致今朝，干天谴。原非我，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看啼啼哭哭，慈心岂忍然？只要将来回向，回向忏悔前愆。





来此已是塔边了。雷火二部何在？〔内应介〕来也。〔杂扮雷公、雷母、众火神舞上〕〔众〕禅师有何法旨？〔外〕吾奉佛旨，收取妖蛇，埋于塔底，永远镇压，犹恐他乘机逃遁，速将三昧真火，与我烧炼成功者。〔众〕领法旨。〔接钵，置塔内，绕场介〕启禅师，塔已炼过了。〔缴钵介〕〔外〕速退。〔众应下〕〔外〕白蛇听者：雷峰塔倒，西湖水干，江潮不起，许汝再世。

〔普天带芙蓉〕〔普天乐〕镇妖氛，来塔院。使威神，挥流电，焰腾腾赭色新燔，危岌岌欲倒弥坚。〔玉芙蓉〕施宏愿，为众生卫扞，向西湖凑成十景夕阳边。

〔尾声〕似唐虞掌火蛇龙远，虽焰虐仁风却善。若有人识此意呵，俺与汝同升忉利天。

赤旃檀塔六七级，（贯 休） 夕阳明灭乱流中。
（韦应物）

还为万神威圣力，（许 碯） 白蛇初断路人通。
（胡 曾）

第三十出 归真

〔仙吕引子·小蓬莱〕〔杂韦驮引众上〕无灭无生公案，向红尘指破机关。

〔杂〕悟彻三乘妙法，把持一点灵光。昨日着魔由你，今朝作佛何妨。吾乃护法韦驮是也。为因佛前捧钵侍者降生尘世，恐被妖邪迷其真性，已令法海禅师，下凡奉钵收妖，引回许宣。今已功成行满，吾奉佛旨，同众诸天，前去接引，不走一遭者。〔行介〕俺想许宣，好侥幸也。

一朝便似，脱将桶底，久客初还。〔同下〕





【仙吕集曲·八仙会蓬海】 【八声甘州】 【外同生上】
〔外〕许宣趯道者。〔生〕是。〔外〕飞锡湖干，俺本是西
来东土偶安单。点化众生六道，一个个同登也彼岸庆
安澜。【玩仙灯】堪笑那痴儿和呆女，打不破昏阱迷
关。【月上海棠】〔生〕情丝挽，怎如俺跳出了红尘，妻
法喜，女慈悲，同返灵山。

【皂袍罩黄莺】【皂罗袍】〔外〕试问那湖光如淀，何
似金沙铺地，功德池边。林分宝树影初圆，迦陵唱处
笙歌贱。【黄莺儿】〔生〕不须叹，繁华一瞬。〔合〕喜
心空及第得归闲。

【步金莲】〔杂引众上〕为引三乘伴，准拟陪香饭，
驾祥光影乱幢幡。

〔杂〕我等奉佛旨，特来迎接禅师与侍者。〔外、生〕有
劳了。〔外〕就此前往。〔众〕领法旨。

〔合〕指旃林禅枝共攀，【金莲子】好重把菩提细
演。本来面目可无言，再休提三生石上话前缘。

〔杂〕策杖临风拂袖还，（李 中）了然尘土
不相关。（吴 融）

〔外〕有人问我西来意，（李 翱）〔生〕手绽寒
衣入旧山。（刘长卿）

第三十一出 塔叙

【中吕过曲·榴花泣】【石榴花】〔净上〕白云飞去杳无
踪，瑶花落尽洞门封，知他玉真有路向谁通。我只怕
波昏爱水，往行总成空。

我黑风仙。在峨眉山炼神伏气，早晚可成正果。只为义妹





白云仙姑，前往临安，十余年不见回来，贫道怕他一入尘凡，忘却本来面目，因此下山打听他的下落。来到这临安地方，闻得他与许宣配偶，屡次不谨，貽累许宣，又在金山寺薙恼法海禅师，被他将钵盂收伏，压在雷峰塔底。咳！仙姑呵，俺也曾再三劝阻，你执意不从，不今遭此磨折，几时方得出头也？只是兄妹之情，岂能恕置，须索到西湖看他一回，多少是好。

〔泣颜回〕好教我魂惊智穷，待何时再续游仙梦。可怜他碧水丹山，消声匿影，悲切切落照啼红。

来此已是雷峰了。咳，仙姑呵！你沉沦九地，见日无由，好不伤怀也！〔杂揭谛神上，喝介〕何方妖道，敢来窥伺！〔净〕尊神稽首。这塔底镇伏的，是贫道义妹，他原有千年苦行，因一念争差，致干重谴。贫道念兄妹之情，特来看他，还要提醒他一番，并无别意，望乞尊神方便。〔杂〕既如此，容你相见，勿得久停。〔下〕〔净〕白云仙姑，愚兄黑风仙在此。

〔中吕慢词·柳梢青〕〔旦〕〔塔内唱〕前情如梦，觉后真堪痛。恩债两成空，泪雨里铎声如把咱讥讽。

〔净〕仙姑，愚兄在此看你。〔旦〕道兄在那里？〔塔底探头出见介〕〔净〕仙姑呵，一别十有余年，不想你受此磨折。当初不听愚兄之言，致有今日之苦，你可也懊悔么？〔旦〕咳，这也是前缘宿孽，悔他则甚？〔净〕你且把下山后的事情，细说与俺知道。〔坐地介〕

〔近词·好事近〕〔旦〕离绪渺难穷，提起凄惶万种。连环别后，世网相撏亚重。情根一点，向西湖误把红丝送。刚道是宿世前缘，又谁知受尽磨砢。

〔净〕这都是你自己不谨慎，后来法海禅师，收留许宣在山，你不合率领水族，淹害生灵。这个罪过，却也不小。

〔前腔〕〔旦〕我与他患难誓相从，萍水结成鸾凤。那知他薄幸，背地将奴来哄，虽则是横遭磨折，也遭





下风流孽种。

〔净〕仙姑生下一子了？〔旦〕不瞒道兄说，我与许郎，结为夫妇，在他姐姐家中，产下一个孩儿，今年已十六岁了。

〔净〕这也罢了。〔旦哭介〕儿呵！

知甚日母子相逢？进出这金碧摩空。

〔净〕事已如此，且免伤怀。〔内催介〕快些去罢！〔净起介〕叙话多时，神灵见责，我也不敢久留，须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且耐心忍性，六时忏悔，功行到时，自然祓濯前愆，重登紫籍，相见有日。愚兄就此去也。〔旦哭下〕

〔尾声〕一番叙旧添悲恸，隔断仙凡瞬息中。仙姑呵！那入地升天只要你心上懂。

雪压泥埋未死身，（白居易） 至今犹谢蕊珠人。
（李商隐）

分离况值花时节，（赵 嘏） 添得临歧泪满巾。
（罗 隐）

第三十二出 祭塔

〔南吕引子·挂真儿〕〔杂揭谛神上〕宝铎临风动近远，思量起蠖屈堪怜。掌上珠来，天边书降，好把佛恩施展。

有子望云哀，妖氛忤可回。一诚相格处，金石亦为开。吾乃揭谛神是也。因白蛇之子许士麟得中状元，意欲拆毁雷峰塔，救取此妖，圣主不从，特赐还乡祭奠。我佛怜他一点孝心，特令吾神放他母子，相见一面，以慰其志。须索走一遭者。〔下〕

〔南吕正曲·小女冠子〕〔小生许士麟、众随上〕曲江赐





罢琼林宴，归骑拥，袅芦鞭，插宫花一任傍人羨，那知道萱枝零落，我心中怨。

永怀时忆北堂恩，叫断慈乌不可闻。寸草春晖无报处，枉教丹桂吐奇芳。下官许士麟。叨蒙圣恩，得中状元，虽是金鳌独占，际会身荣，其如穷鸟依人，伶仃辛苦。追思吾父误信谗言，弃家方外，致令母亲身遭镇魔，抱恨重泉。下官已经具疏奏闻，请拆毁雷峰塔。其奈圣主未允，命下官荣归祭奠。〔泪介〕咳！叫下官也无可如何。左右，祭礼可曾完备？〔众〕已备多时了。〔小生〕打道到雷峰去。〔众应行介〕

〔一枝花〕〔小生〕长堤桃李绽，画舫笙歌遍。湖山虽信美，恨难遣。遥望那塔影空圆，泪落纷如霰。我想法海那贼秃，好不可恨人也！陷害我亲娘，无端旋诡辨。便做法力无边，那曾见离间人骨肉的好徒，会把三乘妙演。

〔丑礼生上，见介〕请状元爷拈香。〔小生〕〔更衣，丑赞，拜毕，丑杂先下〕〔小生〕哎呀，亲娘呵！孩儿幼撇慈颜，不意亲遭危陷。今朝睹此，好不悲惨人也！

〔过曲·李子花〕痛当时家祸颠连，不由人抢地呼天。追思襁褓，直至于今游宦，叹何曾见着亲娘面？悲恋，直哭得我寸肠千断！

亲娘呵！孩儿已具疏奏闻，请拆毁此塔，无奈圣上不从，教孩儿日夜忧思，肝肠寸断，如何是好？怎生得见母亲一面，也使孩儿稍减悲啼！

〔太师引〕向湖边，倾觞奠。痛萱亲，儿还自怜。娘呵，当日里纵不想夫荣妻贵，怎今朝还绝望母子团圆？想当时呵，儿才匍匐谁几谏，直恁的无地求全。天应见，见那青蝇贝锦的野狐禅。若要释得我心中恨呵，投畀了虎豺有北才消怨。





〔旦塔内探头出介〕哎呀儿呵！〔小生〕呀，你看塔中霎时现一妇人，想就是我的亲娘了！哎呀，娘呵！〔跪哭上介〕

〔太师引犯〕急忙前，谁承望今朝会面。细端相，教我心儿更惨然！似不似梦中曾见？身投阱陷，怎能够携手言旋？

〔旦〕亲儿呵！难得你一点孝心，不枉你娘受此摧挫也。

〔小生哭介〕哎哟，亲娘呀！

直如此含冤受谴，恨不得替娘亲分忧同患。愁无限，有谁能出手援？〔刮鼓令〕倒不如拼将一命丧黄泉！

〔旦〕儿呵，事已如此，不必悲痛，但愿你日后夫妻和好，千万不可学你父薄幸！〔小生〕阿呀，我那亲娘呵！〔旦〕我还有一言。〔小生〕孩儿谨听。〔旦〕你今身受国恩，当为皇家宣力，不要苦苦思念我，做娘的虽在浮图之下，变得瞑目矣！〔小生〕孩儿敢不遵依慈训。〔旦哭介〕今日一别，永无见面之期了！儿呵，你去罢！〔小生〕哎呀，我那母亲呵！

〔前腔〕十余年，苦忆慈亲面。望云飞，晓夜凄惶有万千。甫巴得今朝一见，便时时侍奉周旋，也难补前头慕怨。那知又咫尺间，霎时天样远。空悬念，良辰吉蠲，恨不得铲平七级，顷刻雁堂前！

〔杂上，小生更衣拜介〕

〔尾声〕〔小生〕慈帏拜别西湖畔，奈百结愁肠展转，都付与夕照烟芜哭杜鹃。

每逢佳节倍思亲，（王 维） 叹逝翻悲有此身。
（刘长卿）

古往今来抛日月，（希 道） 少分光影照沉沦。
（元 稹）





第三十三出 捷婚

【南吕引子·于飞乐】〔副净、老旦上〕喜乔迁，高折桂。庆好合，满门佳气。花烛照，凤箫珠翠。

〔老旦〕且喜士麟侄儿，春闱高中状元，钦赐荣归，祭母完婚。今早他往雷峰塔去了，此时将次回来。〔副净〕正是。分付掌礼人伺候。〔内应介〕〔小生上〕锦标连理欢方始，风木望云哀未忘。〔副净、老旦〕侄儿回来了。〔小生〕回来了。〔副净、老旦〕今日黄道大吉，分付请新人出来。〔杂掌礼人上，催请如常介〕

〔小生〕许乘龙，原不异膝前儿女。〔净、丑扮使女，扶小旦上〕把娇容暗护，喜连枝佯羞作对。

〔小生、小旦拜堂如常介〕〔杂下〕〔小生〕姑爹、姑母请上，待侄儿拜谢。〔副净、老旦〕不消。〔小生、小旦同拜介〕

【南吕过曲·天下乐】〔小生〕整绛绡衣，谢深恩抚育非容易。掌中珠更怜比翼，子侄仍兼子婿。〔背介〕荣华正欢还暗悲，蓦忽地天属来心里。〔合〕从今改门闾，天赐家荣贵。美佳礼，鸛鸛燕婉，百岁效于飞。

〔末上〕后爷，钱塘县到门贺喜。〔小生〕姑爹、姑母请进后堂。〔副净、老旦同小旦下〕〔丑上〕地埋蛇母休疑幻，天产麟儿事更奇。〔小生迎介〕〔丑〕老先生，恭喜贺喜！〔小生〕多谢老父母光临，不知有何见谕？〔丑〕卑职奉节度大人之命，特送五花官诰在此。〔小生〕有劳老父母，容日登堂叩谢。〔丑〕岂敢。卑职告辞。〔小生〕请少坐。〔丑〕不消。请了。〔下〕〔副净、老旦上〕侄儿，钱塘令特来恭喜么？〔小





生] 送姑爹、姑母并侄儿本身的官诰到此，说朝廷随后封赠我二亲。〔副净、老旦〕 生受你。请新人出来，一同穿戴，望阙谢恩。〔净、丑扶小旦上，同拜介〕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青歌儿】〔合〕 携花诰，圣恩叠至，玉堂人福齐文备。家庭美满庆芳菲，花添锦上，占尽寰间欢喜。

桂枝香惹蕊珠香，（殷尧藩） 佳兆联翩遇凤凰。
（李商隐）

内史通宵承紫诰，（苏 颋） 年年长占断春光。
（殷文珪）

第三十四出 佛圆

【羽调·四季花】〔外引二揭谛杂幡盖上〕〔合〕 真实唱无缘，把三身悟，群生度，般若重宣。无边慈云，法雨周大千。菩提印心秋月圆，火光中开宝莲。

〔外〕 解铃须用系铃人，又向红尘走一巡。识取魔皈原是道，两忘魔道便成真。俺法海。向为接引许宣，将白蛇镇压雷峰塔底，经今廿载有余，我佛慈悲，慧眼照他灾限已满，又感伊子许士麟兴哀风木，哭奠呼天，孺慕之诚，数年不懈，因此原命俺去赦他出来，并饶了青蛇，今早令其先往塔边伺候。来此渐近临安，须索趲行者。〔众应行〕

回天返日，祓濯旧愆，如吹暖律幽谷暄。一念许生天，好疾似刹那珠献。抵多少天转地转，轮转电转流转。

〔众〕 后禅师，已到西湖边了。〔外〕 你看湖山如画，风景不殊，只是才更十次闰，已换一番人，石火电光好不可骇





也。(贴上) 呀, 禅师早先到了。(外) 命你先行, 为何迟滞?

(贴) 量青儿有甚道术, 怎赶得上禅师。(外) 这也罢了。可速向前与白氏说我在此。(贴) 是。(向塔白介) 娘娘, 娘娘!

【四时花】 (旦塔内唱) 沉埋久不见天, 耳畔谁来寻唤?

(贴) 娘娘, 是青儿和法海禅师在此。(旦惊介) 阿呀青儿! 你为何同他来? 今番我定是死也!

为他吃尽波查, 怎又来心怀不善?(贴) 娘娘休慌, 听青儿细细说来: 并不是使神通寻戈动铤, 休得要战兢兢担忧泪涟, 只为你有报春晖佳儿叫冤, 感动那古先生将伊罪原。

(旦) 原来如此。(哭介) 我的士麟孩儿吓! 做娘的生受你也! 青儿吓, 谁想今日得见你面也?(贴哭介) 娘娘呀!

追忆从前, 痛时乖命蹇。(合) 且喜今日重逢, 旧事总休言。

(谛白外介) 待小神将塔毁了, 放白氏出来罢?(外) 不消, 留下与后人瞻仰, 也显得佛力无边。(外将指一批, 旦从塔后出, 贴代更衣, 拜介) 多谢禅师。(幡盖引生上) 佛爷有旨, 跪听宣读: 世尊若曰,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能忏罪则见睨俱消。士有百行, 以孝为先, 感格诚如舍矢中的。咨尔白氏, 虽现蛇身, 久修仙道。坚持雅操, 既勿惑于狂且; 教子忠贞, 复不忘乎大义。宿有镇压之灾, 数不过于两纪。念伊子许士麟广修善果, 超拔萱枝, 孝道可嘉, 是用赦尔前愆, 生于忉利。自此洗心回向, 普种善因, 可成正果。使女青儿, 颇明主婢之谊, 不以艰危易志, 亦属可矜, 并濯厥辜, 相随前往。于戏, 佛道宏深, 初不外于伦理; 女身垢秽, 本无碍于利根。尔其勉旃! 善哉谢恩。(旦、贴) 愿佛爷法轮常转, 圣寿无疆。(生、旦见介) (外) 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有佳人独自知。你





两人的情事，都放下不用说了。〔生、旦微笑介〕禅师，放下个什么？

〔胜如花〕〔外〕真堪晒，实可怜，没事寻丝做茧。
〔向旦介〕只因他送暖偷寒，〔指生介〕作成伊伤恩贾怨。到今日两般须辨，慢说是前缘后缘，更休提新愆旧愆，觉后都捐。〔生〕看频伽饷远，〔旦〕增和减虚空谁见。〔合〕猛回头笑杀从前，猛回头笑杀从前。

〔马鞭儿〕〔旦〕大峨春尽飞英点，无端搅一觉白云眠。〔贴〕吴山越水空留恋，意花繁情丝乱绾。〔旦、贴合〕若不是珠铎晨钟惊起，那能够行功成塔影般圆？
〔外〕才知我杀人寸铁钳锤健。〔生〕水风地火，四蛇摔断。〔合〕今朝悟，缘不浅，夫妻每同向龙华会上拜金仙。

〔庆时丰〕〔小旦、丑天女执花上〕铢衣初试东风软，谁空结习落花偏。

〔见外介〕禅师稽首。〔外〕天女何来？〔小旦、丑〕俺每晓得白云仙姑，蒙佛恩超拔上生天界，奉大梁郗后娘娘懿旨，特来接引他到忉利天宫去。〔外〕好，他正愁不识路哩。白氏，你同青儿随他每去。我与许宣回复佛旨便了。〔旦〕奴意欲回家看我孩儿一面，未知可否？〔贴〕俺抱了小官人一场，也想要见见他。〔外〕不消。大后日是清明佳节，他夫妇俱要到塔前祭扫，汝那时下来见他一次，说明就里，以慰其孝思足矣！〔旦〕嘎，既如此，俺就拜辞禅师，同姐姐每去也。

〔三旦丑合〕回看齐州九点烟，天关虎豹奇毛鬣。云程迥，妙景妍，瑶华香霭白榆钱。金绳界，蜺旌展，逍遥初听奏钧天。〔同下〕

〔外〕许宣，白氏已升忉利天宫，俺与你速回佛旨者。

〔生〕是。〔行介〕





【排歌】〔合〕他今日呵，向百尺竿头，打将筋斗，只如平地秋千，撒开两手肯胡缠，自在中流不用船。忆昔年，当法筵，紺青石钵佛亲传。功成返，不惮艰，也无非为众生大事一姻缘。

【尾声】叹世人尽被情牵挽，酿多少纷纷恩怨，何不向西湖试看那塔势凌空夕照边。〔同下〕

十层突兀在虚空，（张南史） 刹对金螭落照中。（李绅）

地压龙蛇山色别，（王 建） 真元浩浩理无穷。（韦应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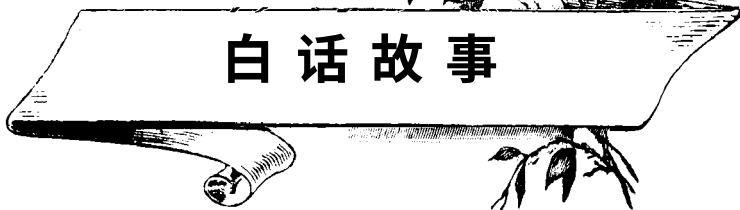
晴窗检点白云篇，（杜 甫） 清似湘灵促柱弦。（刘禹锡）

三点成六犹有想，（苑 咸） 潜熏玉烛奉尧年。（李群玉）





白话故事



一、仙姑下凡，小青侍左右

初春的杭州，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西湖岸边，花红柳绿，莺歌燕舞，踏青的人络绎不绝。一年四季囚在家中的女眷们，难得有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于是一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三个一团，五个一堆地叽叽喳喳，评头论足，谁的弓鞋做得精细啦，谁的锦裙华丽啦，好不热闹。各家的男人们只管评花赏景，指点江山。

就在这时，只见僻静处一男一女正在争论，男的黑衣黑冠黑脸膛，身材粗壮，女的则一身素缟，娇媚俊俏。原来那男的是居深山修行多年的道士黑风仙，那女的则是昔日在峨眉山苦修千年的白云仙姑。她本已修炼多年，道术无穷，几近正果，只因曾下凡尘世，被人间的荣耀繁华及人们的至爱真情所吸引，一意孤行，要在人间结一有缘之士，成家立业，过恩恩爱爱的小日子。黑风仙和她本是结义兄妹。面对她的选择，黑风仙不辞劳费脚力，从远远的天涯来到杭州，要劝她改变主意，继续修行。

黑风仙已劝说多时，见白云仙姑仍意志坚强，就说：“仙姑呀，想当年你在峨眉山立志修炼，坚心参悟，还会教导我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没想到我没变，倒是你先变了。”

“义兄，我以前净心苦修，是相信终能成正果。但正果是什么？还不是守着青灯黄卷，孤寂地度过一生。你仔细看看人间，哪个活得不如我们幸福。同是青春女子，别人能享受人间快乐，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黑风仙一听，又气又急，不禁跺脚道：“仙姑呀，你一心只想享受人间荣华，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事都不能永远依恃。人间是有许多乐事，但也有很多苦恼。祸福荣辱，瞬息万变，说不定哪天乐极生悲，命归西天，到头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

白云仙姑不愿再和他争辩，她知道自己一旦下了决心，谁也无法改变，就说：“谢谢义兄相劝，我决心已定，决不后悔！”

黑风仙此来的目的，一是想劝说仙姑回山修性，二来也要告诉她，她的出走，已惹恼了如来大佛，如来曾当着众神的面大骂她妖孽，破坏了佛门清净，并已派法海法师持法力无边的宝钵下凡，四处寻找她，发誓找到后要将其镇压在雷峰塔下，永远不得出世。黑风仙身为仙姑义兄，深深为她的命运担忧。他不顾危险，悄悄偷渡人间，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里找到仙姑，没想到仙姑这么倔强，自己的好言一点也听不进去。不得已，他将真相告诉仙姑。

仙姑一听，冷静地笑了笑：“我早就料到会这样，如来对违背他意志的人，向来不会心慈手软。但为结有缘之士，我已顾不了这些，况且有我昔日修炼的道术相助，藏形隐迹，随机变化，不会有有多大危险。”

黑风仙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关切地问：“你此行先往哪里？”

“别处不去，暂时就住在这人间天堂的杭州。这里山美、水美、人也美，我相信会在这里找到有情之人的。”白云仙姑说着，就陷入了无限向往之中。

“什么时候再回峨眉山仙洞？”

“多则一年，少则半年。我本打算找到意中人后立即就回，没料如来这么不仁不义，我还回去干什么？我将永留人间，和正常人一样结婚成家，相夫教子。”

“义妹，到了人间，你自当随机应变，多多珍重，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早早告知我。”

“谢谢义兄，请受我一拜。”

就这样，兄妹俩挥泪告别。

黑风仙驾云而去，白云仙姑则随着踏春的人们四处游玩。面前的一花一草，无不使她留恋，她终于告别了孤寂的佛门，来到这多姿多彩的人间。





前边，一群女子不知因什么事，一个个笑得面若桃花，不开心。仙姑也急匆匆奔去观看。原来，她们在西湖名景花港观鱼处逗鱼玩。只见清澈的湖水中，一群红亮的金鱼摇头摆尾，游来游去。一位姑娘向水中投了一颗花生，众鱼一拥而上。姑娘又投了一颗，群鱼又掉头猛追，逗得姑娘们又一阵大笑。一位姑娘笑指刚才投花生的那位说：“娟儿，你看那红鱼，像不像你？”

“才像你呢！”

“怎么像我？可没有人给我送胭脂，把脸抹得红红的，羞不羞？”

“你真坏，眼红了是吧，明儿赶快也找个，让他把胭脂店搬到你家，从头到脚抹个够。”

不知谁插了一句：“那还不成个女关公，吓死了相公。”又是一阵哄笑。

游玩了半天的白云仙姑，口干舌燥，腰酸腿疼，三寸金莲已寸步难移。路边有一家茶馆，里边人很多，大多是玩累了游人。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见闻和街坊们的闲事。仙姑进去坐在最里边一张桌子前，要了一杯清茶，慢慢品尝，并留心听旁人讲话。自己的住处还没个着落，说不定从他们口中能得到一点消息。

就在仙姑快要喝完最后一杯茶时，门口进来一老一少，老者长吁短叹，少的则无忧无虑。两人走到仙姑旁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店主忙招呼伙计上茶。两人边喝边聊，只听老者说：“人的命，天注定，想不到像裘王那样身居显位，享尽荣华富贵，吃尽山珍海味的王爷，竟会暴病而死。”

少的应上话：“老伯，病可不长眼睛，管你是王爷还是草民。”

老者说：“这倒罢了，他尸骨未寒，身后的那一堆妻妾儿女，竟为财产争打起来。这不，偌大一个裘王府，财物被一抢而空，妻妾又另觅人家，儿女则各奔前程，如今空空如也。”

少的问：“王爷一死，您这老管家也只得另寻主人。新主人寻到没有？”

老者叹了口气说：“没有啊，像王爷那样的好人不容易碰到。”

少的问：“您老是不是还住在裘王府？”

“谁还敢再住那里？”

少的不解地问：“怎么了？”

老者头向前一倾，神秘地说：“你不知道，裘王府已变成鬼府了。自从





王爷一死,那里每天晚上闹鬼,曾有人亲眼看见一穿着青衣的女鬼,青面獠牙,呼风唤雨,指挥群魔大闹裘王府。她白天蛰伏不出,静采日月精华,晚上则四处伤害百姓,特别是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就抽肝吸肺。”

少的听了,大吸一口冷气,说:“怪不得最近有人说一青青女鬼,原来就住在裘王府,好不吓人!”

坐在一边的仙姑一听,心想,再厉害的鬼怪,难道能吓倒我?且让我细细打探一下裘王府的地址,前去降服她,好借住裘王府,伺机寻找有缘之士。

怎样才能打听到裘王府的地址呢?仙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突然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唤。邻座的老者扭头一看,只见这位一身素服的少妇脸色发青,头冒冷汗,便问:“请问娘子怎么了?”

白云仙姑一看老者搭上了话,便弱气柔声地说:“不瞒老伯,今天出游时身体就有些不舒服,半道儿实在走不动了,才进茶馆歇息。”

老者见她孤身一个妇道人家,疑惑地问:“娘子怎么单身独行,无人陪伴?”

仙姑一脸愁苦地答道:“我家官人、孩子本和我同来,怎料在那边假山上观景时,孩子不小心,一脚踩空,滚下山去,当场晕过去,官人急了,安顿我先在此等候,他送孩子去看郎中。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见他回来,真急死人了。心一急,旧病就犯。……哎哟,哎哟,疼死我了。”

老者见她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关切地问:“如果娘子不嫌弃的话,让我和这位小兄弟送娘子回家。”

仙姑一听,故意说:“素昧平生,怎好打扰两位。”

老者一听,连连摇头:“看你说的,你一个妇道人家,病成这样,谁见了都会起怜心。快说你家住在哪里,我们这就送你回去。”

“我家就在裘王府隔壁。”

老者一听,不由一怔:“我在裘王府几年了,怎么从未见到过娘子?”

仙姑心头一惊,但立即冷静下来,柔声说:“我常年疾病缠身,很少出门,街坊邻居,没几个熟悉的。”

“噢,怪不得没见过你。”老者说完,招呼那位小兄弟快快备车,送娘子回家。

车子七拐八转,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穿行。约有一锅烟功夫,来到一个





街口，街口牌子上写着“双茶坊巷。”小兄弟勒马慢了下来，高声对车厢内的仙姑说：“娘子，快到了。”

又走了几步，远远望见高大的门楼，青砖红瓦，彩釉涂墙，好不气魄。白云仙姑心想，这条巷子就这家门面气魄，肯定就是裘王府了。正想着，车停了下来。这时，她下了车，向老者说：“老伯，小兄弟，请你们进家喝口茶，歇息一会儿再走吧！”

两人连连摆手：“不进去了，你家孩子伤势还不知怎样，你快快回去看看，我们告辞了。”

白云仙姑双手一抱，连向二位施礼，并讲了好些感激不尽的话。

马车口得口得远去，白云仙姑拿不准面前的高楼大门是不是裘王府。此时正是午饭时候，街上行人稀少，她想打听一下，又怕引起别人怀疑。这时，蹦蹦跳跳，过来一群小孩，每人手拿一串糖葫芦。真是天赐良机，白云仙姑趋前问一个小女孩：“小姑娘，哪家是裘王府？”

小姑娘嘴里正嚼着一个糖葫芦，咕嘟着，小手指向面前的高门楼。没错，这家确是裘王府。白云仙姑心中一喜，待孩子们走远了，看看四周再无别人，一闪，就进了黑漆大门……

这黑漆大门中，本是荣耀了几十年的裘王府，不料裘王暴病而去，身后的妻妾子女们将家中财物水洗一空，作鸟兽散。昔日日夜鞍马川流不息的王爷府，今日竟门可罗雀。加之又常闹鬼怪，过路的人都远远绕行，躲之惟恐不及。府内空旷的花园杂草丛生，怪石屹立，时有鸟雀惊飞，一派衰败的楼榭亭台，似乎在诉说着从前的富丽堂皇。朱红的房柱，油漆斑驳；玉石砌成的台阶，也生了厚厚一层苔藓。几间房门都虚掩着，毫无住人的痕迹。

原来裘王去世不久，妻妾们全都出走，偌大的裘王府只有裘王的一个小妾和一双儿女居住。一天，小妾正在花园中散步，忽然草丛中钻出一条青蛇，三尺余长，蛇头高仰，一双眼睛直射绿光，森森吓人。小妾尖叫一声，吓晕过去。儿子和女儿在房内听到母亲的惊叫声，立即赶了出来。一看，除了晕倒的母亲外，什么也没有。那小妾醒后，差人彻底清扫花园，铲除所有杂草。折腾了几天，连青蛇的影子都没见到。但一想起那双发光的绿眼，便不寒而栗，最后，带领儿女投奔娘家。

后来据巷人传说，那青蛇是裘王大小姐的化身。裘王生前十分宠爱





小妾,常年不去夫人房中,但却十分喜爱夫人為自己生的大小姐。大小姐从小娇惯,说一不二,深为母亲的冷落境遇不平,常指桑骂槐地在小妾门前撒泼。小妾只能心中暗恨,却不敢有一丝表露。她明白,如果得罪了这位千金小姐,吃亏的只有自己。

一日,大小姐突然莫名其妙地关上门哭闹起来,大半天谁也叫不开门。裘王心里纳闷,好端端的闹什么,便让人撬开门,询问女儿。在父亲的严逼下,大小姐从实招了。原来她和一个串街的戏子有私情,没想到戏子占了便宜后远走他乡,连个影子也没了。裘王一听女儿干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大为恼火。平常他连一根指头都舍不得动女儿,这次竟让人将她捆起来打。全家人谁也不敢上前劝说,这下小妾可得意了。

见裘王几天心情不好,小妾便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万般妖冶,讨王爷欢心。等王爷渐渐将此事淡忘,小妾又在枕边吹风,大小姐干了这等丢脸事,还不趁早斩草除根,难道等她将肚子里的野种生下不成?王爷一听有理,便准备差人请大夫给小姐吃药打胎。小妾又说,这等有伤体面的事,最好别让外人知道,否则王爷的脸朝哪儿放?王爷一时作难,不知如何是好。小妾说,老爷别急,我那房中丫环口紧,派她出去买药,谁也不知道,这事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老爷一听,深为感动。平常大小姐百般刁难,小妾从不计较,关键时刻,又救她一把,老爷越发宠爱小妾。

丫环买回药后,小妾亲自煎煮,伺候小姐服下。几服药后,未成型的胎儿打下来了,家人长出一口气,大小姐也改变了对小妾的态度。

约莫过了一个月。一天,小姐上街回家后,突然面色苍白,头冒冷汗,下身流血不止,王爷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小妾悄悄在他耳边说,说不准又干了那事,刚打过胎,身体虚弱,一干那事就大出血。王爷信以为真,当场就气晕过去。顿时全家大乱,大家只顾救王爷,将大小姐放在一边,只有老夫人守在女儿身边。一会儿,大小姐面色发紫,七窍出血,一命呜呼。老夫人悲痛欲绝,一病不起,不久也去世了。

大小姐母女去世,小妾终于除掉心头之恨,她暗喜自己手段高明,毒死小姐且不留一点痕迹。原来那打胎药里加了一种慢性毒药,当时没反应,隔一段时间后药性才发作,先是下身流血,继之七窍出血。王爷不明女人事理,以为大小姐又干了那事,他做梦也想不到是自己的宠妾下了毒手。

这青青女妖秉承了大小姐桀傲不驯的脾性,经常兴风作浪,骚扰街坊





四邻。加之她手下还指挥了一帮喽罗小妖,更是肆无忌惮。

白云仙姑走进院子,见院内空落,各间房门都虚掩着,便喊了一声:“此处有没有人?”

这时,正在一石旁酣睡的青青,被喊声惊醒。她恼羞成怒,心想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在这里乱喊。走近一看,见是一白衣女人,面貌秀丽,身姿袅娜,便“腾”地一声,随一股青烟,飞落到白云仙姑面前,厉声问到:“你是何方妖孽,怎敢擅自闯入我的巢穴?”

白云仙姑本想和她好言相商,但见她出言不逊,不由火冒三丈,气愤地指着青青说:“我是大名鼎鼎的峨眉山白云仙姑,你是何方妖孽,竟敢来问我?”

青青也不示弱:“我乃千年修炼的青蛇是也。”

白云仙姑一听,鄙夷地唾了一口说:“你原本不过一条小小的青蛇,竟也敢在这里逞能。我白云仙姑早就看中了这个宅院,请你速速离开,否则性命难保。”

青青一听此话,不由怒从胸中起,心想我在这里吐雾兴云多日,谁也不敢吭一声,今天倒有人来教训我!只见她腾空跃起,高喊一声:“你这个泼怪休得无礼,看我来收伏你!”

白云仙姑一看她要来硬的,也不示弱,凌空就是一掌,直打得她晕头转向。接着飞起一脚,照准胸口踢去。别看仙姑小小的三寸金莲,踢在人身上却似铁钻穿心,五脏俱裂。

青青见身敌不过仙姑,便喊了声:“小妖们出来。”就见一群小妖从地下钻出,直朝仙姑扑来,立时从四面围住了仙姑。

仙姑冷笑一声,“雕虫小技,看我如何收拾!”说着腾空而起,金莲横扫,纤手直劈。只这一下,便倒了七八个,剩下的也抱头鼠窜。

青青还是不服,带着残兵败将继续打斗。战了一会儿,青青渐渐支持不住,白云仙姑趁机又是一脚,踢得她爬在地上一动也动不了。见白云仙姑的铁掌又要落下,青青连连告饶:“小畜有眼不识大仙,乞望饶恕。”同时,头也像捣蒜一样,直向仙姑磕头求饶。

白云仙姑见她服了,便停了下来。“既然你已服我,我也不杀告饶之鬼,起来吧。”

青青见仙姑发话,连忙起身。“大仙,敢问你从何处来?”





“我是从峨眉山来的,本想在此结一有缘之士,共结秦晋之好。”

“那你怎么找到这里?”

“下来这么多天,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找到,今天偶然听人说此处有一裘王府空宅,便来察看。”

“大仙,这里空房多间,任你随便挑选,我另寻住处。”

白云仙姑一听青青要走,连忙阻挡:“你不用走,我们同住这里,也好有个照应,你看如何?”

青青一听此话,感激不尽,又是一番磕头作揖,同时心想,这大仙不仅法术高明,心肠也善,要是自己的话,早将她赶尽杀绝了。

白云仙姑将青青扶起,叹了口气说:“我此次下凡,为结一有情之人,处处小心谨慎,惟恐别人看出破绽。”

青青一听仙姑有难处,拍着胸脯说:“大仙有何难处,青青愿赴汤蹈火。如果你有相中的人,只管说一声,我去擒来便是。”

仙姑见青青很讲义气,但有些莽撞,不讲道理,便开导说:“人间事不可强求,如果我相中他,而他却对我无意,便不要去强求。男女之事要两厢情愿,才能幸福美满,你没听说人间有句俗话 强扭的瓜不甜。”

青青一听,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忙也帮不上,两手一摊,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么说,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白云仙姑见她彻底心服口服了,便说:“我下凡这么多日,总是孤身独行,又是一介女身,没个随伴,甚是不便,不知你愿不愿做个随身丫环?”

青青双手一拍,说:“哎,你怎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处,不就伺候左右吗?”

“既然你愿意,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且将真面目隐藏起来,变一个丫环模样我看看。”

“要说瞒天过海,变幻身容,我可是高手,你先等等,且让我进房去变。”随着一股青烟,青青飘进房内……

青青进房后,白云仙姑漫步院内。院子虽久不住人,无人收拾,但正值春暖之时,百花齐放,百鸟啼鸣,一派春意。白云仙姑不禁轻唱慢吟:“听檐前鸟鸣,看满院春色,杨柳绿初齐,韶光丽如此。”仙姑轻拾翠裙,漫步院中,面对如此美景,只恨身边没个人儿共享。想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就在这时,只见门外进来一个俏丽女子,生得削肩细腰,鸭蛋脸型,俊





眼修眉，顾盼神飞，穿红着绿，一蹦一跳来到白云仙姑面前。

“请问娘子有何忧戚，在此长吁短叹。”

白云仙姑正独自叹息，不料一个人突然站在面前，不由大吃一惊。抬眼一看，这么漂亮的小姐，不知从哪里来，便问：“小姐是何人？”

“嘻嘻，咱俩曾见过面，难道你忘了？”

说着，随手摘下一朵小花插在头上，问正在纳闷的白云仙姑：“瞧我漂亮不？”

不待白云仙姑回答，她又说：“好花只配美人戴，我戴这花，有些辱没了它，娘子如果戴上，定会羞云遮月。”说着，就往白云仙姑的头上插。

白云仙姑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可爱活泼的小姐，任她在自己头上摆弄。

小姐一边给白云仙姑戴花，一边问：“娘子真的不认识我了？”

“真的，我从未见过小姐。”

“哈哈，看来我的幻身之术确实高明，连娘子这样的大仙都骗过了，以后肯定天下无敌！”

白云仙姑一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可爱的小姐就是青青变幻的。

“青青，你果然身手不凡，要不是你提说，我真的一点也分辨不出来。这就好了，从今以后，咱俩在人面前以主婢相称，你唤我白娘子，我唤你小青，在人后以姐妹相称，怎样？”

“行。娘子，请先受小青一拜。”说着，小青笑嘻嘻地向白娘子躬身施礼，惹得白娘子捧腹直笑。

“你这个丫头，没正经的，就知戏弄主人。”

“小青不敢，小青有罪。”说着又是一拜。

主仆两人嬉笑打闹了一会儿，言归正传。

白娘子问小青：“你在此居住多时，可知何处景美人盛，咱们就到那里去。”

小青皱皱眉，想了想说：“西湖边人最多，一年四季游人不断，此时正值初春，游人更是如织，要去咱们就去那里。”

白娘子一想，自己刚下凡时，曾去过西湖，那里确实景美人多。于是，决定先去西湖。





二、许宣落魄,李仁留妻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凄凉的清明节,郊外祭祀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一家老少,一齐出动,共祭祖宗;有的则是白发苍苍的父母哭祭自己早逝的儿女;有的是寡居的新妇祭奠自己逝去的丈夫。

墓地里乌鸦盘旋,纸灰飞扬,香烟弥漫。缭绕的烟雾中,哭声此起彼伏,好不凄悲。

祭奠的人群中,有一年轻书生,眉清目秀,削肩窄腰,俊秀儒雅,粉白如玉,身着灰服。他一个人独跪坟前,已哭了好长时间,只哭得天昏地暗,泪涕四流,脸色发青。今天他一则祭奠自己的父母,二来也痛哭自己的不幸身世。他就是严州桐庐人许宣,年刚弱冠。他家祖上三代曾为朝廷命官,身居显位,家资巨万,富贵无比。他家的府第,高楼巍峨,亭阁耸立,桐庐城内无人比得上。许宣从小聪明伶俐,加之家教甚严,又在私塾上学,小小年纪便精通诗文,能诗会赋,颇得家人宠爱,但生性却有些懦弱轻薄。父母在世时,家中富裕,他只管吟诗作文,家事一概不问,且出手阔绰,常邀三朋四友在家饮宴作乐。不料命运多舛,他父亲因一桩贿赂案吃了官司,被削职下狱,家产全部籍没。不久,死于狱中,他和母亲无依无靠,四处流落。昔日依附他们的亲戚,惟恐惹上麻烦,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一个姐姐嫁在钱塘李家,姐夫在县衙中作捕快,终日为缉捕盗贼奔忙。姐夫为人忠厚,颇讲义气,见他母子俩落魄,便收留下来,视若一家人。但母亲心性好强,不愿长寄别人篱下,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母子俩回到老家,用仅剩的钱物买了一条渔船,准备在桐江上捞鱼为生。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刚买到船的当晚,母子俩没有经验,没有拴缆绳,竟随便将船泊在江边。第二天起来一看,船早随江水而下,不知漂到何处去了。真是走投无路,天要绝人。母亲一气之下,含恨投江,剩下许宣一人四处漂泊。

许宣想起自己身世,不禁仰天长哭。想当年父母在世时,自己胸怀鸿鹄之志,发愤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本想继续学业,中个秀才,光宗





耀祖，没想到如今空怀满腹经纶，想要上京赶考，连个路费也凑不齐。哎，生涯何处飞蓬转，时乖拗煞男儿愿，漫说志冲霄汉……

祭奠完毕，孤苦伶仃的许宣回到家中。推门看看，昔日的富丽堂皇一扫而去，院子里荒草丛生，遍地残枝败叶，房屋倾倒，蛛网密布，老鼠在房梁上窜来窜去。房中空无一人，惟独厅堂还算完好，许宣便收拾了一下，准备过夜。就在这时，一个信差推门而入：“请问这是许官人家吗？”

许宣赶忙出了房门，应答道：“在下便是，请问差官有何事……”

“这里有官人一封家书。”

许宣接过一看，是姐夫来的信。原来，姐夫、姐姐得知母亲不幸身亡，本想前来奔丧，顺便将许宣接到杭州。但由于姐夫公务在身，姐姐也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只好来信让许宣自己去，随信捎来一些银两，以作许宣盘资。许宣看完信后，感动得泪流满面。自从父亲吃了官司，亲戚们能躲避的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有姐姐一家，时常挂念他，不时捎些钱财接济，真是骨肉同根，手足情深啊。

许宣看完信，抬头一看，信差还在旁边。他明白了，从前信差给他们家送信，每次都给小费，看来他还想要。

“差人，你没看我家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也靠别人接济过日子，实在没钱给你。”

差人一听，怏怏地走了，嘴里还不停咕嘟着什么。

信差一走，许宣就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换洗衣服，几本旧书。一把钥匙上门，许宣当天就启程赶往姐姐家。

这一天，在县衙中充当捕快的李仁一回家，就举着手中的信向内屋高喊：“娘子，快，内弟来信了。”

娘子许氏一听说弟弟许宣来信了，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腆着个大肚子跑出来：“让我看看，信中都说了些什么？”她去拿丈夫手中的信。

“哎呀，看你急的，你要信干啥？又不识字。”

“那你赶快念念我听。”

“信中也没说什么，就说我们寄去的银两收到了，万分感激，还说他已动身，过几天就到。”

许氏一听，放下心来：“他来就好，他一个人在家，什么也不会干，连饭都吃不到嘴里，我老是挂念。他来就好了。官人我弟弟长住咱家，你不会





嫌弃吧？”

“看你說什麼呀，人還沒來說這話。我是什么人你還不知道？如果我嫌棄，就不寫信讓他來了。”

“謝謝官人，你先歇息一會兒，飯菜馬上就好。”許氏說着，就進了廚房，李仁也跟了進去。

“你進來干什么？让别人看見笑話，大丈夫家的，誰下廚？”許氏親昵地推李仁出去。

李仁抓着娘子的雙手說：“娘子，我是怕你身子不方便，幫幫忙。”

“有啥不方便的，別人家的娘子比我肚子還大，不也照常干活。你放
心，我沒那麼嬌氣。”

“我們結婚幾年，好不容易懷上孩子，萬一有個閃失，可了不得。”

許氏一聽，故裝嗔怒：“原來你是心疼你的孩子。”說着重重摔了一下勺子。

李仁立即抱住她，說：“娘子息怒，孩子在你肚子，心疼孩子還不是心疼你，沒有你怎麼會有孩子？別生氣，趕快做飯吧，我肚子早就餓了。”

“噢，剛才還說怕我不方便，現在又催人趕快做飯，你到底讓我怎麼辦？”

李仁一聽又是自己失嘴，忙打拱作揖：“娘子饒恕，全是老夫不是，你坐着，我來。”說着就挽起袖子，端起面盆。

許氏一看，不禁“噗嗤”一笑：“去去去，你會做什麼，別越幫越忙。”將李仁推出房門，自己一個人忙起來。

李仁回到臥房，躺在床上，閉目靜想起來。他們結婚五六年来，一直恩恩愛愛，可惜美中不足的是，膝下久無子女。眼看着同時結婚的街坊一个个抱上孩子，就他們遲遲不見動靜，急得他四处求神問醫。多亏有人指点，寻找了铁线巷王怀礼的生药铺子，人称王怀礼是送子观音，专治男女不孕症。果然，吃了他几服药，娘子就有喜了。李仁想到这，高兴得从床上坐起。

“官人，快来吃饭。”许氏将饭菜放在院中石桌上。

李仁从房中出来，坐在桌前，不由分说，就狼吞虎咽起来。

“官人，慢点吃，没人和你抢。我想了想，我弟来后，如果老闲在家，他会闷得难受，你一个养活三口人也紧巴，不如给他找个差事干干。”





“不就多一张嘴，有我们吃的，难道还能少了他的？你身子越来越不方便，就让他在家帮你打个下手，我也放心。”

“我没事，别人看起来笨重，自己感觉没一点负担。再说我自己也会当心，你就别担心。我弟学了一肚子学问，总不能让它烂在肚子里！”

“说的也是，如果我们老让他呆在家里，会影响他的前程，让他出去见世面，没准还会干出点名堂。”

许氏接过话说：“也不指望他能有什么作为，只求混口饭吃。我弟生性浮躁，又从小娇惯，不像你那么实在，只要能本本分分地干活就行了。你下午去县衙，多问问同僚，看有什么合适的差事，让他干干。”

李仁边吃边点头。两人吃吃说说，一顿饭吃了两顿饭的功夫。

李仁吃完后，看时间还早，又坐在树荫下喝茶。院中榴花盛开，火红一片。月季、牡丹、美人蕉等各色鲜花也争奇斗艳好不热闹。

许氏在厨房收拾完毕，出门见官人正准备上衙门，又追到大门口：“你别忘了帮我弟打听一下，好赖给他找个差事干。”

“行行，我一定问，你快回房歇息，别累坏了身子。”

“我又不是泥捏的，你可别忘了正事。”

“记住了，你说了多少遍，话在耳里都生根了。”

送走官人，许氏回房小憩。迷迷糊糊，看见一个小女孩穿得花红柳绿的，头上扎了个小髻髻，蹦蹦跳跳跑进房门，手里拿束野花，脸上红扑扑的，摇着她喊：“妈妈，你看这么多花，是我刚采的，可香了，你闻闻。”说着，就将花伸到她鼻子底下，鼻子被花一撩，痒痒的，她不由“啊嚏”一声，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原来是在做梦。梦是征兆，莫非肚里真是个女孩？女孩也好，是娘的贴心棉袄，长大了，也能帮娘料理家务。许氏越想越高兴，顺手拿过床头的针线筐箩，准备再做件小衣服。她已做了三四件，但还嫌不够。听人说，小孩的衣服不嫌多，有多少能用多少。她做一会儿，比划一会儿，惟恐做得不合适。

院中的鸟儿叽叽喳喳，微风吹过，阵阵花香扑鼻而来。肚中的小孩也不安生，不停蹬动，许氏幸福地摸摸肚皮，腰有些酸疼，她放下手中的活儿，躺下休息……

不知躺了多长时间，大门外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梦中的许氏。她立即下床去开门，开门一看，是弟弟许宣。





“姐姐。”

“宣弟,是你,快进来。”

许氏反身关上门,接过许宣手中的包袱,上下打量着许宣:“宣弟,路上可辛苦?”

“不辛苦,路途近,那船家也好,饭菜都很合口。”

“肚子饿了吧?快进屋,姐姐这就收拾饭菜。”

“不用做了,刚在船上吃过,还喝了几口酒,肚子饱饱的。姐夫还没回来?”

“没有,快了。”

“你快坐下歇歇,我倒杯茶去。”

许氏出去倒茶,许宣坐在床边,见身边的筐箩里花花绿绿,顺手抓起一看,是件小夹袄。心里纳闷,姐姐家又没孩子,这是给谁做的?

“姐姐,”许宣隔窗高喊,没见答应,就出了房门,手上还拿着小衣服。

“姐姐,你给谁做这么小的衣服?”

许氏一看,不好意思地一笑,说:“你呀,都快当舅舅了,还这么不懂事,你没看见?”许氏指指肚子。

许宣这才恍然大悟,一拍脑袋:“你看我,原来是给小外甥做的。姐姐,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呀,越说越糊涂,现在谁知道是男是女。再别浑说了,快坐下喝茶。”

房子有些热,俩人便在院中聊起来……

太阳落山时分,李仁哼着小调回来了。推门一看,当院的石桌上放着茶杯,便知有人来过。还没进房门,就朝里喊:“娘子,今天是否有客人来过?”

房内姐弟俩一听喊声,同时出门。

“是内弟啊,何时到家?”

“姐夫回来了,我已到了大半天。”

“官人,你和宣弟坐着喝茶,我去做饭。”

李仁忙阻止许氏:“不用做了,等会儿我和内弟上饭馆喝酒,为他接风。”

许宣一听,连忙摇手:“姐夫,不用破费,从今就是一家人了,还接什





么风？”

“使不得，还是到外边吃。”

“姐夫，如果这样，我心里越发过意不去，以后常住这里，少不得要麻烦你们，今天就免了吧！”

李仁一看许宣执意不去，便让许氏多加几个下酒菜，又上街打了一斤酒，这才作罢。

不一会儿，饭菜做好，三个人围坐一起，亲亲热热地吃起来。

“内弟，多吃点，路上走了这么长时间，一定饿坏了。”

“姐夫，你们真是我的恩人，我家横遭不测，亲戚们大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你和我姐依然如故，你们的情我今生都还不完。来，姐夫，我敬你一杯！”

“哎，怎能这么说，都是自家人，一家有难大家帮。那些没良心的人就不用说了，来，喝！”

杯盘交盞，不知不觉一斤酒就完了。许宣脸已通红。许氏忙劝俩人别再喝了。

“你看，只顾喝酒，把大事都忘了。”李仁突然一拍大腿。

“什么大事，这么紧。”许氏问。

“就是给内弟找差事的事。”

许氏忙问：“找下了？”

“有了眉目，你还记得咱们以前找的铁线巷王怀礼大夫吗？”

“哪还能忘？”

“就是他，现在他的药铺子生意做大了，需要帮手，四处找人。我们衙内一个同僚刚好和他是亲戚，他托同僚找个知根知底的人，我就将内弟情况说给同僚，同僚当时就去告诉他，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不过要先见面再定。他医术高明，前去应聘的人很多，他想从中挑个人品好，又有学识的内弟，事前也没和你商量，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姐夫，真太谢谢你了，这么好的事，我还有什么说的，就怕应招不上。”

“你别泄气，听说前去应聘的人虽多，但大多不识几个字，只有你学识高，一定能聘上。等他一回话，咱们就去见面。这几天没事，你先四处逛逛，散散心。”





天色已晚,许氏将一间空房收拾了一下,铺了床新被褥,又搬进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将许宣安顿停当。

“宣弟,辛苦了一路,早早歇息,明天起来到外边逛逛。”

“姐姐,你也早早休息吧!”

姐姐带上门出去了。房中剩下许宣一人,他斜倚床头。抬头望,窗外月明星稀,树影摇曳,银河两岸,牛郎织女遥遥相望。低头看,银光盈满小屋,冰莹莹照在床上。许宣本是个多情的公子,一想这明月当头的晚上,万家团圆,自己虽在姐姐家,但房内只孤伶一人,枕边也没个人儿相伴,不由伤心落泪。

三、西湖相遇,私自订终身

转眼之间,许宣来杭州已半月有余,他已正式受聘于铁线巷王怀礼药铺。许宣心眼儿活,嘴儿甜,左一个师傅,右一个师傅,一会端杯茶,一会递把扇讨得王怀礼十二分的喜欢。在药铺,他手脚勤快,除研药包药,招呼客人外,铺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加之又知书达礼,深得王怀礼喜爱。老先生膝下无子,视许宣如亲儿,将祖上传下的一些久不示人的秘方亲授给许宣,许宣跟他学了不少医术。

在师徒俩的料理下,生药铺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每天关门后还有人来买药看病,一大早门外就排起了长队。王怀礼本想再聘几个伙计打下手,又怕找不到贴心人,就让许宣搬住到铺子里,白天跟着自己卖药看病,晚上照看铺子,省得来回跑。许宣也乐意这样,一直吃住在姐姐家,总觉得不方便。搬到药铺,白天忙完了,晚上一个人清静,还可看看书,温习一下师傅教的药理知识。



这一天,师傅外出购药,让许宣关上店门,休息一天。来杭州这么长时间,还没出去转过,听人说杭州是人间天堂,西湖更是杭州名景,何不趁机去西湖看看!

一大早,许宣穿戴整齐,直奔西湖……

刚到西湖边,但见湖水似镜,岸边车马如云,绿柳回廊,光景怡人。湖





中游游船画舫很多，笙歌阵阵，好不热闹。

许宣站在岸边一看，见码头上泊着几条小船，忙喊：“船家，租船。”

船中立即钻出一个小伙计，回道：“官人，过来了。”

等许宣一上船，小伙计竹篙一点，小船驶向湖心，直朝人多处钻。

“船家，划慢点，这一路风景，得慢慢赏。”

“官人，你是第一次游西湖吧？”

“是，你怎么知道？”

“我在此划船几年，见过各式各样的游客，像官人这般细赏景物的，肯定是第一次来。常来的就不是这样了。”

许宣一听有趣，就问：“那常来的是怎么个样子？”

“你瞧，”小伙计手指湖心，“常来的官人，特别像你这般年轻俊美的，哪顾得上看景，只一味往女人堆里钻，那里的景才好看。”

许宣一听，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你这小伙计，真有意思，等我看完这湖光山色，再往胭脂堆里挤，也不迟啊！”

“这倒是，赏景赏人两不误。”

小船慢慢划行。时值早春，湖水明净，柳色微绿，梅花含苞，远山近景被点缀得一派旖旎。船家轻轻慢划，小船迂回宛转，傍湖徐行。不时有歌妓的画舫或卖花说书的小船尾随而来，劝许宣点首歌，或买枝花。许宣只顾赏景，顾不得这些，嘱咐船家见到叫卖的小船，快快避开。

小船出了钱塘门，沿湖而行，小行一会儿就到了有名的断桥。这断桥界于前后湖之中，水光潋滟，桥影倒映，如玉腰金背。许宣让船家在此停下，想看看断桥是否真“断”了。实际上，“断桥”并未断。许宣这就不理解了，他问船家：“船家，你说这桥好好的，为何人称断桥？”

“官人，如果你到冬天消雪之日来就会明白。冬天桥顶桥墩堆满积雪，太阳一照，桥顶上的雪先融，露出黑黢黢的一段桥身，而桥墩因地势低下，仍有积雪，远远望去，中间黑，两头白，如同断了一截，故人称‘断桥’。”

许宣觉得有理，连连点头。“开船吧，前边还有什么好景？”

“再往前就是孤山。”

许宣抬眼远望，只见湖中孤出，宛如水上蓬莱，山上楼阁参差，花木掩映，好一处人间仙宫。

上得孤山来，站在山顶四望，许宣不由吟道：“明湖绿如茵，锦桥锁流





水。塔影参差照,画舫随波漂。”远看四周峰峦叠翠,气势连绵,水天一色。

许宣正看在兴头上,只听山下船家在喊:“官人,时间不早了,还有别处要看。”

许宣快快地下了山。在船家的引导下,又游了灵隐寺、天竺、宝石等名刹古寺,无不尽兴痛快。

这天,白娘子和小青也来游西湖,她们对这里的名山秀水一点也提不起神,一心只想结识有缘之士。这不,游了大半天,也没碰到一个中意的。

“姐姐,你看那边游人很多,我们过去看看。”

“别再去了,你看那些凡夫俗子,浊气冲天,只知打情骂俏,逢场作戏,哪有什么俊才?我们先在岸边歇息歇息。”

就在这时,许宣的小船划了过来。“哗哗”的水声,引起白娘子的注意。她转头一看,看见坐在船头的许宣,不由心里一动,只见他一双花眼浑似点漆,两道眉毛弯似春山,口未言而先笑,一举一动,无不贤儒雅气。

“小青,你看那船中的相公怎样?”

“不怎样,还不和常人一个样!穿戴寒酸,一副穷酸样。”

“妹妹言之差矣,他虽寒衣遮身,但处处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白娘子眼中现出一种企慕的神情。

小青看在眼里,知道白娘子被这白脸相公迷上了。上前摇摇发愣的白娘子:“姐姐,你就呆这,待我前去打个招呼。”

“小青,别这么莽撞,小心吓着相公。”

“哎哟哟,还不知人家心里怎么想,就开始护着他了。姐姐,别落个多情反被无情误,还是让我先去。”

“小青,你怎么这么不知礼,哪有小姐先和相公打招呼的?何况你这么风风火火,人家不笑咱们轻薄才怪呢。”

“哪怎么办?他独坐舟中,我们如何近得他?难道我们看着他坐船远去不成?”

“小青别急,待我想想办法。”白娘子托腮沉思。“有了,小青,你不是会兴风作雨吗?快快降场大雨,雨一下,那船必定靠岸。那时,咱们佯装避雨,躲到他船上,找个借口搭上话,不就成了?”

“姐姐,为求佳人,你真是费尽心机。你先在这里,待我躲在那边去化雨。”说着,小青就消失了。





说变就变，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狂风四起，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正在兴头上的许宣抱头钻进船舱。

“船家，这西湖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朗日高照，这会突然骤降大雨。”

船家也觉得奇怪，以往可不是这样，如果要下雨，一大早就有征兆。今天这是怎么了，日头未落，雨点就下来了。

“官人，看来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先靠岸避避雨，等雨小了再游如何？”

“行，只有如此。”

小船慢慢划到岸边，许宣和船家躲在舱内。

“哎，船家。”白娘子和小青抱头跑到船前。

船家听到有人喊，伸出头来。

“两位小姐有何事？”

小青上前说：“船家，你看这么大的雨，能不能让我们上船避避雨？”

“船上已有客人。”

“有客人何妨，他避他的雨，我们避我们的雨，大不了出钱就是。”

“这条船客人已租定，我得问问他。”

许宣在舱内一听有人想坐船，伸头一看，见是两位小姐，一个素纱白缟，乌鬟如云，绰约窈窕，身姿翩翩，宛若仙女一般美艳动人。另一个一身淡绿薄纱，云鬟半垂，风流秀曼，面容娇艳。真是一对仙女下凡！许宣一时看呆了眼。

小青见他发愣，就急了：“相公，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你看这么大的雨，淋得我家娘子不生病才怪呢！”

许宣猛惊过来，不知小青在说什么，只听到“愿意”两字，便满口答应：“愿意！愿意！”

小青忙施礼道：“谢谢相公。船家，这位相公可答应了。娘子，咱们进去吧！”

小青一跃上了船，又回过身来扶白娘子。白娘子脚刚着船，船晃了一下，人也随之闪了一下，许宣急忙站起扶了一把。待站定，许宣手还扶着白娘子，白娘子立时羞得满脸通红。

白娘子一进船舱，许宣只觉一股异香扑来，直熏得他迷迷糊糊。小青和白娘子坐在许宣对面，避而不看对方。





白娘子对小青说：“青儿，你看这湖光山色依旧，风物景致也是原来的样子，只是故人已不在眼前，不由让人抚今追思。”说着，不由信口吟道：“湖上园亭好，重来忆旧游。径狭花迎船，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没，谁与话风流。”

许宣生性风流多情，初见白娘子已被她的花容月貌勾去了半个魂，当听了她吟的这首诗，更是按捺不住爱慕之情。他忍不住偷偷看了白娘子一眼，只见这位娘子纤纤玉手半遮面，肤白如雪，细腻光洁，云鬓低垂，脖颈上落了几滴雨水，随着轻微的呼吸，滚进衣内，立时溶化。许宣不由轻喘一声，心想这娘子不仅生得美若天仙，说起话来也斯文有礼，一看就是名门闺秀。许宣不由顿生慕情，只是不知说什么好。

白娘子虽和小青说话，但她早就注意到许宣偷看她，心里明白相公对自己也有了好感，便向小青使了个眼色，小青领会了，立即转向许宣，先施一礼。

“相公，你瞧这雨越下越大，我们还得再躲一会儿，代我家娘子多多致谢了！”

“小姐多礼了，为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快坐下。”

白娘子也施礼道：“中途遇雨，幸避宝船，免得雨淋风吹，万分感谢。”

“岂敢，岂敢，些须小事，何谢之有？”

小青插话道：“相公真是知礼之人。敢问相公尊姓大名？”

“不敢，小生姓许名宣，字晋贤。”

白娘子又问：“尊居何处？”

“小生住在铁线巷王记生药铺子，娘子府上何处？”

“哎呀，这么巧，我家娘子就在荐桥双茶坊裘王府隔壁，只和铁线巷隔两条街。怎么从未见过相公？”

“不瞒娘子、小姐，我不过寓居杭州，刚来不久。”

小青又上前忙问：“请问家中娘子可好？”

“惭愧，小生只因家中贫寒，加之父母新亡，尚未成家，孤身一人。”

听了这话，白娘子长出一口气，但还是不放心，又问：“相公未成家，聘可是聘下了？”

许宣低头答道：“也还未聘。”

小青佯装不平的样子，说：“娘子，你瞧相公这等知书达礼之人，却还





形单影只,只怪那月下老人,太不公平了。这世间的小姐们,也只看门楼高低、钱财多寡,却不问人品如何,活该她们都嫁给七老八十的丑乌龟去。”

许宣见小青快言快语,不由一笑说:“小姐嘴真厉害。”

小青又准备说什么,嘴刚一张,白娘子便止住了:“青儿,别这么没大没小。”又转向许宣说:“相公见笑了,我这丫环可是个刀子嘴。”

“没什么,嘴是厉害,倒挺讨人喜欢。请问娘子尊姓芳名?”

小青忙代白娘子回答:“我家娘子是原任杭州白太守的小姐。老爷在世时,给娘子招赘一婿在家。”

“噢,原来是位千金小姐,小生失敬了。小姐,你们也是来西湖踏青游玩的吧?”

小青抢答:“不是,是祭祀我家姑爷坟墓。”

“原来你家姑爷去世了,对不起,惹你们伤心了。”

白娘子悲戚地说:“我夫妻俩恩恩爱爱,谁料一场大病夺去官人性命,家父也早早去世,只留下我孤身一人,守着个空屋。多亏小青相伴,才不致孤寂。”

“娘子请免悲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当年我家也是官宦人家,食必山珍海味,衣必轻裘锦锻,没料一场官司涉嫌到家父,到如今落得个家破人亡,流落他乡,寄人篱下,哎!”

“相公别伤心,你我同为苦命人,今日相逢,也是缘分,还望多多保重。”

“我一介男儿身,虽无依无靠,倒还好说,娘子你孤身一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更让人感到恹惶,听你刚才细诉衷肠,我许宣心儿悒悒,恨不得……”

小青忙追问:“恨不得什么?”

许宣发觉失言,不由脸红耳赤,忙掩饰:“没什么,没什么。”

小青“啐”了一口,嗫嚅嘴说:“亏你还是个男儿身,话都不敢说。”

这时,船家朝里喊:“官人,娘子,雨停了。”

小青一听船家将“官人”、“娘子”连在一起喊,忙钻出船舱,朝船头喊:“你这船家,怎么搞的,这么不会说话。”

船家被小青一训,莫名其妙,反问:“我怎么会说话?这小姐好





厉害。”

“我怎么厉害？你听听你咋叫的，‘官人，娘子’别人听见了，以为是两口子。你辱没了我家娘子倒没什么，人家许相公可是青春童子，还未婚配，传出去了，别人以为他已有了娘子。哼！”

这小青伶牙俐齿的，说得船家目瞪口呆。小青又钻进船舱，故意朝白娘子和许宣说：“娘子，许相公，这船家真是不明事理，大白天这么‘官人，娘子’地乱喊，气死人了！”

两人一听小青的话，都羞得面孔潮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两人虽面带羞色，但内心却各怀心思。许宣私下想，这么漂亮贤惠的娘子，若能娶她为妻，真是前世造化。白娘子也心想，我下凡多日，总算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看他俊雅斯文，若能结为秦晋之好，也不枉我辛苦一番。

雨过天晴，船家拴好缆绳，正要开口喊，却又住口。刚才被小青训了一顿，不知该如何称呼，十分尴尬，只得朝舱里白搭话：“船已拴好，请上岸吧！”

小青又抢白了一句：“你是叫天上岸，还是叫地上岸？”

白娘子忙止住她：“青儿，别这样，人家让你避雨，不谢谢人家，反倒训起人来。”说着转身赔笑：“船家，我这丫头少年不懂事，请见谅。我这里替她给你赔不是了。”

船家慌忙还礼：“娘子快起身，小的担当不得。”

三人上了岸，白娘子差小青付船钱，许宣连忙阻拦：“别客气，船是我租的，我来付。”

三人推让半天，还是许宣硬付了。

白娘子说：“相公，清早出门时，忘了带零钱，先欠着相公的，到家后立即让青儿送过去。”

“不用，不用。”

三人相伴，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岔道，许宣恋恋不舍地说：“娘子告辞了，小生要去前边朋友家拿把伞。”

小青不解地问：“天晴晴的，拿什么伞？”

“是前日忘在他家，今日顺便带回。”

眼看就要分手，却还没约好下次相会的日子，白娘子心中甚急，她又朝小青使了个眼色，小青理会娘子心意。





“相公，你先陪我家娘子一会儿，我去去那边就来。”

“你去那边干什么？”许宣问。

“女人家的事少问。”一句话呛得许宣无言对答。

小青走后，白娘子抬头看了一眼许宣，不料许宣也正凝视自己。四目相对，含情脉脉。白娘子眼中秋波荡漾，一张樱桃小嘴啾啾嚶嚶，欲说还罢。许宣目光炽烈，几可烤人，他实在按捺不住，恨不得立即将白娘子抱在怀里。白娘子见许宣醉眼迷离，知道 he 已丢了魂。

就在这时，天突然又下起雨，俩人跑到路边一棵小树下。

只见小青抱头跑了过来，边跑边喊：“这天，说下就下，咱们出门也没带伞，可怎么回去？”

“这……”白娘子也为难了。

这时，许宣说：“娘子如果不嫌，等我从朋友家将伞拿来，给你们两位打回去怎样？”

白娘子说：“好是好，只是又麻烦相公了。”

“区区小事，谈何麻烦，你们先在此稍候，我速去速回。”说着，就顺岔道跑去……

许宣一走，小青不禁大笑起来：“这书生，真是好骗得很，难道他猜不透我刚才干什么去了？”

白娘子说：“你就会戏弄人，除了我，谁知你一个柔弱的丫头，会兴风作雨。只此一次，以后再不许耍弄许相公了。”

“哎呀，姐姐，你这可就冤枉人了，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姐姐，你看那许相公如何？”

“什么如何？”

“你这会儿倒装起傻了，刚才在船中，他一直紧盯着你，痴痴迷迷。你也一样，一看他就脸红，平常你见了别的相公可不是这样。”

“青儿，你别瞎说。”

“好我的姐姐呢，没见你两人早已春心荡漾。今天真是天赐良缘，一个是德容之貌，一个是恭俭温良，若有一朝啊，两相当，配成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

一会儿，许宣就打着伞跑来，腋下还夹了一把。

“娘子，给伞。”





白娘子接过伞,感激不尽:“相公的恩情,可叫我们如何回报?”

“不就一把伞,有什么谢的。”

白娘子又向青儿说:“青儿,明天一早就将伞给相公送去。”

“一把小伞,何劳青姐贵步。不用送了,我明天到贵府去拿,顺便拜访二位。”

白娘子说:“哪有反劳之理?”

许宣说:“区区小事,何劳之有。”

许宣送伞之意,就是想找个借口去白娘子府上一访,白娘子也看出了此意,便说:“既然这样,明早让青儿在街口等候相公,怕相公万一找不到门了。”

“娘子,那就这样,天色已晚,恕不远送,请二位快回吧!”

“相公也回,多谢了。”

说着,两下分手。

许宣走在路上,越想越兴奋。不料今日无意间竟遇到美人,叙出许多衷情,又约我明日到府上相会,真是喜煞人了。许宣不由高唱起来:“况遇天仙隔锦屏,一溪风月共清明。鸳鸯自解分明语,何必崎岖上玉京。”

当天晚上,许宣展转难眠,他被白娘子的花容月貌及高雅气质深深迷倒。只恨春夜太长,隔断了一对相思人儿。时过三更,许宣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天刚一放亮,许宣就赶紧起床,将店铺里外洒扫得干干净净,又研磨了几包药草。干完好一会,王师傅才进店门,他见许宣将一切都收拾停当,问道:“许相公,你起得这么早?”

“师傅,我早上有点事要外出,就早早起来收拾了一下。”

“有事你就去嘛,这里有我料理,何必起得这么早?”

许宣见师傅已答应,打个招呼就走了。

一出店门,许宣只觉心花怒放。平时没注意街道,原来这杭州城竟如此繁华,沿街到处是店铺,行人熙熙攘攘,挑担卖柴的,推车卖货的,骑马观花的,坐轿串亲的,还有说书卖艺的,好不热闹!街两边一溜青砖瓦房,道旁树木葱郁,道路干净平坦。

许宣欲见佳人心切,也顾不得四处观望,只是快步如飞,前往双茶坊巷。





再说这白娘子，自从见了许宣，回到家中，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一样，神不守舍，整夜里睡不着，不是托腮凝思，就是照镜自怜。天不亮就早早起床，在绿纱窗下，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起来。她轻抹脂粉，细描蛾眉，轻点樱唇，一个头不知梳了多少遍，惹得小青在一旁直笑。

“姐姐，你别再折腾了，浓妆淡抹总相宜，昨天脸上的脂粉被雨水冲成那个样子，将个许相公都迷得双眼发直，今儿这个打扮，还不勾出他的魂来？”

白娘子一听，在小青头上点了一下：“青儿，你这张嘴呀，真该缝上。”

“缝上我的嘴，还有你的好事！你慢慢收拾，我再睡一会，昨天为你两造风雨，大伤了我的元气，今天得好好休息一下。”

小青刚睡了一会儿，白娘子就将她摇醒：“青儿，快起来。”

青儿伸了个懒腰，迷迷糊糊地问：“起这么早？”

“你不看天色已亮，许相公说不定早来了。你快去门口看看，他万一找不到门，转身走了怎办？”

“他一定会来，万一他走了，只表明他用情不专，不值得姐姐爱。”

“好青儿，别睡了，算姐姐求你。”

青儿听白娘子这么一说，才起来。她很快梳洗打扮了一番，就去大门口。

小青在大门口等了一会，没见许宣影子，又回到房内。

白娘子一见小青进来，忙问：“许相公呢？”

“你的相公还在周公那里，街上空无一人，万籁俱寂，这么早连个鬼都没有，再等会儿吧！”

白娘子坐卧不宁，她只担心许宣是个薄情人，昨天不过逢场作戏，说说而已。只因自己求偶心切，把别人的应酬当真情。

小青见白娘子如此痴情，也不忍再调笑她，又出门张望。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许宣脚底生风，不多时，便到双茶坊巷。远远就看见青儿在街口张望。

小青也看见了许宣，“许相公来了！”

“正是，来了，有劳青姐在此恭候。”

“还不是我家娘子，怕你到此找不到门，早早就差我出门等候。哎哟，站得我腰酸腿疼。相公快请走，我家娘子已恭候多时了。”

许宣随小青进了一扇黑漆大门，只见眼前豁然开朗，花草掩映，百鸟





啼鸣,楼台高耸,曲栏回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许宣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富豪大户他不是没见过,他家从前也算得上桐庐一首富,但如此富丽堂皇,气势不凡的建筑,他还没见过。看来,娘子的父亲确是前任太守。他一进门,就四处观望,一双眼睛还嫌不够,惹得青儿掩嘴直笑。许宣见青儿笑个不停,顿觉失态,连忙收回目光,跟在青儿后边朝里走。

走到一处杨柳拂依的回廊边,小青停了下来:“相公,请在此稍候,我去告诉娘子。”

小青刚走一步,又折了回来,说:“许相公,我有一桩喜事要告诉你。”

“什么喜事?”

“我家娘子昨晚回来,在我面前不停夸相公人品好,识文断字,又长得仪表堂堂,十分爱慕。”

许宣一听,不由脸红心热,心中暗喜。“没想到娘子这么高看我,她还说了些什么?”

“我家娘子独居几年,无依无靠,说媒的人踢破门槛,但没一个中意的。见到相公后,顿生爱慕,私下里告诉我,欲把……”小青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许宣忙问:“欲把什么?青姐怎么不说了?”

青儿故意卖起关子:“你急什么,总归是要告诉你的。我先问你,我家娘子怎样?”

“好我的青姐呢,昨天我的失魂样你还没看够?我许宣长这么大,从没对一个女子这么钟情过。你不知我昨晚一夜难眠,满脑子都是你家娘子。今早天不亮就起床,只盼早早来见娘子。”

小青撇撇嘴说:“这还差不多。”

许宣急不可待地问:“青姐,娘子告诉你,她欲把什么?”

“她私下里告诉我,欲把终身相托于你,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青姐,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要谢谢我家娘子去,你到底意下如何?”

“青姐,不瞒你说,小生也早有此意,只是我父母双亡,我一人四处漂泊,潦倒落魄,没有一点积蓄,怕以后委屈了你家娘子,所以,迟迟不敢说明。”

“许相公,若仅因家境窘迫而不敢承娘子雅爱,倒不必担心,我家娘子





家资万贯，不愁你们享用一辈子。”

“小生真是前世造化，遇见娘子这等好人。”说着，连连向苍天作揖打拱。

“相公，等会儿见到我家娘子，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青姐放心，小生再愚钝，这个自然知道。”

“那好，你就在此稍候，待我传娘子去。”

许宣双眼直送青儿沿一青萝小径进到一间碧窗纱、红格子的瓦房……

小青未进房门就喊：“姐姐，许相公来了。”

“在哪儿，快领我去见。”

“他在回廊那边等姐姐。”

白娘子对镜端正了一下头发，跟着小青出来了。

远远的，许宣就看见晨光中走过来一个美人。只见她莲步轻移，身姿轻盈，仪态飘逸，翩翩若仙。再看颜面，娇容秀发，明眸皓齿，一双眼睛若含露梨花，煞是迷人。许宣一时神魂荡漾，心旌摇动，若不是青儿在旁陪伴，他早就上前将娘子拥在怀中了。

白娘子走到廊边忙施礼：“相公，有失远迎。”

“不敢，不敢。”

“青儿，快领相公进房去坐。”

许宣忙阻拦：“不用了，就在此坐坐。”

“这里雾气甚重，相公小心着凉，还是进房去坐吧！”

“娘子盛情款待，小生只好从命。”

三人来到娘子房前，小青忙上前开门：“相公请进。”

“娘子先进。”

进得房内，如入芝兰之室，只觉熏香扑鼻，异常清爽。娘子房中摆设，果然不同凡家女子，室内书籍字画琳琅满目，古玩珍品到处都是。

“相公请坐，青儿上茶。”

小青转身出去倒茶。

房内留下两人，白娘子痴痴盯着许宣，羞得许宣一直不敢抬头。白娘子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忙没话找话：“昨天途中遇雨，多亏相公照拂，才不致我们姐妹俩淋湿。”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娘子太多礼了。”

许宣停了停又说:“昨天那么大雨,眼看娘子雨中受淋,小生我……我……”许宣一时张口结舌,脸红脖子粗的,不知如何表白。

白娘子忙接上话:“你怎么了?”

“不瞒娘子,小生当时怪心疼的,若不是小青在旁,我会献衣护娘子回家。”

白娘子一听,羞得满脸通红,说:“相公,你说什么呀!小心别人听见。”

这时,小青端茶进来,问:“你们在这嘀嘀咕咕说什么,怕我听见?”

“青儿,相公只和我说昨天之事,有什么怕你听见的?”

“昨天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就在他船上避了会儿雨,又借了把伞吗?娘子,你今天不是有话对相公说,快说呀,相公还要回家。”

白娘子一听,急了,问:“相公真的马上就走?”

小青一看娘子那个急样,掩嘴大笑。白娘子知道青儿又在调笑她,挥袖打了一下,说:“青儿,你嘴里就没个正经话,只会戏弄姐姐。”

小青抢辩道:“娘子啊,相公今天来不过是取伞,难道他还要在这住下不成?”

“娘子不知有什么话要对小生说,小生洗耳恭听。”

“也没啥说的,你喝茶吧!”

许宣端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不知是何好茶,一杯下肚,只觉气畅神爽。

白娘子又亲续了杯水,将杯递了过去。许宣接杯时,只见娘子十指如削葱,纤细修长,好生爱怜。

“请问相公,尊庚多少?”

“小生虚岁二十。”

小青“哎呀”一声:“如此说来,我家娘子倒长相公一岁。”

白娘子又问:“请问相公府上还有何人,相公作什么事?”

“哎,说来话长。小生老家本在桐庐,从小在家习文读书,父亲原为朝中命官,不料因一桩官司,家父被下入狱。不久,病死狱中,家中财物也被官府收缴一空,留下我母子俩四处漂零。不久,母亲也投江身亡,只剩小生一人,便投靠杭州姐姐家。姐夫托人在一家生药铺子找了个差事,小生





便在那里干活。”

白娘子一听许宣身世不幸，不由叹息：“相公饱读诗书，却遭此不幸，真可怜。”

小青见他们东拉西扯，不谈正事，在一旁直跺脚。许宣心里明白，故意问：“青姐是否有话可说？”

“我有什么话可说？娘子，你昨天对我说，有什么话要说与相公，今天相公就在眼前，不妨直说。”

许宣也故作不懂：“是啊，你我已这么熟悉，娘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白娘子低头轻“咳”了一声。

小青又气又急：“哎，你就说吧，别急人了。”

“我倾吐衷肠，只怕相公不从。”

许宣忙应：“小生自当从命。”

白娘子说：“奴家自从寡居，孤苦寂寞，每见别人一家团团圆圆，再看自己侧畔无伴，无不心生凄凉。自从昨日见到相公，被相公的儒雅仪表所倾倒，因此，私下里暗想，若相公不嫌弃，愿与相公结下百年姻缘。”

娘子说完这一番话，早羞得脸红如花，羞答答地躲在青儿身后。

青儿见许宣在一旁发愣，上前推了一把，说：“相公，我家娘子可把话挑明了，你还愣什么，你不是也有话对他说，还不快快说！”

许宣站起身来：“昨天见到娘子，恍若见到仙女下凡，你气质如兰可人意，色如美玉天生娇宠，私下里一见倾心。但回家仔细一想，我一凡夫俗子，怎配消受你这金屋芙蓉，更何况我家徒四壁，无依无靠，若答应了，只怕日后委曲了娘子。”

小青见许宣又是因家贫不敢应承，高声说：“我家娘子已经情愿，你还有什么踌躇的？”

白娘子说：“相公，家贫又何妨，想当年卓文君当垆卖酒，盖世风流，椎髻荆钗，德耀人称雅操。何必以贫介意？”

白娘子这么一说，许宣感动不已，当下跪拜在地说：“既蒙娘子不嫌，小生真是三生有幸。娘子品德高洁，在此先受小生一拜。从此你我琴瑟合鸣，恩爱度日。”

小青见许宣连连跪拜，在一边直笑：“快起来，快起来，既成了一家人，何必这么多礼。不过，我家娘子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不能就这样私下和





你成亲,必得明媒正娶。”

许宣爽快答应:“这好办,今天回去我就求姐姐做媒,来贵府求亲。”

白娘子一听,脸上升起一团红晕,眼看自己马上就要和意中人结为百年之好,不由喜上眉梢。小青也在一边凑热闹:“姐姐,恭喜恭喜!”

白娘子打了一把小青说:“别浑说,许相公想必都饿了,快去备饭。”

小青嘴一撇:“噢,我说呢,你们一好,肯定记不起我了,一大早我跑前跑后,这会儿也不问问我肚子饿不饿,却先问相公。”

“青儿,别贫嘴,快去备饭。”

“我才不备饭,昨晚你一夜未睡,扰得我也没睡好,这会儿你们的事完了,也该我休息休息。”说着,做欲出门的样子。

许宣见状,忙说:“娘子,不劳青姐,我先告辞,让青姐休息吧!”

小青一看许宣真的要走,哈哈一笑:“我说你这书呆子,坐着吧,昨天知道相公要来,早早已备好饭,你坐,我这就去拿。”

白娘子又叮咛:“酒也拿来。”

“少不了。”

……

饭毕,三人又坐下喝茶。白娘子喝了些酒,脸孔泛红,如朵盛开的牡丹,愈加妩媚迷人,看得许宣越发喜爱。

“相公,你和我家娘子既已私订终身,回去后即央媒说合,早成美事。”

许宣笑着说:“青姐,不用你说,我心里比你还急,像娘子这样绝世的美人,我不快娶,还怕落入别人怀中。”

白娘子不好意思地说:“相公,世上比我好的女人遍地都是。”

小青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相公现在眼里只有娘子。”

“青儿,你又浑说了,你在我箱笼里取两锭银子来。”

小青转身去拿,取出后交给白娘子,白娘子双手托银,满含深情地对许宣说:“相公,我别无他物,请收下这两锭银子,全当我一片心意。”

“娘子,使不得,我无物赠娘子,怎敢接受娘子这份厚礼!”

小青接过话说:“娘子给你,就拿上,这可是我家娘子的一片心意。”

许宣听小青这么一说,也不敢推辞,双手接过银子说:“既蒙娘子雅爱,小生不胜感谢。”说着又朝娘子叩拜。

“官人免礼,从此你我乔松丝萝两相附,意酥情浓两相悦,不许再说见





外的话了。”

许宣连连点头,又说:“青姐,娘子,你们坐,我要告辞了,回去赶快央我姐姐来说媒。”

“青儿,我们送相公。”

三人出了大门,许宣依依不舍地走了。白娘子一直目送他远去……

“姐姐,相公走远了,还看什么?”

“咱们进去吧!”

“姐姐……”小青笑嘻嘻地,不知又想说什么。

“青儿,你笑什么?”

“姐姐,想想你俩若成了亲事,洞房花烛夜……哎呀,羞死人了。”

小青说着,跑到白娘子前边,边倒退边连喊“羞羞”。白娘子满脸绯红,追打上去。

姐妹俩打闹嬉笑,好不开心。

四、赠银惹祸,亡命逃苏州

许宣的姐姐许氏一大早起来,送走官人,洒扫完庭院,拿着针线活在院中做起来。

一想起弟弟,就不由得挂念。自从他去了药铺,好长时间没再来过,也不知过得怎样。更让人担心的是,弟弟已年方弱冠,还未订亲,许家就他一根独苗,得快快寻门亲事早早成亲,使许门不致绝后。这等大事,须等官人回来相商。

就在许氏长吁短叹时,门外传来一阵歌唱声:“喜乔松附有丝萝,已是心盟订,何时赋好逑,因此上特把冰人来叩!姐姐开门。”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许氏连颠带跑地去开门。“弟弟回来了,今天怎么有时间?”

“今日店里有假,一来看看你们,二来有事和姐姐、姐夫相商。”

“看你喜滋滋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姐姐猜对了,你坐下,听兄弟慢慢说来。”





许宣神采飞扬,不由唱了起来:“步东风游西湖,乘小艇碧波中,忽逢着雨潇潇,有佳人附舟避雨……”

姐姐一听“有佳人”,忙打断许宣:“好兄弟,你快说,别唱了,急死姐姐了。”

“姐姐,你猜怎么着?原来她是前任白太守的女儿。”

“噢,太守女儿可是千金小姐,能看上你这穷小子?”

“姐姐别急,她家官人刚去世,留她新寡在家,那天刚好扫墓归来。”

“她说了些什么?”

“在船上,我们谈得甚是投机,她怜我家道中落,一人漂泊,我怜她一介女身,孤苦无靠,临别时她已有些依依不舍。”

“那你看她如何?”

“她生得花容月貌,温文娴淑,我对她也暗生爱慕。分手时,我借伞给她,她再三嘱咐我次日去她府上相会。”

“你可去过?”

“怎会不去?去时先见到她家侍儿小青,小青悄悄告诉我,白娘子对我也情有独钟,想和我结为百年之好。”

“那娘子可对你亲口说过?”

“姐姐,我们甚是情投意合,她提出和我永结同心。我说自己家徒四壁,恐日后委曲了她,她一点也不嫌弃。”

“弟弟,你还不快应她。”

“当然答应了,这么好的女子哪里找?只不过她有一个要求?”

姐姐忙问:“什么要求?”

“她要我明媒正娶。”

“这有何为难,找个媒人不就成了。”

“是啊。”许宣说着从身上掏出银子,交给姐姐。“这是那娘子赠的,叫我央媒说合,我想了想,还是姐姐、姐夫合适。为此今天特来求你们。”

“弟弟,这真是天赐良缘,你好福气,也了了我心头一桩大事。你先进房坐着,我做些酒饭给你叫。待会儿你姐夫回来,和他商量一下,早早成你亲事。”

许宣感激地说:“全仗姐姐、姐夫了。”

“还说什么客气话,你坐,我去做饭。”





姐姐去了厨房，许宣一人在房中走来走去，魂不守舍。自从见了白娘子，他干什么都心神不安，只盼早早成亲，圆了鸳鸯梦。在房中觉得憋闷，又踱到院子。姐姐家虽不如白娘子府上豪华富丽，但干净简洁。院子里，几簇花草姹紫嫣红，竞相吐芳。

就在这时，只见姐夫低垂着头进了门。

“姐夫回来了。”

“贤弟来了。”姐夫答应了一声，就坐在院中小凳上。

许氏一听官人回来，从厨房出来，一看他低头不语，关切地问：“官人今天为何这样愁闷，官府里有什么棘手的事吗？”

“娘子，别提了，只因县库中丢了四十锭银子，县官着急，限我三日之内缉到盗贼，拿回银两。”

“官人，失窃之事常有发生，你也破获不少，以往也没见过你如此闷闷不乐，这次怎么这么忧心忡忡？”

“娘子有所不知，平常失窃，盗贼都留有蛛丝马迹，只要我们仔细查访，便可擒获，这次就奇怪了。”

许宣忙问：“有何奇怪？”

“这次是大盗无踪啊，我同众伙计细细查了府库，门窗钥匙完好无损，无一点可疑之处，又四处缉访，也毫无踪迹。这不，奔跑了一天，还遭上司斥责，这才回家。”

“姐夫，别着急，苍蝇飞过都有个踪迹，何况丢了这么多银子。”

“这等没头绪的事情，叫我如何结案？县太爷又怕上边追查下来，催得很紧，所以限我们三日之内必须了结。哎，愁煞人了。”

“官人，急也没办法，饭菜已备好，先和弟弟喝口酒，解解乏再说。”

“也只有如此，贤弟请坐。”

于是，许氏摆出酒饭，三人吃喝起来。

“贤弟，今天药铺没事了？”

没等许宣回答，许氏便接过话头：“官人，宣弟好长时间没来，今天抽空，一来看看你，二则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贤弟有何事？”

“他前日去西湖游玩，碰到前任白太守的小姐。”

李仁不解地问：“他以前认识白太守的小姐？”





“他以前并不认识,这次乘船游玩时,因突然下雨,白小姐和侍女避雨船中,便认识了,他们偶然闲谈,得知宣弟尚未婚配,那小姐又系寡居,两人谈得投机,故欲把终身相托。昨日还约宣弟到她府上,盛情款待,两人当下私订终身。临走时白小姐让宣弟快快央媒说合,以便早日成亲,我弟因此今天特意来咱家商量。”

李仁一听,不由拍手称快:“这等好事,还有什么商量的,贤弟已到婚配年龄,给他们早早成亲就是了。不过,那小姐可靠么?”

许氏忙答:“可靠,可靠!那小姐还赠了他白银两锭,作为央媒的资费。”说着,就拿出银两给李仁看。

这一看不打紧,李仁大吃一惊,“啊”了一声,连退几步。“娘子,大事不好了,贤弟性命难保了。”

“官人,你说什么?”

许宣也一把拉住李仁问:“姐夫,到底出什么事了?”

李仁拿过银锭说:“你们看这银子。”

两人忙凑前相看,不禁齐声问:“银子怎么了?”

“这银锭上有官府的字号钤记,这正是县府丢失的那赃银。”

许宣和姐姐一听,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许宣迟疑地问:“不可能吧,这可是白小姐亲手交给我的。”

李仁说:“不管怎么说,赃银在这里,县太爷曾出榜缉捕赃贼,捉获者赏银五十两,知情不报或窝藏盗贼者,全家发往边疆充军。娘子,你说这可咋办?”

许宣还是不相信:“姐夫,那白娘子家有万贯资财,况她一介女子,怎会去盗官府的银两?”

“贤弟,赃物就在眼前,说什么也是白说。娘子,你说咋办?我若不报,全家难逃充军,若去投报,贤弟性命难保。”

许宣一听此话,忙跪在地上:“姐夫,我若知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赠银,于今已成这样,只求姐夫救我一命。”

姐姐也在一边求情,李仁争得团团转,皱着个眉头,不知如何是好。

“贤弟,快起来,那白小姐现居何处?”

“就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

“这有办法了。”





姐弟俩齐声问：“什么办法？”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拿这银子去官府投报，如果问起来，我自会应付。”

许宣一看姐夫要为自己担风险，忙说：“姐夫，这可使得不得！这事是我惹出来的，岂可反累姐夫？”

“不妨，官府如今只求找到银子，遮住上边耳目。如果细究起来，我只有推在白氏身上，只要拿到她主婢二人，你便没事了。”

许宣一听，不由为白娘子和青儿担起心来。白娘子待自己情分不薄，万一遭到不测……但转念一想，如今性命攸关，也顾不上她了。

“姐夫，只有这样了。但如今除了你们，我举目无亲，能躲避到哪里去呢？”

姐姐十分焦急：“是啊，我们再无可靠亲戚，能躲到哪里去呢？”

三人急得团团转。

许宣见状，说：“姐夫，我还是回老家躲躲吧！”

姐姐忙说：“不成，老家无一亲人，你又不照顾自己，你去了我也不放心。官人，你想想哪里还有可靠朋友，求他救我弟一命。”姐姐说着，已泪流满面，心想父母不幸身亡，身边只留下弟弟一个亲人了，若他再遭不幸，许氏门里就要绝后了。

李仁突然想起一个远在苏州的朋友，说：“有救了，我在苏州有一好友，叫王敬溪，现在苏州吉利桥开饭馆，我立即写封信，你带去找他。”

许氏不放心地问：“此人可靠吗？”

李仁说：“绝对可靠，他和我曾是结拜兄弟，为人很讲义气，找他没错。”李仁说着，就进房写信。

一会儿，李仁就拿信出来，交给许宣。许宣展开一看，信中写到：“敬老仁翁，浮文不叙，有舅途穷。偶缘官事，寻思暂避，须良友屏与护，虔恳凭心叩，临颖神驰。李仁顿首。”

姐姐叮咛道：“宣弟，信可得藏好，到了苏州，处处当心，听王掌柜的话。”

“姐姐放心。姐夫，药铺那边的事如何交代？”

“你别管，我去药铺向王怀礼交代一下，娘子，你快帮贤弟收拾收拾，今晚就走，万一让官府知道，就难以脱身了。”李仁说完，就去生药铺子。





当晚,在沉沉夜幕下,许宣登上了去苏州的客船……

送走许宣,李仁夫妻俩一夜没睡。李仁担心如何向官府交代,姐姐担心弟弟途中安全。

第二天一大早,李仁就去县府投报。刚进县府大堂,就见大堂已开,堂两边衙役森列,县太爷正自言自语地吟道:“政简牛力暇,官清马骨高。鸣弦师单父,闲坐听江潮。本官任钱塘令三载有余,治理有方,民吏相安。不想前夜库中封锁未动,失去银两四十锭,深为怪异。今天听说有人投报,我亲自开堂理事一番。”

这时,李仁走上堂前:“捕快李仁叩头。禀老爷,贼赃拿到了。”

县太爷一听,大为惊喜:“是何人所窃,快快说来。”

“老爷听禀 前几天清明时节,下官的小舅子许宣去西湖游玩,归途中碰到一主一婢两个女子,因避雨附小舅子舟中,两人都系青春少年,况那小姐寡居,我家小舅也未婚配,小姐便私托终身。”

县太爷走下堂忙问:“后来怎样?”

“我家小舅子以家贫不敢应承,那小姐毫不嫌弃,临别时赠银两,让我小舅子带回家央媒说合。昨天我回家时,小舅子正和内人说这事,见我回来,告知详情,内人出示了赠银,下官一看,这还了得。”

说着,李仁掏出银子,捧到老爷面前,说:“老爷看看,这银两上还有官府印记。”

县太爷一看连连点头,说:“就是此银,不错。”

“小人一看此情,便悄悄拿了银两来禀告老爷。”

“你可知那女子姓甚名谁,家住哪里?”

“下官已问清了,她是前任白太守的小姐,招赘寡居于此,就在裘王府隔壁,还有一侍女青儿。”

县太爷一听,甚觉奇怪:“这就奇了,那白太守生前和我父亲是至交,他家的事我全知道,从未听说过他有女儿赘居于此。李仁,你说得可是真情?”

“千真万确,此等性命相关的大事,小的怎敢口出谎言?”

“那就怪了,莫非其中有假?盗窃官府银两,本为绿林大盗所为,官宦之家的小姐怎能做此事,这个案子看来蹊跷了。”

李仁忙禀知县太爷:“老爷,只需将白氏及青儿拿来拷问便知。”





“好，你可传许宣同去捉拿白氏，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禀老爷，下官已知白氏居处，不用传许宣。此事不可迟疑，等传到许宣，万一泄漏消息，反而不好。不如下官立即带人马就去，神不知鬼不觉，保准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县太爷一听李仁说得有道理，忙下令：“你带人马快去快回，老爷在此等候。”

李仁立即带十几个捕快直奔双茶坊巷……

再说白娘子和青儿，自从那天送走许宣，满怀希望地等他派人来说媒，眼看时间已过了两三天，却连许宣个人影也没见。白娘子坐卧不宁，茶饭不进，青儿也十分着急。这天，两人来到后花园中散步，虽然园中百花盛开，百鸟啁啾，白娘子却怏怏打不起精神。青儿走在后边，见白娘子短短两三天，衣带就宽了好多，人也无精打采，不由上前劝道：“姐姐，别担心了，许相公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媒人，不好前来见你。人常说好事多磨，你就耐心等待吧！”

“青儿，莫非是许相公变了心？”

“不会的，姐姐生得花容月貌，待相公也不薄，你没见他那天信誓旦旦，走时依依不舍，怎会变心？”

白娘子一听，不说话了，只顾朝前走。见花园中对对粉蝶戏飞，双双春燕比翼，想自己为求佳人，不惜抛却即将修炼到的正果，不顾惹恼如来大佛可能招致的后果，千里迢迢来到人间，苦苦寻觅，到如今还是形单影只，不禁潸然泪下。

青儿见状，忙上前劝慰：“姐姐，你这几天茶饭不思，昏昏恹恹，可得当心身体啊！姐姐，不如我去看看相公，到底怎么回事？”

“相公住在哪里，你知道吗？”

“姐姐，看你想许相公都想昏了，相公前日不是告诉他在荐桥巷王记生药铺子吗？你先进房歇息，我去看看。”

“青儿，有劳你了。”

“哪里话，姐姐这几天心神不宁，我心里也难受。”

“青儿，你一人出门，可得当心，闲人少搭话。”

“姐姐放心，青儿去了。”

小青出了大门，不由自语道：“仙郎一去杳无音讯，令娘子坐盼凄凉，





我今去药铺询问,引他们对这凤凰早成亲。”言罢,在门口化为一股青烟,立时就消失了……

小青走后,白娘子一人独坐园中,她慢慢走到荷塘边,只见荷花怒放,清香弥漫,岸边竹翠欲滴。真是感时花溅泪啊!那池中摇曳生姿的并蒂莲儿,成双成对的鸳鸯鸟儿,尽情戏耍,这一切,无不令白娘子红颜泪落。她实在不忍再看,便回到房中。一进房,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似乎看见许宣坐在床边,正柔声慢语地向自己诉说这几天的离情别绪。末了,轻轻附身低语,热气哈得耳根痒痒……

就在白娘子迷迷糊糊做梦时,只见青儿急匆匆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姐姐,大事不好了。”

白娘子被猛然惊醒,忙问:“青儿快坐下慢慢说。”

“没机会坐了,快快收拾东西,咱们逃吧!”

“青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姐姐,官府得知丢了银两,四处查寻,不料查到了姐姐赠与相公的银两,一看是那赃银,便要捉拿相公。”

白娘子担心地问:“相公怎么了?”

青儿气哼哼地说:“他向官府交待了银子的由来和咱们的住处,就逃了。听说捕快马上就要来捉咱们,你说咋办?”

白娘子说:“只要相公没事就好,官府那些捕快,真是不自量力,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十几个不在话下。”

“姐姐法力高强,妹妹就放心了。”

“青儿,你知道相公逃到哪里去了。”

“听药铺掌柜说,他逃到苏州去了。”

“苏杭相去甚远,相公一路肯定受尽苦了。”

“姐姐,你自身都难保了,还管什么相公。他也太薄情了,拿了姐姐的银两,也不敢自担罪责,倒一古脑儿推到咱们身上,吭!”青儿气呼呼地坐到一边。

“青儿别生气,只怪咱们不小心。”

“你还护着他,没见他只顾逃命,撇下咱们让官府来捉,要不是我前去探询,你还在这里痴痴白等,只怕会等到大狱里去。”

就在这时,李仁带领一班人马已到了双茶坊巷口,正在向一街头游人





问路：“请问，此处可有一裘王府？”

“大人，就在前边。”

“裘王府隔壁，可有一姓白女子居住？”

“大人，我从小住在这里，几十年了，从未见过什么姓白的住过。”

“那是不是住在裘王府？”

那人一听“裘王府”三字，吓得缩成一团：“大人，你别提什么裘王府，吓死人了。”

“怎么回事，快快说来。”

“这裘王府一向无人居住，里边青草没人，妖怪成团结伙。你没听说前日有一过路人，睡在那屋檐底下歇脚，半夜里……”

众捕快忙问：“怎么了？”

“嘶啦一声，肚皮被人撕破，五脏俱出。”

众捕快倒吸一口冷气，但仍不相信：“你别唬人，我们这就进去看看。”

一伙人冲进裘王府，远远看见院中有一女子，李仁说：“那肯定是侍女青儿，快上前捉拿。”

一伙人冲了上去。突然空中腾起一股刺鼻的烟雾，罩住整个院子，呛得捕快们咳嗽流泪，一步之外不辨人影。烟雾中捕快们互相混战起来，叫爹喊娘，乱成一片。

一会，烟雾散尽，李仁忙喊：“快冲进房子，别让贼人跑了。”

几个捕快冲进房子，只见白娘子稳坐房中，厉声斥责：“你们这伙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怎敢闯入妇人房中？”

一捕快骂道：“你这贼妇，窃去库银，还要嘴硬，看我们不收拾你。”说着，手一挥：“上，拿下这贼妇。”

白娘子镇定自若：“真是蚂蚁撼大树，螳螂逞臂。”说罢，双手合拢，口中念念有词。

这时，只见众捕快“哎哟，哎哟”直喊，只觉头脑发胀，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等到清醒过来一看，白娘子和青儿早已不见踪影。

李仁忙指挥众人：“方才还在这里，料她也逃不远，可能就藏在院内，你们去各处细细搜查。”

众捕快便四散院中，角角落落搜查起来。搜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见，众人觉得甚是奇怪，莫非这两个女子是妖孽不成？





就在大家垂头丧气,准备回衙时,后花园内一个捕快高喊:“找到了,找到了。”

众人忙跑向后花园,只见草丛中,有一只铁箱,李仁上前去抬,十分沉重,挪都挪不动。这时一个捕快建议打开看看,李仁阻止了:“抬回去交给老爷。”

众人七手八脚,抬了铁箱就走。

县太爷遣走一班人马,独自在大堂上踱来踱去,此时正是一年一度朝廷考绩每个官员之时,此案若查不出,县太爷的政绩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此案关系甚大。捕快已去了大半天,还不见回来,县太爷急得挠头抓耳。就在此时,门外一阵嘈杂,一班人马进到大堂,李仁首当其冲。

“禀老爷。”说着就将铁箱抬了进来。

县太爷一看,不见白氏,忙问:“白氏捉到了吗?”

李仁忙叩头回答:“下官奉爷旨,到双茶坊巷捉拿,只见门庭冷落,迥非前日所见,即唤人询问,得知此屋乃裘王府,常有鬼怪出现,无人居住。小的们不信,打进去一看,遍地杂草,只见一妇人同着一个侍儿,端坐在楼。小的们上前捉拿时,只听一声轰响,霎时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等到烟消雾散,那两人全无踪迹。我们四处寻觅,只见到这个铁箱,不知内藏何物,小的们不敢擅自打开,求老爷处理。”

老爷忙下令:“快快打开。”

打开一看,众人不由“啊”了一声,原来箱内就是库中所失之银。

老爷一看银两找回,高兴得哈哈大笑:“有这等奇事,快点点银两。”

李仁点了点,告诉说:“禀老爷,三十八锭,连那两锭,正好四十锭。”

老爷说:“这就好了,快快抬入库内,派人严加看守。李仁,明日前来领赏。”

李仁忙叩头致谢。

“起来吧!这事甚为奇怪,莫非真是鬼怪作祟?”

“老爷,看她们吞云吐雾,翻云覆雨,肯定鬼怪无疑。”

“不过,银两已追回,是鬼是人也不必追究。”

李仁出了大门,心情十分舒畅,没想到一桩无头案就这么雪一般化了、解了,自己还有赏银,这等好事,快快回去告诉娘子。

再说白娘子和小青与官府的捕快一番搏斗后,藏形隐迹,躲在一处废





虚间。捕快一撤，又返回裘王府。

“青儿，官府抓不到咱们，一定不会放过许相公。”

“就是，他们会不会追到苏州去？”

“这也难说，如果追去，许相公肯定会遭虐待，他一介书生，怎敌得过这些衙役折磨，都是我害了相公。”白娘子痛心疾首。

“姐姐，你说咋办？”

“青儿，姐姐也对不住你，让你跟我受累。”

“姐姐说哪里话，快快想办法救相公。”

“咱们还是上苏州找他吧！”

说走就走，两人使出法术，立即化为两股青烟，冲入云霄，朝苏州方向飘去……

五、苏州成亲，暗慕徒伤悲

初夏的苏州，山清水秀，繁花似锦，比起杭州，这方人间天堂显得更玲珑些，但是繁华不减杭州。街道两旁店堂林立，人头涌动，一派升平气象。城中吉利桥，有一家小小饭馆，店面不大，生意却红红火火，远近闻名，南来北往的客商，一打听吃饭处，街人无不指向此店。这饭店老板，就是李仁的好友王敬溪。

这天，天还未大亮，两口子躺在床上就嘀咕开了。娘子问：“官人，你说李仁这信上说他内弟因官事来避，到底是什么事呀？”

“你这人呀，他信上没说，我咋知道？”

“万一是什么大事，把咱们牵进去可咋办？”

“娘子放心，不会出事，李仁是我的救命恩人，想当年要不是他舍身相救，我这条命还不葬身鱼腹？这次他有事相求，我自当全力相助。”

“也是，知恩当报。”

夫妻俩只顾说话，不觉天已大亮。王敬溪连忙起身，去店里照看。

王敬溪到店里一看，店铺已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摆得整整齐齐。他纳闷，今天小二怎么这么勤快。再朝里一看，只见许宣正在擦桌子，原来是





许相公干的。王敬溪忙上前抢下许宣手中的抹布。

“许相公,你怎能干这粗活,快回房去歇,让小二来干。”

“王伯伯,我来了这么长时间,闲吃闲坐也不是个事,你快放手,马上就完。”

王敬溪说什么也不让许宣干,两人你争我夺,最后许宣只得松手。

“王伯伯,您收留之恩,小生没齿难忘。”

王敬溪连连摆手:“哪里话,李仁和我至交,在我家你就别客气,全当在自己家,你没见小二起来?”

“没有。”

王敬溪忙朝里屋高喊:“小二,快起来。”

只听里屋应道:“起来了。”

答话间,就见小二蓬头垢面跑了出来,他一看店堂已窗明几净,便戏说:“哎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掌柜亲自洒扫庭堂了。”

王敬溪伸手打了一下小二说:“你没见日头已三丈高,你还蒙头大睡。这是许相公打扫的。”

小二忙向许宣施礼:“有劳相公帮忙,小二不胜感激。”

许宣回礼:“不谢不谢。”

王敬溪让许宣回房休息,并叮咛小二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开店。

许宣回到房中,随手翻开一本书。突然,书中掉下一封信,一看是姐夫前几天寄来的,不由又看了一遍。原来,姐夫信中告诉他,官府赃银已得,官事已清,并向他说了白娘子妖变之事。想到那如花似玉的白娘子竟是妖孽所变,许宣不由毛骨悚然。原以为遇到了天仙美女,结了一桩美满婚姻,谁知倒惹了一场官司,令人生涯断梗,漂泊异乡,来苏州这么长时间,寂寞情怀,难以排遣。许宣想到这,心烦意乱,信步走到庭院中。就在这时,只见王伯伯的女儿莹儿也从对面闺房出来。莹儿长得亭亭玉立,沉静可人,整天躲在闺房不出,不是做女工,就是翻诗书。王敬溪夫妇虽略通诗文,却养了个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的女儿。女儿年已十八,说媒的人能踢断门槛,但女儿没看上一个。每当媒人领来相公相亲,她隔着纱帘一看,不是嫌粗俗骄横,就是嫌肚中无物。这不,一拖再拖,还未聘下亲事。自从许宣一来,莹儿活泼了许多,两人常在院中吟诗作画。做父母的发现,女儿喜欢上了这位俊俏儒雅的相公。





许宣一见莹儿出来，忙上前问候：“莹儿早。”

“许大哥早，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

许宣忙掩饰说：“没什么，一个人孤身在此，时间一长，难免想家。”

“是家父家母照顾不周，还是莹儿惹大哥生气了？”

“岂敢这样说，在贵府居住多日，王伯伯、王伯母照顾无微不至，小生感激不尽，怎敢说照顾不周？”

“大哥整日呆在家中，难免郁闷，不如这样，我央父母，咱们同去郊外游玩？”

许宣一听，有些为难，孤男寡女一同外出，难免让人猜测，再则他也不知王伯伯态度如何。如果王伯伯怕有伤大雅，不让女儿外出，自己岂不落个难堪。

莹儿见许宣半天不答应，以为他不愿去，忙改口说：“许大哥若不想去就算了。”

许宣见莹儿满脸懊丧，不由心里一疼。听王伯伯说，女儿常常闷闷不乐，父母怕闷出病来，有时让她和同伴一起去玩，她也无兴趣。许宣来后，王伯伯见女儿对他有好感，便常在许宣耳边吹风，让他多陪陪女儿。想到这，许宣不忍让莹儿失望，便说：“只怕伯父母不许。”

莹儿一听是因顾虑父母，立即欢快起来：“父母肯定会答应，他们常赶着让我出去逛呢！你就在此等候，我这就去告诉父母。”说着，高兴地跑到前店去找父亲。

王敬溪一听女儿要和许宣外出游玩，十分高兴。许宣聪明识礼，满腹学问，且又风度翩翩，很讨全家喜欢。王敬溪私下有招他为婿的想法，只因时间太短，也不知许宣婚聘与否，所以一直不敢挑明。女儿刚一开口，他就催两人快快去玩，还让娘子准备了一些点心小吃，以备途中充饥。

莹儿一跑进后院，就高兴地告诉许宣：“许大哥，父亲让去。你先在此稍等，我回房收拾一下。”一进房，便对镜妆扮，轻扫蛾眉，淡抹胭脂，又换上一件平日不常穿的艳丽衣裙。

莹儿从房中出来，只见她粉脸如花，杏眼含波，眉如新月，口含碎珠，发髻高挽，半娇半羞地下了台阶。许宣一时看呆了双眼。这几天和莹儿常在一起，一直把她当小妹妹看，从没发现莹儿原来如此漂亮迷人。

莹儿见许宣直盯着自己，更加娇羞，轻轻叫了声：“许大哥。”





许宣猛然醒过,知道自己失态,忙尴尬地笑笑:“莹儿,收拾好了,咱们这就走。”

两人相伴着出了门……

许宣和莹儿前脚出了门,白娘子和青儿后脚就到苏州,她们四处查访,终于找到了吉利桥。吉利桥巷子不大,却十分繁华,大小饭馆不少,白娘子和青儿走在街上,东张西望。

“青儿,这里饭馆不少,哪一家才是王敬溪家呢?”

“姐姐别急,待我前去打问。”

两人停到一家小茶馆前,里边喝茶的人很多,全是男人,无一女子。小青一进门,立即引起众人注意,有的甚至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有几个年轻人直对小青嬉笑。小青本想发作,但一想要事在身,便强忍住了。

小青上前问一正喝茶的老头:“老伯打扰了,请问王伯伯家的饭馆在哪里?”

没等老者开口,旁边一个灰衣小子嬉皮笑脸地接上了话:“哪一个王伯伯,这里现成就有一个王伯伯。哎,王三,快过来,小姐找你。”

小青气得鼻歪嘴斜,上前骂道:“哪里钻出你这个驴嘴。”

“哎哟哟,小姐姐这么厉害,要不要喝口茶润润嗓子。”说着,端起一杯茶就上来,惹得周围一片哄笑。

那老者看不过去,喝斥道:“你小子别和人家姑娘调闹。”又转头问小青:“姑娘,哪个王伯伯,这里开饭馆姓王的有好几家,他叫什么名子?”

“王敬溪。”

“噢,原来是王掌柜的,你朝前走,门前一个白底红字的招牌,门口摆了两个大筐。”

“谢谢老伯。”

两人继续朝前走,到了一个挂有白底红字“王记饭馆”的招牌前停了下来,再看看,门前果然有两个大柴筐。

“姐姐,就是这家。”

此时,还未到饭时,饭馆人不多。小二一看有两个女子在门前指指点点,以为是吃饭的,忙上前招呼:“两位娘子请进,我们这饭馆价钱公道,饭菜可口,色香味俱佳。您瞧瞧,红如琥珀白如玉,保您满意。”

小青被小二的快嘴利舌逗笑了,不由掩嘴而笑:“小哥哥,我们不是吃





饭的。”

“不吃饭在这里指点什么？”

白娘子忙上前询问：“小哥哥，请问这里是否有个王敬溪王掌柜的。”

“哎呀，他就是我们掌柜的，两位娘子是他的亲戚？快请进。”

进了里院，小二向里屋高喊：“王掌柜，有亲戚来了？”

王敬溪应声出门，一看小二身边站了两个年轻女子，自己并不认识。

白娘子上前问道：“您可是王伯伯？”

王敬溪点点头。白娘子又问：“请问贵府是否有位杭州来的许官人暂住？”

“有的，你问他怎么？”

小青说：“伯伯，我们是从杭州来寻许官人的。”

王敬溪一听此话，忙让二人进屋，又让小二端了两杯茶来。“请问二位可是许官人的亲戚？”

白娘子悲戚戚地答：“王伯伯，许官人走前已和我订了终身，没料他回家央媒说合时遭人陷害，官府派人搜查，官人才远避这里。”

王敬溪一听许宣已订终身，不由想起自己的女儿。问：“怎没听说他已订了终身？”

“伯伯，我和官人是私订终身，他是不好意思说与别人。”

“原来如此。”

“伯伯，许官人现在何处，快让我见他一面。”

“娘子别急，他一大早和小女莹儿同去游玩，也快回来了，你们先坐下等会儿。”

白娘子一听许宣和别的女子同去游玩，不由心生醋意，心里暗想，许宣你也太薄情了，我为你吃尽苦头，千里迢迢来此寻你，你倒好，优哉悠哉地玩去了。但白娘子表面装得若无其事。

“王伯伯，我们在此等一会儿，您店里正忙，不用陪我们了。”

王敬溪说了声“失陪了”，就出去照顾客人。

王敬溪一出房门，小青就嚷起来：“姐姐，你瞧瞧，咱们千里迢迢寻来，他倒在这里风流不减。”

“青儿别生气，他有什么风流的？”

“还不风流，陪着个妙龄女子出游，没准又会私订终身。”





“青儿别浑说,许官人已和我订了终身,怎会再同别人结同心,他来这里举目无亲,出去散散心又何妨?”

“姐姐你还护着他,我看你们这段姻缘终会成画饼,咱们还是早早走吧!”

说着,就拉白娘子朝外走。

“青儿别胡闹,没见到许官人,怎知他心里如何想,再耐心等等吧!”

“姐姐,你也是情迷心窍,许官人即使对你情爱依旧,他姐夫肯定将咱们妖变之事告诉了他。一想咱们是妖蛇所变,他还不吓个半死!”

“青儿,妖变之事不用愁,我自有办法应付。”

“姐姐,但愿你巧舌如簧,说得许宣回心转意。”

不久,许宣和莹儿就回来了。莹儿一进店门,脸儿红扑扑地告诉父亲:“父亲,我们今天玩得真开心,逛了好多地方。”

许宣也问候王敬溪:“王伯伯忙着呢。”

“你们可回来了!”

“王伯伯有什么事吗?”

“许官人,有两个女子找你,现在里屋,你快进去看看。”

许宣一听有人找,一时也想不起是谁,只顾朝里走,王敬溪和女儿也跟在身后。

推门一看,许宣顿时吓得目瞪口呆,魂飞胆碎,这两个妖孽怎会找到这里?

王敬溪不明内里,欲踏进房门,许宣忙拦住说:“王伯伯,快赶她们走。”

小青一听,忙上前礼施:“官人,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何这般对待?”

王敬溪也接上话说:“许官人,娘子远来,有话请坐下慢慢说。”

许宣连连摇头:“王伯伯,她俩是妖孽所变,快赶出去!”

这时,从外边进来的王氏一听许宣这么说,有些生气,说:“许官人,你年纪轻轻,说话可别伤人。”

“伯母有所不知,她害得我好苦哇!”

“有什么不知的,这么标致的娘子,怎能说是妖怪。”

白娘子上前扶王氏坐下,“伯母别生气,许官人误会了,你们坐下听我





细说官人，奴家既把终身相托，你就是我的夫主了，难道我还能加害于你？”

王敬溪夫妇也点头附和：“是啊，都是一家人了，怎会相害。”

许宣还是不相信，问：“你说那银两是怎么回事？”

“若说银两来历，理当坐罪于先夫，那银子是先夫在世时亲自带回家的。他去世后我一直小心珍藏，以备不济时用，怎会想到那是先夫窃得官府的？”

小青也在一旁帮腔：“我家娘子一介弱女，难道会去偷官府银两？”

许宣有些相信，但姐夫信中所说妖变之事，又是怎么回事？不禁又问：“我想那银子，或许是你前夫所窃，只是我姐夫来信说，那日差人去拿你时，明明见你坐在房中，等众人上前，一霎时就不见了，若不是鬼怪所为，又如何解释？”

白娘子一听此话，又气又悲，气得身子都有些站不稳了。小青忙上前扶稳白娘子，并劝说：“姐姐别太生气，许官人也是受谣言蛊惑，你只将真相说清就是了。”

王敬溪夫妇也说：“娘子，坐下慢慢说，别气坏了身子。”

白娘子站起来面向许宣，一字一句说道：“奴家所住，本是裘王旧宅，身边只有青儿为伴，因此空房颇多，甚是冷落。那日公差前来，见院落冷寂，荒草凄凄，便疑有鬼。我和青儿见形势不好，便潜身躲藏在厢楼之内，差人一见我们转眼不见，便不敢再搜寻。但为了回去有个交代，就捏造说我们是妖怪，他们找到银子，就走了。差人一走，我和青儿赶快回房收拾了一下，便前来寻找官人。”

许宣一听白娘子说得有道理，连连点头，并道歉：“娘子，小生错怪你了。”说着，就向白娘子拱手赔礼。

小青一看许宣信服了，便上前斥责道：“我家娘子一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途中几次生病，你没看她憔悴了多少。我劝她歇息几天再赶路，她就不听，一心只想早早找到官人。”

许宣一听，感动万分，忙上前扶娘子坐下说：“娘子辛苦了，小生太不近人情，反倒猜疑起来，还求娘子原谅。”

一看许宣道歉，白娘子心中的委曲便一泻而出，不由哭了出来，越哭越伤心。





王氏劝说“娘子别哭了,事情已经说明,许官人也回心转意,一切误会全消了,你们暂时就在此住下。”

白娘子止住了哭泣说:“谢谢王伯伯、王伯母,找到官人我就放心了,我们怎能再住在这里麻烦二老。”

许宣也觉得三人再住这里,有些不方便,就说:“伯伯、伯母,小生在此留住多日,麻烦你们不少,娘子今天已来,我们就在外边找间房子住下。”

小青一听此话,上前诘问:“你们虽已订了终身,但并未成亲,这么不明不白地住在一起算什么?你不怕别人嚼舌头,我家娘子还要面子。”

王敬溪夫妇一听,也觉得不合适,便说:“你们既已订婚,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老夫这里择个吉日,在此成了百年姻缘,如何?”

许宣说:“王伯伯,这个怕使不得。”

王氏忙说:“有什么使不得的?娘子千里寻来,不就是为了和你结缔终身,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许宣忙解释:“伯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又要麻烦二位长者。”

王氏说:“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做娘子家的媒人,你伯伯做男方家的媒人,择个吉日,拜个天地不就成了?”

小青一听此话,高兴得跳起来:“这个主意好,你们早该成亲了。”

话说到这一步,白娘子倒有些不好意思,她羞红着脸,一语不发。小青便调笑她:“姐姐,你咋不说一句话,怎么这时倒害起羞来?”

王氏说:“你们好好想想,想好了来找我。青儿,快跟我出去,别再碍眼,让人家好好说说悄悄话。”说着,一手拉青儿,一手推王敬溪,就出了房门。

大家一走,房中只剩两人。挂泪的娘子,如带雨的梨花,更加楚楚动人,让人怜爱。许宣忍不住上前抱住娘子,为她抹去眼角的泪珠。

“娘子,在苏州我无日不在想你,一听说你是鬼怪所变,真如五雷轰顶,真不敢相信像娘子这样善解人意、美丽无比的女子会是鬼怪所变。今天你一说,才去了我心头一块病。娘子,让我仔细看看你。”

看着白娘子红润的嘴唇,满含深情的双眼,许宣不由抱住娘子就亲吻起来。娘子温热的朱唇,吁吁的娇喘,无不许宣神魂颠倒。白娘子初尝人间情爱,以更热烈的激情回报许宣,她抱着许宣的脸,鸡啄米似的频频亲吻,并喃喃自语:“官人,想死我了。”





许宣有些控制不住,伸手欲解娘子裙带,娘子连忙制止:“官人,使不得。”

许宣用嘴堵住白娘子的嘴说:“有何使得使不得的,你我马上就成夫妻了。”

白娘子还是不让:“官人,这是王伯伯家,小心别人看见。”

许宣这才猛醒过来,止住了双手。

“娘子,我这就央王伯伯择个吉日,咱们早早合卺完婚,如何?”

“只有听官人的了。不过我们夫妻两口,还有青儿三人,常住这里,终非长策,咱们不如就在附近租间房子,搬过去住。”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王伯伯待我如亲子,我这里再无别的亲人,婚事还是让王伯伯操持为好,娘子你看如何?”

“也好,不过身居异地,婚事就不要太铺张,就在王伯伯家摆桌酒席算了。”

“娘子真是明理。你先在此歇息一下,我去告诉王伯伯。”

白娘子帮许宣收拾了一下零乱的头发,系好衣服,许宣就直奔前店找王伯伯去了。

许宣和白娘子单独在房子时,王氏带青儿、莹儿在后花园赏花观景。王氏见莹儿刚才还兴高采烈的,此时却泪眼涟涟,一副伤心的样子,不禁问道:“莹儿怎么了?”

这一问倒好,莹儿的眼泪夺眶而出,抽抽泣泣,止也止不住。青儿忙递过一块丝帕,问:“莹儿姐,莫非我们来惹你生气了?”

青儿这么一说,王氏心里“咯噔”一下,她明白了。原来女儿一直喜欢许宣,梦想有朝一日同他结为夫妻,没想到白娘子今天突然出现,打破了她心中的梦。女儿是识大礼的人,知道许宣和白娘子已经订了终身,自己只有将苦楚压在心底。作母亲的,也为女儿伤心。

王氏说:“莹儿,别哭,婚姻之事命中注定。”

莹儿擦擦眼泪,一句话也不说,转身一个人跑回房间。

见青儿迷惑不解,王氏说:“小女莹儿暗中喜欢许官人,她不知许官人已和白娘子订了婚,所以伤心。”

“王伯母,只怪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惹莹儿伤心。”

“怎能这么说,姻缘命中注定,白娘子和许官人是天生的一对,莹儿不





过是单相思。”

“王伯母,我们快去劝劝莹儿,万一她想不开……”

“不用担心,她哭一会儿就会好些。”

王氏和青儿转了会儿,便各自回房。回到房间,小青立即将莹儿的事告诉白娘子,白娘子深感过意不去,忙要青儿和自己同去劝慰莹儿。

“姐姐,还是不去的好,越劝她会越伤心,时间一长,慢慢就会好。”

白娘子一听有理,也就作罢。她又一想,莹儿正在难过,自己却急着办婚事,有些不合适,还是和许宣商量一下,推迟为好,以免莹儿更伤心。想到这,她让青儿在房歇息,自己忙去店铺找许宣。

白娘子来到店铺,许宣正和王敬溪谈结婚之事。

“王伯伯,许官人,我看婚期还是推迟为好。”

“娘子怎么了?”许宣以为白娘子又有什么变故。

王敬溪也觉得奇怪,刚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说变就变。

“王伯伯,许官人和莹儿的事我已知,今天我们一来,惹得莹儿伤心,如果接着又办婚事,不是让她更难受吗?”

许宣一听,也感到内疚:“王伯伯,实在对不起莹儿,我看就照娘子的话办,婚期推迟一下。”

王敬溪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不远千里寻你,不就是为了早结良缘,如果顾了莹儿,又会伤了娘子的心。”

白娘子忙说:“王伯伯,我已等了许官人这么长时间,又何妨再等一等。”

王敬溪还是不答应:“你们结婚是迟早的事,迟结不如早结,早点结也好让莹儿安下心另寻婆家。”

许宣和白娘子劝说不下,只有照办。见他俩情绪低落,王敬溪有些过意不去,因女儿的事,让这对患难情人不得开心。

“许官人、娘子,小女的事你们别担心,过几天就好。你们的婚事就交我一手操办,待明日有空,我就去庙里给你们择个吉日,早结姻缘。”

许宣和白娘子感激不尽,连连向王敬溪作揖。

王敬溪说办就办,忙吩咐小二将家里的一间空房收拾收拾,准备做新房用,自己又翻箱倒柜,寻找皇历。许宣、娘子和青儿一同上街,去采办衣服、食物等结婚用品。莹儿也擦干眼泪,帮他们布置新房。王氏还将一顶





大红缎帐挂在新房床上，帐子一挂，房中顿时显得热闹新喜。一时间，王府内人人忙碌兴奋，一派喜气。

许宣、白娘子两人在苏州城里举目无亲，婚事便在王敬溪操持下没有声张地举办了。婚宴人虽不多，但气氛仍很热闹，特别是小青和小二两个活宝，插科打诨，逗得人捧腹大笑。

晚上闹洞房的人一走，就剩下一对新人。洞房花烛夜，两人激动不已，白娘子更是感慨万分，想自己来到人间已半年多，为找情人，不惜舍命窃银，又从杭州远远赶到苏州，历尽苦难，今天终于和心上人在一起了。

“官人，你好狠心啊。府上一别，也不和我们打声招呼，就远走苏州，苦得我茶饭不思，一心只盼官人早早到来。”说着，泪流满面。

许宣深感内疚，这么美丽迷人的娘子，打着灯笼都难找，反遭自己无端猜疑。细看娘子，她为自己削瘦不少，再看那双眼睛，满是幽怨。想到娘子为自己吃了这么多苦，许宣不由爱怜地抱起娘子，轻轻抚慰。怀抱娇妻，时而兴奋，时而害怕，生怕伤害了娘子。白娘子斜依许宣怀中，倾吐衷肠，看着郎君那张俊美的面孔，迷离的眼睛，不禁有些心醉神迷，口中喃喃地偎在许宣敞开的胸中。许宣早已神魂飘荡，惊喜如狂，紧紧将娇妻搂在怀中。娘子情意绵绵，宛如一朵初开的桃花，十分娇羞妩媚。许宣颤抖着手解开娘子衣服。霎时，一腔雪白的酥胸暴露面前，白滑柔软，两峰高耸。两人紧紧相偎，如胶似漆，如鱼得水，说不尽的柔情蜜意，享不尽的云雨之情……

次日，日高三竿，许宣房门还没开。昨晚一夜温存，两人都有些疲乏，不觉就睡到大天亮。

小青早早起来，就在门外喊开了：“许官人，快起来。”一听没动静，又喊：“莫非你也成了那‘从此不早朝’的唐明皇了。”这时，才听到一阵的穿衣声。

许宣红着脸出了房门，小二正好经过，故意说：“许官人，良宵一刻值千金，起来这么早？”

许宣不好意思地说：“小二，你胡说什么，等到你新婚之夜，没准能睡到日头西斜。”

“小二可没你这个福气！”

小青接上话说：“小二，你年纪轻轻，急什么？”





小二一看小青插话,忙掉转矛头:“哎哟,青姐,我说许官人,你护的哪门子呀?你看人家恩恩爱爱,你我却孤男寡女的,倒不如咱俩也来个鸳鸯戏水。”说完,掉头就跑。

“小二,人家新婚之日,你拿我开的什么玩笑。”小青追打上去。

这时,白娘子从房中姗姗而出:“青儿,别闹,小二还要忙店里的事。”

“姐姐起来了?”

“能不起来,你们吵得人能睡着?”

“哎哟,我的好姐姐,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快去洗脸,我已将水打好。”

两人梳洗完毕,白娘子让许宣去店里帮王伯伯招呼客人,自己轻描淡抹一番,便和青儿同去王氏房中。

王氏一见白娘子进来,忙让坐下。

“娘子,昨晚睡得可好?”

白娘子红着脸不语,小青接上话说:“不好还能睡到这时?王伯母,你做什么?”

王伯母正做一件衣服,小青凑过去一看,说:“王伯母手真巧!”

白娘子也凑上前去:“王伯母做得这么好,你看我笨手笨脚的,什么也干不了。”说着,就帮王伯母缠起床上的一团丝线来。

“娘子别动,快坐下歇息,咱这苏州城可有个习俗,新娘子三日内什么也不能干。”

“那还不把人闷死。”

“如果你闷的话,可让许官人领你外出游逛,这苏州虽没杭州有名,但也有不少好去处。”

“王伯母,我一个新人,怎好意思出去?还是在家帮您干些活吧!”

“那可使得,你初来苏州,从没出过门,明天就让许官人带你们出去逛逛。”

小青一听要出去游玩,不禁拍手叫好:“王伯母真好,比娘子的亲娘还体贴人。娘子,你就别推辞了,明天就去吧!”

白娘子忙向王伯母施礼致谢。

第二天一大早,许宣、白娘子和青儿三人华服盛装,外出游玩。

三人先来到著名的拙政园。这拙政园有山有水有亭有阁,玲珑剔透。





一进园门，只见园内亭台楼阁，参差有致，山径回廊曲折起伏，古木参天，绿竹成林，景色优美，素雅宜人，几十处景致，各有特色。

三人从没见过如此精美的园林建筑，一时被眼前美景惊呆，青儿不禁惊叹：“这拙政园如此精美，真是鬼斧神工！”

白娘子说：“若以鬼斧神工比喻，还有些辱没了人间才华，只有人间的能工巧匠，才能建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

三人继续朝前走。

“娘子，青儿，快来，这儿是山楼。”

许宣说着，过来扶娘子走到一处建筑物前。这山楼三面环水，两侧旁假山，近有小沧浪、小飞虹、得真楼等景点。三人一一观赏，之后又沿小径上了附近的远香堂，这更是一处美景。前有假山，北面临水，水间有小山，山上有亭，亭边林木葱郁。立于堂上，四周景物尽收眼底。

转了大半天，三人都有些疲乏，小青更是一个劲地喊脚疼。于是，三人便坐在园内一个树木掩映的亭子里休息。许宣拿出带来的点心小吃，递给娘子和小青。

“娘子，青儿，快吃些点心，充充饥，过会儿咱们去那边茶馆喝口水。”

“官人，时间不早了，我们歇息一会儿就回去吧！”

白娘子觉得出来时间太长，不想再游玩了。

“娘子，除了拙政园，还有寒山寺、虎丘、沧浪亭等多处名胜，我们歇会再去吧！”

“官人，不用再转了，时间一长，怕王伯伯担心。”

小青说：“有什么担心的，三个大活人还能丢了？”

白娘子说：“青儿，倒不是怕丢了，咱们寓居别人家，言行要谨慎些才是，不能太随着性子。咱们早早回去，还能帮王伯母干些活。”

小青嘟着嘴说：“姐姐，你也太多礼了！”

许宣一看青儿有些不高兴，便劝说：“娘子说得有理，礼多人不怪，我们还是注意些为好。”

这小青岂可饶人，冲着许宣说：“好啊，你们两口子合着说我，你们回吧，我一个人逛。”

白娘子说：“青儿，别胡闹，以后有机会再来。”

“还能有什么机会，现在你们都嫌弃我，恨不得让我走得远远的。”





“青儿,别耍小孩子脾气,姐姐疼你还不够,怎能嫌弃你?”

“好,姐姐如果真疼我,能否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小青在白娘子耳边悄悄说:“让官人给我买一斤桂花糖。”

“你呀,我为什么大不了的事,馋嘴!等会咱们路过那点心铺子,让官人给你买二斤,够了吧!”

许宣一看青儿憨态可掬,也调笑说:“青儿,你想吃就直说,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我以为你真想看景。”

青儿不好意思地说:“转了这么大半天,腰酸腿疼,肚子咕咕叫,你只照顾娘子,也不问问别人,能不让人生气吗?”

三人歇息了一会儿,便打道回府……

六、夫妻开店,害人反遭逐

不知不觉间,许宣和白娘子结婚已近一月,白娘子觉得住在王伯伯家,终非长久之策。一天,她对许宣说:“官人,在王伯伯家住了这么长日子,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再说,这也不是个长法,不如咱们在附近租间房子搬出去。”

“娘子,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担心住出去后,咱们三人何以为生?”

“官人,在杭州时,你不是在生药铺子呆过吗?咱们想法再开个药铺,你前堂招呼客人,我和青儿在后堂研药包药,这样咱们三人的生计就不成问题了。”

“开生药铺子也需要一笔银子,到哪去筹呢?”

“官人不用发愁,我这些首饰当出去,也能值不少钱,再向王伯伯借些,不就成了?”

许宣一听娘子要当自己的首饰,十分过意不去,他拉起娘子的手,见她腕上的玉镯莹莹闪烁,十分珍贵,便说:“娘子,你的首饰不能当,咱们结婚后,我什么东西也没给你,怎能再让你破费。”





白娘子抚摸了一下自己那珍贵的手镯,无不深情地说:“官人,咱们已是夫妻,本应共患难,首饰不过身外之物,有了戴,没有就不戴了,眼下咱们三人的生计是大事。”

许宣一听,不由眼圈发红,感慨万分,他一把搂过娘子,感激地说:“娘子,你太好了,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都难以报答。”

白娘子娇嗔地推了他一把,说:“官人,你又说这话。快放开,青儿马上就来了。”

“青儿来了又怎样,咱们已是夫妻,有什么怕人的。”说着,使劲搂了一下,羞得娘子脸色绯红。一看娘子那娇羞妩媚的样子,许宣更加怜爱。

“娘子,我真是前世烧了高香,娶到你这么美丽善良的妻子。”

白娘子也动情地说:“官人,但愿我们能白头到老,永不变心。”

“娘子,有你这么美丽的人在身边,我还会对别的女人动心?有了你,别的女人在我眼中不过形同枯木。”

这时,青儿端茶进房,只听到“枯木”二字,便问:“什么枯木,此时草木葱茏,百花盛开,哪有枯木?”

见两人笑而不语,继续追问:“姐姐,你们到底说什么呀?”

许宣指着青儿说:“你就是个枯木。”又惹得白娘子捧腹大笑。

“许官人,你又取笑我了。”

白娘子这才止住笑,说:“小青,我们刚讲了个笑话。”

小青一听他们在讲笑话,又缠着两人讲给她听听……

许宣夫妇说干就干,当天就买了些礼物,拜别了王敬溪夫妇,在不远处租了一处空院。这空院久不住人,杂草丛生,几间旧房破败不堪。许宣一看,十分丧气。

“娘子,你看这里仅有几间空房,坍塌不堪,住人勉强可以,怎能开药铺子?”

“官人,事在人为,有这一处空院就不错了。你先想法制个招牌,买些桌凳,再进些药材,我和青儿找匠人修缮一下房子,尽早开张。”

“娘子,不用这么急,你和青儿怎能收拾房子,还是我留下收拾吧!”

小青在一边插话道:“官人,你可别小看人,再说又不是我和娘子亲手干,多叫几个匠人不就行了,你快上街买东西吧!”

许宣只好出门。





或许宣一走,小青愁眉苦脸地对白娘子说:“姐姐,刚才只顾说大话,这会儿可咋办?这么大的院子,我们如何收拾?”

白娘子点了一下小青的头:“平时就你心眼多,这会儿脑子怎么不管用了?”

“找匠人?”

“咱们在此人生地不熟的,到哪找匠人?”

“那怎么办?”

“怎么办?你手下的那些水妖喽罗呢?少说也有几十个吧,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小青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姐姐,你看我,怎么把这招都忘了,我掌中的那些水妖们,最能翻云覆雨,化腐朽为神奇。你说,要多少?”

“当然越多越好,最好在官人回来前能让这里焕然一新。”

“姐姐,别急。”小青说着,闭目高喊:“出来!”

立时,十几个身形高大的水妖从地面钻出,个个力大无比。小青指着他们说:“今天有劳诸位,你们听姐姐调遣。”

众妖齐应:“遵命!”

众妖在白娘子和小青指挥下,铲平地面,夯实地基,和泥砌墙,立柱架梁,行动神速。转眼间一处破败的院落被修缮得华丽无比。小青又令水妖们弄了些猪羊牲畜,宰杀以做祭品。干完后,小青隐退水妖,又和白娘子亲自张灯结彩,显出一派喜庆气氛。

许宣在街上转了一天,买了桌凳药材,制好招牌,雇了辆车子拉回来。途中碰到两个叫花子,打打闹闹,说说唱唱,好不有趣,一个说:“我好快活呀,今天又有好吃的。”说着,唱了起来:

“叫花逍遥,身穿破衲袄。河里洗澡,羹饭吃一饱,羹饭吃一饱。”

另一个说:“别唱了,听说吉利桥那家盖了新房子,好不堂皇,咱们快去讨些糕点酒水吃!”

许宣一听说吉利桥,就是自己住的那条巷。这几天并没见到谁家盖房,这就怪了?

一会儿,就到了家门,许宣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楼宇簇新,高耸巍峨,亭台楼阁,好不壮丽,真如豪门贵族之家一般。

“哎呀,我家的房子哪里去了?”





这时小青出了门：“官人回来了。”

“青儿你为何在此？”

“官人，这就是咱们家，叫我往哪里去？”

许宣抬手一指，不解地问：“这是我们家？别开玩笑，我早上出去时还破败不堪，一天功夫就这等新？”

小青上前招呼车夫将东西卸下，领官人进了屋子。只见屋里锦帐绣褥，屏风四围，许宣更是惊诧不已。

小青说：“官人有所不知，你一走，娘子就差我叫来许多匠人，立即修造。”

许宣还是疑惑：“有这等事，快叫娘子出来，我问个明白。”

小青嘴一噘说：“还有什么问的，我不是都说明白了？”说着朝里屋喊：“娘子，官人回来了。”

白娘子跨出房门说：“官人辛苦了，东西都买下了？”

“买下了。娘子，这房子是怎么回事？”

“官人，是我今早唤匠人来修的。”

“就是叫来鲁班，也没这么快。”

“只要匠人多些，还能不快？”

小青说：“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多给些钱，什么能干不成？”

白娘子说：“官人，我早就查好，今天是个吉日，所以催促匠人无论如何要完工。”

许宣走进正厅，见桌上摆了许多祭品，还有蜡烛香火，便问：“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白娘子说：“官人，今天是黄道吉日，新房子盖好了，东西也买到了，宰杀这些牲畜以作祭祀，但愿神灵保佑咱们财源滚滚，和睦祥瑞。”

“娘子，你想得真周到。”

小青说：“官人，你只知嘴上说，未见娘子为了干这些活儿，手都磨破了。”

许宣上前拉过白娘子手一看，惊呼：“哎呀，娘子，你看手破成什么样子了，疼吗？”

白娘子说：“只伤了点皮，没什么。”

小青忙说：“还说没什么，流了那么多血，看了都让人害怕。”





许宣心疼地轻抚着白娘子的手说：“娘子快坐下，我这就给你敷点药。”

白娘子一听，不由“噗嗤”一笑。

许宣问：“娘子笑什么？”

“我是笑咱这药铺还未开张，自己倒先用上药了。”

许宣、小青一听，也不由笑起来。小青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许宣说：“下次就轮到小青得这月了。”

三人又是一阵大笑。

“官人，青儿，咱们点香祭祀吧！”

说罢，三人跪在堂前，手持香火，连连叩头。

许宣边叩边说：“我这里躬身默告财源旺，望远近行商至此行。”

白娘子也忙叩头说：“诚愿神仙保佑我们家和顺祯祥。”

祭祀完毕，三人喝了杯喜酒，便去门口挂牌放炮。花炮一响，招来许多街坊观看。

许宣边挂招牌边高兴地唱：“彩红新，高飘扬，粉牌儿，招人望。看葱葱门户增光，觑纷纷瑞气飘扬，除危定吉祥。今朝喜值黄道日，使长源利泽无穷，通泰万事吉昌。”

白娘子也不禁唱起来：“朝来喜雀声声叫，厅前报发灵芝草。祯祥五福招，敢是吾门从此生辉。”

小青在一边喊：“快别唱了，你看那边来了两个叫花子，我去赶走他们。”

许宣一看，就是自己在路上见到的那两位，便说：“青儿，别赶，他们也是来凑个热闹。”

说着，两个叫花子已走到许宣面前，拱手道：“大相公发财了，我们讨些糕点酒水吃。阿昌，快给相公唱一曲。”

小青一听要唱曲，便说：“既然你们会唱，就唱吧，唱得好了赏你们。”

围观的众人也起哄：“快唱，快唱。”

于是，一个打竹板，一个唱起来：“一进门来把头抬，哩哩莲花落。今年必定要大发财，也么哈哈莲花落。生意兴隆长旺闹如雷，哩哩莲花落。勿知勿觉送将来，也么哈哈莲花落。花药栏边掘出一个聚宝盘，哩哩莲花落。后园出了一棵摇钱树，也么哈哈莲花落。马兰头变了一棵三节草，哩





哩莲花落。时运来时三拳两脚打不开，一年四季好买卖，也么哈哈莲花落。”

唱毕，众人齐声喝彩。许宣说：“唱得好，小青，赏他们些糕点酒水。”

两人忙点头：“谢谢相公娘子。”

两个叫花子一走，众人也都散了，许宣三人进到屋子。

“青儿，快沏茶，官人奔波一天，连口水都没喝。”

“娘子也辛苦了，快坐下歇息。娘子，咱这条小巷十分窄狭，到时客人一多，货物进出不方便，如何是好？”

白娘子站起来，拉起许宣走到后院，手朝后一指，说：“官人你看，我早就料到这点，所以让匠人在后院开了扇门，后门通另一条巷，到时进货走前门，出货走后门，两不妨碍。”

许宣一看娘子诸事料理得这么周到，不禁感动万分：“娘子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诸事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真是羞煞我了。”

小青说：“官人你好福气，娶了娘子这么贤惠的内助。”

“小生真是三生有幸。”

白娘子说：“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话。忙了这么半天，肚子早就饿了，青儿快准备饭菜。”

许宣说：“娘子，药店今日开张，我们应当庆贺才是，让青儿准备饭菜，我去打些酒来。”说着就出了门。

……

吃喝完毕，天色已晚，小青已哈欠连天。

“娘子，官人，今天累了一天，快休息吧！”

白娘子说：“小青，你先去睡，我和官人再坐一会儿。”

小青一走，许宣和白娘子双双进房。今夜月儿高照，帘波窗锁，桂影纷纷。临窗而望，空阶月明，好似洒了一地水银。心上的人儿就在身边，两情缱绻，白娘子幸福万分。

“官人，坐，我今日亲手给你泡一杯紫笋茶。”

许宣上前拦住白娘子说：“娘子不用忙，我只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白娘子放下茶杯，依偎在许宣胸前。

“娘子，你看冰轮皎洁，天空清澈，没一丝云彩，真是良辰美景啊！”

“果然好可爱呀！”





月光透过窗棂，朦朦胧胧地洒在白娘子身上，她似雾里鲜花，更显姿容淡雅，风韵轻扬，楚楚动人。

“娘子，你好美啊！”

“官人。”白娘子害羞地转过头去，许宣双手扶转过来，忍不住亲了一口。

“娘子，今晚就让我好好看看你。娘子，不要说凡人爱你，就是神仙下凡，也会被你的容貌迷倒。”说着，不禁吟道：“朱扉静锁，正庭际空明，行来婀娜。凌浸佳人，淡脂粉娇多。”

白娘子也吟道：“帘影筛金，簟纹织水，绿阳庭院清幽。夜长人静，消得许多愁。”

“娘子，如此良辰美景，有何愁消得？”

“官人，今夜月儿圆，就不知明夜是圆是缺。”

“娘子，你和我与月本不同类，何须多虑？”

“官人，你没听人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娘子，你我恩爱情深，怎么提到离合之事，你别多虑了，今天应当高兴才是，快笑一下我看看。”

白娘子被许宣的真情所动，抿嘴粲然一笑。

“娘子，夜深了，休息吧！”

“休息。”

许宣抱起娘子，亲手为娘子脱下弓鞋。这许宣真是个多情种，抱着娘子的弓鞋，半天不语，仔细抚摸。

“官人，一双臭鞋有什么好看的。”

“怎能说是臭鞋。”说着，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动情地吟道：“尖尖曲曲，紧把红绡蹙。朵朵金莲夺目，衬出双勾红玉。华堂春睡深沉，拈来绾动春心。”

说着，就去抚摸娘子的金莲，白娘子羞得满脸绯红，娇滴滴地抽回双脚。许宣早被娘子的风流娇媚撩得心荡神驰，钻进红绡帐内，一把按倒娘子……

转眼间，许宣开生药铺已一月有余，他白天坐堂应诊，勤接各方病人，晚上披星戴月，研药称量。由于他医术过人，态度和蔼，深得病者信任。应诊之外，兼作药材买卖，由于诚实待客，从不短斤少两，也赢得各路商家





信任,远近的药商都来他这里买药,生意好不红火。

四月十四日这天,是道家纯阳祖师圣诞,许宣早早起床,在店前挂了个“关门一天”的牌子,准备上庙进香。

“娘子,今日是纯阳祖师圣诞,上庙进香的人一定很多,也少不了热闹,你快收拾一下,咱们同去。”

“我有些困乏,你一个人去吧!”

“怎么,娘子身体不舒服?”

“没什么,这几天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官人你一个人去吧,让青儿陪我。”

“娘子告辞了。”许宣出了门。

……

远远就见庙宇碧瓦凝辉,香烟缭绕,进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庙中主持魏法师正指挥道士们陈设道场,恭祝纯阳祖师圣诞。鼓乐阵阵,幢幡招招,道人们忙前忙后。等一切安排就序,众道士随着音乐唱起法曲:“清净自然,香烟散十万,灵风缥缈上穹苍,遍满虚空冲法界,普降吉祥。宝香敬熬金炉,上香供养诸天酌桂浆。”

唱毕,众道士绕场而下,进香的人一拥而上,对着祖师的画像磕头叩拜,焚香还愿。

许宣也跪在人群中,烧了一炷香,口中念念有词:“祖师在上,受小生一拜。神灵福庇,愿我生活美满如意,财源滚滚。”

这时,只听众人喊:“快看,那边法师行香来了,大家让让。”许宣忙随众人让出一条道来。

法师翩然而来。走到许宣旁边,他突然站住了:“这位官人,好生奇怪!”

许宣忙问:“法师,怎么了?”

“贫道有一言奉告,官人若不见怪,方敢唐突。”

“岂敢,法师有话,但说不妨。”

法师走近一步,仔细端详:“官人,你看你额上有一道黑气,是妖孽缠身的迹象,若不早除,后患无穷。”

许宣一听,大吃一惊:“怎会这样?法师你再仔细看看。”

“官人,昭然若揭,稍有法性的人都可看到。”





“这可如何是好,不知法师有无妙治之术?”

“当然,当然。”

“弟子感激不尽,但如何被妖孽纠缠,法师能否告知?”

“那得追根溯源。官人近期可同何人接触?”

“弟子这一月坐堂应诊,又四处买卖药材,接触的人不少,怎能查明?”

“看你的迹象,不是接触一两次缠上的,定是长久接触所致。”

“法师,长久接触的就只有我家娘子和一个侍婢。”

“那肯定是她俩无疑!”

“这怎么可能?我家娘子贤惠可人,侍婢勤快可爱,街坊邻里无人不夸,怎会是她们?”

“官人别急,再想想你家娘子有何可疑之处?”

许宣低头沉思。“法师,有一件事我一直纳闷。”

“何事,快说。”

“我家妻婢二人,其实来历不明,弟子每每生疑,但都被她的花言巧语所掩。”

“果有此事?你快将往日情形细细说来,待我听明,自然有法驱除。”

“法师听禀。”许宣便将西湖巧遇一事细细说给法师。

法师一听,说:“这就有疑了,一般青春女妖最喜纠缠英俊小生,像官人这般风流倜傥之士,更是她们喜欢不得的。”

许宣不由倒吸一口气:“原来如此。”

“官人,听你声音,不像此地人。”

“弟子本是临安人,来此避官司。”

“尊居何处,高姓大名?”

“弟子许宣,现居吉利桥。”

“原来就是开生药铺的许官人。”

“正是,法师知道弟子?”

“官人的生药铺子远近闻名。官人如今染上妖疾,我今与你除去如何?”

“万望尊师搭救。”

“待我画灵符与你。”说着,进堂去画。

许宣站在院中,仰天祷告:“天地神祇在上,请救弟子一条性命。”





法师拿着灵符出来,说:“官人,灵符两道,一道藏在你发中,一道回去化烧了,将纸灰骗那妖孽服了,立即会有神验。”

“谢谢法师,但愿消灾除祸,扫荡妖雾。”

许宣立即将符一道藏于发中,一道揣在怀里,告别法师,一路小跑回家。

快到家门,他才发愁如何让那妖孽将此服下?对了,待兰房人懒更静时,茶前酒底,悄然倒入,不愁灌不进她肚里……

再说许宣走后不久,白娘子在家突感心绪不宁,烦躁不安。她自言自语道:“我自与许郎迁居之后,情投意合,恩恩爱爱,一向心平气静,怎么今天突感不妙,似要大祸临头。且让我叫来青儿,看她有无反应。青儿,过来。”

叫了半天,小青才跑过来。“青儿,我叫你半天,为何这时才来?”

“姐姐,今天甚感不舒,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不知何因?”

“啊,青儿,你也感觉不舒?”

“是啊。姐姐,我从未有此感觉。”

“青儿,坏了,一定是许官人出门遇事了!”

“那可咋办?”

“别急,待我掐指算算。”说着,双目紧闭,掐指暗算。

“不好了,青儿,原来官人被那庙中道人煽惑,说我们是非,欲消灭我俩,拆散我们夫妻。”

“姐姐,这可如何是好?”

白娘子冷笑一声:“可笑那道人太狂妄,罪该万死!”

“姐姐,如果官人不念夫妻之情,听那贼道之言,如何是好?”

“不妨,小小法术,何足畏惧!待官人回来时,我自有办法。快快唤你那些水妖们,到庙中去,将那贼道捉起吊打,儆戒一番赶出本乡。之后再略施小计,管叫官人转念信服,反迁怒于贼道。”

说着,给小青悄悄耳语一番,小青应道:“姐姐,我这就去。”说话间,化为一股青烟飘去。

你猜青儿去干什么?刚才娘子嘱咐她,让她带一帮水妖将那法师捉住,毒打一番,并逐出本乡,以免后祸。青儿岂是那心慈手软之人,赶到之后,将法师从庙中骗出,一顿痛打,直打得鼻青眼肿,跪地求饶。末了,只





得答应小青,远走他乡,不再在此滋扰。逐走贼道,小青立即赶回。

小青回来不久,许宣就回到家。一想娘子原是妖孽,许宣不由感到骨凉,但他仍装得镇静自若。到了厅前,远远看见娘子和小青,便说:“娘子拜揖。”

见娘子气呼呼地不理睬,忙问:“怎么了?难道官人得罪了娘子?”

白娘子这才转过身:“是有些,我且问你,为何这时候才回来?”

“哎呀,神庙里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只因贪看仙观景致,故回来迟了。”

“你不要骗我了,只怕是贪听贼道谗言,耽误了时间。”

许宣一听此话,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便问:“娘子,此话怎讲?”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我放心不下,和青儿去门前探望,听街坊们纷纷议论。”

“议论什么?”

小青气呼呼地说:“议论什么你还不知道?”

白娘子说:“说你在庙里受那法师谗言煽惑,欲加害于我,可有此事?”

“没有啊,娘子别听谣言。”

小青说:“官人别装了,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这是请回的祖师神像。”说着展开让白娘子看,果然是一幅神像。

白娘子一看不是灵符,不知他藏到何处,便说:“恐怕不只一张神像吧?”

许宣神情有些紧张,支吾半天不语。

白娘子叹口气说:“哎,人道是痴情女子薄情郎,我和你相聚到今,相敬如宾,何等恩爱,为何道人一言就让你起疑心,反欲将我来害,难道往日的夫妻恩情你全忘了?”

许宣一听此话,有些惭愧。是啊,娘子对自己恩重如山,远远从杭州追随到这里,又帮自己开了药店,对自己温柔体贴,自己这是怎么了,竟变得如此绝情?

“娘子息怒,请我细细告诉你。”许宣于是将法师如何看出自己身染妖疾,如何赠符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与娘子。“我看他说得十分害怕,就信以为真,娘子,是我的不是,且让我将这鬼符撕碎。”说着,欲撕灵符,白娘子忙阻止。





“官人，别撕了，还是按法师所说那样，将它烧化，让我服了，看有什么应验。”

“娘子，我已赔了不是，你为何还要这样？”

“官人，若撕了此符，难除你心中疑团，还是我服下看看。青儿，你将符点着，化入水中。”

小青应声拿了灵符就点，趁许宣不注意，迅速将灵符调换。

“姐姐，符已烧化。”

白娘子将灵符灰倒入水中，一口喝下。

白娘子喝下符水，三人都静等结果。许宣更是心里忐忑不安，万一应验，如何是好？如果是法师谗言相害，自己将如何面对娘子？

过了好长时间，仍未任何变化，白娘子说：“官人，我已喝下符水多时，怎不见一点应验？”

小青也说：“官人，你也太薄情了，怎么会轻信妖言，轻贱自己娘子？”

许宣羞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见白娘子气得浑身发抖，许宣才说：“娘子息怒，不要气坏了身子。”

白娘子说：“那泼道也太可恶了，为何生此毒心，要离间我们夫妇。青儿，你去庙中，将那妖道请来，咱们当面辩清。”

“知道了。”青儿跑出门去。

“娘子，只怪我轻信恶言，冤枉了娘子清白。”

“官人，你也太不辨是非了。”说罢，气呼呼地坐在一边。

许宣说：“娘子，还是招回青儿，让她别去庙中。”

“不行，我要与那妖道当面说清，彻底打消官人疑虑。”

“娘子，我心中疑团早消，何必多此一举？”

“只怕你今天消了这块疑团，明日再生另一块疑团。”

一向温顺柔弱的娘子，今日竟如此倔强，许宣深感自己伤害娘子不轻。

一会儿，小青领法师进来。这法师可不是庙中那真法师，真法师早已被小青逐出本土，领进门的这位是小青让自己属下假装的。

“娘子，法师领来了。”

白娘子问许宣：“官人，你看是不是这位法师？”

许宣说：“正是。”





白娘子气愤地上前质问：“你这个妖道，竟敢妖言惑人，哄骗我家官人！”

假法师假装嘴硬：“你这个妖魅，竟敢如此放肆，你纠缠许官人多日，害他不轻，今天我帮他除妖，是不是破了你的好梦？如果你不是妖孽，为何不敢服下我的符水？”

小青说：“妖道，我姐姐早就服下，已过了这么长时间，怎还不见应验？”

法师转问许宣：“官人，可是真的服了？”

“真服了。”

“这……”法师一时语哽。

白娘子穷追不舍：“明明是你妖言骗人，会有什么应验！青儿，快去通知官府，拿他治罪，看他以后还骗不骗人。”

法师一听此话，忙跪地求饶：“求娘子饶我一命，贫道再也不敢妖言惑众了。”

许宣也帮他求情：“娘子，一切已澄清，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他去罢。”

小青指着法师说：“还不快滚！”

法师连滚带爬地夺门而逃。

一场惊险总算了结，白娘子长出一口气。

许宣对小青说：“青儿，快去给娘子沏杯茶，让娘子喝口水，消消气。”

“官人，你不嫌我们是妖孽？”

许宣不好意思地说：“别再提此事了，是我一时昏昧，冤枉了娘子，还望娘子恕罪。”

“娘子倒不会再怪罪你，不过官人以后耳根可要放硬些，不要听风便是雨。”

白娘子也说：“官人，以后日子长着呢，没准还会出现什么妖道怪尼，你可要明辨是非。”

“吃一堑，长一智，娘子放心，以后谁也别想拆散我们夫妻。”

这事虽说化险为夷，掩饰过去，但白娘子从此更加谨慎，惟恐又露了什么破绽，让许宣怀疑。她还吩咐小青，要时时注意许宣行踪，以防出错。这许宣也是头脑简单，此事一过，便忘得一干二净，再则发现娘子对自己更加殷勤温柔，便愈发对娘子信任。就这样，恩恩爱爱的小日子又过了多日。





七、险象环生,救夫盗仙草

天气渐渐变暖,日子也一天长过一天。快到端午节了,待坊四邻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节日物品,早早买了粽叶,香药,雄黄酒,采了艾草。可白娘子和小青却一天比一天难以忍受。原来,她俩是久居深山的蛇精所变,常年受阴气滋养,不见阳气。所以,天稍一变暖,便觉酷热难耐。法力高强者可靠内力强忍度过,法力浅薄者则会现原形,以致酷热而死。还有一点,就是雄黄酒水不能沾嘴,因为雄黄酒具烈阳之气,也会使蛇精现原形。

眼看端午节一天天逼近,小青叫苦不迭。一天,趁许宣外出购药,小青哭丧着脸对白娘子说:“姐姐,这几日每到正午,便觉酷燥难忍,若到端午那天,一条巷子都是雄黄酒气,更怕难以自持,不如让我到附近山里避一避暑气,过了端午节午时再回。”

“青儿,姐姐实在不忍离开你半步,你我相伴到今,已形同一人,怎能分开?”

“姐姐,此事关系重大,不可多虑你我情长意短,若不想办法,果真现了形,你们一场美满的姻缘不就完了?”

“青儿,哪你说咋办?”

“姐姐,你法力比我强,可以应付过去。许官人问起,你就说我去王伯伯家送粽子,午时一过就回来。”

“青儿,也只有如此,不过你途中多加小心,自己珍重。”

“姐姐不用担心,倒是姐姐应当多多注意,端午节那天,断不能喝酒,若官人硬劝,也须找借口推掉,切不可为了情面坏了大事!”

白娘子拉着小青的手说:“青儿放心,姐姐会应付过去的。明天就是端午节,要走你今天就走吧!”

两人分手时,都已泪流满面……

端午节那天,白娘子独自起了个大早,倚窗沉思。见院中蝴蝶翻飞,从这家飞到那家,不由自言自语道:“慵邀斗草闲烹茗,纤手叫郎饮。芬芳直欲沁衷肠,休恋菖蒲北里别家香。窗前笑把檀郎蹴,谁道诸般毒?东家





蝴蝶过西家,多恐薄情心性劣于她。”

“娘子起得这么早,你在独自说什么?”

“我是想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自到苏州以来,不觉又是端午佳节,真是相逢才记靡芜绿,又见榴花刺眼红。娘子,客中光阴,不可辜负,咱们也快去买些酒肴、艾草吧!”

“官人,昨天青儿走时,我已着她置好酒肴、艾草,也包了不少粽子。”

“娘子已安排停当,那我只有坐享其成了。今日佳节,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娘子,你快拿酒肴杯盏,我先去插艾草。”

许宣说完,便穿衣趿鞋,拿了艾草去大门上插。

娘子在厅里摆好酒肴,便觉体内燥热难耐,于是进里屋躺下。

“笑将琥珀倾金盏,来向兰闺劝玉人。”许宣唱着进了厅,一看菜肴已摆好,娘子却不见了,便又进屋去找。见娘子躺在床上,就问:“娘子,怎么又躺下了?”

“官人,奴家身子有些不舒,稍躺片刻。”

“娘子,不要紧吧?今日佳节,娘子自当与我同杯共饮,以示庆贺。”

娘子侧弯身子,面带愁容地说:“官人,我此时哪有心情饮酒?”

“娘子,平日见你从无不乐之容,为何今日忽有愁烦之颜,敢是卑人得罪了娘子?”

“官人说哪里话,我确实是身子不舒,官人休得怀疑。”

“娘子,你感觉哪里不舒服?”

“也说不清,只觉身体困乏,四肢无力,见了七腥八荤的东西就恶心。”

“这就怪了,好好的怎会有此感觉。娘子,你侧侧身,待我给你诊一诊脉。”

白娘子伸出玉臂,许宣把腕按脉。许宣屏气静心,仔细诊断。只觉娘子脉动异常,仔细一摸,这分明是梦兰佳兆啊!

白娘子见许宣久不言语,便问:“官人,脉气如何?”

许宣再次按听,不由大喜:“娘子,恭喜恭喜!”

“官人,我有病在身,何喜之有?”

“娘子,玉体什么病也没有,是娘子有喜了!”

白娘子大吃一惊,但仍不敢相信:“官人不会骗我吧,怎么会有此等





好事？”

“娘子，确实如此。那《内经》上说，妇人阳脉动甚，孕子也，正合娘子今日之脉。”

两人一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白娘子更是激动得满眼盈泪。

“娘子，这是喜事，怎么倒哭了？”

“我是高兴得哭，今日佳节，又知喜怀贵子，真是喜上加喜啊！”

“娘子，来，我们同喝一杯喜酒，庆贺我们的孩子。”

“多谢官人美意，我身体不舒，实难奉陪。”

“这杯酒不同一般，一定得喝。”

“请官人自己开怀畅饮吧，你没听人说，初孕者若喝了烈酒，会伤胎气。”

许宣一听，便说：“娘子如果不喝，我也不喝。”

白娘子见许宣一副失望的样子，有些不忍，不忍在这双喜之日拂了官人的兴致，于是强忍着说：“既然如此，我陪官人少饮些如何？”

这许宣也是高兴昏了头，不顾娘子玉体欠佳，端起酒杯就喝。

白娘子酒刚下肚，就“哎哟，哎哟”直喊，面孔潮红，汗珠直流。

“娘子怎么了？”

“还不是那杯酒，这会肚子实在难受。”

“娘子，实在卑人罪过，我扶你休息。”许宣扶娘子上床，盖了床薄被。

“娘子，你安睡好了，待我给你煮杯浓茶，解解酒气。”说着就出了门。

许宣一走，白娘子掀掉被子，解开衣服，仍觉燥热不安，又在屋子找了把大蒲扇，双手轮换着扇，仍是不济一点事。白娘子知道大事不好，心里直后悔。

“哎哟，只因被他强迫喝了杯雄黄酒，这会身子好难受，看来，要现形了。”

她强支撑着身子，走到门前，想将门关上，独自度过这段时间，以免被许宣进来发现。但未到门前，就觉浑身瘫软，立即又挣扎到床上，刚一上床，就见一身素缟，迅速变为一条白蛇，蜷曲在被子上。

许宣在厨房细煮浓茶，待茶煮好，端起朝房子走来，还未进门，就高喊：“娘子起来用茶。”

未见答应，心想这妇人真不胜酒力，一杯酒就喝成这样，真让人怜悯。





等我捧一杯香茶替她解酒。

推门一看,见床帐放着,就上前揭帐,揭开一看,见一条巨大的白蛇蜷在床上,吓得“啊”了一声,就昏死过去……

小青在附近山里避过午时,便匆匆赶回,手里还提了串粽子。一进院门,见悄无声息,甚觉奇怪。端午佳节,家家欢闹,怎么姐姐和许官人无声无息?莫非他俩趁外人不在,正在房中亲热,待我先打个招呼,免得他们尴尬。

“娘子,官人,我回来了,王伯伯还给你们带了些粽子。”

见里屋仍无声音,丢下手中粽子,就冲了进去。推门一看,许官人倒在地下,不省人事,旁边还有只打碎的杯子。

“官人为何倒地,却不见娘子?哎呀,不好了,肯定是娘子醉后现形,把官人吓死了。”

说着,走在床前,揭开帐子一看,见白娘子昏睡着,便使劲摇喊:“娘子,娘子,快起来!”

白娘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打了个哈欠说:“啊,睡得真香。”

“真香,只怕你后悔还连不上。”

白娘子一看小青在前,满脸怒容,忙问:“小青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今天是否饮酒?”

白娘子点了点头。

“我走时是如何嘱咐你的,这下,惹出事来,看你如何收拾?”

“什么事?”

“你醉后露形,吓昏了官人!”

“啊,有这等事,官人现在何处?”

“就在你的床下。”

白娘子下床一看,果然见许宣昏死地下,慌忙抱起,连连叫喊:“许郎,许郎。”

小青也在一边摇喊:“官人醒醒,官人醒醒。”

两人叫喊半天,许宣仍无一点反应。

“娘子,这可如何是好?”

“青儿,不必惊慌,我们先把官人抬上床,安顿睡好了,再想办法。”

两人将许宣抬上床,盖好被子。





“姐姐，得快点想办法，要不过了五个时辰，官人就会永远死去。”

白娘子悔恨交加，心急如焚，使出了浑身法力，也不能促醒官人。她已经汗流浹背，精疲力尽。

“青儿，别无他法，我只得去嵩山南极仙翁处，盗取他的九死还魂仙草，只有这样，才能救官人一命。”

“姐姐，只怕太危险，南极仙翁，道术非凡，况有一班大仙保驾左右，他们个个心狠手辣，只怕连姐姐的性命也难保。”

“为了官人，我只有舍身一试了。”

“姐姐可得当心。”

“我此去自当善言相求，求他们开恩，救活一条性命。青儿，你在家中小心守住官人，切不可让外人进屋，万一将官人魂魄惊散，就难保性命了。”

“姐姐放心，我自当悉心护理。”

白娘子求仙草的嵩山，为天下名山，又为众仙所居之地。这里群峭摩天，萦青绕白，飞泉喷壑，漱玉跳珠，参差峻阁星罗，缥缈琼轩霞构，摘不尽的玉李仙桃，描不出的名山福地，真个人间仙境。

这天，南极仙翁一大早便带一班弟子驾云赴蟠桃会了，只有座下的白鹤童儿看守洞府。白鹤童儿在洞府前已守了一天，实在无聊，便四处游转，时而驾白鹿、衔芝草以遨游，时而啄娇枝而漫戏。突然，只见远处一片祥云仙乐，想来是尊师南极仙翁回来了。白鹤童儿忙骑白凤上前迎接。只见随仙翁回来的还有小仙鹿云西，高道叶法善，太中大夫东方朔。

“弟子迎接师父及诸位大仙。”

“免礼，白鹤童儿，我和诸位大仙进洞里下棋，你在山前看守。”说着，便领一班人进洞了。

这时，白娘子风驰电掣般地赶来。到此一看，不由叹道：“果然一处好所在。峰嶂徘徊霞景新，露苗烟雨满山春，穿山渡水来相访，唯有 人间炼骨人。”

这里云雾缭绕，不知南极仙翁在何处？远远看见白鹤童儿在那边，白娘子便上前询问。

“鹤童哥受礼！”

白鹤童儿一看，只觉一股蟒蛇之气冲身，便大声斥责：“你是窃食蟠桃





的白蛇,向在峨眉山修炼,到此何干?”

“鹤童哥,小道无事不敢轻犯仙山,向闻洞府有九死还魂长生仙草,特来宝山相求,请鹤童哥行个方便,小道感谢不尽。”

“你这孽畜好大胆!仙草乃镇山之宝,怎肯轻易与你,赶快离开,否则性命难保!”

白娘子一听白鹤童儿出口不逊,十分生气:“我好言相求,你怎能出口伤人?”

“孽畜,还敢胡言,我因念你修炼千年,不肯伤你,若再迟延,教你性命难保!”

“鹤童休得无礼,我既然到此,何惧于你,好好将仙草与我,万事全休。”

“你好大口气,若不给仙草,你能怎样?”

“如果不给,管叫你师徒们不得太平。”

“你这孽畜,如此无礼,看我不来擒你。”

两人一番打斗,鹤童战败回府,又去搬救兵。一会儿,就见小仙鹿跑了出来。

“你这孽畜,有什么本领,竟敢侵犯仙山,擅伤白鹤童儿。”

白娘子忙上前解释:“大仙,我只为求仙草而来,百般恳求,他毫不讲礼,出口伤人,还先伤于我。”

“呸,还敢胡言,我奉南极仙翁之命,特来擒你!”说着,就朝白娘子扑来。不免又是一番恶斗……

几个回合,白娘子打得鹿仙连连告退。后来,又出来几个大仙,但莫不大败而归。

南极仙翁在洞中见诸仙皆大败而归,生气地问:“一个小小妖蛇,何以打得你们个个落花流水?”

这些失败的大仙,觉得面子不好过,便互相争辩,说尽大话。

鹿仙说:“东方大仙法力最高,为何输于此妖?”

东方朔忙说:“我何尝输于她?只因那蛇腥气冲得人欲倒,我是急于回避。欲待飞剑斩之,又可怜她初得人身,不忍宰杀。请问鹿大仙,你又为何败退?”

“我是念她和你同道,故让了几手。”





“她是妖孽，我如何与她是同道？”

“她在瑶池窃食蟠桃，大仙你不也有过此举，不是你同道，还是我同道？”

揭了东方大仙的老底，惹得众仙哄堂大笑。

这时，南极仙翁发话了：“你们休得斗嘴，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一条小白蛇，你们都奈何不得，何谈降龙伏虎？”

“仙翁别生气，待我们再去擒拿。”

“不必，只怕连你们的性命都难保。我倒有一法，保准手到擒来。”

众仙忙问：“仙翁有何妙法，小的们恭耳敬听。”

“我先在阵前遣诸神摆一八卦阵，再派白鹤童儿引那妖蛇入内，我将洞前大岩石一指，变作雄黄山一座，轻轻将此妖压住，再来拷问。”

众仙齐声赞扬：“仙翁高明，此法定能捉住那妖孽。”

仙翁说罢，便遣众神在洞口摆了八卦阵，又派鹤童去诱骗白娘子。

白娘子不明真相，加之救人心切，架不住鹤童几句花言巧说，便跟了进来。刚走近洞口，就见众神冲杀上来，将白娘子团团围住。这时南极仙翁一指按石，大岩石顿时变为一座雄黄山，将白娘子死死压在底下。

“孽畜，你不过小小妖蛇，怎敢犯我仙山，索取仙草，今天你已被我擒拿，还有什么说的？”

白娘子在山下苦苦求饶：“仙翁在上，饶小道一命。若非事关性命，小道也不敢来求仙草。”

南极仙翁问：“关何性命？”

“仙翁有所不知，只因郎君许宣，大难临身，小道迫不得已，才来宝山拜求仙草，望仙翁大发慈悲，赐小道些仙草，救郎君一命。”

“噢，原来如此。那你初来时为何不好言相求，反倒和我的手下打斗起来？”

“仙翁，我本就好言相求，只是诸位大仙出口伤人，又先伤于我，我才和他们斗起来。”

南极仙翁转身问众仙：“你们可曾如此？”

众仙低头应道：“在下有罪。”

南极仙翁有些气愤地说：“你们道术不高，脾气倒不小，难道忘了老翁常教导你们的与人慈悲为怀，切不可滥伤无辜？”





众仙自知理亏,低头不语。

南极仙翁对白鹤童儿说:“你快去洞中拿根仙草与她,救命要紧。”

白娘子一听此话,连连磕头:“谢谢仙翁救命之恩,小道没齿难忘。”

南极仙翁手指一点,一座雄黄山顿时化为乌有,白娘子从地上爬起,拿起仙草,立即下山。

白娘子一走,众仙就嚷嚷开了。

“仙翁,此妖已被擒拿,为何反放了她?”

南极仙翁说:“她丈夫许宣,乃世尊座前一捧钵侍者,与此妖原有宿缘,故降生杭州,了其孽案。今被她惊死,看世尊之面,理应搭救,这妖孽日后自有法海禅师收取。”

众仙这才明白:“噢,原来如此。”

……

白娘子求得仙草,马不停蹄,穿山渡水,赶回家中,来回不到两个时辰。一进院门,就听小青在房中抽泣,白娘子吓了一跳,以为许宣又出了什么事。

“小青,你哭什么?”

小青见娘子回来,忙扑了上来:“姐姐,你可回来了,仙草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你去了这么长时间,妹妹一直担心,怕你性命难保。”

“别哭,草已求得,你立即去煎一下,我们快给官人服下。”

“知道了。”

小青取来药罐,放在火炉上煎煮。白娘子在一边照顾许宣。看着昏睡的许宣,她焦急万分,不由自主自语道:“悔端阳喝酒,令官人如此遭罪。”

“姐姐此番去可危险?”

“我的命差点丧在那里,多亏南极仙翁仁慈,怜官人一条性命,才放我回来。”

“姐姐,药煎好了,待凉了给官人饮下。”

“青儿,此药一喝,官人就会苏醒,但我担心他醒后会记起蛇变之事,又对我们生疑。”





“姐姐，这你不用发愁，我曾拜师学过失忆功法，只须在他太阳穴轻轻一按，便会使他忘记前事。”

“青儿，这可使得，若他连我们夫妻前情都忘了，那可如何是好？”

“姐姐，不用担心，失忆功有时间长短之分，我只需将他昏前一瞬间的记忆消去即可。”

“结果会怎样？”

“除了忘记蛇变之事，一切照旧。”

“果真这样？”

“姐姐，此事关系重大，我怎敢轻易应诺？”

“青儿，想不到你还有此高招，姐姐实在佩服。”

“雕虫小技，姐姐见笑了。”

“药已晾凉，小青扶起许宣的头，白娘子捏着鼻子轻轻灌入。药灌了一半，就见许宣嘴唇轻动，眼皮也睁了一下。见许宣开始苏醒，小青轻轻在他太阳穴上点了一下。迷迷糊糊中，许宣感觉一股异香入腹，顿觉身轻体爽，一会就完全苏醒过来。

白娘子和小青高兴地喊道：“官人醒来了！”

许宣见俩人一脸焦急地守在自己身边，不解地问：“娘子，我怎么了？”

未等白娘子答话，小青就说：“官人只顾高兴，多喝了几口酒，醉了过去。”

“原来如此，不过今天是双喜之日，喝醉也值得。”

小青有些迷惑，问：“什么双喜之日？”

“娘子没告诉青儿？”

“娘子哪顾得上我，见你醉成这样，一会煎茶解酒，一会凉水敷面，忙得像只陀螺。姐姐，是什么喜事？”

白娘子红着脸，羞难出口，许宣也满脸喜色，抿嘴直笑。小青见状，假装生气说：“你们是不是又在戏弄我？”

白娘子说：“戏弄你什么？你就要当姑姑了。”

“当姑姑？”小青一时糊涂了。

许宣指了指白娘子的肚子，小青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姐姐有喜了，怎不早告诉我，怪不得官人喝得烂醉如泥，值，值。姐姐，现在有多大？”





“能有多大,大不了就拳头大。”

小青失望地说:“哎,才这么大,急死人了。”

惹得三人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三人坐在院中,许宣又闹着要喝酒。

“青儿,今天你不在,我和娘子都喝了不少,你得补上这杯喜酒。”

小青连连摆手:“使不得,我在王伯伯家喝了不少。”

“在别人家喝不算,你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不为你那未来的侄子喝一杯吗?”

“姐姐,你快劝劝官人,今天我在王伯伯家喝得太多了,到现在头还有些昏。”

见许宣执意要让小青喝,白娘子早就发急,但不知如何找借口阻拦。突然,她想出一条妙计,便说:“我看这样,咱们在此闲聊,若小青说错一句话,就罚她喝,若官人说错一句话,小青就免喝,如何?”

两人齐声称快:“好!”

小青指着空中的一轮圆月说:“官人,娘子,你们看月上柳梢头,今晚不知有多少有情人相约黄昏后。”

许宣说:“今晚花好月圆,咱们三人本应痛饮一番……”

没等许宣说完,白娘子就说:“官人说错了。”

“哪错了?”

“你刚才说‘咱们三人’。”

“是啊!”

“你仔细想想是几人?”

“你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官人言之差矣,难道我腹中胎儿,就不算个人?”

“这……”许宣一时语塞。

小青一看有了把柄,高兴得跳起来:“官人说错了,我可免喝了。”

许宣直摇头:“娘子,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弯?”

“哈哈,姐姐坚持公道嘛!官人输了。”

三人又说笑了一会儿,便各自回房休息……





八、虎丘赏桂，宝巾埋隐患

八月桂花盛开，虎丘寺的桂花，更是香飘万里，惹得一个苏州城的人都涌到那里。

许宣生性好热闹，一看街坊四邻都去赏桂，便也鼓动白娘子和小青同去。

“娘子，听人说虎丘桂花盛开，游人甚多，咱们同去游赏如何？”

“官人，你没见我行动日益不便，走一会儿便气喘吁吁，你一个人去吧！”

“如此秋色宜人，真是游玩的好时光，真不忍撇下娘子。”

“官人别这么客气，你回来带一枝桂花就行了。”

“青儿这会儿怎么不见人，我走后让她仔细照顾你，别有什么闪失。”

“官人放心，身孕不过三四个月，不妨事。你要去就早点去，去迟了人太多，恐怕连个桂花的面都见不到。”

“娘子告辞。”许宣转身就走。

白娘子突然叫住许宣：“官人稍等。”

“有何事？”

“官人，今日游人肯定很多，那些相公哥们必定个个打扮得风流潇洒，小姐娘子们也少不了花枝招展，瞧你一身寒衣，还不让人笑话。”

“娘子，我这身衣服熨贴合身，不用换了。”

“官人使不得，在家邋遢些没什么，出门不利落别人可就笑话我这做娘子的了。”

“哎呀，娘子这么爱美，卑人只好从命。”

白娘子朝里屋喊：“青儿，青儿。”

里屋应道：“姐姐什么事？”

“你在我箱笼里，取出官人的新衣服和那条八宝明珠巾来。”

“知道了。”

青儿拿着衣巾出来。“娘子，衣服拿来了，官人是不是要到哪里去？”





“正是,要去虎丘赏桂。”

许宣一见珍贵的八宝明珠巾,便问:“娘子,这么珍贵的头巾,是哪里的,我怎从未见过?”

“这巾儿么,是我亲手为官人做的,这八宝明珠,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本来是要传给儿子,不料我父无子,便只有传给我了。”

“原来是岳父遗留下来的,这就愈加珍贵了,娘子还是珍藏起来为好。”

“官人,物为人用,藏着有什么意义,再说这秋凉天气,正好带着。”

小青说:“娘子怕是只想让官人添几分风流相,怕辱没了官人这么好的相貌。”

“青儿又胡说了。”

许宣说:“娘子,这么珍贵的头巾,我怕佩戴不起?”

白娘子说:“官人别这么说,你如此年轻俊美,怎能说佩戴不起?”

小青说:“官人,别再推辞,此巾只合官人戴。”说着就和白娘子帮许宣穿戴起来。

真是人靠衣裳佛靠金,新衣新巾一穿戴,许宣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

面对如此风流倜傥的郎君,白娘子不禁吟道:“西风桂子香韵幽,莫虚负清秋。濯濯王恭姿胜柳,垫巾时越觉风流。”

小青也在一边说:“娘子,你看官人打扮起来,真似潘安再出,宋玉重生。”

许宣说:“青儿,别取笑我了,我一凡夫俗子,怎敢和潘宋相比?娘子告辞了。”

“官人早些回来。”

“知道了。”说完就出了门。

许宣一走,小青问白娘子:“姐姐,你说说,官人今日相貌如何?”

白娘子不好意思地说:“不就好比平日多了几分精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姐姐,你别言不由衷,若官人相貌差些,你当初怎能看上他?”

“当初确是看上他相貌俊美。青儿,你去沏一壶茶来。”

小青进厨房去沏茶,白娘子一人独坐房中。

一会儿,小青唱着进来:“茶香飘紫笋,花曼缀金钿。青儿泡得绝好细





茶,请娘子先喝一杯。”

一见白娘子手抱许宣脱下的旧衣,两眼发呆,小青便问:“姐姐,官人刚走,你就想他。”

“倒不是想他。”

“看你的样子,像有什么心事,何不说给青儿知道,也好帮你分忧。”

“我自与许郎迁居苏州,幽居隐市,相敬如宾,夫唱妇和,可谓恩爱无比。但是一记起下凡之初,与我义兄黑风仙道别,自杭州到此,其中经历了多少风波,便不由心生感慨。哎,转眼又到八月,红尘中的日子,过得真快啊!”

“姐姐,官人如今对你恩爱有加,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白娘子轻声吟道:“暗思执果,好事多磨,行藏每怕人瞧破。纵欣女萝,附得乔松,当愁折挫。”

“姐姐放心,凡事有青儿帮衬,不会有什么大事。”

“想我当初一意孤行,叶辞故枝,下凡人间,眼前倒幸福美满,就不知将来事情会怎样?”

小青说:“将来的事,想那么多干什么。姐姐我一直奇怪,姐姐在峨眉山修炼多年,因何忽动红尘之念?难道是前因后果,注定你这丝萝定要附乔松?”

“这个我哪知道?”

“难道是久居深山,芳心萌动,独眠难忍?”

白娘子打了一下小青:“胡说!”

“我一向潜修,最耽幽静,后来出来,纯属偶然。只是一入红尘,欲罢不能,叫我也没了办法。”

“姐姐,又不是飞蛾扑火,你有什么愁的?”

“青儿,你哪里知道,人道是情多累也多,十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姐姐,你和许宣本是阴阳两界中人,能成为夫妻,也是命中注定,况你现已身怀六甲,自当珍惜才是,怎能让日后不可知的事搅得心神不宁,伤了身体?”

“青儿说得极是,我当高兴才是。”

“姐姐,你歇会儿,我把官人换下的衣服洗洗。”





.....

许宣这段时间一直忙于药铺的事,很少外出,今天偶游虎丘寺,但见秋高气爽,桂花盛开,游人如织,不由一路欢快地唱道:“爽气四郊浮,向山塘正仲秋,绿云金粟浓如酒,王孙浪游,山僧倚楼,衣香一阵飘红袖。”

许宣随寺内游人观赏了桂花,又去了孙武子亭、真娘墓等外。这虎丘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之父阖闾所丧之地,相传丧后有白虎踞其上,故而得名。晋代司徒王珣、王珣兄弟在此建别墅,这些地方都已辟为景观,许宣不免要在此凭吊一番:

“澹秋容遥山碧瘦,阵阵天香云外逗。叹真娘有墓,阖闾剑去空丘,不及那宅舍珣珣梵奏,化城开千秋似旧。频回首,好林泉笙歌到处勾留。”

这时,街坊刘老夫人领着小姐、丫环也来游玩。小丫环蹦蹦跳跳,小姐慢步轻吟:“新妆好,称闲游。荡湘裙,月半钩。双蛾翠夺云边岫。怪荡子相先后,骤骅骝。横波偷觑,却早又含羞。”

许宣忙上前打招呼:“夫人、小姐也来赏桂?”

刘老夫人道:“是许官人,怎不见你家娘子?”

“娘子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在家歇息。”

这时,丫环跑过来对刘夫人说:“夫人,小姐,你们看前边好不热闹,咱们快去看看。”

于是,刘老夫人、小姐、许宣一同随丫环去看。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帮耍戏法的。只见一人在人圈中高喊:“江湖浪荡过光阴,巧言花语无比伦。列位大哥大姐,我们在这里耍戏法,让各位看个新鲜,耍得好,赏我们几个小钱,耍得不好,一个子也不要。列位请让开场子。”

众人朝后退了一步。

“常言道戏法无真,黄金无假。哪知戏法却有真,黄金亦有假,看的要眼快,耍的要手快。”

说完便从腰间抽出一尺红绫,背过身去,在空中舞了一下,立时不见了。围观的人不禁发出“啧啧”声。许宣也看得入了神。

就在这时,一场灾祸将降临到许宣头上。

原来,最近吴县萧太师府中丢了一件八宝明珠巾,案已报到县府,县府派人四处查询,已过了半个多月,仍无一点踪迹。眼看限期快到,两个负责此案的捕快甚是焦急。





这天,高个捕快对同伴说:“哥啊,听说虎丘桂花大开,游人很多,我们不如去那看看,说不定会查出些蛛丝马迹。”

“老弟,说得有理,咱们快去。”

两人来到虎丘,顾不上赏花观景,只往人多处钻。转了大半天,仍无一点收获。

“老弟,我看咱们只有挨板子的份儿了。”

“哎,这八宝明珠巾到底是谁所偷,急死人了。一旦抓住赃贼,我先揍他个半死。”

两人坐在树荫下长吁短叹起来。这时,前边耍戏法的人群中传来一阵掌声,惊醒了两位。

“老哥,咱们去那边看看。”

两人有气无力地来到这里,围着人群转了一圈。突然,那年少的喊道:“哥啊,你看那人头上戴的,好像是条八宝巾。”

“小声点儿,待我们上前仔细看看。”

两人上前仔细端详,果然是那条八宝巾。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抓住许宣后衣领。

许宣正看入神处,突然被人提起衣领,吓了一大跳。转过身子一看,见是两官差,便问:“你们为什么抓人?”

一旁的刘老夫人也问:“是啊,凭什么抓人?”

两捕快一手抓着许宣脖领,一手指着许宣骂道:“你这个奸贼,人赃俱在,还敢嘴硬。”

“什么人赃俱在?”

捕快一把抓下许宣头上的八宝明珠巾问:“这是什么?”

“这是我家娘子刚给我做的头巾。”

“刚给你做的,恐怕是刚偷的吧!”

“你们别血口喷人。”

众人见许宣一表斯文,也说:“差人,你们别抓错了人。”

“怎能有错,我们奉总捕老爷钧票,捕捉萧太师府中盗去八宝明珠巾的赃贼。现今你头上戴的,与所失一模一样,还有什么狡辩的?”

众人这才明白,齐声说:“原来如此。”

许宣急了,忙对众人说:“诸位不要听他们的,这条头巾是我娘子亲手





做的,怎么能说是赃物?”

捕快说:“别在这里废话,是真是假,去让萧府管家一看便知。”

“走就走,你们这些奴才,诬陷良民,该当何罪?”

许宣又回头向刘老夫人喊:“老夫人,请回去告诉我家娘子,我迟些回去。”

三人撕撕扯扯,便出了人群……

到了吴县总捕李老爷大堂上,见老爷没在,便坐在大堂上等起来。

一会儿,就听外边喊:“老爷到。”

一阵吵杂声,老爷下轿进堂,开始审问,并叫来萧府管家对证。管家一看这八宝巾确是萧太师府中之物。总捕便问八宝巾的由来,许宣一一供出。审问中,无意间知道许宣的娘子为白娘子,总捕老爷不由大吃一惊。原来,总捕李老爷原任钱塘令,曾为府库失去银两一案,知道白娘子妖变之事,不料她又到苏州兴风作浪。于是立即派一班人马去抓白娘子。谁料一班差役到了许家,白娘子和青儿早没了影儿。总捕认为许宣也是受害之人,便从轻发落,将他发配到镇江为民。

经了这次变故,再联想以前发生的几件事,许宣愈发认为白娘子是妖孽无疑。临去镇江前,许宣来到王敬溪家告别。一进门,他便失声痛哭。

店小二不知何事,忙问:“官人,出什么事了?”

说着,忙领许宣进屋见王敬溪。此时,王敬溪、王氏夫人、莹儿三人正围桌吃饭,许宣一看这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再一想自己身遭横祸,又要漂泊他处,更是泪如雨下。

王家三口一见许宣如此模样,忙放下碗筷,扶许宣坐下。

王敬溪问:“许官人,出什么事了?”

“王伯伯……”许宣泣不成声。

莹儿忙递上一块毛巾说:“许大哥,有事慢说。”

“王伯伯,我被白氏这妖孽害得好苦哇!”

“官人,到底出什么事了,慢慢说。”

“前日我去虎丘赏桂,临出门前白氏让我穿戴一新,谁知那条八宝明珠巾竟是她偷得别人家的,在虎丘被官府的捕快当场认出,押我问罪。幸逢总捕李老爷是原钱塘令,知道白氏在杭州窃银及妖变之事,只令我将宝巾送还人家,从宽发落。”





王氏忙问：“就算头巾是娘子所偷，只能说她品行不端，怎能说是妖孽？”

“王妈妈有所不知，差役前去捉拿时，室中空无一人，连个影子都没有。若非妖孽早早预知，哪能逃得这么快？”

王氏还是有些不信，许宣又说：“白氏在杭州犯事时，官府也曾派人捉拿，明明看见她在房中，待上前去拿，却不见人影，那时我就怀疑，怎奈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就信以为真，姑息了她，以致遭今日之祸。”

王敬溪安慰道：“官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已了结，就搬过来住吧！”

“王伯伯，我哪能再留居苏州。总捕怕我留在此地，再被妖孽纠缠，故将我暂配镇江为民。”

莹儿问：“许大哥，难道别无他法？”

“官令如山，岂能更改？这妖孽害我不浅，想当初就是因她，从杭州逃到苏州，如今刚站住脚，和亲戚邻里熟悉了，又要被发配镇江。”

王敬溪说：“官人别太难过，这事全怪我一时老糊涂了。”

“王伯伯，此事怎能怪你？只怪我贪恋美色，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

“官人，我的一份罪责也不可推卸，我当初只见她是个娴淑的好女子，劝你们成亲，哪知她是花月之妖，让官人反遭其害。”

“王伯伯，可不能这么说，这都是我前世作孽所致。”

“许官人，你在我家时，咱们亲如一家，甚是相投，后来虽然搬出，还如亲戚般往来，不料今日遭变，老夫我实在不知如何帮你。”

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包，递给许宣：“许官人，这些银子，是我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用吧！”

“王伯伯，这可使得，小生在此，多蒙伯伯关照，你的大恩大德，不知何日报，今日这银子万万不能收。”

王氏说：“别说这话，你现在有难，我们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快收起银子。”

莹儿问：“许大哥，你此去镇江，举目无亲，如何度日？”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

王敬溪说：“许官人，我记起了，我在镇江有一朋友，姓何，字仲武，人称何员外，祖居在镇江府。我写信给他，你去投靠他。”





“王伯伯,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坐,我去写封信。”说着进屋去写信。

王氏对莹儿说:“莹儿,你去拿几件你父亲的衣服,带给许官人换洗。”

莹儿也进屋收拾衣物。

王敬溪手拿书信出了门,说:“许官人,带上这封信去找何员外,他会热情接待。”

“谢谢王伯伯,这封信我收下,但这银子我断断不能收。”说着,就将银子放在桌上。

王敬溪拿起银子又塞给许宣,说:“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死人,这几两碎银,你就带上吧!”

这时莹儿出来,将一小包袱交给许宣:“许大哥,这是家父的几件旧衣,你别嫌弃。”

许宣接过包袱,“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王伯伯,王妈妈,莹儿,你们的恩情,我三世难报。”

“许官人,快起来。”三人将许宣扶起。

“王伯伯,时间不早了,差人还在县府等候,我得早早赶路。”

王敬溪说:“许官人,我们送你一程吧!”

“不用了,伯伯留步。”说着满眼含泪,出了大门……

再说许宣去虎丘不久,白娘子正在家里闲坐,就见刘老夫人慌慌张张地跑进门来。

“娘子,许官人出事了!”

“刘夫人,官人出什么事了?”

“他被捕快抓走了。”

小青问:“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坐下慢慢说。”

“今天我和女儿也去虎丘赏桂,寺中碰到许官人,便一同游玩,正在看一耍戏法的,突然上来两个差役,一把抓住官人,说官人的八宝巾是偷来的。官人与他们论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抓了官人就走,说要让什么萧太师的管家验证。官人临走时,让我回来告诉娘子。”

白娘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大事不好。不过表面装得若无其事,气愤地说:“那巾是我刚给官人亲手做的,那八宝明珠也是我祖上所传,怎能是偷的?这分明是诬陷!谢谢夫人相告。青儿,你收拾一下,我





们去官府说明。”

刘老夫人说：“娘子快去，免得官人受罪，我告辞了。”

“夫人慢走。”

送走刘老夫人，白娘子悔恨万分。

“青儿，我真糊涂，怎能将孩子们献的八宝巾让官人戴了，去那人多眼杂处，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姐姐，你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咱们快想办法救救官人吧！”

“我们去救官人，岂不是自投罗网，你且变幻一下，到官府打听一下官人的下落，再想办法。”

“好。”

小青说变就变，立时变成一个差役模样的男子，飘出门去……

小青刚走，就见一班捕快推门而入。白娘子立即化为一条白蛇，隐入地下。捕快们搜寻了半天，没见一个人影，又一拥而出。

捕快一走，白娘子又显了人形，坐在家中焦急地等小青回来。

一会儿，就见小青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姐姐，官人被官府发配镇江，又蒙王伯伯修书，荐他在镇江何员外处安身。”

“青儿，你快收拾一下，我们去镇江找官人。”

“姐姐，我想官人被咱们几番遗害，只怕早已识破了咱们的真相，再见面也不肯相认。”

“不妨，见了他我自有说法。”

“既然如此，我们快去追赶。”

两人立即朝镇江方向追去……

九、千里寻夫，员外起歹心



镇江府有位大名鼎鼎的何员外，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家店铺十几处，良田上千亩，牛马成群，家资万贯。但美中不足的是，员外年已半百，膝下仍无一儿一女。他几次欲娶一妾，以续何家香火，怎奈





夫人泼辣厉害,醋意浓烈,一听他要娶妾,便发疯撒泼,寻死觅活。可怜拥有万贯家产的何员外,却是个惧内的主儿。这不,他昨天外出,又碰到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且臀部宽大,一看就能生能养。怎样才能把她娶回来?此时,他正闷坐房中,为此事发愁。

这时,一小厮敲门进来,说:“老爷,你昨日有事外出,从苏州来了一位姓许的官人拜访,还捎有一封书信。”

“快拿信来。”

小厮将信递过去。员外正看信时,夫人进来了。这夫人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脸上的皮儿不过多了几道褶子,腰身不过比前粗了一点。就因员外生性好色,且嫌她是个不会下蛋的鸡,便不将她放在眼中,一双眼睛整天只盯着年轻漂亮的妞儿转。若员外稍对她好些,没准她还允许他讨个一妻二妾的。

她一进门便问:“老爷,是谁的信?”

“夫人,是苏州王敬溪的。”

“信上说什么事?”

“他有一亲戚许宣,因被妖孽遗害,现发配镇江为民。他来信相托,让我照顾照顾许宣。”

“噢,就是昨天来的那位官人?”

小厮在一旁应道:“夫人正是。”

夫人问:“老爷,你如何待他?”

“夫人,许宣是王敬溪所荐,自当好好照顾,再说我们店中正缺人,让他当人帮手,刚好两全齐美。”

员外又转身问小厮:“许官人现在何处?”

“大人,他现暂住在街上的店铺里。”

“快去请许官人见我。”

“知道了。”小厮一溜烟跑了出去……

许宣昨天被押送到镇江,便持信找到何员外家,没料员外有事外出,别人不敢擅自留宿,他只得在街上找了家店铺过了一夜。早上醒来,倚窗独思,深感人生无常,漂泊如萍。这时,何家小厮跑来,见他在窗口,便在窗外喊:“官人,员外回来了,叫你过去。”

“我这就去。”





许宣随小厮到了何员外家，何员外远远看见，就迎了出来。

“啊，许官人来了。”

“员外，请受晚生一拜。”

“岂敢，岂敢。”

“员外，我辗转风尘，他乡遇贤主，真是万幸。”

“哪里，哪里，人生四海皆兄弟。”

“晚生昨日到府上奉拜，值员外外出未归。”

“官人，真是失迎了。厮儿，快去给官人沏茶，顺便告诉厨师，备好酒菜，为官人接风。”

小厮应声而出。

“官人，敬溪书上说你少年英俊，练达老成，今见官人，果然如此。”

“不敢，晚生多蒙员外照拂，感激不尽。”

这时，小厮端茶进来，夫人也跟在后边。

小厮双手举案：“官人请用茶。”

许宣接过茶，放在桌上，立即向夫人施礼。

“夫人，请受晚生一拜。”

“快起来，哪来这么多礼节。听说你受妖孽遗害，到底怎么回事？”

“哎，一言难尽。”许宣于是将白娘子妖变之事一一说给何氏夫妇听。

夫人听完，吓得连连后退，说：“官人遭此劫难，真是不幸。”

“哎，都是小生前世孽重，被那花月之妖纠缠。”

何员外说：“官人不必愁烦，妖孽缠人，实难预料。”

夫人又问：“官人，你和那妖孽相处半年多，可曾见她真容？”

“夫人，她平时和常人并无两样，既年轻又漂亮，甚是可人。若不是出了这桩事，晚生还会被蒙在鼓里。”

员外一听说那妖孽既年轻又漂亮，不禁想入非非，两眼发直，只恨未见一面。夫人一见员外那样子，不由妒火中烧。但当着许宣的面，又不好发作，只是含沙射影地说：“官人，多亏你不贪美色，要不连命也难保。”

说着，眼朝员外剜了一下，又说：“官人，你们谈，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得怎么样了。”

夫人出去不久，丫环秋菊跑进来。这丫环年龄不大，却十分机灵，一看房中有客，便低眉顺眼地说：“老爷，外边有一女一侍特来找老爷。”





“有什么女客来找我,我出去看看,许官人失陪了。”

员外随秋菊出门,只见门口确是站着一主一侍。员外一看这主仆二人,面若桃花,肤若凝脂,双眼含波,不由心荡神驰。特别是那娘子,更是沉鱼落雁,闭花羞月,美若仙子。秋菊一见员外老病又犯,忙捅了一下,员外这才猛醒过来。

“请问二位娘子是找老夫吗?”

“敢问阁下可是何员外?”

“正是老夫,娘子有何见教?”

“恩人,可找到你了,请受小女一拜。”

“快起来,快起来,你说什么恩人,老夫一时被你弄糊涂了。”

“听说我家官人在此,可是真的?”

“是不是许官人?”

“正是,我是他娘子,特来寻他。”

员外一听是许宣娘子,吓了一跳,她不是妖孽吗,怎会像常人一样?

白娘子看出员外心思,忙说:“员外别怕,许官人也是受人蛊惑,误认我是妖孽。”

小青也说:“员外,你是精明人,人说鬼怪无形无影,你看我家娘子,哪有什么鬼相?”

员外早被白娘子的美色所迷,恨不得让她早早住在自家,一天多看几眼。一听小青这么说,忙点头说:“许官人真是糊涂,这么美丽的娘子,怎会是妖孽所变,快请二位到里边去坐。”

白娘子说:“不用进去,烦员外将官人叫出,我和他说句话就行了。”

“到了门口,哪有不进之理,快进去,官人就在房中。”

小青也说:“娘子,我们进去看看吧!”

于是一同进了大门。刚到院子,秋菊就朝房内高喊:“许官人,你家娘子来了。”

许宣一听“娘子”二字,顿时吓得魂飞胆散,两腿发软。

说话间,员外已领了白娘子和小青进了房门。

见许宣目瞪口呆,白娘子忙上前问候:“官人,你可吃苦了。”

“啊呀,果真是你这妖孽。”许宣吓得连退几步。

何员外说:“许官人,你可看清楚了,一个大活人,怎能是妖孽?”





“员外有所不知，她害得我几次险些丧命，料不到她又追到这里。”

一听此话，白娘子满脸怒容，厉声说道：“官人，我此来没有别的目的，只觉官人因此事被发配，有些冤枉，再则我祖遗宝巾，转眼间化为乌有，也有些气不消，故想将事情说个明白。”

“还有什么可说的，官府判案公正，你这妖孽快快出去。”

小青说：“官人，我主婢二人，不辞辛苦，涉远而来，只为见官人一面，怎料你这么绝情。娘子，咱们走吧！”说着，就去拉白娘子。

何员外忙拦住两人，又对许宣说：“许官人，娘子千里来访，此情可嘉。你不该这般待她。”

“员外有所不知，上次只因赠银，令我吃了官司，远逃苏州，这次只因戴了她的巾儿，又遭横祸，她这个妖……”

小青打断许宣的话说：“官人，赠银之事，娘子早就给你说清。若说这宝巾，本是娘子祖上传下的，天下这么大，难道就没有相同的？”

何员外也说：“是啊，天下物尽有相同的，许官人，你可不能钻了牛角。”

许宣说：“就算这宝巾是祖上所传……”

小青抢过话：“什么就算不算，本来就是。”

许宣说：“好，好，宝巾是娘子祖上所传，为什么那天官差去家里搜捕，你们却无踪无影？”

小青又要抢答，白娘子忙拦住她，又气又悲地说：“员外，我家官人听信谗言，硬说我是妖怪，所以怀疑那天的事，如今员外在此，看我像不像个妖怪。”

白娘子满眼含泪，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员外不禁动了怜悯之心，说：“有形有影，哪里像什么妖怪？”

白娘子又说：“员外，那宝巾是我祖上所传，官府质对时，他竟一句不辩，就招认是我所偷，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况且身怀六甲，能越墙入室吗？”

许宣一听白娘子说“身怀六甲”，不由想起，从端午那天至今，已过了几个月，娘子的身孕越来越明显，自己的骨肉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自己却辨不清她到底是人是妖，不由心酸万分，痛苦地低下头。

小青见状，问道：“官人，你也是被官府吓昏了。那天游虎丘，你可见





到街坊刘老夫人？”

“见到过。”

“你可让她捎话给娘子？”

“是捎过话。”

“这就对了，那天娘子和我一听官人被官差抓去，怕你受虐待，忙去官府说明，就在这当儿，官差来到家中，当然没见到我们的影子。故此，他们便诬陷娘子是妖孽。”

许宣一听，甚觉有理，那官差说娘子是妖孽，是为了向上司好交差。哎，自己又错怪了娘子，于是语气有些软了。

“原来如此。只怪我一时气昏了头。”

白娘子一看他有些信服，便说：“官人，我几次告诉你耳根要硬些，谁知你秉性难改，莫非你真盼我出乖露丑，才觉体面？”

“娘子怎能这么说？”

何员外说：“许官人，听娘子这番话，总是你的不是。你想想，娘子一听你出了事，难道还能安坐家中？这中间，刚好和官差打了个岔，你便听信旁人之言，无端怀疑娘子。”

许宣终于相信了，低头对何员外说：“员外说得极是。”

何员外又说：“官人，你抬起头来仔细看看，这么娇柔美丽的娘子，怎么会是妖怪？况且她对你如此坚贞忠爱，千里跋涉寻夫，你当好好珍爱才是。”

几个人说得许宣一言不发，白娘子见状，为了试探许宣到底对自己如何，故意说：“青儿，我和你千辛万苦，寻到这里，不想官人这般相待，使我进退无路，我如今还要这性命何用，不如当场碰死，一了百了。”

说着，就朝墙上撞去。何员外忙一把抓住，说：“娘子使不得。”

许宣也从床边一步跨上，拦住了白娘子。

“员外，别拦我，我的苦衷只有向阎王诉说了。”说着，使劲挣扎。

许宣见状，带着哭腔哀求：“娘子万不可如此。如今你身怀咱们的骨肉，切不可断了两代人的性命。”

员外也劝说：“娘子，自古人来投主，鸟来投林，纵然官人得罪，还请娘子原谅，万不能寻短见。”

何员外又转向许宣说：“官人，你年轻气盛，不可执迷不悟，让娘子伤





心,万一出了人命大事,那就悔之晚矣!”

许宣说:“员外,我已明白此事不怪娘子,只是娘子生性刚烈,这事不知如何了解,才能让她安心?”

“依老夫所见,你们上前各行一礼,从此夫妻和睦,不得再生情变。”

小青也顺水推舟说:“是啊,就看在员外的面子上,大家上前,相行一礼吧!”

何员外说:“许官人,快向娘子施礼。”

小青说:“娘子,快去快去。”

两人推辞了一番,便互行了一礼,皆大欢喜。何员外和小青见状,都知趣地出去了。

许宣上前抓住白娘子的手,十分悔恨地说:“卑人一时昏昧,有负娘子,还望娘子恕罪。”

见娘子转身不理,又绕到面前说:“娘子,从今后咱们夫妻互敬互爱,学那永不分离的鸳鸯鸟。”

白娘子幽怨地说:“官人,只怕你见风又是雨。”

“娘子,不会的,我许宣就是块石头,也会被你的一腔真情暖热。”

“官人,只要你回心转意就好。”

这时白娘子弯下身子,“哎哟哎哟”直喊。

“娘子怎么了?”

“路上赶得急了些,这会儿腰酸脚疼。”

“娘子快躺下,我给你揉揉,全怪卑人,让娘子腆着这么大的肚子,到处奔波,真是该死。娘子,你就打我吧,好消消你心头之气,也让我心里减轻些内疚。”

说着,抓起娘子的手就朝自己脸上打。

白娘子抽回手说:“官人,我心中之气早就冰消雪散,官人也不必内疚,只要你今后尽释前疑,不再胡猜乱想就是了。”

“娘子真是宽宏大量……”

这时小青在外边喊:“官人,娘子,有话以后慢慢说,员外夫妇已备好饭菜,单等你们来用。”

两人出了房子,和大家一块用饭……

在员外家住了三四天后,适逢员外夫人五十寿诞。这天,员外在后花





园大宴宾客。这是一处很大的花园,园内水榭林立,楼台错致,各种名花异草争芳斗艳,风光迷人。宾客们带着妻妾女婢、歌妓丫环在园内应宴饮酒,吟诗作赋,赏景观光。宴毕,女人们又在园内荡起秋千。那一个个艳丽娇美的女子,穿得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在秋千上荡来荡去,身轻如燕,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在一旁桌子上的何员外,见个个女子容色美艳,如花似玉,早看得入了神。这时,管家走到员外跟前,附在他耳边轻声说:“老爷,你看这里美人如云,我们不如也荡一荡,凑个热闹。”

员外立即起身,和管家一起走到秋千架下。这时,白娘子也一改往日矜持,登上秋千架。只见千绳高荡,罗裙翻飞,一张秀脸紧张得时红时白,更显娇羞可人。荡了一会儿,便见香汗津津,只得换下来,坐在一边观赏。

白娘子看了一会,轻声吟道:“红绳画板柔夷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要争高,更将裙系牢。”

在一旁的何员外一听,更加想慕,无论从才气还是长相,白娘子都比别的女子尤为突出,年已半百的何员外不由春心萌动,恨不得立时据为己有。加之饭时多喝了几杯酒,酒能壮胆,且能乱性,他更加控制不住。于是,丢下宾客,叫来心腹管家,商量如何得到白娘子。

“员外,今天夫人寿诞,难得您这么高兴。”

“哈哈,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我自从那日见到白娘子后,害得我一直神志恍惚,意乱情迷,有心图她上手,却恨无计可施。恰好今日夫人寿诞,他夫妻二人前来祝寿,这么好的机会,你说怎么才能弄到手?”

管家有心巴结主人,便说:“员外,白氏确实秀色可餐,若能引她上手,那真是……哈哈……我看那小丫头秋菊鬼点子倒不少,不如这样,今天晚上,我留许宣在内厢饮酒,让秋菊骗白氏去个隐蔽处,等许宣喝得酩酊大醉时,你悄悄出马,如何?”

“妙计,妙计,只是秋菊骗她得有个借口啊!”

“这不难,喊来秋菊商量一下不就行了。员外,你稍等,我去叫秋菊。”秋菊玩兴正浓,被管家叫到一边,嘟着嘴,满脸的不高兴。

“人家玩得正高兴,叫我干什么?”

“是老爷叫你。”

“老爷叫我有什么事?”





“好事。”

秋菊一听“好事”，顿时绽开笑脸。原来，秋菊在员外家当了几年丫环，心眼机灵，手脚勤快，很得员外喜欢。眼看员外家资万贯，食必山珍海味，衣必绫罗绸缎，却没个后嗣，恨不得自己给员外生个一男半女。果真这样的话，无疑会更得员外宠爱，没准还会来个金屋藏娇。员外也早有纳她为妾的念头，只是碍于夫人，只能想想而已，但背着人，少不了和秋菊勾搭搭。所以，秋菊一听“好事”，以为她心中想的那好事，于是心花怒放，跟着管家直奔员外处。

一进门，秋菊假装忸怩地问：“老爷，叫我有什么事？”

“秋菊，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秋菊身子又扭了半圈问：“老爷有什么事要和我一个当丫环的商量？”

“我自从一见白娘子，心里不觉十分动火。”

原来是想白娘子的好事，让她空欢喜一场。秋菊顿时气得面色大变。但又不好发作，万一得罪了员外，日后准没自己的好处。于是，转过身说：“不要说员外动火，就是我秋菊见了，也觉肝火大动。”

“所以，我叫你出来，替我想一条计策，引她上钩，若是到手，我会重重赏你。”

秋菊一听有重赏，心想这也不亏，就说：“这有何难，我这里现成就有个妙计。”

管家说：“秋菊，你别卖关子了，有何妙计，快说给员外听。”

秋菊说：“老爷，你先在后边楼上躲着，待我进去，只说领她到望江楼上，看看夜色中的江景，引她出来。我寻机脱身，你那时出来，先好言相求，自然会成好事，此计如何？”

员外一拍大腿：“好计，好计，你说呢，还是秋菊鬼点子多。”

说着，在秋菊脸上拧了一下：“事成后，少不了你的好处。现在天色不早，你快去领她。”

“就去，老爷，你等着好消息。”

管家也出去陪许宣喝酒，房中剩下员外一人，一想美事即成，不由心花怒放，自言自语地说：“丫环此去，一定成功。老天啊，若得到那个美人，也不枉我活了这半辈子，也不枉我有这偌大家产。”

秋菊进去时，许宣和白娘子都在房中。她一进门就问：“娘子，今天玩





得可高兴?”

“当然高兴,那么多的高朋贵戚,好不热闹。”

“热闹的还在后边。”

“还有什么热闹?”

“娘子,员外家后院的望江楼上,曲径回廊,花木交错,如果登楼望江,景色更是迷人。娘子如果有兴趣的话,秋菊陪你一块儿去。”

白娘子转身对许宣说:“官人,听秋菊这么一说,我有些心动,咱们不如同去。”

秋菊说:“我刚才见到管家,说要请官人和老爷一块喝酒。”

“喝了半天酒,还要喝?”

“管家说今天人多,手忙脚乱地,怕慢待了官人,这会儿客人都走了,就他们三个,清清闲闲的,就是不喝酒,聊聊也不错。”

许宣听秋菊这么一说,便对白娘子说:“娘子,员外盛情,怎能辜负,你和秋菊去赏景,我在此等候员外。”

秋菊一听,拉起白娘子就往外走。

登上望江楼,倚栏遥望,果然江天一色,美仑美奂。秋菊在一边不停给白娘子介绍,煞是热情。

“娘子,你看那是焦山,这边是金山,隔江就是扬州了。”

“原来隔江就是扬州,只听人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没想到近在眼前。”

秋菊正说着,突然抱着肚子蹲下来。

“秋菊,怎么了?”

“憋死我了,我想小便。娘子,我到楼下解解手,立即就来。”

“好,快去吧。”

秋菊弯腰下了楼,刚下楼,就直起腰跑了。

白娘子倚楼而望,面对眼前美景,不由轻吟道:“高楼独上思依依,曲岛苍茫接翠微。欲识蓬莱今便是,卷帘巢燕美双飞。”

就在这时,何员外容光焕发地上了楼。

“谁在这里凭楼吟诗?啊,原来是白娘子。娘子好雅兴呀!”

“员外见笑了。”

“多蒙娘子光顾,予拙荆祝寿,只是有些慢待娘子。”





“员外哪能这样说，我们夫妻落难这里，多蒙员外帮助，此恩刻骨铭难忘。”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白娘子抬头向外看了一下说：“员外，天色不早了，我得下楼。”

何员外连忙拦住，说：“娘子在上，老夫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今天真是天赐良机，让你我单独相逢，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员外有何见教？”

员外老脸微红地说：“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员外是我们的恩人，有什么话不能说。”

“娘子啊，自从那天门口一睹你的娇容芳姿，令老夫昼思夜想，如痴如醉。”

“员外怎能这么说？”说着就要下楼。

员外一把拦住白娘子说：“娘子，我这句是真心话。”

“真心话又能怎样！时间太晚了，我要下楼。”

“娘子，你好狠心啊，只要你答应和我相依相傍，我这万贯家产，全归娘子所有。”

“员外，你怎能说这话，你我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岂能干这不检点的事？”

白娘子脸色涨红，凤眼含怒，气得胸脯急促起伏。但在员外看来，真是一幅难得的美人生气图，不禁欲火上升，上前就来抱白娘子。

白娘子躲到一边，指着他说：“员外怎能这么不顾廉耻，此举不仅会坏了你的行止，我自身有何脸面见官人？快让开！”

何员外两手把住门框，拦住去路，老泪都快急出来了。

“娘子，老夫遇你如遇珍玉，若能同宿同眠，死也甘心，还顾什么廉耻礼义。老夫这里给你跪下，求你答应。”

“员外快起来，让别人看见了可了不得。”

“娘子答应了，我才起来。”

白娘子一看没办法，只得说：“快起来，好说。”

员外一听，忙起身说：“多谢娘子美意。”

说着，上前一把握白娘子，就往床边拉。白娘子只觉一股酒气冲来，刺鼻难忍。





“员外,这里人多眼杂,万一被别人碰上,反而坏了好事。”

“这里不会有人来的,你我快成好事,老夫等不及了。”

“性急吃不了热包子,你先去楼下看看人。”

员外一听,高兴得屁颠屁颠地下了楼。

员外下了楼,白娘子气愤地骂道:“这条老色狼,没想到会打我的主意,怪不得他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原来是没安好心,看我不好好教训他。”说着,变成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大头鬼,躺在帐内。

员外在楼下匆匆转了一圈,就急急跑上楼来,此时他欲火难降,心急意乱,什么也不顾了,只望早早彩凤求到凰,得到白娘子这个美人。一上楼,见床帐已放下,便急不可捺地扑上去。揭开帐子一看,“啊”地一声,便吓昏倒地。

一看员外吓昏过去,白娘子忙复了人形,起床下楼,偷偷溜回房子……

那秋菊在楼下呆了一会儿,暗中见员外上了楼,又等了好长时间,心想他们肯定早成好事,于是也上了楼。

推门一看,员外倒在地上,急忙上前摇喊:“老爷,老爷。”

员外慢慢睁开眼睛,一看是秋菊,才松了口气。

“秋菊,快扶我下去。”

“老爷,是不是那白娘子不依,推倒了你?”

“不是,我碰到鬼了。”

秋菊一听,吓得紧紧依在员外身上。

“鬼在哪里?”

“刚才我正欲求欢,只见一大头青鬼躺在床上,好吓人啊!多亏你来了我一命。”

“老爷,白娘子呢?”

“她说让我下楼看看人,等我上来,只见到一个大头鬼,白娘子不知哪里去了。”

“老爷,你记得不,许官人曾说过她是妖怪所变,如今果然应验,待我去叫些人来,捉住这妖精,痛打一番,交与官府。”

“使不得,使不得,这等没脸面的事,官府追究起来,我还怎么活人?更有那泼妇,也会和我没完没了。”





“老爷,你也是只徒有一颗心,却没有一个胆,若是这样,也别指望吃什么野食,只消守着家里的。”

“别说了,快去派人将他们夫妻俩打发走。”

“知道了,我先扶你下去。”

“哎哟,这一次吓得我七魂丢了六魂,差点儿丧命。”

“老爷,这叫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哎哟,我的姑奶奶,我吓成这样,你还说风凉话。”

“小心点,仔细脚下。”

等折腾到夫人房间,天色已晚。夫人一见是秋菊黑天半夜扶员外进来,不由火冒三丈,免不了又是一顿大吵……

十、许宣薄情,娘子斗法海

金山寺是镇江名寺,四面环水,独居孤岛之上。这里高僧云集,香烟不断,远离尘嚣。半年前,奉佛旨前来收伏白娘子、接引许宣的法海大师,就暂住这里。

这天,天气晴朗,法海准备下山闲转一会儿。临出门前,他嘱咐小僧慧澄,若有客来访,就说他下山了,一会儿即回。

法海刚出寺门,就见一人跪在门口敲梆鸣冤:“哎哟,我的冤苦向谁说,货物突然被窃,让我走投无路,连回家的费用都没了。”

法海忙弯腰询问:“客官,你有什么事,在此急切击梆?”

“师父,我是湖广襄阳人,曾在江湖跑买卖,后因折损,赔尽了资本,在家坐困了一年多。后来听说江南香料紧俏,价格十分昂贵,便在亲朋好友处借了百两银子,在湖广贩了数十担檀香,前往这里贩卖。谁料前夜舟泊江口,舱门未开,只听一阵狂风,这数十担檀香,突然全部不见了。于是只得鸣官追缉。”

“官府如何回答?”

“官府说此香被狂风刮走,又无踪迹,难以追回,不予过问。因此我只得身背冤单,叩求四方仁人君子,帮我找到香料。倘若三日后仍无踪影,





师父啊,我老汉这条命也难保了。”

“客官,你那些檀香,可有什么特别记号?”

“这个……对了,其中有一块,重约百余斤。我本想将这块檀香,装塑成观音佛像,供在家中,谁想突然遭此不测,叫我走投无路。师父,乞您指点,帮我找回货物,救老汉一命。”

“客官别急,待我掐指算算。”

说着,闭上双目,竖起手指,默默掐指暗算。

“客官,你的货物被一妖孽所摄。”

“师父,这么说来,货物无法追回了?这可叫我怎么回乡,看来只有一死了。”说着,便一头抢地。

法海一把抓住他说:“客官,事已如此,你也想开些,贫僧身为出家人,略资助些盘缠,使你还乡。”

“师父,你我素不相识,怎好接受?”

“哪里话,佛家以慈悲为怀。”说着,从身上掏出些银子,递给老汉。

老汉忙跪下说:“师父,您的洪恩,我没齿难忘。这下,我回乡可有指望了。”

“客官快起。”

送走这位客官,法海回到寺中,收拾随身所带法宝。这时慧澄进来,见他收拾东西,就问:“师父,你又要化缘去?”

“可恨那白蛇妖孽,又害得一人险些丧命,我今去镇江,准备到许宣门前化缘,趁机点悟许宣,使他摆脱白娘子纠缠,早日入了佛门。”

“师父,镇江那么大,你可知许宣住哪里?”

“自有佛法指引。慧澄,你就在寺内守着。”

“师父慢行。”

法海下山涉江,来到镇江,穿街过巷,寻找许宣。走到一个巷口,远远就望见一家上空妖气冲天。这里肯定是许宣家无疑!于是,他来到这家门前,打坐在此,口中“阿弥陀佛”念念不断。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许宣出门,见一和尚打坐门前,便问:“师父,你从哪里来,为何打坐我家门前?”

“贫僧乃金山寺僧人法海。”

“噢,原来是法海大师,久闻大名。师父今日下山,可有什么事?”





“只为要化取一百余斤重的檀香一块，才打坐这里。”

“师父，你化檀香何用？”

“寺中要装塑一尊观音佛像。贫僧在此已打坐多时。居士若肯喜舍，功德无量！”

许宣暗想，久闻金山寺有个法海大师，功力非凡，法力无边，他今日在我门前打坐，绝非偶然。我家前夜不知从哪里来了数十担檀香，内有一块，恰好百余斤重。天亮后问娘子，她说是小青一个亲戚寄放的。但娘子为何再三嘱咐，不可与僧道往来，更不要将檀香一事说与别人。但是，敬佛是积德行善之事，禅师既已化缘于此，我且瞒着娘子，将那块檀香布施给他。

“啊，师父，恰好我家有块檀香可用，情愿喜舍，但不知几时来取？”

“既蒙居士发此善心，明日便派弟子来取。二月十九日，乃是观音菩萨圣诞，还请居士早来拈香。”

“师父，如此大事，自然要来参拜。”

“若到荒山，贫僧还有要紧话相告。”

“什么要紧话？”

“叹孽种，终朝迷惑将人害。红尘念重，怎不去巴蜀山中，忘却前修功用。你自今回鞅，才可脱离苦海红波。三生石上，我归元直指。迷途莫纵，感悟好相从。虔心诵，慈航接引旧家风。”

许宣听得迷迷糊糊，只得点头道：“小生谨依遵命，明日定去宝山，求师父指点迷津。”

法海说完，飘然而去……

许宣立即进屋，直奔娘子房中。

“官人，你急匆匆有什么事？”

“娘子，刚才一个长老在咱们门前打坐，并对我说了许多哑谜一般的话，搞得我好糊涂呀！”

白娘子一听是个长老，十分紧张，忙问：“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红尘念重，怎不去巴蜀山中，忘却前修功用。’”

白娘子一听，这明明是说自己，自己当初在巴蜀峨眉山修功，只因看重红尘，便抛弃佛境，来到这人间。

“官人，他长什么样子？”





“白发白须,身材高大,一手持禅杖,一手托钵盂。”

“啊!”白娘子惊叫一声,那不是法海吗?

“娘子怎么了?”

“没什么,官人,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明日是菩萨圣诞,让我去那里拈香。”

“官人你答应了?”

“佛祖圣诞,佛界盛事,前去参拜的人一定很多,我何不趁机烧根香,还个愿,求佛保佑。”

“官人,你别去了?”

“为什么?”

“想烧香还愿,不如在家供尊佛像,岂不更省事?”

“哎呀,金山寺是佛家胜地,又有许多高僧,难得去一次,机不可失。”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到底为什么?”

“我怕你又听那些和尚胡说八道,平地生非。”

“哎呀娘子,和尚能说什么胡话,我不听就是。”

“那好,你参拜完后,立即回家,别进那讲经堂,听那帮和尚胡说。”

“娘子放心。时间不早了,咱们休息,明天还要早些起来。”

说罢,关灯就寝……

第二天一大早,许宣便出了门。走在路上,他一直纳闷,为何娘子不愿自己与寺中和尚说话,还有那法海禅师,说今天有什么要紧话相告。看来,只有快快上山,听他指点迷津,才能明白。

一会儿,就到了江边。许宣租了一只小船,一阵唧呀摇桨声,船就靠岸了。一上岸,朝山顶望去,但见古木参天,宝殿内香烟缭绕。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直通山顶。

许宣情不自禁地吟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佛家胜地,果然别有洞天。”

到了寺门口,一小僧正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见许宣上来,便问:“居士从哪里来?”

“镇江。法海禅师可在山上?”

“在。请问居士,可是姓许名宣?”





“正是，小师父怎么知道？”

“居士，法海禅师命我在此等候，已等了多时，说居士若来，先请拜过了菩萨，然后请进讲经堂相见。”

“既如此，还烦小师父指引。”

“居士，这边来。”

在小僧指引下，许宣拜了菩萨金容，烧了几炷香。之后，来到讲经堂。法海端坐堂中，见许宣进来，走了下来。

“师父，请受小生一拜。”

“居士快起，请坐这边。”

“师父，昨日约我上山，不知有何玉言相告？”

“居士，我那天下山化缘，走到你们巷口，远远就望见你家上空妖气弥漫，于是，便在门口打坐。”

“师父，我家上空有什么妖气？”

“居士可知你家那些檀香是从何而来？”

“娘子说是侍女的亲戚所寄放的。”

“居士受骗了。你那娘子，并非凡人，本是峨眉山中一蛇精所变……”

“啊！”许宣大吃一惊。

“别怕，她下凡尘世，专找多情之人依附。居士你风流俊雅，便被她相中，于是这妖孽就多方设计诱你，使你屡屡上当。”

“师父，这话怎讲？”

“那檀香本是一商贩之物，她趁人睡着，使妖术摄去货物，害得那商贩差点自尽，多亏贫僧碰到，济了些盘缠与他，他才得以回家。”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不让我将檀香之事告诉别人，还让我今天别和师父说话。”

“居士，她是做贼心虚，心怀鬼胎，知道我在此居处，怕我识破她的妖术，破了她的美梦。”

“师父，你何人？”

“居士，不瞒你说，白蛇贪恋红尘，下凡人间，是对佛祖的大不尊，玷污了佛门清白，佛祖便派人四处追查，要捉她回去，我便是佛祖派下的禅师。我借佛祖慧眼，识得那妖就在镇江，于是就追到这里。”

“师父，追到后怎么办？”





“收伏妖孽,让她再不要为害人间。”

“师父,那我日后怎么办?”

“居士,你和那妖孽相处多日,妖疾严重缠身,若不早早驱除,日后灾难深重,性命难保。”

“师父,如何才能驱除妖疾?”

“佛门广大,老僧愿接引居士进入佛门,隔绝尘嚣,永享清静。只有这样,佛祖才能帮你驱除妖疾,脱离红尘苦海。不知居士意下如何?”

“师父,那妖孽害我不浅,如果唯有皈依佛门才能洗掉妖疾,愿师父指点迷津,引导我入佛门。”

“居士,难得你皈依佛心诚,跟我来,先在佛祖像前立个誓。”

许宣随法海去了佛厅……

再说白娘子,一送走许宣,就后悔莫及。久久等许宣不见回来,急得在家团团转。

小青见状,问:“姐姐,官人不过烧根香,有什么担心的?”

“青儿有所不知,那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是佛祖派来收伏我的,他法力无边,不比凡僧,若他在官人面前点破我们真相,岂不坏了大事?”

“姐姐,若真是这样,我们快去治治这个贼僧。”

“只怕你我两人敌不过他。”

“那有何难,唤你水族中那些神蟹神虾神龟相助,不就治了他。”

“治他也没用,就怕许宣被他点悟,入了佛门,那样,我终身就无依靠了。”

“姐姐别怕,凭你的容貌法力,还恐再找不到一个比许宣更好的?再说官人本来就耳根软,有个风吹草动,就对你起疑,不如趁早和他断了,另寻佳人。”

“青儿,我如今怀着他的孩子,怎能说断就断?”

“姐姐,倘若官人真的听了法海的话,不回尘间,入了佛门,可怎么办?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叫他回来。”

“青儿,咱们快去金山寺,接他回来。”

两人立即行动,化为一股云烟,飘至江边,在江边租了一条小船,乘风摇桨,越过滔滔水面,来到金山脚下。

“姐姐到岸了。”





“青儿，把船拴在桩上，我们快去寺门口，你喊官人出来。”

两人来到寺门口，小青对着门里高喊：“官人快出来，娘子在此接你回去。”

小僧慧澄出来，见是两位女子，便问：“两位娘娘，烧香啊？”

小青说：“不是。”

“还愿？”

“也不是。”

“这就怪了，你们既不烧香，又不还愿，那跑到这和尚庙里干啥？”

小青吐了一口说：“呸，你这小秃子，话咋说得这么难听？我家官人在里烧香，烦你喊他出来。”

慧澄一摊手说：“寺里人山人海，我知道哪个是你官人？”

“他叫许宣。”

“啊，许宣，有个，我今早奉师父之命，还专程接他进去。不过，我师父不让他下山。”

白娘子忙问：“为什么不让他下山？”

“师父说他妖疾缠身。”

白娘子和小青齐问：“什么妖疾缠身？”

“听师父说是一白一青两蛇精缠住了他。他受师父点化，现在一心要出家当和尚，不会再回去了。你们快回去吧，别白喊了。”

白娘子一听，又气又急，说：“胡说，我们夫妻情深似海，你师父怎能做此大孽，活活拆散我们夫妻。你快去报知法海，让他快放出官人。否则的话，叫你们一寺的和尚……”

“都得到布施？”

“呸，死个精光！”

“哎呀娘子，这么凶，我这就报知禅师。”

慧澄一路小跑，进了讲经堂。

“师父，门口有两个堂客，要寻许官人回去，说是官人的娘子。”

许宣一听，吓得缩成一团，问：“师父，这两个妖孽真的来了，怎么办？”

“没关系，你先躲在里面，待我去见见她们。慧澄，取我随身法宝来。”

慧澄跑到内屋，拿出钵盂禅杖，递给法海。

法海说：“她就是有毒狼猛兽的伎俩，也敌不过我这两件宝物，且看我





今天怎样降服他！”说罢，急急出门。

白娘子见法海出来，好言相求：“老禅师，你快放我官人出来。”

法海用禅杖指着她说：“孽畜啊，你爱河里欲浪滔天，忘了佛家真旨，我劝你早回头，以免生悲。”

小青骂道：“秃驴，快放我家官人出来。”

“你这小孽种，也在这里胡闹。”

白娘子说：“你若不放官人出来，决不与你干休。”

“你家官人已皈依佛门，不愿见你。”

白娘子吃了一惊，问：“你说的可是真话？”

“佛家弟子，岂能口出妄言，你快走开，此处是庄严佛地，别在这里胡闹。”

“我夫妻恩爱情深，他怎能撇下我入了佛门？”

“他被你妖气缠惹，欲挣不脱，多亏我善言点化，他才挣脱了孽海，现在你们孽缘已尽，休想再圆旧梦。”

白娘子哀求道：“即使他入了佛门，也须出来见我一面，求你快叫他出来。”

“你今天休想见到许宣人面，你也须回头是岸，悬崖勒马，赶快回峨眉山，否则，大祸临头。”

白娘子见善求不行，气得大骂：“你这秃驴，这么无理，看我不来擒你。”

白娘子和小青上前去拿法海，只见他展开莲花指，口中念道：“护法神们快来，今有妖孽在此作祟，快与我擒来。”

话毕，就见一群神仙鬼妖一拥而出，扑向白娘子和小青。

两人见寡不敌众，慌忙逃到江边，驾起小船就逃，众神仙望洋兴叹。

坐在船上，小青说：“姐姐，还是过去好好相求，说不定能放官人出来。”

“也是，你快划船，我们再去相求。”

小船划向岸边。

法海见她们又来，大声喝斥：“你两个妖孽，贼心不死，怎么又来了。”

白娘子忙上前跪下：“老禅师，你是佛门弟子，岂无菩萨心肠，愿你发个慈悲，放我官人回来。”





“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一一点明，他害怕，不肯与你再为夫妻，你别死磨硬缠了。”

“亏你还是佛家弟子，生生拆散人家夫妻，良心何在？”

“你这妖孽，既知良心，又何以在人间为害？”

“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人？你明明是煽惑人心，使我夫妻离散。你既不仁，我也不义，看我不千刀万剐了你。小青，上。”

“妖孽，你这等猖狂，看我的青龙禅杖。”说着，将禅杖投掷过来。白娘子身子一转，一手捉住禅杖。

“想用这根破棍降服我，休想！”

法海一看白娘子功力非凡，便呼来护法神。

“快将风火蒲团套向那妖孽。”

只见一个风火蒲团带着一股烈焰，呼啸着朝白娘子飞去。白娘子低头一躲，风火蒲团落在身后江水中。

小青嘲笑说：“禅师，你的法宝不过如此。”

这时，法海取出最后一件法宝——钵盂。白娘子一看，知此钵盂法力非凡，一旦被它罩住，将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一把抓住小青，跳上小船，急急划桨，驰向江心。众神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白娘子大声一呼，只见水族中的神虾神龟神蟹跳出水面，挥刀抡锤，与法海的众神对打起来。

白娘子又喊：“水族们，给我把水势涨起，漫过金山，看那秃驴放不放官人。”

突然，水势大涨，众神忙逃上金山寺，报知法海。

“啊呀，禅师不好了，江中水势大涨，一直漫上金山。”

法海冷静答道：“别紧张，此乃妖孽法术，快去将我这袈裟罩住山头，水势自然退去。”

众神接了袈裟，就跑了出去。

法海又吩咐护法神道：“拿这钵盂，罩住此妖，让她永世不见天日。”

“领法旨。”护法神持钵盂出去了。

法海端坐正厅，静听外面厮杀喊打。战了一会儿，护法神又托钵盂跑进来。

“禅师，水势已下，只是这钵盂，刚罩到那妖孽头顶，就被文曲星托住，不能落下。”





法海一惊,说:“明白了,与我收回宝钵,令众神速速退下。”

护法神问:“禅师,到底怎么回事?”

“文曲星下凡,救那妖孽,只因那妖孽腹中怀子,不得伤害。你快喊许宣出来。”

许宣出来,一看众神都在,忙问法海:“禅师,可曾降伏那妖孽?”

法海说:“这妖孽,腹中怀孕,不能收取。她如今已退逃杭州,到你姐家安身,你快去追她,了结此孽缘。”

“禅师,这可使不得,她一定怀恨于我,若见了面,肯定会害死我不可,弟子宁死佛门,决不与她相聚。”

法海说:“不用怕,你与她宿缘未尽,她决无相害之心,免不了会说些气话,你只管往老僧身上推就是了。等到她分娩之后,你们缘分才尽,那时,你可到净慈寺找我。”

“多谢禅师指点。”

许宣出来,立即收拾行李,当天就赶往杭州……

十一、断桥相会,母子两分离

金山一战,白娘子见法海法力高强,且有钵盂相助,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便借水势逃遁。

回到家中,两人已精疲力尽。白娘子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心情郁闷,没想到许宣这么无情无义。睹物思人,这房中的一件一物,无不印着那负心人的痕迹。墙上挂的那件衣服,是自己亲手所做,昨天他还穿着它和自己在院中扑雀嬉闹。此时,人去衣空,空留暗香伤情。房中炉火依旧,只是少了拥炉亲昵的伴儿。如今,自己形单影只,挺着个大肚子,孤寂凄凉,好不可怜!

小青端杯水递过来:“姐姐,喝口水。”

“青儿,你也快歇歇,咱们在此不可久留,法海那秃驴没准又会追来。”

“姐姐,咱们去哪儿?”

“镇江是不能呆了,咱们去杭州吧!”





“去杭州哪里？”

“以前听说许宣有一姐姐嫁到杭州，我们可投奔她家。”

“我们从未和人家见过面，她若不认，如何是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

“姐姐，我去拿几件衣服出来，咱们就走。”

小青拿了几件衣服出来，见白娘子在床上“哎哟哎哟”直翻滚，头上冷汗直流，忙上前抱住，问：“姐姐怎么了？”

“我腹中疼痛，怕是快分娩了。”

“那咱们暂时不走了，我去找接生婆。”

“青儿别去，听人说从腹疼到分娩还需好几个时辰，我坚持一下，咱们还是赶快离开，万一孩子生在这里，十天半月就难以脱身，到时法海找来，不仅会捉了我，还会累及孩子。”

小青见白娘子痛苦的样子，不由骂道：“姐姐，想一想这许多磨难，都是那薄情郎所造，以后碰见，绝不轻饶！”

“是啊，突然间鸳鸯折颈，薄情人弃我而去，让我暗自伤神。但如今已到这步田地，为了腹中孩子，还是忍辱些好。小青，你现在恢复得怎样？”

“好多了。”

“那姐姐只有靠你的法力扶持了，你快驾我离开这里。”

说着，依依不舍地环视了一下房子，跟小青出了门。

到门口，小青背起娘子，两人立时变为一股云烟，腾空而起……

一番腾云驾雾，翻山越岭，两人降临杭州。刚从云端落下，白娘子又腹如刀绞。此时正是隆冬，寒风刺骨，狂风摧人，白娘子寸步难行。

“青儿，我腹中疼痛万分，快找个地方歇会吧！”

“姐姐，前边有个断桥亭，我扶你到那亭中歇会。”

白娘子被风吹得眼泪直流。眼看荒郊野外，自己孤苦伶仃，她不由放声痛哭：“许宣啊，你心狠如铁，夫妻恩情全抛却，害得我四处漂泊，如今这荒郊野地，饥寒交迫，好不凄惨。”

“姐姐别难过，你俩本是两个世界中的人，别指望什么山盟海誓，琴瑟和鸣。”

“青儿，这会儿风更大了，我浑身发冷，你快取出包中衣服，我再加几件。”





小青取了件衣服给白娘子加在身上,扶着她走到断桥亭里。这亭子破败不堪,亭顶已被风刮掉,只留几根柱子,几处回廊。白娘子坐在廊沿,缩成一团,泪眼冷看荒地里衰草纷飞,枯叶飘零。

就在同一时间,法海也驾许宣到了杭州。

“许宣,到杭州了。”

许宣睁眼一看,果然到了杭州,不由惊叹道:“禅师果然法力高强,一霎时便过了千山万岭,到了繁华的皇城。”

“许宣,见到那妖孽后,你不必害怕,和她慢慢周旋,待她分娩后,你到净慈寺来,我将钵盂给你,你伺机收伏了她。”

“弟子遵命。”

“老僧告辞了。”

“禅师,弟子送你一程吧!”

“免送,你快回去。对了,去你姐家,可抄前边这条近路,路边有一断桥亭。”

“谢谢禅师指引。”

说罢,两人分手,禅师腾空飘向净慈寺,许宣抄近路赶往姐家。

许宣一路走着,心中极不平静。经过的这许多事,真如做了一场梦。金山寺中拒见白娘子,这阵却要再去周旋,只怕她怨雨愁云恨难消,到时不理自己。

一阵风刮来,许宣缩起脖子,低头前行。走着走着,远远看见一个破亭,亭中还有两个女子。许宣心里不禁纳闷,这么冷的天,谁在这里干什么?他快走几步,上前一看,“啊呀!”原来是白娘子和小青。真是冤家路窄,许宣顿时吓得气绝魂断,掉头就跑。

这时,白娘子和小青也看见许宣。真是仇人相见,小青急追上去,一把抓住许宣,指着他的鼻尖骂:“许宣,你这蠢种,看我不打死你。”

白娘子也气愤地追上去骂道:“许宣,你好狠心啊。”

许宣吓得语不成句,连连后退:“娘子,我……我……”

白娘子步步紧逼:“你……你心似蛇蝎。”

许宣挣脱小青手掌,拼命逃跑。边逃边想,万一落到她们手中,小命肯定完了。

白娘子和小青在身后紧追不放,小青气愤地对白娘子说:“姐姐,你看





这狠心的家伙,见了我们,问也不问一句,掉头就逃。”

“不必多言,咱们快追上去。”

许宣在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突然想起,刚才法海说过,若遇白氏,不必害怕,尘缘未尽,她不会害自己。于是,停下脚步。

白娘子一把抓住许宣,哭诉道:“许宣,看你还往哪里跑,你怎么这么狠心!”

“啊呀娘子,你听我说。”

“你听信谗言,把夫妻恩情全抛却,害得我大腹便便,受苦受累,你还有何良心。”

“娘子息怒,你听我告诉详情。”说着,伸手去扶白娘子,娘子转身打掉他的手。

小青在一边没好气地说:“娘子别和他多说,看我打他一顿,咱们走。”

许宣见小青要动手,吓得一边拦挡一边说:“青姐息怒,你们听我说。那日上山,本来烧过香就要回家,不想被那法海叫住,一派胡言煽惑,我也一时糊涂,听了他的谗言,害得娘子和青姐受到如此折磨。娘子,青姐,许宣给你们跪下,还请原谅。”

白娘子一看许宣跪下求谅,心有些软了,背过脸去,不愿看他那副可怜相。

小青吐了口:“呸,快收起你这假慈悲,过来,我倒要问你一句话。”

“青姐有什么话问?”

“我家娘子待你如何?”

“娘子待我恩情似海。”

“娘子待你恩情似海,你是怎样回报她的?你不念夫妻之情,不顾她腹中怀有你的骨肉,竟这样待她,良心何在?”

“娘子,青姐,实在冤枉,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害得你们受此惊吓,又四处漂泊,还望娘子恕罪。”

说着,掉下几滴眼泪。小青一看他那假惺惺的样子,“呸”了一口,转过身去。

白娘子心软,又念夫妻之情,相信了他的话。但满腔委曲堵在胸口,不吐不快。

“官人啊,想昔日我与你结同心,山盟海誓,相敬如宾,谁知你转眼就





忘了前情,负了妾心。”

“娘子,我怎敢负你真心?”

“你没负我,为何当面对我说再不听僧道胡说八道,背地里却听他信口雌黄?”

小青转过身说:“我和娘子去金山寺中接你,可恨那法海派人追杀我们,娘子大腹便便,差点丧命。”

白娘子一想自己为了官人,不顾性命和腹中孩子,反遭官人薄情,金山一战,被法海追打,险些命丧黄泉,不由泪如雨下,悲恨交加,哭着说:“官人你害得我漂泊流落,几丧残生,怎不教人肝肠寸断,恨……恨……”白娘子哽咽着说不出话。

小青忙上前给白娘子捶背,说:“姐姐,不要气坏了身子。”

许宣也跪到白娘子面前,连连磕头谢罪:“娘子别生气,我如今悔恨不已,恨不得将那法海千刀万剐,以替娘子报仇。”

白娘子泣不成声地说:“你……你气死我了。”

“娘子,看你这样子,我好伤心呀,快起来,我们走吧,这里风大天气冷,万一伤了身子,如何是好?”

白娘子问:“这里举目无亲,去哪里?”

“咱们先到我姐家住下,以后再说。”

小青一看白娘子果然听信许宣的话,要和他同去,生气地说:“姐姐,你难道忘了他几次假仁假义辜负了你,你还要和他再去?”

白娘子说:“青儿,我想这事,全非官人之过,那法海挑拨离间,害得我们夫妻不和。”

“姐姐,经了这么多事,你还不清醒?咳,气死人了!”

“青儿,我们再原谅官人这一次。官人,下不为例。”

许宣忙应道:“再不敢了。”

白娘子又说:“这次去你姐家,切不可说出金山之事。否则,与你决不干休!”

小青也忿忿地说:“若说出此事,小心你的脑袋!”

“小青,你别这么恨我,我也是受害之人。”

“哼,好个受害之人!”

白娘子也劝小青说:“青儿,官人已经认错了,你别太任性了。”





“姐姐，你呀！”

真是恩爱夫妻见面时，似嗔似怨各攸宜。相逢毕竟情难割，恨煞旁观一侍儿。

白娘子又开始腹疼，“哎哟哎哟”直喊。

许宣问：“娘子怎么了？”

小青气呼呼地说：“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娘子快分娩了，快给许家生龙种了。”

“原来这样，快和我扶娘子到路边，叫辆轿子抬娘子走。”

到了路口，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一辆轿子过来。两人扶娘子上轿后，一左一右跟在轿旁……

到了荐桥巷口，许宣只觉恍若隔世。一年前，自己就是从此出走苏州的，如今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不由感慨万分。人生无常似轮转，还不如早早随那法师升入西天极乐界，抛掉尘间一切恩怨怨。

他乡久客急归程，望见家门暗自惊。风尘双鬓，姐姐乍见应难认。轿子到了门口，许宣有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觉。付了轿钱，就要进门，这时白娘子停了下来。

“官人，我和小青从未见过姐姐一家，怎好唐突进去，不如你先打个招呼，我们等会儿再进。”

“行，娘子坐在这门墩上歇一下，我先进去，即刻就出来。”

姐姐家的院子还是那么干净温馨，只是春天盛开的鲜花此时已经凋落，只有几簇枯枝竖着。听见房子有说话声，许宣推门而入。李仁和许氏一看是许宣，都愣了一下。

“姐夫，姐姐。”

两人这才醒过神，忙上前拉住许宣说：“啊，是宣弟，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刚从镇江回来。”

李仁说：“贤弟，我和你姐正在这里说你呢。快到炉前烤烤火，看脸都冻青了。”

许宣坐在炉边，顿觉暖和了许多。

“姐夫，家里可好？姐姐生孩子了？”

许氏说：“生了个女孩。”





“在哪儿,我快看看。”

“她正在内屋睡觉,你歇会儿,醒来再看。”

李仁问:“听说你在苏州成了亲,是吗?”

“确是,现在她们就在门外。”

姐姐一听急了:“这么冷的天,还不快快叫进来,站在外边干啥?”

“她说从未见过家人,又未禀知,不敢贸然进来。”

“哎呀,我说宣弟呀,都成一家人了,还禀知什么?你咋不早说,快让我出去迎接。”

说着,起身就朝外走,李仁和许宣也一块儿跟出来。

门一开,白娘子忙起身问候:“两位就是姐夫、姐姐吧?”

许宣说:“就是。”

白娘子忙施礼道:“姐夫、姐姐在上,请受奴家一拜。”

许氏忙扶起白娘子说:“免礼免礼,快进屋暖和暖和。这位是?”

白娘子说:“这是小婢青儿,青儿,快拜见长者。”

小青叩首道:“姐夫、姐姐在上,受小青一拜。”

进了房子,大家围炉坐下,白娘子说:“未睹姐夫、姐姐尊颜,只听官人常说,甚是思念。今日得见,深慰下怀。”

李仁说:“岂敢,久慕娘子芳名,今见雅范,我们太高兴了。”

白娘子问:“姐姐,家里有几位令郎?”

“只有一个女孩,叫玉梅。”

“多大了。”

“去年刚生的。”

“怎么不见她!”

“在里屋睡觉,这会儿也快醒了,我进去看看。”

许氏起身出门,李仁也去厨房沏茶。

许宣见白娘子腆着个大肚子坐在凳子上很吃力,就让她上床躺着,白娘子推辞不去。

小青说:“娘子可没那么娇贵,前几天还腆着肚子上金山找你,在寺门外站了大半天。站都站下来了,何况现在还有张凳子。”

许宣尴尬地说:“青儿怎么老跟我过不去,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提它干什么?就怕你中那秃驴的毒太深,旧事未了,又生新非。”





好个小青，确实厉害，难道她看出自己心思，猜出法海临别嘱咐？不可能！

“青儿，看我说的，娘子即将分娩，我还能怎么了？”

小青噘着嘴说：“这也难说！”

白娘子劝小青道：“青儿，再别拌嘴了，官人已认了错，看别人笑话。”

李仁和许氏端茶进来。

白娘子问：“姐姐，孩子没醒来？”

“没有，小孩子家，就知道睡。小青怎么了，气呼呼的？”

许宣忙接过话说：“没什么，是嫌我没照顾好娘子。”

许氏责备地说：“宣弟，这可是你的不对了，娘子有孕在身，可得处处留神。噢，忘了问你们，娘子何时生产？”

白娘子回答：“如今已十个月了，只是迟迟不见临盆。”

一想起孩子就要降生，白娘子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终于和常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为许家传宗接代。忧的是许宣生性浮躁，耳根子软，万一自己遇到什么事，他没准又会变卦，弃家而去，到时候留下孤伶伶一个孩子，谁来照料？转念一想，李仁夫妇看似诚实厚道，不如早早将话说明，万一自己遭不测，可将孩子交付他们。

许氏一听白娘子十月怀胎，单等分娩，高兴地说：“你们两个郎才女貌，定能生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到时玉梅也有个伴儿。”

白娘子说：“姐夫、姐姐在上，奴家有句话相告。”

夫妇俩忙问：“什么话？”

“就怕说了不合适。”

许氏说：“哎呀，都一家人了，还有什么不合适，快说。”

“奴家分娩在即，不知是男是女，倘若生女，愿拜姐夫、姐姐为干爹干娘，倘若生男，意欲指腹为婚。”

许宣没听明白，问：“和谁指腹为婚？”

“官人，你好糊涂，姐家有一女，咱们有一男，不是正好。”

许宣一听，忙拍手叫好：“好，好主意。”

白娘子问：“就不知姐夫、姐姐意下如何？”

李仁说：“亲上加亲，岂不更好！日后两家也有个照应。”

白娘子笑着说：“既然许诺，以后可不能反悔。”





许氏说：“看你说的，婚姻大事，一言为定，岂有反悔之理？”
白娘子拉过许宣说：“官人，姐夫、姐姐不嫌弃咱们寒微，还不快谢谢。”

许宣拜揖道：“姐夫、姐姐，请受我们一拜。”

李仁说：“既已说定，我们一块在此拜天祭地，以明心愿。”

四人跪在地下，边拜边对天发誓：“不用歃血立誓盟，只需对天祷神明。镜台草草无多聘，异日身荣休变更。但愿如宾他日敬，兰配玉来喜气并。”

拜毕，李仁对许氏说：“你陪他们坐着，我去打些酒肴，给贤弟、弟妹接风。”

白娘子拦住李仁说：“姐夫不用破费，家常便饭就行了。”

“使不得，今天喜事临门，得庆贺一番。”说完就出去了。

白娘子和许氏正在房中闲谈，突然感觉下腹剧疼，腰都直不起来。

许氏问：“是何感觉？”

“只觉下腹欲坠，有入厕之感。”

“啊呀，怕是要分娩了，宣弟快和我扶娘子进里屋躺着。”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扶白娘子进里屋，放在床上。

许氏说：“宣弟，你和小青照顾好娘子，我去叫接生婆。”

说完，匆匆忙忙出了门。

白娘子疼得在床上直翻滚，头上豆大的汗珠直流。许宣和小青在一旁干着急，帮不上一点儿忙。

许宣不停安慰：“娘子忍着点，接生婆马上就来。”

小青一看白娘子痛苦的样子，不由责怪起许宣：“都怪你，害得姐姐如此受罪。”

白娘子虽然疼得死去活来，但脸上依然显出幸福的光彩。

接生婆来后，许氏推许宣和小青出去，只留她和接生婆在房中接生……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房中传出一声“哇”的哭声，孩子降生了。接生婆朝屋外喊了一声：“是位小官人。”

大家一听是个男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连欲入空门的许宣也有了几分动心。许宣和小青不顾接生婆劝阻，一齐拥入房中……





孩子生下后，许宣夫妇就暂住在李仁家，李仁夫妇对白娘子母子俩照顾得无微不至。

眼看着粉嘟嘟的孩子一天一个样，白娘子早忘了身处的危险，许宣也对温馨的亲情有些依依不舍。但一想起法海的话，他又不禁胆战心惊。如今，白娘子分娩已经半月有余，若不及早驱除，恐怕酿成大祸。近几天，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这天，天刚放亮，许宣便窸窣窸窣地起床穿衣，惟恐吵醒了白娘子。下床时，不小心碰到地上一个铜盆，“咣当”一声，白娘子被惊醒了，一摸身边，人去枕空，起身一看，见许宣站在床下。

“官人，这么早，你起来干啥？”

“嗯、嗯，头有点闷。”

“要紧吗？”

“不要紧，你睡吧，我去院中转一会儿，吸吸冷空气就好了。”

“再披件衣服，外边太冷，小心着凉！”

许宣轻声出了房门，下了台阶，站在当院里。半轮残月还挂在空中，冷冷地洒下朦朦的月辉。万籁俱静，偶尔有几声虫鸣鸟叫声。一阵寒风吹来，许宣不由打了个冷颤。

冥冥中，法海禅师降临身边，指着自已说道：“许宣，可笑你们这些痴男怨女，总打不破昏聩迷关。听老僧相劝，快渡极乐世界，抛却尘间恩怨。”说完，双目紧闭，双手合一，口中念念有词：“皈依受真性，成就那罗延。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说罢，飘然而去。

许宣使劲睁了睁眼，一看院中什么人也没有，不由心里害怕起来。莫非法海嫌我这么长时间不去净慈寺找他？哎，现在娇儿幼小，却要残忍地收伏他的母亲，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只怪月老冬烘错系绳，姻缘怪恶误留情，落得现在这么个悲惨命运。罢、罢、罢，为免后祸，还是听法海之言，将孽缘一笔勾清，心得太平。今天正好有空，不如编个谎，去趟净慈寺，见见法海，讨来钵盂，收了白娘子，一了百了。想到这里，许宣进了房子。

“官人好些了吗？”

“好多了，娘子。昨天街坊李大伯说他每天一大早起来，口鼻流血，不知何因，让我今天过去看一下，你看如何？”

“那还不快去，天已大亮了。”





许宣出了门,乘了辆轿子,直奔净慈寺。

一大早,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寒风嗖嗖,冻得许宣缩成一团,两个轿夫则抬得满头大汗。

到了净慈寺,许宣报了家门,守门的小和尚引许宣进去。进了法海禅房,只见法海正闭目诵经,许宣便在一旁静等。

法海念完经,睁眼一看是许宣,问道:“许宣,你来了。”

许宣跪下道:“禅师拜揖。”

“快起身,今来有何事?”

“那妖孽到家后就分娩,现已半月有余。”

“既如此,你将钵盂带回,不可使妖知道。到明日巳牌时分,趁她梳妆之际,将此钵合在她头上,她定会现原形,难以脱身。”

许宣一听让他亲自收白娘子,既有些害怕,又有些不忍,便说:“禅师啊,此妖一时为害,水漫金山,祸及无辜,该遭天谴。但弟子身为她夫,不忍下此毒手。”

禅师说:“她罪孽深重,佛法难容,如果你不忍收她,也罢,待我明日巳牌时分,亲自去收她,如何?”

“谨依禅师之命。”

法海说:“姻缘善恶皆天定,尘世昏昏谁猛省?翻身跳出迷魂阵,更休提秦与晋。”

“禅师一语点悟,弟子心悦诚服。弟子告辞,求禅师明日早降。”

许宣出了寺门,只觉似卸下千斤重担,身轻体爽,不由叹道:“浮出红尘,心如明镜,法身清净。从今起,除却一切七情六欲,遁入空门。”

再说许宣出了家门后,白娘子小睡了一会儿便起床。坐在床上,看着孩子睡得红扑扑的脸蛋,不由亲了一口,幸福地轻声吟道:“桃靥娇贪结子,柳腰困欲三眠。懒离鸳帟,斜抛凤髻,怯怯的玉肢红软。絮语芳盟天长久,母子夫妻喜笑喧,今朝遂宿缘。”

这时小青端盆进门说:“姐姐,洗脸吧!”

白娘子下床洗脸,小青坐在床边照看孩子。

“姐姐,今早官人去给李大伯看病,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见回来。”

“就是。青儿,自从西湖遇官人,不觉已一年多了。”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姐姐也受了不少折磨。”





“这倒罢了，且喜生下个宁馨儿，得传许门后嗣，也不枉我受这么多磨难。”

“青儿，官人生性拿不定主意，易受人蛊惑，我们多原谅他就是了。”

“姐姐，但愿以后不要再出什么事，你们夫妻、母子和乐平安。”

“是啊，看他这次，似诚心改变。”

白娘子说着，轻声唱起来：“想当初西湖邂逅良缘，风光好压尽桃源。同心赛双头瑞莲，打叠起鸳行留恋。两相投，胶漆更心坚。想今日体况，虽然有万千，一似那玉梅花，风雪虐，始争妍。”

这时，床上婴儿“哇哇”哭起来，白娘子忙抱起孩子，轻轻拍打，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姐姐，孩儿是不是饿了？”

“我刚喂过他奶，可能是尿湿了。”

揭开尿布一看，果然湿了一大片。

“青儿，那衣架上有块干的，快拿来。”

等换上干尿布，孩子马上不哭了。

“青儿，你看这么大点孩子，就知道湿了难受。”

“姐姐，孩儿真可爱，让我抱抱。”

小青接过孩子，在房子来回转。一会儿，又睡着了。

白娘子正梳洗时，许宣进来了。

“官人回来了。”

“回来了。”

“可给李大伯看了病？”

“看过了，开了几服药，让他每天熬着喝。娘子，我去看看姐姐他们。”说完又出了门。

许宣来到李仁夫妇房间，李仁早已去官府值班，姐姐正抱着女儿玉梅喂奶。

“姐姐，起来了。”

“起来了。宣弟，看你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姐姐，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们。”

“什么事？”

“你们可知道白娘子是什么人？”





“什么人？不是你的娘子吗？”

“确是我的娘子，但她不是人间凡女，而是峨眉山中妖孽所变。”

许氏一听，吓了一跳：“宣弟，你有何根据？”

“姐姐，你们还记得当初我在杭州接受一女赠银，惹出官司一事吗？”

“记得，听说那女子是个妖女。”

“白氏就是那妖女。”

“啊，果真是她，你明知她是妖，为何还和她成亲生子？”

“姐姐有所不知，我避难苏州，她追到苏州，花言巧语骗得我相信她。王敬溪伯伯见她娴淑端庄，便撮合我们成亲。成亲后，她对我倒很好，如凡间女子一样，伺饭洗衣，我们甚是和睦。后来，一位法力高强的禅师观我面相，见我被妖气缠身，日后将有天祸，性命难保。他道行非凡，千里之外便看出白氏正是害我的蛇精，于是便来收伏她。白氏和禅师大战金山，后来借水势而逃。禅师念她身怀孩子，便放了她。临别时，禅师叮咛我，待她分娩之后，我们的孽缘也尽了，到时，立即去净慈寺找他，早早收伏妖孽，以免后患。”

“宣弟，娘子待你那么好，现如今又生有一儿，况她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你怎忍心将她交给禅师？”

“姐姐说得也是，但禅师说若不收伏她，日后会有天祸，性命难保，我只有忍心将她交出。今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净慈寺，禅师说明日巳牌时分亲自来收伏她。”

“啊，这么紧，可怜那孩儿，从此没了母亲。”

“孩儿以后还需姐姐照顾。”

“你以后就住这里，一块照顾孩儿。”

“姐姐，我也住不久了。”

“为什么？”

“我已被那禅师点悟，看破红尘，决心挣脱苦海，进入佛门。”

“啊，宣弟，一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样？”

“姐姐，人生无常，想当初我和她恩爱成双，谁料她却是妖孽一个，使我空怀一颗真心。”

“宣弟，可否改变主意？”

“姐姐，我去意已定，不可更改。”





“哎，只可怜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儿。”

“姐姐，明日禅师收伏白娘子，我怕你和姐夫见了害怕，明天一大早，你们暂去亲戚家回避一下，待收伏了那妖，再接你们回来。”

“只有如此，待官人回来，我立即告诉他。”

这一天，除白娘子和小青蒙在鼓里外，一家人都心神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许宣又撒谎说与姐夫、姐姐去亲戚家，白娘子信以为真。

“官人，箱子里有件新衣，让我拿出来你换上。”

“不用换，这身衣服也是新的。”

“官人，出门得穿戴整齐些。”

白娘子下床开箱，取出一件新衣，试一试，正好合身。

“娘子，这是你买的？”

“我自己做的。”

“怎没见你做过？”

“每晚你和孩子入睡，我才做，你怎知道？”

“娘子辛苦了！”

“快去吧，看姐姐他们等急了。”

送走许宣，白娘子喂孩子吃奶，小青洒扫庭堂、下厨做饭。

快到巳牌时分，小青做好早饭，出门问白娘子：“姐姐，饭已做好，官人他们怎么还不见回来？”

“再等一会儿。青儿，你取镜台衣服来。”

这时院子响起脚步声，是许宣回来了。

“官人回来了，怎么不见姐姐他们？”

“姐姐说他们再呆一会儿，我怕家中少人，娘子寂寞，就提前回来了。”

“有小青陪我，官人只管放心。”

“孩子睡着了？”

“睡着了，不要惊醒他。”

“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小青唱着进来，一看许宣在，忙打住了，问：“官人回来了。”

“回来了，小青你拿镜子干什么？”

“你没见娘子才起，还没梳妆？”





白娘子对小青说：“青儿，镜子放在桌上，你抱孩子进里屋安睡，再到厨房收拾早饭。”

小青轻轻抱起孩子出去了。

白娘子坐在梳妆台前，解开乌发，一头浓发似瀑布般一泻而下。许宣站在白娘子身后，从镜中细看白娘子愈来愈加妩媚的娇容，不由感慨万分。娘子也被看得脸微泛红。

“娘子，我帮你整妆。”

说着，许宣一手挽发，一手拿起梳子，轻轻梳理。镜中的白娘子，双目蓄满爱意，痴情地看着许宣。

许宣一边梳头，一边望着镜中的白娘子轻吟道：“犀梳云半吐，月娟娟，细挽香丝堕马鬟。”

白娘子应道：“横波秋静，遥山青展，晓开菱鉴相鲜。水晶帘下，道书在手把闲眠。玉台斜凭，缓把春纤，卸却包头绢。”

梳完头，许宣递过旁边的青黛盒，让白娘子画眉。白娘子用一根羽毛管蘸了一下，轻描了两道眉。

画完眉，白娘子抬头笑问许宣：“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娘子真漂亮！”

许宣一看快到巳牌时分，不由害怕起来，挽着头发的手直打颤，脸上汗珠长流，神情紧张。

白娘子觉得许宣突然有些异样，便问：“官人，怎么了？”

“没……没什么。”

“看你紧张的样子，快说什么事，我好为官人分担。”

“娘子，我……我……”

“你怎么了？”

“快到巳牌时分，你快逃吧！”

“逃什么？”

“我昨天去净慈寺，法海禅师说今日巳牌时分要来收伏你，让我先稳住你。”

白娘子一听，头“轰”地一声，只觉天旋地转。半天才清醒过来，她指着许宣大声斥道：“好你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就在这时，只见一阵电闪雷鸣，一位恶煞凶神降到房中。白娘子一





看,大吃一惊,夺门就逃。

那恶神当门一拦,指着白娘子说:“孽畜,哪里跑?看我揭谛神来拿你!”

这时,法海禅师手持钵盂,翩然而至。白娘子忙跪下求道:“我佛慈悲,放小神一条生路。”

“你在尘间孽缘已尽,劫数难逃。”

白娘子连连磕头求饶:“还望师父饶命。”

“少废话!”

说着就用钵盂来罩白娘子,白娘子吓得四处躲避。揭谛神伸手从胸前取下一颗佛珠,打向白娘子。白娘子立即被击倒在地,法海趁机上前,用钵盂罩住白娘子。突然,一道白光闪过,钵盂下的白娘子化为一条白蛇。

许宣见状,吓得瘫倒在地。

法海指着白蛇问许宣:“许宣,这回你相信了吧!”

小青正在厨房收拾早饭,忽听前房一片喊打,放下手中的碗筷,跑了出来。进门一看,法海一帮人得意忘形地站在一边,白娘子被罩在钵盂下,现了原形,正痛苦地扭动。小青忙上前抱白蛇,法海用禅杖挡了一下。

“妖孽,别动。”

小青骂道:“法海秃驴,你毫无佛家慈悲之心,怎忍将她收伏!”

“她不守佛道,为害人间,罪该如此。”

小青见许宣也在一边,气愤地骂道:“许宣,你好狠心啊!纵是你不念夫妻之情,也应怜你那可怜的孩儿。姐姐,你命运太悲惨了,你满心欢喜将他宗嗣接延,他竟毫无人性,狠心地将你暗害。许宣,你太薄情了,你辜负了姐姐嵩山冒险求仙草,辜负了她望江楼上雅操坚,辜负了她对你一腔挚爱情。”

法海说:“你这孽畜,竟敢辱骂许官人。”

小青说:“如此薄情寡义的负心人,骂了又怎样,看我不打死他,为姐姐报仇!”

说着,上前就去打许宣。揭谛神拦住小青,朝她掷去一颗佛珠,小青立即倒地。

法海指着钵盂中的白蛇说:“念你修炼千年,不忍伤害。揭谛神,将她





锁在七宝池边,听候佛旨。”

揭谛神将白蛇押在钵盂内,在众神护卫下,直奔七宝池。

目睹了收伏白娘子的惨状,又遭小青责骂,许宣微感内疚。众神走后,许宣向法海求情道:“禅师,白氏虽系妖孽,但待我恩情不浅。今日之事,目击伤情,弟子只觉有些负心,还求禅师不要伤害她,放她回峨眉山继续修炼。”

法海闭目说道:“我佛慈悲,不会伤她。”

许宣松了口气说道:“哎,恩怨相寻,一场罹难,我如今也省悟了。禅师,弟子尘心已断,愿随师父出家。”

“善哉,善哉,你宿根未昧,回向西方,只要你心诚志坚,管教立地成功。你速回家料理一下,到净慈寺来,我渡你去彼岸极乐世界。”

“多谢师父指点。”

许宣走后,法海一行捧钵盂来到雷峰塔边。雷公、雷母、众火神见法海驾到,忙上前问候:“禅师有何法旨,尽管吩咐。”

法海说:“我奉佛旨,收取妖蛇,埋于雷峰塔底,永远镇压,但恐她乘机逃遁,故令你们速将三昧真火,与我烧炼成功。”

众神一听,接过法海手中的钵盂,置于塔内,迅速封闭塔门,口吐烈焰,绕塔转了几圈。

“启禅师,塔已炼过了,纵使她有上天入地的本领,也难逃脱。”

法海一听,走到塔前,朝里喊道:“白蛇妖孽听着,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江潮不起,你再出世。”

彻底镇压了白蛇,众神齐声唱舞:“镇妖氛,来塔院。使威神,挥流电,焰腾腾赭色新燔,危岌岌欲倒弥坚。施宏愿,为众生卫扞,向西湖凑成十景夕阳边。”



十二、孝子救母,享尽天伦乐

星转斗移,不觉间,白娘子已在雷峰塔下被镇压了十几年。儿子许士麟在姑母照料下,长得风流俊俏,聪颖过人,十八岁那年,中了状元。许士





麟得知父母身后，对父亲的薄情心生不满，对母亲的痴情和苦难深感痛惜。中了状元、封了官后，他上书皇上，希望拆毁雷峰塔，救出母亲。但圣上不从，特赐他还乡祭奠。佛祖也怜他孤身一人，且有一片孝心，就令揭谛神寻机放他母子俩见上一面，以慰其思母之心。

这一日，西湖岸边，桃李绽放，画舫鱼贯，笙歌阵阵，湖山美景，好不醉人。许士麟和同僚在此饮宴。饮宴时，大家相互赋诗做乐。轮到许士麟时，他低沉地吟道：“永怀时忆北堂恩，叫断慈鸟不可闻。寸草春晖无报处，枉教丹桂吐奇芬。”

一个同僚奇怪地问道：“许公做此诗，似有所指，不知用意何在？”

许士麟拱了拱手说：“诸位有所不知，下官承蒙圣恩，得中状元，虽是金鳌独占，际会身荣，但如穷鸟依人，实是伶仃辛酸。”

“许公为何说伶仃辛酸，莫非令堂……”

许士麟眼圈泛红，说：“我从小无父无母，我父亲妄信谗言，弃家方外，致令母亲身遭灾难，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至今已十八年了。”

大家一听，不由为许士麟感到悲伤，一个同僚问：“许公难道没什么办法，救令堂出来？”

许士麟说：“下官已经具疏奏闻，请拆毁雷峰塔。”

“圣上可应允了？”

“圣上未允，只命下官荣归祭奠。哎，只有以祭慰母了。”

饮宴完毕，许士麟在左右拥侍下，策马前往雷峰塔。骑在马上，许士麟吟道：“曲江赐罢琼林宴，归骑拥，袅芦鞭，插宫花一任旁人羡，哪知道萱枝零落，我心中怨。”

到了雷峰塔边，望着那威严的高塔，许士麟恨得咬牙切齿，不由骂道：“法海那秃贼，好不可恶，陷害我亲娘，离间骨肉，害得我母子十几年不曾相见。”

守塔的揭谛神见一班人马高冠博带，非同一般，忙上前询问：“你们是何人，要在此停留？”

许士麟说：“这塔下埋的是我亲娘，我受圣恩，前来祭奠。”

揭谛神一听，说：“原来是许官人，我奉佛旨，已在此等候多时。我佛念你一片孝心，特让我放你母子相见一面。许官人，请拈香。”

许士麟跪在塔前烧了一炷香，边磕头边哭诉道：“亲娘啊，孩儿幼撒慈





颜,不意您遭危陷。追思襁褓,直至于今游宦,无日不念。”

左右劝道:“请官人节哀。”

“亲娘啊,你沉沦塔底十几年,不见天日,叫儿好不悲伤。”

这时,白娘子从塔底探出头来。许士麟一看,惊诧地问道:“莫非你就是我那苦命的娘?”

白娘子哭着说:“儿啊,就是娘。”

许士麟忙跪爬到母亲跟前说:“娘啊,你受苦了!”

“儿啊,娘在地下十几年,无日不在想你,今天能看上你一眼,也不枉受此摧残。我儿快起来,让娘好好看看。”

“娘啊,见你受此折磨,儿恨不得钻进这孽塔,替娘分忧解患。上天啊,有谁能帮我救出可怜的娘!”

“儿啊,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但愿你日后夫妻和好,千万不可学你父那薄情汉。如今你身受国恩,当为国家效力,不要妄自思念我。做娘的虽在浮图之下,只要你成器,亦能瞑目。”

“孩儿定遵母训。”

“儿啊,今日一别,永无见面之期了,你且节哀,照顾好自己,让做娘的在地下安心。”

“娘啊,十几年来,我苦苦思念你,今日得见,眼看近在咫尺,却遥似天涯。我生为男儿,眼看自己的生身母亲在此受难,却不能救你出来,活着还有什么用?我倒不如碰死在塔前,在黄泉下和亲娘永远相伴。”

说着,就朝塔撞去,左右忙拦住他。

白娘子在塔内忙喊:“儿啊,使不得,娘已经如此,你再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否则,为娘这十几年的苦,也算白受了。”

左右也劝道:“官人,你刚入仕途,深受圣上宠爱,日后寻机再谏,不愁尊母没有出头之日。”

许士麟一听,站住了。

这时,揭谛神出来了:“许官人,时辰已到,塔门要关,请回吧!”

许士麟一听,朝塔内拱手道:“娘啊,儿要走了,你且珍重,儿当继续奔走,救你出塔。望娘珍重。”

祭塔后不久,姑母见他心情好转,便催促他早日完婚,以慰母愿。再说姑母的女儿玉梅真是女大十八变,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娴淑,和许





士麟站在一起,无人不夸他俩是郎才女貌。许士麟一念姑母养育之恩,二见青梅竹马的玉梅性情温和敦厚,对自己爱意深切,对这门婚事也十分满意。一听姑母催婚,便红着脸说:“不知玉梅姐意下如何?”

姑母说:“她还有什么说的,只怕你这个状元爷另攀高枝。”

“姑母在上,我若有此心,该遭雷打。”

“别浑说了,姑母还不知道你的秉性,和你开开玩笑罢了。”

“姑母有所不知,自从我知道母亲遭父陷害,便对负心之人恨之入骨。”

“好了好了,别说了,今天本来谈说喜事,却惹得你这么悲愤,怪姑母多嘴。”

“姑母不用自责,只怪我那薄情的父亲,害得我母十八年不见天日,害得我母子十八年不得相见。”

“好,别再提你父亲了,说你的婚事吧!”

“姑母,我如今有父母形同无父母,婚事还望您费心操办。”

“这你就别担心,自从你母托你与我,我一日不在操心这事,现如今,你们已长大成人,完了婚事,也了结我一桩心愿。我明日就进庙拈香,择一良辰吉日,早早为你们成亲。”

“那就有劳姑母了。”

许士麟隆重讲究的婚礼自不必说,单说新婚燕尔的他,并没有忘记压在塔下的母亲。婚事一毕,他一边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一边上谏圣上,且每天来雷峰塔前,哭天呼地,其情堪可感人。如此历时数载,其拳拳之心终于感动佛祖,佛祖便令揭谛神将雷峰塔毁了,放白娘子出来。

重见天日的白娘子和儿子儿媳及姑母一家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从此,这一大家人和睦祥泰,其乐融融,好不让人羡慕。

